

傳世

孤本

珍稀小說

仙語人言編

金不換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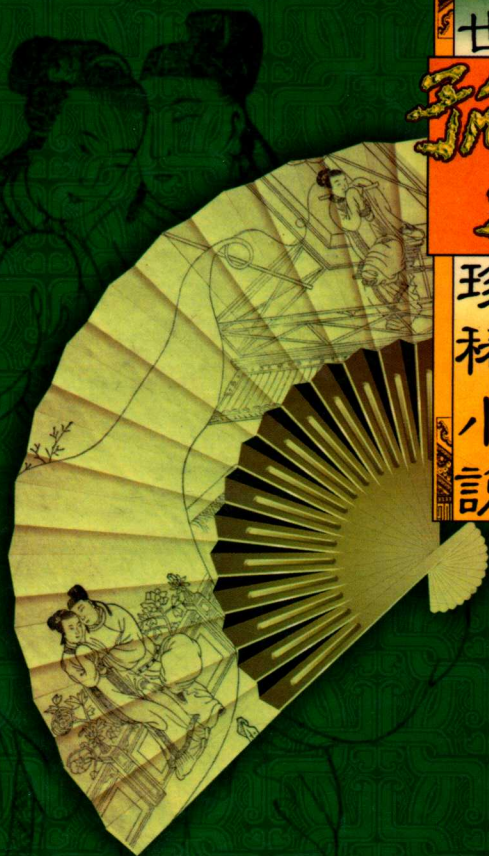


封面设计：大盟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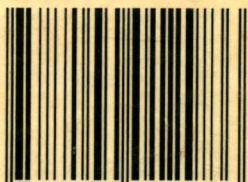
傳世

孤本

珍稀小說



ISBN 7-104-01298-2



9 787104 012986 >

ISBN 7-104-01298-2/1·522

传世孤本珍稀小说

金不换 (上)



中国戏剧出版社

目 录

目 录

- 第 一 回 陆都管辅孤忠幼主
冷于冰下第产麟儿 (13)
- 第 二 回 做寿文才传俭士口
充幕友身入宰相家 (20)
- 第 三 回 议张疏角口出严府
失榜首灰心守故乡 (27)
- 第 四 回 割白镬旅舍恤寒士
洒血泪市曹矜忠良 (34)
- 第 五 回 惊死亡永矢修行志
嘱妻子割断恋家心 (43)
- 第 六 回 柳国宾都门寻故主
冷于冰深山遇大虫 (50)
- 第 七 回 走荆棘投宿村学社
论诗赋得罪老俗儒 (57)
- 第 八 回 泰山庙于冰打女鬼
八里铺侠客赶书生 (69)
- 第 九 回 吐真情结义连城璧
设假局欺骗冷于冰 (76)
- 第 十 回 冷于冰食秽吞丹药
火龙氏传法赐雷珠 (86)

传世孤本珍稀小说

- | | | |
|-------|----------------------|-------|
| 第十一回 | 仗仙剑柳社收厉鬼
试雷珠佛殿诛妖狐 | (92) |
| 第十二回 | 桃仙客龙山烧恶怪
冷于冰玉洞炼神书 | (99) |
| 第十三回 | 韩铁头大闹泰安州
连城璧被擒山神庙 | (109) |
| 第十四回 | 救难友知州遭戏虐
医刑伤城璧走天涯 | (118) |
| 第十五回 | 金不换归榻留城璧
冷于冰回乡探妻儿 | (127) |
| 第十六回 | 别难友凤岭逢木女
斩妖鼋川江救客商 | (134) |
| 第十七回 | 请庸医文魁毒病父
索卖契淑女入囚牢 | (143) |
| 第十八回 | 骂钱奴刎颈全大义
保烈妇倾囊助多金 | (152) |
| 第十九回 | 兄归乡胞弟成乞丐
婢守志亲嫂做媒人 | (161) |
| 第二十回 | 金不换闻风赠盘费
连城璧拒捕战官军 | (170) |
| 第二十一回 | 信访查知府开生路
走怀仁不换续妻房 | (178) |
| 第二十二回 | 断离异换遭刑杖
投河沈襄得外财 | (186) |
| 第二十三回 | 入赌局输钱卖弟妇
引大资破产失娇妻 | (195) |
| 第二十四回 | 恤贫儿二士趋生路
送贞妇两鬼保平安 | (205) |
| 第二十五回 | 出祖居文魁思寻弟
见家书卜氏喜留宾 | (214) |

目 录

- 第二十六回 救难裔月夜杀解役 (220)
 请仙女谈笑打权奸
- 第二十七回 埋骨骸巧遇金不换 (233)
 设重险聊试道中人
- 第二十八回 会盟兄喜随新官任 (244)
 人贼巢羞见被劫妻
- 第二十九回 返虞城痛惜亲骨肉 (252)
 回怀庆遇旧知交
- 第三十回 闻叛逆于冰随征旅 (260)
 论战守文炜说军机
- 第三十一回 克永城阵擒师尚义 (270)
 出夏邑法败伪神师
- 第三十二回 易军门邦辅颁新令 (278)
 败管翼贼妇大交兵
- 第三十三回 斩金花于冰归泰岳 (286)
 杀大雄殷氏出贼巢
- 第三十四回 囚军营手足重完聚 (295)
 试降书将帅各成功
- 第三十五回 沐皇恩文武双得意 (303)
 搬家眷夫妇两团圆
- 第三十六回 走长庄卖艺赚公子 (310)
 人大罐举手避痴儿
- 第三十七回 连城璧盟心修古洞 (321)
 温如玉破产出州监
- 第三十八回 冷于冰施法劫贪黑 (331)
 猿不邪采药寄仙书
- 第三十九回 贴赈单贿赂贪知府 (340)
 借库银分散众饥民
- 第四十回 恨贫穷约客商密室 (351)
 走江湖被骗哭公堂

传世孤本珍稀小说

- | | | |
|-------|----------------------|-------|
| 第四十一回 | 散家仆解当还脚价
疗母病拭泪拜名医 | (360) |
| 第四十二回 | 买棺木那移烦契友
卖衣服竟力葬慈亲 | (367) |
| 第四十三回 | 逢吝夫抽丰双失意
遇美妓罄囊两相交 | (373) |
| 第四十四回 | 温如玉卖房充浪子
冷于冰泼水戏花娘 | (384) |
| 第四十五回 | 连城璧误入骊珠洞
冷于冰奔救虎牙山 | (393) |
| 第四十六回 | 报国寺殿外霹妖蝎
宰相府库内走银蛇 | (406) |
| 第四十七回 | 寿虔婆浪子吃陈醋
伴张华嫖客守空房 | (417) |
| 第四十八回 | 听喧淫气杀温如玉
恨讥笑怒打金钟儿 | (427) |
| 第四十九回 | 抱不平萧麻训妓女
打怨鼓金姐恨何郎 | (437) |
| 第五十回 | 传情书帮闲学说客
入欲网痴子听神龟 | (446) |
| 第五十一回 | 赴章台如玉释嫌怨
抱马桶苗秃受叱呼 | (455) |
| 第五十二回 | 调假情花娘生闲气
吐真意妓女教节财 | (462) |
| 第五十三回 | 萧麻子想钱卖册页
挡人碑装醉闹花房 | (469) |
| 第五十四回 | 过生辰受尽龟婆气
交借银立见小人情 | (477) |
| 第五十五回 | 爱情郎金姐贴财物
别怨女如玉下科场 | (487) |

目 录

- 第五十六回 埋寄银奸奴欺如玉 (495)
 逞利口苗秃死金钟
- 第五十七回 郑龟婆闻唆拼生命 (503)
 苗秃子惧祸弃家私
- 第五十八回 投书字如玉趋州署 (511)
 起赃银思敬入囚牢
- 第五十九回 萧麻子贪财传死信 (521)
 温如玉设祭哭情人
- 第六十回 郑婆子激起首事 (529)
 朱一套审断个中由
- 第六十一回 臭腥风庙外追邪气 (539)
 提木剑云中斩妖奴
- 第六十二回 掷飞针刺瞎妖鱼目 (548)
 倩神雷拣得玉匣书
- 第六十三回 温如玉时穷寻旧友 (556)
 冷于冰得道缴天罡
- 第六十四回 传题目私惠林公子 (565)
 求富贵独步南西门
- 第六十五回 游异国奏对得官秩 (574)
 入内庭诗赋显才华
- 第六十六回 结朱陈嫖客招驸马 (583)
 受节钺浪子做元戎
- 第六十七回 看柬贴登时得奇策 (592)
 用火攻一夕奏神功
- 第六十八回 赏勤劳荣封甘棠镇 (600)
 坐叛党戴罪大军营
- 第六十九回 城角陷吓坏痴情客 (608)
 刀头落惊醒梦中人
- 第七十回 听危言断绝红尘念 (617)
 寻旧梦永结道中缘

传世孤本珍稀小说

- | | | |
|-------|----------------------|-------|
| 第七十一回 | 买衣米冷遇不平事
拔胡须辱挫作恶儿 | (626) |
| 第七十二回 | 访妖仙吴逢狐大姐
传道术收认女门生 | (636) |
| 第七十三回 | 温如玉游山逢蟒妇
朱文炜催战失金都 | (646) |
| 第七十四回 | 寄私书一纸通倭寇
冒军功数语杀张经 | (659) |
| 第七十五回 | 结婚姻郎舅图奸党
损兵将主仆被贼欺 | (671) |
| 第七十六回 | 议参本一朝膺宠命
举贤才两镇各勤王 | (680) |
| 第七十七回 | 读谕单文华心恐惧
问贼情大猷出奇谋 | (690) |
| 第七十八回 | 剿倭寇三帅成伟绩
斩文华四海庆升平 | (699) |
| 第七十九回 | 叶体仁席间荐内弟
周小官窗下戏娇娘 | (711) |
| 第八十回 | 买书房义儿认干母
谢礼物干妹拜干哥 | (720) |
| 第八十一回 | 跳墙头男女欣欢会
角醋口夫妇怒分居 | (729) |
| 第八十二回 | 阻佳期奸奴学骗马
题姻好巧妇鼓簧唇 | (739) |
| 第八十三回 | 捉奸情贼母教淫女
论亲事悍妇打迂夫 | (750) |
| 第八十四回 | 避吵闹贡生投妹丈
趁空隙周珽娶蕙娘 | (759) |
| 第八十五回 | 老腐儒论文招众怨
二侍女夺水起争端 | (769) |

目 录

第八十六回	赵瞎子骗钱愚何氏 齐蕙娘杯酒杀同人	(777)
第八十七回	何其仁丧心卖死女 齐蕙娘避鬼失周珽	(788)
第八十八回	读圣经贡生逐邪气 斗幻术法官避妖媛	(797)
第八十九回	骂妖妇庞氏遭毒打 盗仙衣不邪运神雷	(804)
第九十回	诛鳌鱼姑丈回书字 遵仙柬盟弟拜新师	(813)
第九十一回	避春雨巧逢袁太监 走内线参倒严世蕃	(821)
第九十二回	草弹章林润参逆党 改口供徐阶诛群凶	(831)
第九十三回	守仙炉六友烧丹药 入幻境四子走傍门	(839)
第九十四回	冷于冰逃生死杖下 温如玉失散遇张华	(847)
第九十五回	做媒人苗秃贪私贿 娶孀妇如玉受官刑	(855)
第九十六回	救家属城壁偷财物 落大海不换失明珠	(864)
第九十七回	淫羽士翠黛遭鞭笞 战魔王四友失丹炉	(874)
第九十八回	审幻情男女皆责飭 分丹药诸子问前程	(884)
第九十九回	冷于冰骑鸾朝帝阙 袁不邪舞剑醉山峰	(895)
第一百回	八景官师徒参教主 鸣鹤洞歌舞宴群仙	(902)



金不換

【清】李百川 著

金不換

一百回。

抄本，卷首有作者自序，次有山阴陶家鹤乾隆二十九年（1764）春二月序和洞庭侯宝超乾隆三十六（1771）序。书前有虞大人总评，每回内有少量夹评。上下双边，左右皆单边，无界。正文半叶九行，行二十五字。像四十二幅，前图后赞，其中十五人有图无赞。

【藏北京大学图书馆】

目 录

目 录

- 第 一 回 陆都管辅孤忠幼主 (13)
冷于冰下第产麟儿
- 第 二 回 做寿文才传俭士口 (20)
充幕友身入宰相家
- 第 三 回 议张疏角口出严府 (27)
失榜首灰心守故乡
- 第 四 回 割白镬旅舍恤寒士 (34)
洒血泪市曹矜忠良
- 第 五 回 惊死亡永矢修行志 (43)
嘱妻子割断恋家心
- 第 六 回 柳国宾都门寻故主 (50)
冷于冰深山遇大虫
- 第 七 回 走荆棘投宿村学社 (57)
论诗赋得罪老俗儒
- 第 八 回 泰山庙于冰打女鬼 (69)
八里铺侠客赶书生
- 第 九 回 吐真情结义连城璧 (76)
设假局欺骗冷于冰
- 第 十 回 冷于冰食秽吞丹药 (86)
火龙氏传法赐雷珠

传世孤本珍稀小说

- | | | |
|-------|----------------------|-------|
| 第十一回 | 仗仙剑柳社收厉鬼
试雷珠佛殿诛妖狐 | (92) |
| 第十二回 | 桃仙客龙山烧恶怪
冷于冰玉洞炼神书 | (99) |
| 第十三回 | 韩铁头大闹泰安州
连城璧被擒山神庙 | (109) |
| 第十四回 | 救难友知州遭戏虐
医刑伤城璧走天涯 | (118) |
| 第十五回 | 金不换归榻留城璧
冷于冰回乡探妻儿 | (127) |
| 第十六回 | 别难友凤岭逢木女
斩妖鼋川江救客商 | (134) |
| 第十七回 | 请庸医文魁毒病父
索卖契淑女入囚牢 | (143) |
| 第十八回 | 骂钱奴刎颈全大义
保烈妇倾囊助多金 | (152) |
| 第十九回 | 兄归乡胞弟成乞丐
婢守志亲嫂做媒人 | (161) |
| 第二十回 | 金不换闻风赠盘费
连城璧拒捕战官军 | (170) |
| 第二十一回 | 信访查知府开生路
走怀仁不换续妻房 | (178) |
| 第二十二回 | 断离异换遭刑杖
投河沈襄得外财 | (186) |
| 第二十三回 | 入赌局输钱卖弟妇
引大资破产失娇妻 | (195) |
| 第二十四回 | 恤贫儿二士趋生路
送贞妇两鬼保平安 | (205) |
| 第二十五回 | 出祖居文魁思寻弟
见家书卜氏喜留宾 | (214) |

目 录

- 第二十六回 救难裔月夜杀解役 (220)
 请仙女谈笑打权奸
- 第二十七回 埋骨骸巧遇金不换 (233)
 设重险聊试道中人
- 第二十八回 会盟兄喜随新官任 (244)
 人贼巢羞见被劫妻
- 第二十九回 返虞城痛惜亲骨肉 (252)
 回怀庆遇旧知交
- 第三十回 闻叛逆于冰随征旅 (260)
 论战守文炜说军机
- 第三十一回 克永城阵擒师尚义 (270)
 出夏邑法败伪神师
- 第三十二回 易军门邦辅颁新令 (278)
 败管翼贼妇大交兵
- 第三十三回 斩金花于冰归泰岳 (286)
 杀大雄殷氏出贼巢
- 第三十四回 囚军营手足重完聚 (295)
 试降书将帅各成功
- 第三十五回 沐皇恩文武双得意 (303)
 搬家眷夫妇两团圆
- 第三十六回 走长庄卖艺赚公子 (310)
 人大罐举手避痴儿
- 第三十七回 连城璧盟心修古洞 (321)
 温如玉破产出州监
- 第三十八回 冷于冰施法劫贪黑 (331)
 猿不邪采药寄仙书
- 第三十九回 贴赈单贿赂贪知府 (340)
 借库银分散众饥民
- 第四十回 恨贫穷约客商密室 (351)
 走江湖被骗哭公堂

传世孤本珍稀小说

- | | | |
|-------|----------------------|-------|
| 第四十一回 | 散家仆解当还脚价
疗母病拭泪拜名医 | (360) |
| 第四十二回 | 买棺木那移烦契友
卖衣服竟力葬慈亲 | (367) |
| 第四十三回 | 逢吝夫抽丰双失意
遇美妓罄囊两相交 | (373) |
| 第四十四回 | 温如玉卖房充浪子
冷于冰泼水戏花娘 | (384) |
| 第四十五回 | 连城璧误入骊珠洞
冷于冰奔救虎牙山 | (393) |
| 第四十六回 | 报国寺殿外霹妖蝎
宰相府库内走银蛇 | (406) |
| 第四十七回 | 寿虔婆浪子吃陈醋
伴张华嫖客守空房 | (417) |
| 第四十八回 | 听喧淫气杀温如玉
恨讥笑怒打金钟儿 | (427) |
| 第四十九回 | 抱不平萧麻训妓女
打怨鼓金姐恨何郎 | (437) |
| 第五十回 | 传情书帮闲学说客
入欲网痴子听神龟 | (446) |
| 第五十一回 | 赴章台如玉释嫌怨
抱马桶苗秃受叱呼 | (455) |
| 第五十二回 | 调假情花娘生闲气
吐真意妓女教节财 | (462) |
| 第五十三回 | 萧麻子想钱卖册页
挡人碑装醉闹花房 | (469) |
| 第五十四回 | 过生辰受尽龟婆气
交借银立见小人情 | (477) |
| 第五十五回 | 爱情郎金姐贴财物
别怨女如玉下科场 | (487) |

目 录

- 第五十六回 埋寄银奸奴欺如玉 (495)
 逞利口苗秃死金钟
- 第五十七回 郑龟婆闻唆拼生命 (503)
 苗秃子惧祸弃家私
- 第五十八回 投书字如玉趋州署 (511)
 起赃银思敬入囚牢
- 第五十九回 萧麻子贪财传死信 (521)
 温如玉设祭哭情人
- 第六十回 郑婆子激起首事 (529)
 朱一套审断个中由
- 第六十一回 臭腥风庙外追邪气 (539)
 提木剑云中斩妖奴
- 第六十二回 掷飞针刺瞎妖鱼目 (548)
 倩神雷拣得玉匣书
- 第六十三回 温如玉时穷寻旧友 (556)
 冷于冰得道缴天罡
- 第六十四回 传题目私惠林公子 (565)
 求富贵独步南西门
- 第六十五回 游异国奏对得官秩 (574)
 入内庭诗赋显才华
- 第六十六回 结朱陈嫖客招驸马 (583)
 受节钺浪子做元戎
- 第六十七回 看柬贴登时得奇策 (592)
 用火攻一夕奏神功
- 第六十八回 赏勤劳荣封甘棠镇 (600)
 坐叛党戴罪大军营
- 第六十九回 城角陷吓坏痴情客 (608)
 刀头落惊醒梦中人
- 第七十回 听危言断绝红尘念 (617)
 寻旧梦永结道中缘

传世孤本珍稀小说

- | | | |
|-------|----------------------|-------|
| 第七十一回 | 买衣米冷遇不平事
拔胡须辱挫作恶儿 | (626) |
| 第七十二回 | 访妖仙吴逢狐大姐
传道术收认女门生 | (636) |
| 第七十三回 | 温如玉游山逢蟒妇
朱文炜催战失金都 | (646) |
| 第七十四回 | 寄私书一纸通倭寇
冒军功数语杀张经 | (659) |
| 第七十五回 | 结婚姻郎舅图奸党
损兵将主仆被贼欺 | (671) |
| 第七十六回 | 议参本一朝膺宠命
举贤才两镇各勤王 | (680) |
| 第七十七回 | 读谕单文华心恐惧
问贼情大猷出奇谋 | (690) |
| 第七十八回 | 剿倭寇三帅成伟绩
斩文华四海庆升平 | (699) |
| 第七十九回 | 叶体仁席间荐内弟
周小官窗下戏娇娘 | (711) |
| 第八十回 | 买书房义儿认干母
谢礼物干妹拜干哥 | (720) |
| 第八十一回 | 跳墙头男女欣欢会
角醋口夫妇怒分居 | (729) |
| 第八十二回 | 阻佳期奸奴学骗马
题姻好巧妇鼓簧唇 | (739) |
| 第八十三回 | 捉奸情贼母教淫女
论亲事悍妇打迂夫 | (750) |
| 第八十四回 | 避吵闹贡生投妹丈
趁空隙周珺娶蕙娘 | (759) |
| 第八十五回 | 老腐儒论文招众怨
二侍女夺水起争端 | (769) |

目 录

第八十六回	赵瞎子骗钱愚何氏 齐蕙娘杯酒杀同人	(777)
第八十七回	何其仁丧心卖死女 齐蕙娘避鬼失周琰	(788)
第八十八回	读圣经贡生逐邪气 斗幻术法官避妖媛	(797)
第八十九回	骂妖妇庞氏遭毒打 盗仙衣不邪运神雷	(804)
第九十回	诛鳌鱼姑丈回书字 遵仙柬盟弟拜新师	(813)
第九十一回	避春雨巧逢袁太监 走内线参倒严世蕃	(821)
第九十二回	草弹章林润参逆党 改口供徐阶诛群凶	(831)
第九十三回	守仙炉六友烧丹药 入幻境四子走傍门	(839)
第九十四回	冷于冰逃生死杖下 温如玉失散遇张华	(847)
第九十五回	做媒人苗秃贪私贿 娶孀妇如玉受官刑	(855)
第九十六回	救家属城壁偷财物 落大海不换失明珠	(864)
第九十七回	淫羽士翠黛遭鞭笞 战魔王四友失丹炉	(874)
第九十八回	审幻情男女皆责飭 分丹药诸子问前程	(884)
第九十九回	冷于冰骑鸾朝帝阙 袁不邪舞剑醉山峰	(895)
第一百回	八景官师徒参教主 鸣鹤洞歌舞宴群仙	(902)

第一回 陆都管辅孤忠幼主
冷于冰下第产麟儿

诗曰：

休将世态苦研求，大界悲欢静里收。
泪尽谢翱心意冷，愁添潘岳梦魂羞。
孟尝势败谁鸡狗，庄子才高亦马牛。
追想令威鹤化语，每逢荒冢倍神游。

词曰：

趋名逐利无休歇，客里风光，又过些时节。挥毫染纸慰
呜咽，泪痕点点犹成血。 咫尺江天分楚越，目断神
惊，应是此身绝。梦醒南柯头已雪，晓风吹落西江月。

右调蝶恋花

词曰：

辅幼主，忠义不寻常。白发已侵须发霜，青山不改旧肝
肠。千古自流芳。 因棘围，毛颖未出囊。解名虽屈
龙虎榜，麟儿已产兰麝房。接续旧书香。

右调知足乐

且说明朝嘉靖年间，直隶广平府成安县有一绅士，姓冷名松，字后凋。其高祖冷谦，深明道术，在洪武时，天下知名。亦周颠、张三丰之流亚也。其祖冷延年精通祁黄，兼能针灸，远近有神仙之誉，由此发家，广置田产生意，遂成富户。他父冷时雪，弃旧学，得进士第，仕至太常寺正卿，生冷松兄妹二人。女嫁与同寅少卿，江西饶州府万年县周懋德之子周通为妻，冷松接

续书香，由举人选授山东青州府昌乐县知县，历任六年，大有清正之名。只因他赋性古朴，不徇情面，同寅们多厌恶他。当面都称他为冷老先生，不敢以同寅待也；背间却不叫他冷松。却叫他是冷水。他听知冷水二字，甚是得意。后因与本管知府不合，两下互揭起来，俱各削职回籍。

这年，他妻子吴氏方生下一子，夫妻爱如拱璧。到七岁时，生得秋水如神，白玉作骨，双瞳炯炯，瞻视非常，亦且颖慧绝伦。凡诗歌之类，冷松只口授一两遍，他就再也不忘。与他讲解，他就能会意。冷松常向吴氏道：“此子将来不愁不是科甲中人。一得科甲，便是仕途中人。异日涉身应世，倘能守正不阿，必为同寅上宪所忌，如我便是好结局了。若是趋时附势，不但有玷家声，其得祸更为速捷。我只愿他保守祖父遗业，做一富而好礼之人，吾愿足矣！我当年在山东做知县时，人皆叫我做冷水，这就是我生前的好名誉，死后的好谥法。我今日就与我儿子取个官名，叫做冷于冰。冷于冰三字，比冷水二字更冷，他将来长大成人，自可顾名思义。且此三字刺目之至，断非仕途人所宜。就是家居，少接交几个朋友勾引他混闹，也是好的。我再与他起个字，若必定再拈住冷于冰三字做关合，未免冷上添冷字，可号为不华，亦黜浮尚实之意也。”

于冰到了九岁上，方与他请了个先生，姓王名献述，字岩耕，上元县人，因会试不中，羁留在京。此人极有学问。冷松素知献述才学，急忙遣人约请，年出脩金一百两，教读于冰。王献述亦久闻冷松是个朴质人，抑且对史监生面上，也得下来，便许择日上馆。冷松盛席款待，领于冷拜从。自上学后，不半年光景，于冰造就便大是不同。一则王献述训诱有方；二则于冰天资卓越，至一年后，将《诗》、《书》、《易》三经，并四书、大小字各烂熟胸中。兼能句句都讲解得来。献述常向冷松道：“令郎实童子中之龙也。异时御风破浪，吾不能测其在天在渊。”冷松亦

甚得意，岂期人之穷通有命，生死难凭。是年八月中秋，冷松与王献述赏月，夜深露冷，感冒风寒，才数日竟成不起。于冰哀呼痛悼，无异成人。吴氏素患失红症，自冷松死后，未免哀痛过节，不两月亦相继沦亡。可怜一室双棺，备极凄惨。亏得他一老家人陆芳，深明大义，一边营办丧葬大事，一边抚恤孤雏，差人去江西周通家报丧。

这冷松家有绸缎铺一，典铺三，水陆田地八十余顷。除住宅外，还有零星房屋五、六百间，俱是陆芳一人经理，真是毫发无私。他家还有几个家人：冷明、冷尚义、王范、赵冰成、柳国宾、陆芳之子陆永忠，又有小家人，共七个，大章儿、小马子等，这些人都是可与为善，可与为恶之人。今见陆芳事无大小，无不尽心竭力，保护幼主，过安闲日月……惧怕陆芳比昔日怕冷松还利害几分。真是教化胜于王法，这是陆芳以德服人之效。远近相传，无不以陆芳为义士，声名大振。陆永忠、大章儿等出入跟随于冰，时刻不离。

王献述于冷松夫妻葬埋之后，便要辞去。陆芳以宾主至好情义相留，献述也没得说，又见陆芳诸事合拍，款待较冷松在日更加敬重几倍，于是安心教读，讲授不倦。到了次年，周通家差人备极厚的奠仪，来吊奠，献述替于冰回了书字。陆芳又与于冰的姑母回了些礼物，打发回江西去了。

于冰到了十二岁，于经、史、诗、赋、引、跋、记、疏、词、歌、四六古作之类，无不通晓。讲到“八股”二字，奇正相生，竟成大家风味。

光阴荏苒，于冰孝服已满，是年该会试年头。陆芳差柳国宾随王献述入都，三年束脩之外，复厚赠盘费。又叮嘱国宾，若王先生中了，可速回达我知道。若是不中，务必请他回来。柳国宾领诺去讫，不意献述文字房官荐两次，不中大主考之目。献述悲愤累日，决意回南。怎当得柳国宾再四跪请，献述一则念于冰必

是大成之器；二则想自己是个穷儒，回到家中，也不过以教书度日，倒只怕遇不着这样个好东家，遂拿定主意，等候下科。托同乡将脩金寄与他儿子收领，复回成安县来，与于冰鸡窗灯火，共相琢磨。于冰到了十四岁时，竟成了个文坛宿将，每有著作，献述亦不能指摘破绽，惟有择其尤佳者圈之而已。

到考童生时，献述道：“你这个名，做田舍翁则可，若求功名，真是去不得。我若给你改名，又违了你父命名之意。今将你的字不华应考如何？”于冰道：“名字皆学生父亲所命。即以此作名，亦无不可。”商议停妥，到县考时，取在第一。次后府考，又取在第一。成安县哄传冷家娃子小小年纪，真是才子。次年，学院黄崇礼案临广平，于冰又入在第一。复试时，学院大加奖赏。言冷不华文字不但领袖广平，定必大魁天下。又向诸生道：“尔等拭目俟之，他中会只在三、五年内。”又叮嘱于冰道：“你年未成丁，即具如此才学，此盖天授，非人力所能为也。入学后，切勿下乡试场，宜老其才，为殿试地。我意料你入场必中，中必会。会后不置身鼎甲，不但屈你之才，亦且屈你之貌。若只中一散进士，我又惜你受屈。从古至今，从未有十六、七岁人做状元者。你须待至二十岁外，则可以入仕途矣。”

科考时，又拔取为第一，从此文名远播，通省皆知。那些绅衿富户，见于冰人才俊雅，学问渊博，况兼家道丰裕，谁家不想他做女婿！自此，媒妁往返，日夕登门。陆芳也愿小主人早谐花烛，完他辅孤心事，与先生王献述相商。献述道：“学生才十四岁，就到十七、八岁完姻也不迟。况娶亲太早，未免剥削元气，使此子不寿，皆你我之过也。你到于此时，留心一门户相当、才貌兼全女子，预行聘定为是。”陆芳深以为然……，凡以闲游为名，到卜秀才家去了两次。相看得名实皆符，然后遣媒作合，一说立即应许，择日下了定礼。

这卜秀才名复棣，为人甚是忠厚，妻郑氏亦颇贤淑。夫妻二

人，年四十余，只生一子一女。女儿乳名瑶娘。儿子才三岁。家中有二顷余地，也还将就过得。今将女儿许配于冰，夫妻喜出望外。

再说于冰，到第二年七月，同王献述入都下乡试场，跟随了四个家人起身。师徒二人寓在东河沿店内。彼时已七月二十左近。于冰忽然破起腹来，诸药皆止不住。到了八月初间，于冰日夜泄泻，连行动的力气俱无，出入凭人持掖。王献述也愁得没法。到了初十后，于冰的肚不知怎么就好了。眼看得别人进二、三场，他虽然是个少年娃子，却深以功名为意，常背间和陆芳说：“人若过了二十岁中状元，便索然了。”其立志高大如此，今日不得入场，他安得不气死恨死。献述再三宽慰，方一同回家，逐日里愁眉皱眼。

献述道：“我自中后，屈指十二年了，下了四次会场。一次污了卷子，那三次倒都是荐了卷子，俱被主考驳回。你是富户人家，我一个寒士，别无生计，只有从中会二字内博一官半职，为养家糊口地步。若象你这样气来，我久已就该死而又死了。你今年才十五岁，即便停滞两科不中，也不过是二十一、二岁的人，何必年未弱冠，便干禄慕名到这步田地。你再细想：你父亲与你起冷于冰名字，是何意思？论理不该应试才是。”这几句话，说得于冰俯首认罪，此后放下怀抱。至下年二月中旬，献述去下会场。到四月，柳国宾回来，知献述中第三名会魁，心下大喜。后听到无力营谋，不得身列词林，以知县即用，已选授河南祥符县知县，又不觉得气闷起来。国宾说完，将献述书字取出，于冰看了，无非是深谢感情的话。随与陆芳相商，备银三百两，缎纱各二匹，作贺礼，又差国宾星夜入都，直打发得献述上任去了方回。

陆芳又要与于冰延请名师。于冰笑道：“此时人与我为师，亦难乎其为师矣。经史俱在，即吾师也，又何必再请？”陆芳道：

“奴才只怕相公恃才务远，考证无人。又怕为外物迁引，将前功尽弃。今相公既不愿请师，老奴亦不敢相强，只求做一始终如一的人，上慰老主人主母在天之灵。至于中会，自有定命。相公做相公的事业，老奴尽老奴的职分……”于冰于诗书倍加研求，比王献述在日更精进几分。

到了十六岁，陆芳相商，要与于冰完姻。于冰道：“等我中会后完姻也不迟。”陆芳笑道：“老奴前曾说过：中会自有定命，迟早勉强不得。老奴着相公完姻，实有深意。一则相公无三兄两弟，但愿早娶，生育后嗣，使二位老主人放心泉下；二则老奴是风前之烛，死之一字，定不住早晚，眼里见见新主母，也是快事；三则主持中馈，还是要着使各房家人妇女，有个统属，方算得一全美人家。老奴主意在今年四月迎娶，相公须要依允。”于冰道：“你所言亦是。况男女婚嫁是五伦中少不得的。你可代我慎选吉期，举行罢了。”陆芳大喜。先择吉，过茶通信，然后定日完姻。于冰追想父母，反大恸起来。合卺后，郎才女貌，其乐可知。

过了满月后，瑶娘便主持家政。他竟能宽严并用，轻重得宜。一家男妇，俱各存畏敬之心，不敢以十六、七岁妇人待他。时光易过，又是乡试之期。于冰将卜秀才夫妇都搬来，一同居住。拿定这一去，再无不中之理。带了许多银两，备见老师、会同年、刻朱卷、赏报子费用。一路甚是高兴。

到京嫌东河沿店内人杂，于香炉营儿租了户部王经承前院住房安歇。三场完后，得意到一百二十分。大料直隶解元除了姓冷的，再没第二人。及至到放榜日，音信杳然。等至日暮，还不见动静。差人打听，不想满街都是卖题名录的。陆永忠买了一张，送与于冰。于冰从头至尾看去，不但无自己名字，连个姓冷的也没有。只气得手脚麻欬，昏倒在床上。谎得国宾等喊不绝口。待了好一会方说道：“快去领落卷来！”直到第四日方将落卷领出。

金不換

于冰见卷面上打着个印记，是第二房同考官翰林院编修孙阅荐。看头一篇，加着许多蓝圈。大主考用墨笔批了两句道：“虽有人题句，奈精力已竭何？”又看二篇、三篇，并二、三场表判策论，也加着许多蓝圈。再看房官批语上写道：“光可烛天，声堪掷地，融经贯史，典贵高华，独步一时，含盖一切矣。”旁边又加着一行小字，上写道：“余于十二日三鼓时始得此卷，深喜榜首必出吾门。随于次早荐送，讵意加圈过多，反生主考猜忌。争论累次，益疑余与该生有关节也。功名迟早有分，慎勿懈厥操觚，当为下科作冠冕地，即为殿试作鼎甲地耳，勉之勉之，勿负余言。”于冰看罢，大哭了一场。令柳国宾等收拾行李回家。这一年，瑶娘十月间生了个儿子。——正是：

都管行中出义士，书生队里屈奇才。

由来科甲皆前定，八股何劳费剪裁。

第二回 做寿文才传俭士口 充幕友身入宰相家

词曰：

班扬雄略，李杜风华。叮嘱求笔走龙蛇，无烦梦生花、
去才露爪牙。家权臣招请，优礼相加，群推是玉笋兰
芽。

右调菊绽黄金

话说冷于冰生了儿子，起名状元儿。自此将愁郁放下。瞬息间又到了乡试年头，于冰要早入都中，揣摩文章风气，二月里就起了身。先在旅店住下，着柳国宾和陆永忠二人寻房。寻了几处，不是嫌大，就是嫌小，通不如意。前次住的王经承家房子，又被一候选官住了。一日寻到余家胡同，得了一处房子，甚是干净宽敞，讲明每月三两银子。房主人姓罗名文龙，现做内阁中书，系中堂严嵩门下，次日即搬来住下。

过了两天，柳国宾向于冰道：“房主人罗老爷就住在西隔壁，每天车马盈门，看来是个有作用的人。早晚大爷中会了，也是个交识，该拜他一拜才是。”于冰道：“早也想及于此，但他是个现任中书，我是个秀才，又年少，不好与他眷弟帖，写个晚生帖，我心上不愿意。”国宾道：“世途路上，何妨做秀才，且行秀才事。将来做了大官，怕他不递手本么！”于冰笑了。

到次早，写帖拜望，管门人将于冰名帖留下，以出门回覆。于冰等了三、四天，总不见回拜，甚是后悔。直到第五天，大章儿跑来说道：“隔壁罗老爷来拜访。”于冰整衣相迎。两人到庭上

行礼坐下。龙文问了于冰籍贯、下场的话，只吃了两口茶，便将钟儿放下了。于冰送了回来，向国宾等道：“一个中书，也算不得什么显职，怎他这样看人不在眼内？”国宾道：“想来做京官的都是这个样儿。”于冰将头摇一摇，心上大是不然。又过了七、八天，于冰正在房中看文字，只听得大章儿在院外说道：“罗老爷来了！”于冰嗔怪他骄满，随口答道：“回了罢，说我不在家。”不意，罗龙文便衣幅巾，跟着两个极鲜衣俊秀的小厮，已到面前。于冰忙取大衣服要穿。龙文摆手道：“不必！”于冰也就不穿了。相让坐下，龙文道：“忝系房东，连日少叙之至。皆因太师严大人时刻相招，又兼各部院官儿絮聒，把个身子弄得无一刻闲暇。日前匆匆一面，也没有问年兄青春多少。”于冰道：“十九岁了。”龙文道：“好。”又道：“年兄八股自然是好的了。不知也学过古作没有？”于冰道：“二者俱一无可取。”龙文道：“弟所往来者，仕宦人多，科第者少。吾兄是望中会的人，自然与他们有交识。不知此刻都中，能古作者谁为第一？”于冰道：“人以类聚，物以群分。晚生和瞽目人一般，海内名士谁肯下交于我？况自入都中，从未出门，未敢妄举。”龙文将膝一拍道：“咳！”于冰道：“老先生谆谆以古作是问，未知何意？”龙文道：“如今通政使文华赵大人，新升了工部侍郎。他只有个公子，讳思绎，字龙岩，今年二十岁了。赵大人爱得了不得，凡事无不纵其所欲。这个公子酒色上倒见不得，专在名誉上用意。本月二十九日是他的诞辰，定要做个整寿。九卿科道内已有了二、三十位，与他送寿屏。他又动了个念头，要求严太师与他篇寿文，做轴悬挂起来，夸耀夸耀。烦部堂王大人道达了几次。严太师与赵大人最好，情面上却不过，着慕宾并门下走动人做了十几篇。不是嫌誉扬太过，就说失于寒酸，总不象他的体局口气。目下，追他们另做。我听了这个风声，急欲寻人做一篇，设或中他的目孔，于我便大有荣光。”于冰笑道：“凡人到耄耋期颐之年，有些嘉言懿行，亲

朋方制锦相祝。那有过二十岁人，就做整寿的道理。”龙文道：“如今是这样个时势，年兄倒不必管他。只是刻下无其人奈何？”于冰道：“自宰相公侯以至于庶人，名位虽有尊重，而祝寿文词写来写去，不过是那几句通套誉扬话，倒极难出色。这二十岁寿文题目既新，看来见好还不难。”龙文笑道：“你也休要看得太容易了。太师府中，各样人才俱有。今我采访到外边来，其难亦可想而知了。”于冰道：“这只就太师身分，与一二十岁同寅子侄下笔就了。”龙文道：“大概作文字之人，俱如此说。只讲到行文便大有差别。年兄既如此说，何不做一篇领教。”于冰道：“如若老先生眼前乏人，晚生就做一篇呈览。”龙文道：“极好。但是离他的寿日止有五天，须在一、两天内做起，方好早些定规。”于冰道：“何用一、天两。”于是，取过一张纸，提笔就写，顷刻而就。

送与龙文过目，龙文心里说道：“这娃子倒敏捷，不知胡说什么在。”一面接过来一看，见字迹潇洒，笔力甚是遒劲。看寿文道：

今有为少司空长公龙岩世兄寿者征言于余，问其年则仅二十也。时座有齿高爵尊者，私询余曰：“古者八十始称寿，谓之开秩，前此未足寿也。礼二十而弱冠。今龙岩之齿甫弱冠矣。律之以礼，其不得以寿称也，明甚。夫人子之事亲也，恒言不称老。闻司空赵公，年仅二十，有至年若二十而称寿，无乃未揆于礼乎。”曰：“余之寿之也，信其人非以其年也。”诸公曰：“请述龙岩之可信者。”曰：“余之信之也，又非独于其人。于其人之友信之，乃所以深信于其人也。”诸公曰：“因友以信其人，亦有说乎？”曰：“说在小雅之诗矣。小雅自《鹿鸣》而下，《湛露》而上，凡二十有二章。其中如《伐木》之燕朋友，《南陔》、《白华》之事亲悉载焉。盖

上古之世，友朋辑睦，贤才众多，相与讲明忠孝之义，以事其君亲类如此。由此观之，则事亲之道，得友而益顺，岂徒在盥漱馈向之节哉！龙岩出无斗鸡走狗、狭弹击剑之行；入无锦帐玉筍、粉黛金钗之娱，惟以诚敬事亲为娱，亦少年之罕有者乎！察其所与游者，皆学优品正，年长以倍之人；而为肩随行者绝少。夫老成之士，其才识必奇，其操行必醇谨。其言语，必如布帛菽粟，可用而不可少。此非酒醴之分所能罗致也。今龙岩皆得而友之，非事亲有以信其友，孰能强而寿之者！昔孔子称不齐曰：‘有父事者三人，可以教孝；有兄事者五人，可以教弟；有友事者十二人，可以教学。’余于龙岩亦云：‘富贵寿君所自有，而余为祝者，亦惟与其友讲明事亲之道，自服食器用，以至异日服官莅民之大，无不恪遵其亲，而乃行焉。庶有合于《南陔》、《白华》之旨，而不失余颂祷之意也。如是称寿焉奚不可？’诸公曰：“善！”余遂书之，以复于客。后有观者，其必曰：“年二十而称寿，自余之与龙岩世兄始。”

龙文从首至尾看了一遍，随口说道：“少年有此才学，又且敏捷，可羨可爱。我今拿去，着府中众先生看看何如？”于冰道：“虽没什么好处，也还不至于文理荒谬。任凭他们去看罢。严太师若问起来，断不可说是晚生做的。”龙文答道：“他的事体最多，若是不中意，就立刻丢在一边了。断不至问起年兄的名姓来。放心，放心。”说罢，笑着拱手而去。

过了两天，这日于冰正在院中闲步，只见龙文从外院屏风前入来，满面笑容。于冰让了进去。龙文先朝上作揖，随即跪了下去。于冰亦连忙跪扶。两人起来就坐，龙文拍手大笑道：“先生真奇才也。日前那篇文字，太师用了。果不出先生所料，竟问及先生姓名。打听有着实刮目之意。小弟日后受庇无穷。左右人

已将先生名讳在太师前举出。府中七太爷也极会写字，他说先生字有美女簪花之态。亦钦慕得了不得。小弟心上着实快活。”说罢，又拍手大笑起来。于冰道：“这七太爷是谁？”龙文将舌头一伸道：“先生求功名人，还不晓得他么？此人是太师总管，姓阎，讳年，是个站着的宰相。目今九卿科道有大半都称他萼山先生。”说着，又将椅子与于冰椅子一并，向于冰耳边低声道：“日前，我在七太爷前，将先生才学极力保举。他说府中有个书启先生，是苏州人，叫做费封，近日病故，刻下有人举荐了许多，又未试出他们的才学好丑，意要将此席屈先生，托小弟道达。此黄金难买之好机会也。先生以为何如？”又言：“大后日是皇太后祭辰，此日不理刑名，不辨事务，太师也不到内阁去，正是个空闲日子，着我引先生到府前守候，准备传见。”……于冰低头半晌，说：“金石之言，晚生敢不如命。”两人叮咛妥当。

到第三日绝早，于冰整齐衣冠同龙文到西江米巷，在相府大远的就下了车。但见车轮马迹，执帖的、禀见的官吏，纷纷出入不绝。龙文令于冰坐在府门口一个茶馆里，他先进府中去了。猛见府内跑出个人来，东张西望，大声叫道：“直隶广平府冷秀才在何处？太师老爷要传见哩！”急得龙文推送不迭。于冰走到那人跟前，道了名姓，那人把手一招，引于冰到二门前，又换了两个人导引，穿廊过户，无非是画栋雕梁。于冰大概一看，跟定了那人，到了一处地方，见四周都是雕栏，院中陈设盆景花木，中间大厅三间。那人说道：“略站一站，我去回禀。”少顷，见那人用手挽招。于冰紧走了几步，到门前一看，见东边椅上坐着一人，头戴八宝九梁幅巾，身穿油绿色飞鱼貂裘，足登五云朱履，六十以外年纪，广额细目，一部大连鬓长须。于冰私忖道：这定是宰相了！走上前先行跪拜，然后打躬。严嵩站起来，用手相扶，有意无意的还了半个揖，问道：“秀才多少岁了？”于冰道：“生员现年十九岁。”严嵩微笑了笑道：“原来才十九岁。”吩咐左

右：“放个坐儿，令秀才坐。”于冰道：“太师大人位兼师保，职晋公孤，为圣天子倚庇，治平之元老。生员茅茨小儒，全得瞻仰慈颜，已属终身荣幸，何敢叨坐！”严嵩是个爱奉承的人，见于冰丰神秀异，已有几分欢喜，今听他声音清朗，说话儿在行，不由得满面笑容道：“我与你名位无辖，秀才非在官者比，理合宾主相待。”将手向客位一拱，这就是极其刮目了。

于冰忙将椅儿取下来，打一躬，斜坐在下面。严嵩道：“老夫综理阁务，刻无宁晷，外省各官，公私禀启颇多，先有一苏州人费封，代为辨理，不意于月前病故，门下辈屡言秀才品行端方，学富才优。老夫殊深羡慕，意欲以此席相烦，只是杯盘之水，恐非蛟螭游戏地也！”说罢哈哈的笑了。于冰道：“生员器狭斗升，智昏菽麦，深虑素餐贻羞，有负委任。今蒙不弃葑菲，垂青格外，生员敢不殚竭驽骀，仰酬高厚。但年少无知，诸凡惟望训示。”严嵩笑道：“秀才不必过谦。可于明后日带随身行李入馆，至于劳金，老夫府中向来无预定之例，秀才不必多心。”于冰打躬谢道：“谨遵钧命！”说罢告退。

严嵩送了两步，就不送了。于冰随原引的人出了相府，柳国宾接住盘问，于冰道：“你且去雇辆车子来，回寓再说。”只见罗龙文张着口，没命的从相府跑出来问道：“事体有成无成？”于冰将严嵩吩咐的话详细说了一遍。龙文将手一拍道：“何如？人生在世，全要活动。我时常和尊纪们说，你家这位老爷气魄举动，断非等闲人。今果然的就扒到天下去了。我若认得老弟不真切，也不肯舍死忘生，象这样出力作成。请先行一步，明天即去道喜。”

次日，龙文早来，比素常又亲热了数倍。问明上馆日期，又说起安顿家人的话，于冰道：“我也细细打算过了。四个都带了去，却使不得；留下两个，也要盘用。不如我独自去，倒也省便。场后中不中再定规，小价等我也嘱咐过了，还求老长兄不时

教等，少要乱跑生事。”龙文道：“老弟不带尊管们去，又近世故，又体人情，相府中还怕没人伺候么？万一尊管们因一茶一饭与相府中人角起口来，倒是个大不好看。至于怕他们胡乱生事，这却一点不妨。老弟现做太师府中幕客，尊管们除谋反外，就在京中杀下几个人，也是极平常事。”本日又请于冰到他家送行，与国宾等送过六样菜、两大壶酒来。

次日早，于冰收拾被褥书箱，雇人担了，国宾、王范两人押着，同龙文坐车到相府门旁下来。只见两条大板凳上坐着许多官儿，并执事人等。见了于冰，竟有大一半站起来。内有一个戴将巾、穿北绸缎袍的笑道：“足下可是广平的冷先生么？”龙文忙答道：“正是。”那人道：“太师老爷昨晚吩咐，若冷师爷到，不必传禀，着一直入来。先生且在大院中等一等，我就来。”龙文同于冰到大院，只见那人走到二门前，点了点手，里面出来一个人，将于冰导引。又着府内一个人担了行李，转湾抹角来到一处院内。正面三间房，两间是打通的，摆设得极为精雅，可谓明窗净几。方才坐下，人来一个人，领着十六、七岁一个小厮，到于冰跟前说道：“小人叫王章，这娃子叫兔儿，都是本府七太爷拨来伺候师爷的。日后要茶水、饭食、炭火之类，只管呼唤小人们。”于冰道：“我也不具帖，烦你于七太爷前代我道意。”

第二日，即与严嵩家办起事，见往来内外各官的禀启，不是乞怜的，就是送礼的，却没一个正经为国为民的。于冰总以窥时顺势回复，无一不合严嵩之意，宾主颇称相得，这都是一篇寿文而起。正是：

酬应斯文事小，防微杜渐无涯。

岂期笔是钩饵，钓出许多咨嗟。

第三回 议张疏角口出严府 失榜首灰心守故乡

词曰：

书生受人愚误，信钻营势可趋。主宾激怒，立成越与吴。何须唾唾壶，棘闱自古多遗珠。不学干禄，便是君子儒。

右调落红花

话说冷于冰在严府中，经理书禀、批发等事，早过了一月有余。一日，严嵩与他儿子世蕃闲坐，就论说起冷于冰来。世蕃道：“冷不华人虽年少，甚有才学。若着他管理奏疏，强似幕客施文焕十倍，就只怕他未与我们气味相通。”严嵩道：“他一个求功名的人，敢不与我们合意同心吗？倒只怕他小孩儿家才识短，斟酌不出是非轻重来。”世蕃笑道：“父亲还识不透他，此人识见高我几倍，管理奏疏，是千妥万当之才。只要父亲优礼待他，常以虚情假意，许以功名为要。”严嵩道：“你说的甚是。”要知严世蕃他的才情，在嘉靖时，为朝中第一。凡内阁奏拟票发，以及出谋害人之事，无一不是此子主裁。他今日夸奖于冰的才学胜他几倍，则于冰更可知也。

次日，严嵩即差人向于冰道：“我家太老爷在西院请师爷。”严嵩一见于冰入来，笑容满面，逊让而坐。严嵩道：“日前吏部尚书邦谟夏大人惠酒二坛，名为‘绛雪春’，真瓊液琼酥也。今日正务少暇，约君来共作高阳豪客，不知先生亦有平原之兴否？”于冰道：“生员戴高履厚，莫报鸿慈，既承明训，敢不学荷锄刘

伶。奈涓滴之量，实不能与沧海较浅深耳！”严嵩大笑道：“先生喜笑谈论，无非吐落珠玑，真韵士也。只是‘生员’二字，你我相契，不可如此称呼。若谓老夫马齿加长，下‘晚生’二字，即叨光足矣。”于冰起谢道：“谨遵钧命！”说笑间，一个家人禀道：“酒席齐备了！”严嵩起身相让。见堂内东西各设一席，摆列得甚是齐整。宾主就坐毕，少顷，金壶揭美酒，玉碗盛佳肴，山珍海味，须臾饭罢，左右献上茶来，严嵩拉着于冰手，出阶前散步道：“东院蜗居，不可驻高贤之驾，此处反堪寓目。”随吩咐家人：“速将冷先生铺陈移来。”于冰辞谢间，家人们已经安顿妥当。同回书房坐下，又见捧入两个大漆盘来，内放大缎二匹、银三百两、川扇十柄、宫香四十锭、端砚二方、微墨四匣。严嵩笑说道：“菲物自知辄褻，不过藉将诚爱而已，祈先生笑纳。”于冰道：“将来叨惠提拔，即是厚仪。诸珍物实不敢领。”辞之甚力。严嵩笑道：“先生既如此见外，老夫亦另有妙法。”向家人耳边说了几句，不想是差人送到于冰下处，交与柳国宾收了。自此为始，凡有奏疏，俱系于冰秉笔。不要紧的书字仍是别的幕客办理。又代行票拟本章，于冰的见解出来，事事恰中严嵩隐微，喜欢得连三鼎甲，也不知许中了多少。每月只许于冰回下处两次，总是早出晚归，并无功夫在外耽延。

荏苒已是六月初旬。一日，点灯时候，见严嵩不出来，料想没什么事体，叫伺候书房的人摆列杯盘，自己独酌。已到半酣光景，见一个家人跑来说道：“太师爷下朝了。”众人收拾杯盘不迭。于冰笑道：“我只当太师爷早已下朝，不想此刻才回，必有会议不决的事件。”口说着，见严嵩走入房来，怒容满面，坐在一把椅子上，半晌不言语。于冰见他气色不和平，心上甚是猜疑，又不好问他。待了一会，严嵩从袖中取出一封奏疏来，递与于冰道：“先生看此奏何如？”于冰展开一看，原来是山西巡抚张翀，为急请赈恤以救灾黎事，内言平阳等处连年荒旱，百姓易子

而食，除流寓江南、河南、山东、直隶、陕西等省外，饿死沟壑者已几千人。抚臣方辂，玩视民瘼，阁臣严嵩，壅闭圣聪等语云云。旨意着山西巡抚明白回奏，又严饬阁臣速议如何赈济。于冰问道：“老太师此事作何处裁？”严嵩道：“老夫意见，宜先上一本，言臣某受国深恩，身膺重寄，每于各省官员进见时，无不详细采访，问地方利害，知百姓疾苦。闻前岁山西大有，去岁禾稼亦丰，今该御史张翀，奏言平阳等府百姓流移，饿死沟壑者无算，清平圣治之世，何出此诬诞不吉之言，请饬下山西巡抚方辂查奏。如果臣言不谬，自应罪有攸归。此大略也。若夫润泽，更望先生。再烦先生作一札，连夜寄送方巡抚，着他参奏张翀‘捏奏灾荒，私收民誉’八字。老夫复讽科道等官，交章论劾，则张翀造言生事之迹实，而欺君罔上之罪定矣。纵不悬首市曹，亦须远窜恶郡，先生以为何如？”于冰听罢，呆了半晌。严嵩见于冰许久不语，又道：“我亦知此计不甚刻毒，先生想必另有奇策，可使张翀全家受戮，祈明以教我。”于冰道：“山西荒旱，定系真情；百姓流移，决非假事。依晚生愚见，先寄札于山西巡抚，着他先开仓赈济且救眉急。一边回奏，言前岁地方丰歉不等，业已劝绅士富户，捐助安辑。今岁旱魃为虐，现在春麦无望，以故百姓荒惑。臣以严饬各州县按户查明贫户人口册籍，估计应用银米数目，方敢上闻。不意御史张翀先行奏白等语，老太师再替他斡旋，请旨发赈，此于官于民，似属两便，未知老太师意下如何？”严嵩道：“此迂儒之论也！督巡大吏，何司何事？地方灾荒，理合一边奏闻，一边赈济才是。今御史参奏在前，巡抚辨白在后，玩视民瘼之罪，百口难辞。”于冰道：“信如老太师之言，其如山西百姓何？”严嵩道：“百姓与我何仇？可恨者张翀波及老夫耳！”于冰道：“因一人之秘怨，害万姓之身家，恐仁人君子，必不如此存心。”严嵩大怒道：“张翀与你交情否？”于冰道：“面且不识，何交情之有？”严嵩道：“既如此，无交情明矣。而必胶柱鼓

瑟，致触人怒为何？夫妻之道，以顺为正，况幕客乎？”于冰亦大怒道：“太师以幕客为妾妇耶？太师将幕客为妾妇，则太师为何如人？”严嵩为人极其阴险，从不明明白白的害人。与汉之上官杰、唐之李林甫是一样行事的人。他也自觉“妾妇”二字失言，又且少年性情执滞，若再有放肆的话说出来，就着人打死他，也是极平常的事，只怕名声上不好听；又且府中还有多少幕友办事，随改颜大笑道：“先生醉矣！老夫话亦过激。酒后安可商议正务？到明后日再为定夺。”说罢，拿了奏疏，向里边去了。于冰自觉难以存身，烦人将行李搬出府中，人不敢担承。到次早，于冰催逼稟过严嵩两次，方放于冰出来。又知他是太师信爱之人，或者再请回办事，只得着人将行李担送到下处。柳国宾迎着问讯，于冰将前后事说了一遍。

到次日午后，只见罗龙文入来，也不作揖举手，满面怒容，拉过把椅子来坐下，手里拿着把扇子乱摇。于冰见他这般光景，也不问他。坐了一会，龙文长叹道：“老弟呵，可惜你将大大一场富贵化为乌有。我今早在府中，将你的事业却细细问了个明白。你既然为人家作幕，只该尽作幕的道理，事事听东家指挥，顺着他为是。山西百姓饥荒，与你姓冷的何干？做宰相巡抚的倒不管！你不过是个穷秀才，倒要争着管！量你那疼爱百姓之心，有何用处？到了那个田地，你岂不糊涂？连心肺俱没了？你是想中举想疯了的人，要藉这些事，积点阴德，便可望中。要知这都是没把握的想算，天道谁凭，你再想一想，严太师还不能着你中个解元么？”于冰听了前几句，倒还以为可听，听到积阴德、藉此望中举的话，不由得少年气动，发起火来。冷笑道：“有那样没天良的太师，便有你这样丧良心的走狗！”龙文勃然大怒道：“我忝为朝廷命官，就是走狗，也是朝廷家走狗。我今来说这些话，也是热衷于你；你若知道回头，我替你挽回去。怎么反骂起我走狗来了？真是不识抬举的小畜生，不要脑袋的小畜生！”又

气忿忿的向柳国宾道：“我不希罕你们那几个房钱，快快的都与我滚出去罢！”说罢，摇着扇子大踏步去了。把一个冷于冰气得半日说不出话来。在床上倒了一会，急急的吩咐国宾、王范二人，快去寻房。到了次日午后，二人回来说道：“房子有了，还是香炉营的经承王先生家。房钱仍照上科数目，房子虽不如此房局面，喜的是个旧东家。王先生亦愿意之至。”于冰道：“还论什么局面不局面，只快快的离了这贼窝，少生多少气。”随着，王范、柳国宾押了行李，雇车先去。自己算清了房钱，称便包了，着陆永忠送与罗家去，就着他交付各房器物。自己又雇了车，到王经承家住下。

时光迅速，又早到八月初头，各处的举子云屯雾集。至十六日三场完后，于冰得意之至。到九月初十日，五鼓写榜，经承将取中书三房义字第八号第一名籍贯拆看后，高声念道：“第一名冷不华，直隶广平府成安县人。”只见两个大主考一齐吩咐道：“把第二卷做头一名书写，以下都象这样隔着念名。”他的本房荐卷老师、翰林院编修吴时来，听了大惊，上前打一躬道：“此人已中为榜首，通场耳目攸关，今将第二名作头名，欲置此人于何地？莫非疑晚生与这姓冷的有关节么？倒要请明指情弊题参。”正主考户部尚书陶大临笑道：“吴先生不必过急！”随将十八房官及内外廉御史等，俱约入里面，取出个纸条儿来。大家围绕着观看，只见上写着：直隶广平府成安县冷不华，品行卑鄙，余所深知，断不可令此人玷污国家名器。下写：介溪嵩嘱。上面花押图书俱有。众官看罢，互相观望，无一敢言者。吴时来又打一躬道：“此事还求二位大人作主。冷不华既品行卑污，严太师何不革除于未入场之前，而必发觉于既取中之后？且衡文取士，是朝廷的至公大典，岂可因严太师片纸，轻将一解元换去的道理？”副主考副都御史杨起明笑说道：“吴年兄不必争辩。只要你一人担承起来，这冷不华就是个解元。你若不敢担承，我们那个肯做

此舍己为人的呆事？”众官听了，俱望着吴时来回话。时来面红耳赤，一句也说不出。各房官并御史等，见吴时来不敢担承，随纷纷议论。也有说中他着在后面的，也有说执定不可中的，也有怜惜功名人，着将他中后，大家同到严嵩府中请罪去的。只见春秋房官礼部主事司家俊大声说道：“吴先生不必狐疑了，严太师说他品行卑鄙，这个人必定不堪至极。他一个宰相的品评，还有不公不明处么？中了他有许多不便处。我们何若因姓冷的荣辱，误自己的升迁。依我看来，额数还缺下一个，可即刻从荐卷内抽出一本，补在榜尾，便是仍算吴老先生房内中的，何如？”众官齐声说道：“司老先生所见甚是！我们休要误了填榜。”说罢，一齐出来，把一个冷于冰的榜首就轻轻丢过了。

再说冷于冰等候捷音，从四更鼓起来，直等到午时，还不见动静，只当这日不开榜。差人打听，题名录已卖得罢头了。王范买了两张，送于冰看视，把一个冷于冰气得比冰还冷，连吃饭也不吃，只催柳国宾领落卷。一连领了五、六天，再查不出来。托王经承也是如此。到第八天，一个人拿着拜贴，到于冰寓处问道：“此处可有广平府成安县姓冷名不华的么？我们是翰林院吴老爷名时来来拜。”王范接贴回禀，于冰看了贴儿道：“我与他素不相识，为何来拜我，想是拜错了。”王范道：“小的问得千真万确，真是拜相公的。”于冰道：“你可回说我不在家，明旦竭诚奉望罢。”王范问明吴翰林的住处，回复去了。

次日，于冰整齐衣冠，雇了一顶小轿，回拜。门上人禀过，吴时来接人。让到庭上，行礼坐下。于冰道：“久仰山斗，未遂瞻依，昨承惠顾，有失迎迓，甚觉惶悚。不知老先生有何教谕？”时来问道：“年兄青春几何？”于冰道：“十九岁。”时来道：“真凤雏兰芽也！可惜！可惜！”又问道：“与严太师大人相识否？”于冰道：“今岁春夏间，曾在他府中代办奏疏等事。今辞出已两月矣。”时来道：“宾主还相得否？”于冰迟疑不言。时来道：“年

金不換

兄宜直言无隐，某亦有肺腑相告。”于冰见时来意气诚切，随将前后缘由详细诉说。时来顿足叹恨道：“花以香销，麝因脐死，正此之谓。”于冰叩问始末。时来道：“某系今科第三房房官，于八月十七日早，接得尊卷，见头场七篇，敲金戛玉，句句皆盛世元音。后看二、三场，出经入史，无不精雅绝伦，某即预定为鹿鸣首领矣。是日荐送，即蒙批中。至议元时，群推年兄之卷为第一。岂期到填榜时，事有翻覆，竟置年兄于孙山之外。”随将严嵩预嘱主考之言，自己争辩，详说一遍。于冰直气得面白唇黄，一言莫措。定醒了半晌，方上前叩谢道：“门生承老师知遇深恩，提拔为万选之首，中固公门桃李，不中亦世结芝兰。”说罢，呜咽有声，泪数行下。时来扶起安慰道：“贤契青年硕彦，异日搏风九万，定为皇家栋梁。目前区区科名，何足预定得失。慎勿懈厥操觚，当为来科含养元气。若更名易姓，另入籍贯，则权奸无可查察。而萧生定驰名中外矣！”于冰道：“门生于放榜之后，即欲归里。因领落卷不得，故羁留累日。”时来道：“已被陶大人付之丙丁，你从何地领起？”两人又叙谈了几句，于冰告辞。回到寓处，如痴如醉者数天。过了二十余日，方教收拾行李到家，与众男妇细说不中原由，无不叹恨。

正是：

一马休言得与失，此中祸福塞翁知。

于今永绝功名志，剩有闲情寄酒卮。

第四回 割白镗旅舍恤寒士 洒血泪市曹矜忠良

词曰：

情怀增怅望，亲欢易失，世事难猜，问帘前红药，你为谁开？
漫道愁须酒破，酒未醒，愁已先来。名与利风翻柳絮，雨打落苍苔。

右调○○

说话冷于冰与妻子日度清闲岁月，无是无非，甚是爽适。这年，差柳国宾、冷明二人，往江西去请他姑母。国宾等回来说，他姑母家务缠身，不能亲来看视，请于冰去。就同周通家人一路缓缓而行，到处里赏玩山水，并名胜地方。行了两月有余，方到饶州府万年县地界。冷氏听到侄儿亲来，喜欢之至。周通差人远接，姑侄相见，分外亲热。周通见于冰丰神秀异，举止不凡，又见服饰甚盛，随从多人，倍加敬爱。问起功名，于冰细道原委，周通深为嗟叹。周通亦言及他先人做太常少卿时，同寅结亲后，见严嵩渐次专权使势，因此告病回籍，旋即病故。又言及自己也不愿求仕进，援例捐个郎中职衔，在家守拙的话。住了两月，于冰便要回家。周通夫妇那里肯放，日日着亲友陪于冰闲游，在家赏花看戏。从去年八月，直住到次年二月，于冰甚是思家。日日向他姑母苦求，方许起身。周通送了二千两程仪，于冰推却不过，只得领受。冷氏临别，痛哭了几次，也送了若干珍物。

周通又差了四个家人，一路护送回籍。行至直隶柏乡地方，落店后，见着几个解役，押着一个老妇人和一个少年郎君，坐着

车儿入来。那少年项间带着铁链。于冰留神细看，有些大家风范，不象个寻常人家男女。到灯后，问店东，才知是夏太师夫人和公子，也不知为甚事件。于冰听了，把功名念头越发灰到大西洋国去。又见那夏夫人和公子衣衫破碎，甚是可怜，满心要送他几两盘费，又怕惹出事来。此意即和柳国宾说知，着他做有意无意的光景，探问解役口气。不多时，国宾入来说，问过那几个解役，夏太师是与严太师不和，被严太师和锦衣卫陆大人参倒，已斩首在京中。如今将夏夫人和公子发配广东，内只有两个是长解，他们也甚是怜惜他母子。相公要送几两盘费，这是极好不过的事。于冰听了，思想半晌，没个送法，又不好将银两私交夏公子；若不与，心下又过不去。想来想去，只得令国宾与解差相商，说明自己与夏太师素不相识，“不过是路过间乍遇，念他是仕宦人家，穷苦至此，动了个恻隐之心，送他几两盘费，并无别故，你问他们使得使不得？”国宾去了。

少顷只见两个解役领那公子站在门外，一个解役道：“适才那位姓柳的总管说，老爷要送夏太太母子几两盘费，这是极大的阴功。”又指着那公子道，“他就是夏公子。”吩咐柳国宾道：“你取五十两一大包，十两一小包银子来。”国宾立即取到。于冰道：“五十两送公子，这十两送二位解役哥，路上买杯酒吃。”两个解役，喜出望外，连忙磕头道谢，并问于冰姓名。夏公子也接着问名。于冰道：“公子问我姓名，意欲何为？若说图报异日，我非望报之人；若说存记心头，这些须银两，亦增我惭愧；若说到处称颂，公子现在有难之时，世情难测，不惟无益于我，只是嫁祸于我，我亦不敢于公子多谈，请速回尊寓为便。”夏公子见于冰话甚爽直，又想着仇敌在前，何苦问出人家姓名，干连于人。于是将银子揣在怀中，低头便拜。于冰亦叩头相还。

夏公子别了出去。国宾将十两余银递与解役。那两个解役便高声称扬道：“那里有此积德的人，不但怜念公子，还要心疼衙

役。难得，难得！”一边说着，一边拿了银子，笑嘻嘻的去了。于冰又附国宾耳边道：“我方才要多送夏公子几两，诚恐解役路上生心，或凌辱索取。你可再取二百两，暗中送与夏公子。教他断断不必来谢我坏事。”国宾取了银子，走到夏夫人窗外，低低的叫道：“夏公子有话说。”夏公子只当是解役叫他。走出来一看，却是柳国宾。国宾先将银子递在夏公子手内，然后将主人不便对着解役多与银子的话，说了一遍。又止住他不必谢。那夏公子感激入骨，拉定国宾，定要问他主人姓名。国宾不肯说，夏公子死也不放。国宾怕解役看见，只得说道：“我家主人叫冷于冰。”说罢就走。那夏公子总是拉住不放，又要问他地方居址。国宾无奈，只得又说道：“是直隶广平府成安县秀才。”那夏公子听罢，朝着于冰房门趴下磕了七、八个头方起来，与国宾作揖。国宾连忙跑去，到于冰房内，将夏公子收银叩谢的话，回复于冰。又恐怕别有絮话不便，天交四鼓，便收拾起身。心上甚得意这件事做的好。

不数日，到了家中。一家男妇，迎接入内。又见他儿子安好无恙，心下甚喜。于冰将到周家，不得脱身，并途中送夏公子银两事与众人说知。陆芳甚是悦服。又吩咐厚待周家人，留住了二十余天。临行与了回书。赏了四个家人二百两，又与一百两盘费，与他姑父母买了极重的厚礼。打发回江西去讫，此后两家信使，来往不绝。陆芳见于冰已二十多岁，一家上下还以相公称呼，北方与南方不同，甚觉失于检点。于是，遍告众男妇，称于冰为大爷，卜氏为奶奶，于冰之子状元儿为相公，称卜复棻为太爷，郑氏为太太。又请了个先生，姓顾名鼎，本府人氏，教状元相公与复棻之子读书。于冰在家，总不接交一人，只有他诸辅中掌柜的，遇生日、年节，才得一见。日日和他妻子玩耍度岁。

这年八月间，平县教官被上宪揭参回籍，新选来个知县，是个少年进士出身，姓潘名士钥，字惟九，浙江嘉兴人。原任翰林

院庶吉士。因嘉靖万寿，失误朝贺，降补此职。此人最重斯文，一到任就观风课士，总不见个真才。有人将冷于冰的名字，并不中的原由，详细告诉他。他倒不拿出父母官的架子，竟先写帖子，来拜于冰，且定要一会。于冰不好推却，只得相见，讲论了半天古作。

次日，于冰回拜。又留在署中，吃酒谈论经史，并左、国以及各家子书之类，又将自己做的诗赋文章，教于冰带回，认真改抹，以便发刊行世。佩服于冰得了不得。于冰见他虽是个少年进士，却于“学问”二字甚是虚心下气，也便不从俗套，笔则笔，削则削，句句率真。那潘知县每看到改抹处，便击节叹赏，以为远不能及。从此，竟成了诗文知己，不是你来就是我去，相交了七、八年。潘知县见于冰从无片语言及地方上事，心中愈重其品，尊敬得和师长一般。倒是他于地方上事无所不说。于冰不过唯唯而已。

一日，刚送潘知县出门，只见王范拿着一封书子，是京都王大人差来下书。于冰道：“我京中并无交往，此书胡为乎来？”及至将书字皮面一看，上写：“大理寺正卿，书寄广平府成安县冷老爷启。”下面又写着：“台篆不华”四字。于冰想道：若非素识，焉能知我的字号？急急的拆开一看由来，是他的业师王献述之书。上写道：

昔承尊翁老先生不以愚为不肖，嘱愚与贤契共励他山。彼时贤契才九龄耳！灿烂笔花，已预知非池中物。继果游身泮水，才冠文坛，旋因乡试违和，至令暂息骥足。未几，愚亦微倖而官，选授祥符县知县，叨情助厚，始获大壮行色。抵任八月，受知于河院姜公，密疏保荐，升广东琼州府历四载，复邀特旨，署本省粮驿道；又二载，升四川提刑按察司，旋调布政。数年来，只雁未通，皆愚临取之地过远故也。每忆贤契璠玕国

器，定为盛世瑚璉。奈七阅登科录，未见贤契之名，岂和璧隋珠，赏识无人耶！抑龙蟠豹隐，埋光邱壑耶？今愚叠邀旷典，内补大理寺正卿，于本月日到任，忌指成安至都，无逾一月，倘念旧好，祈即过我，用慰离思，兼悉别悃。使邮到日，伫候文旌；速发尊纪，陆芳希为道意，不既此上，不华贤契如面。眷友生王献述具。

于冰看罢，心中大悦。将陆芳同众家人都叫来，把王献述书字，与他们逐字讲说了一遍。众家人无不赞美。陆芳道：“昔年王先生在咱家处馆，看他寒酸光景，不过做个教官完事。谁意料就做到这般大位。皆因他为人正直上天，故与他这般美报。据此书字看来，大爷还该去看望为是。”于冰道：“我也是此意。你们可打发送书人酒饭，我今就写回书。明早与他几两盘费，着他先行一步，我随后就去。”

过了几天，于冰料理一切，带了几个家人，起身入都。寻到王大人宅上，有王范投递手本和礼物，门上人传禀入去，随即出来相请。于冰走到二门前，只见王献述便衣幅巾，大笑迎接出来。于冰急相趋至面前，先行打躬请安。献述拉着于冰的手儿，一面走着，一面说道：“渴别数载，今日方始得晤面，真是难得。”于冰道：“昔承老师大人教爱，感镂心肺。今得瞻仰慈颜，门生欣慰之至。”说着到了庭内。于冰叩拜，献述还以半礼，两人就坐。王范等人来叩安。献述道：“尊府上下，自多迪吉。刻下有几位令郎？”于冰道：“只有一子，今年才十四岁了。”献述道：“好极，好极！这是我头一件结计你处。再次你的功名何如，怎么乡会试题名录并官爵录总不见你的名字？着我狐疑至今，端的是何缘故？”于冰将别后两人乡场，投身严府，前后不中情由，并自己守拙意见，详细说了一遍。

献述嗟叹久之。又道：“贤契不求仕进也罢了。象我受国家厚恩，以一寒士，列身卿贰，虽欲寄迹林泉，不但不能，亦且不

忍。”又问道：“陆芳好么？”于冰道：“他今年七十余岁，倒甚是强健。门生家事，总还是他管理。”献述道：“家仆象那样人，不可多得的了。”又问道：“令嗣可是卜氏所出么？”于冰道：“是。”献述又将别后际遇说了一遍，说毕呵呵大笑道：“仕途数年，仍贫如故。我不堪为知己道也。贤契年来用度，自还从容否？”于冰道：“托老师大人福庇，无异昔日。”献述道：“此尊翁老先生盛德之报，理该如此。”于冰请拜见师母，并众世兄。献述道：“拙荆同小儿等于我离任之时，俱先期回江宁。昨日亦曾遣人去接，想出月廿日外可到矣。前只有两个小儿，系贤契所知者。近年房中人又生了两个，俱是庸才，无一可造就的。”谈论间，献述就着将行李安设在厅房东首。不多时摆列酒肴，师生二人又重叙别后事迹，极其欢畅。于冰以不好骤行告别，只得住下。

过了半月余，一日献述从衙中回来，眉目间有些不爽愉。于冰便疑到自己心上。心里正打算辞去的话——只见献述道：“贤契可知道兵部员外郎杨讳继盛的名头么？”于冰道：“门生僻处成安，离京颇远，不晓得。”献述道：“此人前岁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参严中堂十罪五奸。彼时奉旨杖八十，下刑部狱。业已二年，人人以为必邀赦典。不意今早陡传圣旨，着三法司审议速奏。我既在其位，只得与刑部察院堂官等会勘。那杨兵部一片忠诚为国的意见，教我们该从何处审起？只得葫芦倒提，定了个斩决，覆奏上去，觉得与人心天理都过不去。”于冰道：“严嵩奸恶万状，四海通知。老师既知其冤，何不上本急救？”献述大笑道：“贤契谈何易耶！如今做官的人，总要不为福首，不为祸先，审度时势，斟酌利害。一句有关系的话，未曾说出先要肚里打几遍稿儿。那从井救人的事，谁肯去做！”于冰道：“老师尚且不肯论救，则杨老先生危矣！”献述道：“看来也只在早晚。今日午间，他的夫人张氏，听得将他夫主问了斩决，情愿代夫受戮，写了一张呈子，一个陈情表章，恳我们三法司代奏。我们见本章做得沉

痛、愷切，足令观者下泪，倒要替他转奏。怎当得都察院左都御史陈大人，再三拦阻，将他的本章压在刑部司务厅处，呈子批了‘不准’两字发出。这不是我们忍于如此，只是也遇了对头了不得，惟有替他抱屈而已。”

于冰素日最敬重王献述人品学问，今日听了这些话，便心内沉吟道：怎么一个人做了官就改变到这步田地？又想一想：这怪不得。若人人象了杨兵部，普天下做官的都是忠臣了。于冰道：“这杨夫人的本稿儿可能抄来一看么？”献述道：“我爱他情词恳切，已暗暗吩咐我衙门书办抄了在此。”从袖中取出，递与于冰。于冰接了，展开一看。上写道：

革职拿问兵部武选司员外郎臣杨继盛妻张氏稽首顿首皇帝陛下：

臣夫前以谏阻马市预发仇鸾逆谋，圣恩仅从薄谪。旋因鸾败，首赐湔洗一岁四迁。臣夫衔恩感泣，思图报效。或中夜起立，或对食默思，臣所亲见。不意误闻市井之谈，尚狃书生之习，一时昏昧，遂发狂言。复荷陛下天高地厚之恩，不即加诛，俾从吏议。臣夫自杖后入狱，死而复苏，去臀肉二片，断腿筋一条，脓血流五、六十碗，衣服尽皆沾渍。日夜笼箍，备极苦楚。又年荒家贫，食不能给，止臣纺绩馈食，已经三年。部臣两次请决，奉旨监候，是臣夫再蹈于刑，而陛下累置之生。臣心感佩，惟有焚香，祝万寿无疆而已。但闻今岁钦依处斩，臣夫虽捐躯市曹，亦将瞑目地下。臣仰惟陛下，方顺养冲和、保合元气。昆虫草木，皆欲得所，岂惜一回宸顾，下垂覆盆。倘蒙鉴臣蝼蚁之私，少从未减，不胜大幸。若以罪重不赦，即将臣斩首，以代夫死。臣夫生一日，必能执戈矛御魑魅，为疆场效死之鬼，以报陛下。臣于九泉，稍有知识，衔结无尽矣。

于冰看罢道：“有是夫自有是妻。此闺阁中义烈女子也。较悬梁绝泣者，又自不同。此本一传，也是千古不没的人。”

次日，献述从衙门中回来，向于冰慨叹道：“杨兵部完了！圣旨已下，定在明早斩决。”于冰听了，心中甚是怜惜。又想着：这杨兵部不知是怎样个人，有这样胆气？明日斩决时，我何不去看看。次早也不等候王献述起来，领了两个家人，到刑部衙门前等候。直等至早饭后，见里面绑出一人来，面貌甚是清古。一部大胡须，举动神色自若。旁边赶过一辆车子来，几个人扶了他上车，又有几个兵带刀围绕。少刻又出来一个官，骑着马，跟着几个书役，押定那车子同走。于冰也不好问人，心里说道：这必是杨兵部无疑。于冰随车到法场上。那看的人千千万万。只听得乱说道：“这是兵部员外郎杨老爷。今日典刑，可惜，可惜！”又见众人将他扶下车子，那杨兵部仰天大笑了一回，口中吟诗道：

浩气凝太虚，丹心照千古。

生前未了事，留与后人补。

忽见人丛中跑出个妇人，蓬头垢面。又跟着两个少年，一个年老些的，都跪在杨兵部面前，焚香奠酒，哭得死而复苏。有叫相公的，有叫父亲的，有叫恩主的，四个人三样称呼，乱喊不已。那些看的人，无一个不短叹长吁。还有陪着下泪的。只听得监斩官吩咐行刑。此时那四个男女肝崩肠裂。那妇人抱住杨兵部两腿，跪着叫号。只见杨兵部怒道：“此系国家法度，汝辈作此儿女之态，使遗笑于人。”喝令刽子手道：“你们与我拉过一旁。我要去了。”众役将四个人拚命的扶开。

须臾，刀头落处，血溅衣襟。把一个于冰看得如吃醉了一般，前仰后合，一步也走不动。只待着众人散开，王范等雇了一辆车，扶他坐上回来。王府家人迎着问道：“冷爷那里去来？”于冰只是摇头。入了厅房，倒头便睡。王家人问王范等，方知是看杀杨兵部的原故。也有叹息的，也有笑于冰胆小的。日夕时分，

王献述回来，见于冰神气沮丧，与他说话，多听不入耳，心上大是疑惑。忙出来问众家人，方知为看杀杨兵部，倒笑了一回。

于冰自看杀了杨兵部后，动了无限愁烦。便想道：自己一个解元，轻轻更换；一个夏宰相，斩首市曹；今日杨兵部死得这样凄惨。固是严嵩作恶，也是本人命数限定。将来老死牖下，便是好结局。又想到死后无论穷富贵贱，再得人身也还罢了。等而最下，做一驴马，犹不失为有知有觉之物。设或魂消魄散，随天地气运，化为乌有，岂不辜负此生，辜负此身。想及于此，看得万事皆虚。次日在献述前告辞。献述本意因于冰是个富户，留他家眷来时，教四个儿子见一见，便是异日一个好帮手，可备缓急。不意于冰去意甚坚，师生间不好过强。又留住三日，将广东、四川两任上土物，多送了数件，设盛席相送起身。正是：

范氏麦舟传千古，于冰惠助胜绋袍。

良人已惨刑曹市，浩气徒还太虚遥。

第五回 惊死亡永矢修行志 嘱妻子割断恋家心

词曰：

金台花，燕山月，好花须看，好月须夸。花正香时遭雨妒，月当明际被云遮。月有盈亏，花有开谢。想人生最苦是离别。花谢了三春近也，月缺了中秋至也，人去了何日回也？

右调普天乐

话说冷于冰自那日看杀杨兵部后，一路上连点笑容也没有。到家中，将在献述家所见所闻的话，向众人叙说……于冰时刻摸着肚，在内外院中走动——忽见陆芳慌慌张张进来禀道：“京中王大人亡故，送讣闻来了。”于冰惊问道：“怎么是京中王大人病故了？有这样事？”陆芳道：“是王公子专差家人来的。”随将家人领来，对于冰面诉了一回病症。说从冷爷起身那一日就得了痰症，终不说话，到第三日就死了。于冰听了，大哭一番。从此，更加了伤感，终日如醉如痴，终不言语。说他痴呆，他一般也写了回字，做了极哀切的祭文。又吩咐柳国宾用一匹蓝缎子，雇人彩画书写。又着陆芳备了三百两奠仪，差冷明同王府家人入都，从此在院内院外走动得更急、更凶。也不怕把肚皮揉破。又过了几天，倒不走动了，只是日日睡觉。卜氏愁苦得了不得。

一日午间，于冰猛然从炕上跳起大笑道：“吾志决矣！”卜氏见于冰大笑，忙问道：“你心上可开爽了么？”于冰道：“不但开爽，亦且透彻之至。”随即走到厅外，将家中大小男妇都叫至面

前。先正色向卜复棫道：“岳丈岳母二位大人请上，受我一拜！”说罢，也拉不住他，就叩头下去，拜别起来。又向陆芳道：“我从九岁，苦父母见弃。假若不是你，不但家私，连我的性命，还谁知有无？你也受我一拜。”说着也跪拜下去。慌得陆芳叩头不迭。又叫过状元儿，指着向陆芳、卜复棫道：“我碌碌半生，只有此子。如今估计有九万余两家私。此子亦可以温饱无虞了。惟望二公终始调护，玉以成之。”又向卜复棫道：“令爱我也不用付托。总之，陆总管年老，内外上下全要岳丈帮他照料。”又向卜氏作一揖道：“与你已十八年夫妻。你我的儿子，今已十四岁，想来你也不肯再去嫁人。若好好儿安分度日，饱暖有余，只教元儿守正读书，就是你的大节大义。我还有一句要紧话叮嘱于你。将来陆总管百年后，柳国宾可托家事。着陆永忠继他父之志，帮着料理。”一家男妇，听了这些话，皆摸不着头脑。卜氏道：“一个好好的人，妆做的半疯半痴，说云雾中的话，是怎么？”于冰又叫过冷明、王范、大章儿等吩咐道：“你们从老爷至我至相公，俱是三世家人。我与你们都配有了家室，生有子女。你们都要用心扶持幼主，不可坏了心术，当步步以陆老总管为法。至于你们的女人，我也不用嘱咐，虽然有主母管辖，也须你们勤加指教。”陆芳道：“大爷，这是怎么？好家好业，出此回首之言，也不吉利。”

于冰又将状元儿叫过来，却待要说，不由得眼中落下泪来，说道：“我言及于你，我倒没的说了。你将来长大后，切不可胡行乱跑，结交朋友。当遵你母亲外公的教训，就算你是孝子。更要听老家人们规劝。我今与你起个官名，叫做冷逢春。”又向众男妇道：“我自从都中起身，觉得人生世上，趋名逐利，毫无趣味。人见我终日昏闷，都以为我痛惜王大人，伤悼潘大尹使然。此皆不知我者也。潘大尹可为契友，而非死友；王大人念师徒之分，以义相合，尽哀尽礼，于门人之义已足。他并非我父兄伯叔

可此，不过痛惜一时罢了，何至于寝食俱废，坐卧不安？因动念‘死’之一字，触起我弃家访道之心。日后在房内院内走出走入者，是在妻少子幼上费踌躇耳。原打算到元相公十八、九岁娶亲成立后，割爱永别。不想到家又值本县潘老爷暴亡，可见大限临头，任你怎样年少精壮，亦不能免。我如今四大皆空，看眼前的夫妻儿女，无非是水月镜花。就是金珠田地，也都是电光泡影。总活到百岁，脱不过死之一字。苦海汪洋，回头是岸。”说罢，向卜氏等道：“我此刻就别过你们了。”说罢，便向外面急走。

卜氏头前还当于冰连日郁结，感了些痰症。因此，信口乱道。后见说的明明白白，大是忧疑。及到此刻，竟是认真要走，不由得放声大哭起来。卜复棊赶上拉住道：“姑爷，不是这样个玩闹的，无趣味了。”陆芳等俱跪在面前，元相公跑来抱住于冰一只腿，啼哭不止。众仆妇丫头们顾不得上下，一齐动手，把于冰横拖倒曳，拉入房中去。从此，大小便总在院内，但出二门背后，仆妇们便跟随一大群。卜复棊日日率领小厮等，轮流把守东西角门。倒将个于冰软困去了。虽百般粉饰前言，卜氏总是不信。直到一月已后，防范的渐次松些。每有不得已事出门，车前马后大小家人，也少不了十数个跟随。于冰日思走路，再想不出一个法子来。

又过了月余，卜氏见于冰饮食谈笑如旧，出家话绝口不提，然后才大放怀抱。于冰出入，不过偶然有意。惟出门还少不了三、四个人。一日潘公子拜谢辞行，言将潘知县灵柩起早至通州上船，方由水路回籍。于冰听了算计道：“必须如此如此，我可以脱身。”及到潘公子起身前一日，于冰亲去拜奠，送了程仪。过了二十余天，忽然京中来了四个人，骑着包程骡子，说是户部经承王爷差人送紧急书字的，只走了七日就到。柳国宾接了书信入来，回于冰话。于冰也不拆开看，先将卜复棊、陆芳等约入卜氏房内问道：“怎么京中又有姓王的寄书来？”陆芳道：“适才听

得说是王经承差来的。”于冰道：“他有什么要紧事？不过要借几两银子用用。”因向卜复棊道：“岳父何不拆开一看。”卜复棊拆开书字口念道：

昔尊驾在严中堂府中作幕，宾主之间，曾有口角。年来他已忘怀。近因已故大理寺正卿王大人之子有间言，而七太爷已面嘱锦衣卫，提尊兄至京。见字可速刻带银入都斡旋，迟则缇骑至矣。忝系素好，得此风声，不忍坐视。即祈留神，切切。上不华长兄先生。弟王与具。

众男妇听了，个个大惊。于冰嚇然躲在一边。柳国宾道：“这不消说，是王公子因我们不亲去吊奠，送的银子少，弄出这样害人的针线。”卜复棊道：“似此奈何？”陆芳道：“这写书人大爷何由认得他？”于冰道：“我昔年下场，在他家住过两次。他是户部有名的司房。”柳国宾接说道：“我们都和他相熟，是个大有手段的人。”陆芳道：“此事身家性命所关，刻不可缓。大爷先带数千两入都，我再预备万金，听候动静。”于冰道：“有我入都就是。银子只带一千两罢。用时我再寄字来取。你们快预备牲口。我定在明早起身。”又吩咐众人道：“事要谨慎，不可传与外人知道。”众家人料理去了。把一个卜氏愁得要死。于冰也不住的长吁。

到了次日，于冰带了柳国宾、王范、冷明、大章儿同送字人，连夜入都去了。不数日到了王经承家内，将行李安顿下，从部中将王经承请来。王经承问：“假写锦衣并严太师一说，到底是什么意思？你要对我实说。”于冰支吾了几句。王经承听了，心上也不甚明白。本日送了二百两银子。王经承如何不收！连忙吩咐家中与于冰主仆包了上下两桌酒席。于冰又嘱托了几句，王经承满口答应。次日即约于冰同出门去办事。于冰要带人跟随，王经承道：“那个地方岂是他们去得的，只可你与我同去。”王冰

道：“你说的极是。”又向柳国宾道：“我下晚时即与王先生同回。”到定更时候，王经承回家，却不见于冰同来。国宾等大是着急，忙问道：“我家主人哩？”王经承道：“他还没有回来么？”国宾道：“先生与我家主人同去，就该和我家主人同来。”王经承道：“他今日约我到查家楼看戏，他又再三嘱咐我，只说到锦衣衙门中去，又怕你们跟去，托我止住你们，想是为京城地方，怕你们不惯熟，和人口角不便。及至到了查家楼，只看了两折戏，他留下五两余银子，着我和柜上清算。他说鲜鱼口儿有个极厚的朋友，必须去看望。若是来迟，不必等我。我等到午后，不见他来。我们本司房人，请我去商酌事体，只弄到这时候才回。他此刻不来，想是还在朋友家闲谈。”国宾道：“是那个朋友家？”王经承道：“这都是不循情理的话儿。我和你主人是朋友，我又不是他的奴才，我又不是他的解役。他要拜望朋友去，难道我缚住他不成？”国宾冷笑道：“先生，你就要说睡里梦里话，我家现有你的书字哩。你将我主人用书字骗至京中，我和你告到三府六部，总向你求人。”王经承道：“你家有书字，难道我家就没有书字么？你主人托成潘知县之子，寄字与我，说家中有大关系事，被人扣住，非假严中堂名色走不脱，着我写字雇人去，叫他来京，许了我二百两银子。书字现还在我家内，银子是昨日与我的。怎么反说是我骗他？”说着急急的踱了人去。

少刻拿出书字来，国宾看了笔迹，并字内话，一句话也说不出。王经承道：“何如？是我骗他，还是他骗我？”冷明猛向里见桌子旁边砚台下压着一封书字，忙取出一看，上写着：柳国宾等开拆。国宾忙拆开一看，大哭起来说道：“王先生，我家主人不是做和尚，就是做道士了。你教我怎么回去见我主母？”王经承急问原故。国宾遂将在家如何长短说了一遍。王经承看了，也着急起来道：“如此说，他竟是逃走了。你拿他写的书字来我看。”国宾付与。王经承从身边取出眼镜，在灯下即念道：

我存心出家久矣。在家不得脱身，只得托王先生写字，叫我入都，与王先生无干。见字你等可速刻回家。原带银子一千两，送了王先生二百，我留用一百，余银交陆总管手。再说与你主母，好生管教元相公，用心读书，不得胡乱出门。各铺生意，各产房屋，内外上下男妇，总交在卜老爷、陆总管、柳国宾三人，事事要照我日前说的话遵行，不得负我所托。我过五、七年还要回家看望你们，断断不必寻找我，徒劳心力无益。若家中男妇有不守本分者，小则处责；大则禀官逐出存案。陆总管同柳国宾等不得姑息养奸，坏我家政。此嘱。不华主人笔。

王范等听了，也哭起来。王经承见有与他无干字样，心上也有些感激，滴了两三点眼泪说道：“京城地方，最难找人。何况你主人面生，识认者少，你们便哭死也无益。我到明早自有个道理。大奇，大奇！”踱入里面去了。

次日天一明，王经承拿出十千京钱，从前后街坊，雇了十几个熟路人，每人各与纸条儿一张，上写于冰年貌、衣服，分派出京门外四面找寻；又着柳国宾于各园馆蜃楼，大街小巷，天天寻问，那里有个影儿。国宾等无奈，别了王经承，垂头丧气，回至成安县。到了主人门前，一个个两泪涕零。众家人见光景不妙，急问主人下落。国宾拍手顿足，说得哭了又哭。早有人报知卜氏。卜氏吓得魂飞千里，跌倒在地；慌得众妇女挽扶不迭。元相公也跪来哀叫，一家上下，同反了的一般。卜氏哭得死而复苏，直哭了两日夜，一点饭也不吃。倒还是元相公再三跪求，方少了饮食。到第四日，将国宾四人叫入去，细问他。四人详细说了一遍。又将于冰起身时书字，都交在卜氏面前。卜氏着父亲各念了一遍，又复大哭起来。自此，不隔三、五天，总要把国宾等叫去骂一顿，乱闹了半月有余，方始休歇。起先还想着于冰回心转

金不換

意，陡然回家。过了三年后，始绝了念头，一心教养儿子，过度日月。请他父亲总其大概，也算遵夫命，付托得人。正是：

郎弄玄虚女乖乖，两人机械费疑猜。

于今片纸赚郎去，到底郎才胜女才。

第六回 柳国宾都门寻故主 冷于冰深山遇大虫

词曰：

捉风捕影逃将去，半神半鬼半人。致他拚命怨东君，空
余愁面对西曛。客途陡逢惊险事，如痴如醉如昏。
百方回避幸全身，夜深心悸万山中。

右调《临江仙》

话说于冰带了国宾等，连夜入都，不数日到了王经承家内，将行李安顿下，从部中将王经承请来。王经承问：“假写锦衣卫并严太师话，到的是甚么意思？你要对我说。”于冰支吾了几句，王经承听了，心上不甚明白。本日送了二百两银子，王经承如何不收，连忙吩咐家中，与于冰主仆包了上下两桌酒席，着饭馆中送来。于冰又嘱托了几句话，王经承满口答应，次早即邀于冰同出门去办事。于冰要带人跟随，王经承道：“那个地方，岂是他们去得的？只可我与你同去。”于冰道：“你说的极是极是。”又向众家人道：“我下晚时即与王先生同回。”

到了定更时候，王经承回家，却不见于冰同来。国宾等大是着急，忙问道：“我家主人哩？”王经承道：“他还没有回来么？”国宾道：“先生与我家主人同去，就该和我家主人同回。”王经承道：“他今日约我到查家楼看戏，他又再三嘱咐我，只说到锦衣卫衙门中去。又怕你们跟随，托我止住你们，想是为京城地方你们不惯熟，和人口角不便。及至到了查家楼，止看了两摺戏，他留下五两银子，着我和柜上清算。他说鲜鱼口儿有个极厚的朋

友，必须去看望，若是来迟，不必等我。我等到午后，不见他来。我们本司房人请我去商酌事体，只弄到这时候才回。他此刻不来，想是还在那个朋友家闲谈。”

国宾大嚷道：“你将我主人骗去，你推不知道。你当时就不该同去。我只和你要人。”王经承道：“这都是走样第一的话儿。我和你主人是朋友，我又不是他的奴才，我又不是他的解役，他要拜望朋友去，难道我缚住他不成？”国宾冷笑道：“先生，你不要推睡里梦里，我家还有你的书字哩。你将我主人用书字骗在京中，我和你告到三府六部，总向你耍人。”王经承道：“你家有书字，难道我家没书字么？你主人托成安县潘知县之子寄字与我，说家中有大关系事，被人扣住，非假严中堂名色走不脱，着我写字雇人去叫他来京，许了我二百两银子。书字现还在我家内，银子是昨日与我的，怎么反说是我骗他？况且此时天色尚早，到二鼓不来，明日一早他就来了，怎你就慌张到这步田地，说出告状的话儿来？”国宾道：“你那里晓得？”王经承道：“我不晓得，你到晓得！你主人又不是七岁八岁的娃子，怕走迷了，被人家收了去。一个太平时，又不是荒乱年节，谁敢把你主人白煮了吃不成？”国宾急的乱跳道：“你看这蛮子胡嚼。你只拿我主人的书字来，若真是我主人手笔，着你叫他人都，我还有半点挽回；若是你假写的，我将你一刀两断，决不干休！”王经承微笑道：“还要将舌头略软活些儿，吓杀了我，也是个人命案件。”说罢，向内院便走，国宾拉住衣袖道：“你从内院逃去，我却向谁耍人？”王经承掉回头来一觑，说道：“你那主人，虽生在外郡小县地方，却言谈相貌，极像个大邦人物，怎么成安县又出了个你，真是造化生物不测处。我且问你，你主人书字，不得我去取，他自己会飞出来么？”王范道：“柳哥，你且让王先生入去，他现有家属在内，怕什么！”国宾方才放手。王经承缓缓的踱了入去，少刻，拿出书字来。国宾看了笔迹并字内话，一句也说不出。王经承

道：“何如？是我骗他，还是他骗我？”

冷明猛可里见桌子旁边砚台下压着一封书字，忙取出一看，上写着“柳国宾等开拆”。国宾忙拆开一看，大哭起来。王经承道：“看嘴脸。我家中最厌恶这种腔调，若要鬼叫，请出街里去。”国宾哭说道：“王先生，我家主人，不是做和尚，就是做道士去了。你教我怎么回去见我主母？”王经承向冷明、王范道：“他平素必有痰症，今日是他发作的日期，因此他才乱吐。”国宾又痛哭道：“王先生，你听我说。”遂将于冰在家如何长短，说了一遍。王经承听了也着急起来，道：“如此说，他竟是逃走了。你拿他写的书字来我看看。”国宾付与，王经承从身边取出眼镜，在灯下朗念道：

我存心出家久矣，在家不得脱身，只得烦王先生写字叫我入都，与王先生无干。见字你等可速刻回家。原带银一千两，送了王先生二百，我留用一百，余银交陆总管手。再说与你主母，好生管教元相公用心读书，不得胡乱出门。各铺生意、各庄房地、内外上下男妇，总交在卜老爷、陆总管、柳国宾三人身上，事事要照我日前说的话遵行，不得负我所托。我过五七年，还要回家看望，你们断断不必寻找我，徒劳心力无益。若家下男妇有不守本分者，小则责处，大则禀官逐出存案，陆总管同柳国宾，慎毋姑息养奸，坏我家政，此嘱。不华主人笔。

王范等听了，也哭起来。王经承见有与他无干字样，心上也有些感激，滴了两三点眼泪，说道：“京城地方，最难找人，何况你主人面生，认识者少，你们哭也无益，我到明早，自有个道理。”又长叹了一声道：“你主人数万家私，又有娇妻幼子，他今日做这般刀斩斧断的事，可知他平日心中也不知打过几千回稿儿。若想他自己回来，是断断不能的。”说罢，摇着头儿冷笑道：

“我今年五十六岁，才见了这样个狠心人，大奇，大奇！”踱入里边去了。

次日天一明，王经承拿出一万京钱，从前后街坊雇了十几个熟路人，每人各与纸条儿一张，上写于冰年貌衣服，分派出京门外四面找寻，又着国宾等于各园馆居楼、大街小巷，天天寻问，那里有个影儿？国宾等无奈，别了王经承，垂首丧气，回至成安。到了主人门前，一个个两泪涕零。众家人见光景诧异，急问主人下落。国宾拍手顿足，哭的说了又说。早有人报知卜氏。卜氏吓的惊魂千里，摔倒在地下，慌的众妇女挽扶不迭。元相公也跑来哀叫，一家上下和反了的一般。卜氏哭得死而复苏，直哭了两日夜，一点饭也不吃，到还是元相公再三跪恳，才少进了饮食。到第四日，将国宾等叫入去细问。他四人详细说了一遍，又将于冰起身时书字并前托潘公子与王经承书字，都交在卜氏面前。卜氏着他父亲各念了一遍，又复大哭起来。自此不隔三五天，总要把国宾等叫来骂一顿，闹乱了半月有余，方才休歇。起初还想着于冰回心转意，陡然回家，过了三年后，始绝了念头，一心教养儿子，过度日月。着他父亲总其大概，内外田产生意通交在陆芳、柳国宾身上，也算遵夫命，付托得人。

再说于冰将王经承安顿在查家楼，他素常听人说，彰义门外，有一西山，又名百花山，离京不过六七十里，急忙雇了一辆车儿，送他出了西便门，换了几个钱，打发了车夫，又雇了两个脚驴儿，替换的骑。他惟恐王经承回家，证出马脚，万一被他们赶了来，不又将一番机关枉用，因此直奔门头沟，打发了驴户，住了一宿。次早入山，见往来多驼煤送炭之人。秀才们行路极难，况以富户子弟，走山路越发难了，费七八天工夫，始过了豊公、大汉、青山三个岭头，由斋堂、清水，沿路问人，寻百花山真境。天天住的是茅茨之屋，吃的是莜养之面，他访道心切，到也不以为苦，只是越走山势越大，每天路上，或遇两三个人，还

有一人不遇的时候。

那日行走到巳牌时分，看见一山，高出万山之上，与一路所见山形大不相同，但见：

突兀半天，识其面而莫测其背；苍莽万里，见其尾而不见其头。大峰俯视小峰，峰峰现奇峭之形；前岭高接后岭，岭岭作纡回之势。壑间古桧，风摇仿佛虬行；崖畔疏松，云覆依稀龙聚。高高下下，环顾惟鸟道数条；岬岬嶮嶮，翘首仰青天一线。雷响山中瀑布，雨喷石上流泉。翠羽斑毛，盈眸多珍禽异兽；娇红稚绿，遍地皆瑞草瑶葩。岩岫分明，应须仙佛遗迹；烟霞莫辨，理宜虎豹潜踪。

于冰看了山势，转了两个山湾，猛抬头见一山岩下，坐着十数个砍柴人。于冰上前举手道：“请问众位，此处叫什么地名？”一山汉用手指说道：“你看此处山高出别山数倍，正是百花山了。”于冰道：“上边可有庙宇没有？”山汉道：“过此山，再上一大岭，岭上止有小庙一处，庙内住着个八十余岁的老道人。每月我们这相近山庄，各摊些柴米，约同五六十人，拿了兵刃，方敢去一送。本日定行下山。”于冰道：“要这许多人去为何？”又一山汉道：“此处山高到绝顶，一上一下，可及八九十里，内中狼蛇虎豹，妖魔鬼怪，大白日里往往伤人，人少了如何去得？”于冰道：“那道士他怎么不害怕？”山汉道：“他除了每月收柴米之外，经年家不开庙门，四围都是极高的墙，虎豹入不去就罢了，总怕也说不得。”于冰道：“那老道可有些道术么？”山汉道：“他不过天生的寿数长，多吃几年饭，有什么道术？”于冰道：“若去他庙中，从那边是正路？”山汉指着西南一条山路道：“从此上了山坡，便是攀道。”于冰举手道：“多承指引了。”撇转身便走。山汉道：“你当真要去么？断断使不得。此去要上三十八盘，道路窄小，树木繁多，且要过鬼见愁、阎王鼻梁、断魂桥，许多危

险处。便到他庙中，有何好处？我们去还要彼此扶掖牵引，你是个斯文人，如何走得？遇着异样东西，那时后悔就迟了。”于冰道：“我一个求仙访道的人，有什么后悔处？”说罢又走。又听得一个山汉道：“你们看，此人生得清清秀秀，只怕有些疯病。”行了数步，只听得三四个人乱叫道：“相公快回来，不是胡闹的。”

于冰那里听他，上了山坡，便绕攀道。只见树木参差，荆棘遍地，步步牵衣挂袖，甚是难行，到难走处，还须半扒半靠的那移。绕了十几个攀道，喘吁的气都上不来。从树林内四下一觑，见正南上山势颇宽平些，树木荆棘亦少。苦挨到那边，四围一看，通是些重峦峭壁，鸟道深沟。坐在一块大石上，养息气力。约有半顿饭时，觉得气力又壮了些。

刚才站起来，猛见对面西山岔内，陡起一阵腥风。风过处，刮的那些败叶残枝，摇落不已。顷间，山岔内走出一只绝大的黄虎来。于冰不由的“呵呀”了一声。只见那虎看见了于冰，便将浑身的毛直立起来，较前粗大了许多，口内露出刚牙，眼中黄光直射，向于冰大步走来。于冰心内恐惧，到此也没法。只见那虎相离有四五步远近，陡然站定，将前二爪在地下一按，跳有五六尺高，向于冰扑来。亏得于冰原是有胆气人，不至乱了心曲，见那虎扑来，瞅空儿向傍边一闪，那虎便从于冰身傍擦了过去，其爪止差寸许。于冰急回身时，那虎也将身躯掉转过来，相离不过四尺远。于冰倒退了两步，那虎两只眼直视于冰，大吼了一声，火匝匝又向于冰扑来。于冰又一闪，那虎复从身傍过去，落於空地。于冰趁他尚未转身，如飞的往东便跑，一回头，见那虎也如飞的赶来，料想着跑不脱，旋即站住。等那虎扑来，好再躲避。那虎见于冰站住，他便也迎面蹲下，披拂着胸前白毛，两只眼直视于冰，口中馋涎乱滴，舌尖吐於唇外。那一条尾巴，与一条锦绳相似，来回摆动。于冰偷眼看视，见右边即是深沟。於百忙中想出智巧，两眼看着那虎，侧着身子斜行了三步余，已到沟边。

那虎见于冰斜走，随即也将身躯扭转，看着于冰。少停片刻，只见那虎又站起来，将浑身毛一抖，又将尾巴在地下一摔掷，响一声，跳有七尺来高，复向于冰扑来。于冰见那虎奋力高跳扑来，也不躲他，急向虎腹下一钻，那虎用力过猛，前两腿登空，头朝下触入沟中，闪了下去。于冰趁空儿又往西跑，一边跑，一边回头看视，约跑有百十余步，见那虎不曾追赶，急急的向树林多处一钻，方敢站住。

站了片刻，又从树林中向东瞅看，见无动静，自己笑说道：“果然那些山汉们话是实。”于是从树林内钻出，见西面是一高岭，忙忙的走上岭头，四下一望。不但前所见的百花山看不出在何处，连来的攀道也看不见了。此时大是愁苦，那里还顾的寻访老道人。再一看，望见偏西北有一条白线，高高下下，远望像个道路，于是直奔那条白线走去。正是：

学仙原非易事，惜命不可修行。

试看于冰遇虎，要算九死一生。

第七回 走荆棘投宿村学社 论诗赋得罪老俗儒

词曰：

拚命求仙不惮劳，走荒郊。梯山涉水渡危桥，路偏遥。
投宿腐儒为活计，过今宵。因谈诗赋起波涛，始开交。

右调《贺圣朝》

且说于冰向那条白线走去，两只脚在石缝中乱踏。渐走渐近，果然是条级细小的走路，荆棘更多，湾湾曲曲，甚是难行。顺着路上下了两个小岭，脚上又踏起泡来，步步疼痛。再看日光，已落了下去，大是着慌，又不敢停歇。天色渐次发黑，影影绰绰，看见山脚下似有人家，又隐隐闻犬吠之声。挨着脚痛行来，起先还看的见那回环鸟道，到后来两目如漆，只得磕磕绊绊，在大小石中乱窜。或扒或走，勉强下了山坡，便是一道大涧，放眼看去，觉得身在沟中，辨不出东南西北，侧耳细听，惟闻风送松涛，泉咽危石而已，那里有犬吠之声。于冰道：“今日死矣！再有虎来，只索任其咀嚼。”没奈何，摸了一块平正些的石头。坐下，一边养息身体，一边打算着在这石上过夜。坐了片刻，又听得有犬吠之声，比前近了许多。于冰喜道：“我原在岭上，望见山脚下有人家，不想果然，但不知在这沟东沟西。”少刻，又听得犬吠起来，细听却像在沟东。于冰道：“莫管他，就随这犬声寻去。”

於是听几步，走几步，竟寻到了山庄前，见家家俱将门户关

闭，叫了几家，总不肯开门，沿门问去，无一应者。走到庄尽头处，忽听得路北有许多唧唔之声，是读夜书。于冰叩门喊叫，里面走出个教学先生来，看见于冰，惊讶道：“昏夜叩人门户，求水火欤？抑将为穿窬之盗也欤？”于冰道：“小生系京都宛平县秀才，因访亲迷路，投奔贵庄，借宿一晚，明早即去。”先生道：“《诗》有之：伐木鸟鸣，求友声也。汝系秀才，乃吾同类，予不汝留，则深山穷谷之中，必饱豺虎之腹矣，岂先王不忍人之心也哉！”说罢，将手一举，让于冰入去，先生关了门。于冰走到里面，见有正房三间，东西各有厦房，是众学生读书处。先生将于冰引到东正房，于冰在灯下将先生一看，但见：

头戴毛青梭儒巾，误烧下窟窿一个；身穿鱼白布大袄，斜挂定补丁七条。额大而凸，三缕须有红有紫；鼻宽而凹，近视眼半闭半开。步步必摇，若似乎胸藏二酉；言言者也，恐未能学富五车。真是禾稼场中村学士，山谷脚下俗先生。

于冰看罢，两人行礼，揖让而坐。适有一小学生到房内取书，先生道：“来，予与尔言：我有嘉宾，乃簧宫泮水之楚材也，速烹香茗，用佐清谈。”又问于冰道：“年台何姓何名？”于冰道：“姓冷，名于冰。”先生道：“冷必冷热之冷，兵可是刀兵之兵否？”于冰道：“是水字加一点。”先生道：“噫，我过矣！此冰冷之冰，非刀兵之兵也。”于冰亦问道：“先生尊姓大讳？”先生道：“予姓邹，名继苏，字又贤。邹乃邹人孟子之邹，继续之继，东坡之苏，又贤者，言不过又是一贤人耳。”又向于冰道：“年台山路跋涉，腹馁也必矣，予有馍馍焉，君啖否？”于冰不解馍馍二字，心里想着必是食物，忙应道：“极好。”先生向炕后取出一白布包，内有馍馍五个，摆列在桌上，一个个与大虾蟆相似。先生

指着说道：“此谷馍馍也。谷得天地冲和之气而生，其叶离离，其实累累。弃其叶而存其实，磨其皮而碎其骨，手以困之，笼以蒸之，水火交济，而馍道成焉。夫猩唇熊掌，虽列八珍，而烁脏壅肠，徒多房欲。此馍壮精补髓，不滞不停，真有过化存神之妙。”于冰道：“小生寒士，今日得食此佳品，叨光不尽。”于冰吃了一个，就不吃了。先生道：“年台饮食何廉薄耶！予每食必八，而犹以为未足。”于冰道：“承厚爱，已饱德之至。”

忽见桌上放着一张字稿，上面题目是“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已写了几行在上面。于冰道：“此必先生佳作了。”先生道：“今日是文期，出此题考予门弟子，故先做一篇，着伊等看读，以为矜式。今止做了破、承、小讲，余文尚须构思。”于冰取过来一看，上写道：

观圣人教人以因，而亲与宗各不失其可矣。夫宗，亲之族长也。夫子教人因之，尚宁有失其可者哉？尝思亲莫亲於父子，宗莫宗於祖宗，分定故也；虽然，亦视其所因何如耳。

于冰看了破、承，已忍不住要笑，今看了小讲起句，不由的大笑起来。先生勃然变色道：“子以予文为不足观也乎？抑别有议论而开予茅塞乎？不然，何晒予也？”于冰道：“先生承、破绝佳，而起讲更是奇妙。小生蓬门下士，从未见此奇文，故不禁悦极乐极，所以大笑。”先生回嗔作喜道：“子真识文之人也，斯可与言文已矣，宜乎悦在心，而乐主发散在外也。”又问于冰道：“年台能诗否？”于冰道：“闲时亦胡乱做几句。”先生从一大皮匣内取出四首诗来，付与于冰道：“此予三两日前之新作也。”于冰接来一看，只见头一首，上写道：

风

西南尘起污王衣，籟也从天亦大奇。篱醉鸭呀惊犬吠，瓦疯猫跳吓鸡啼。妻贤移暖亲加被，子孝冲寒代煮糜。共祝封姨急律令，明辰纸马竭芹私。

于冰道：“捧读珠玉，寓意深远，小生一句也解不出，祈先生教示。”先生道：“子真阙疑好问之人也。居，吾语汝。昔王导为晋相，庾亮手握强兵，居国之上流，王导忌之，每西南风起，便以扇蔽面曰：‘元规尘污人。’故曰‘西南尘起污王衣’。第二句‘籟也从天亦大奇’，是出在《易经》，风从天而为籟。大奇之说，为其有声无形，穿帘入户，可大可小也。诗有比、兴、赋，这是藉经史先将风字兴起。下联便绘风之景，壮风之威。言风吹篱倒，与一醉汉无异。篱傍有鸭，为籟所压，则鸭呀也必矣。犬，司户者也，惊之而安有不急吠者哉！风吹瓦落，又与一疯人相似。檐下有猫，为瓦所打，则猫跳也必矣。鸡，司晨者也，吓之而安有不飞啼者哉！所谓篱醉鸭呀惊犬吠，瓦疯猫跳吓鸡啼，直此妙议耳。中联言风势猛烈，致令子家宅眷不安，以故妻舍暖就冷，而加被怜其夫；子孤身冒寒，而煮糜代其母。当此风势迫急之时，夫妻父子，犹能各尽其道如此，此正所谓诗礼人家也。谓之为贤、为孝，谁曰不宜？结尾二句，言封姨者亦风神之一名也。急律令者，用太上老君咒语，敕其速去也。纸马皆敬神之物，竭芹私者，不过还其祝祷之愿，示信于神而已。子以为何如？”于冰大笑道：“原来有如许委曲，真做到诗中化境，佩服佩服。”看第二首，上写道：

花

红于烈火白于霜，刀剪裁成枝叶芳。蜂挂蛛丝哭晓露，蝶衔雀口拍幽香。媳钗俏矣儿书废，哥罐闹焉嫂棒

伤。无事开元击画鼓，吾家一院胜河阳。

于冰看了道：“起句结句，犹可解识，愿闻次联、中联之妙论。”先生道：“‘蜂挂蛛丝哭晓露，蝶衔雀口拍幽香’二句，言蜂与蝶皆吸花露，采花香之物也。蜂因吸露而误投蛛网，必婉转嚶唔，如人痛哭者焉，盖自悲其永不能吸晓露也；蝶因采香而被衔雀口，其翅必上下开阖，如人拍手者焉，盖自恨其终不能臭幽香也。这样诗，皆从致知中得来，子能细心体贴，将来亦可以格物矣。中联，‘媳钗俏矣儿书废，哥罐闻焉嫂棒伤’，系吾家现在典故，非托诸空言者可比。予院中有花，儿媳采取而为钗，插於鬓边，俏可知矣。予子少壮人也，爱而至於废书而不读。予家无花瓶，而有瓦罐，予兄贮花於罐而闻香焉。予嫂素恶眠花卧柳之人，预动防微杜渐之意，随以木棒伤之。此皆藉景言情之实录也。开元系明皇之年号，河阳乃潘岳之治邑。结尾二句，总是极称予家花木繁盛，不用学明皇击鼓催花，而已远胜河阳一县云尔。”于冰笑道：“棒伤二字，还未分晰清楚，不知棒的是令兄？棒的是花罐？”先生道：“善哉问！盖棒罐耳。若棒家兄，是泼妇矣，尚可形诸吟咏乎哉！”又看第三首，上写道：

雪

天搯面粉撒吾庐，骨肉欢同庆野居。二八酒烧斤未尽，四三鸡煮块无余。楼肥榭胖云情厚，柳锡梅银风力虚。六出霏霏魁预死，援桴而鼓乐《关雎》。

于冰道：“此首越发解不来，还求先生全讲。”先生喜极，笑说道：“此吾之雪诗也。首句，言雪纷纷，如面如粉，若天搯以撒之者。际此佳景，则夫妻父子，可及时宴乐，庆贺野居矣。二八者，是十六文钱也。四三者，是四十三文钱也。言用十六文钱

买烧酒一斤，四十三文钱买鸡一只。斤未尽、块无余，言予家男妇，皆酒量平常，肉量有余耳。中联，言云势过后，雪大极矣，致令楼可即肥，榭可即胖。风力虚微，则雪积不散，兼能使柳可成锡，梅可成银。魃者，旱怪也，雪盛则旱魃预死，不能肆虐於春夏间矣。桴者，军中击鼓之物。《关雎》，见《毛诗》之首章，兴下文‘君子好逑’也。予家虽无琴瑟，却有鼓一面，又兼夫妻有静好之德，援桴而鼓，亦可以代琴瑟而乐咏《关雎》矣。”第四首，是：

月

月如何其月未过，谁将晶饼挂银河。清阴隐隐移山岳，素魄迢迢鉴鬼魔。野去酒逢酣宋友，家回牌匿答金哥。倦哉水饮绳床卧，试问嫦娥奈我何？

于冰看完，笑道：“先生诗才高妙，不但嫦娥，即小生亦无可奈何矣。惟中联酒酣宋友，牌答金哥二句，字意未详。”先生道：“此一联虽两事，而实若一事。言月明如昼，最宜野游，与宋姓友人相逢月下，饮于至酣而止。予此时酒醉兴阑，可以归矣。金哥者，予家之典身童子也，合同外边匪类斗牌，见予回家而匿其牌焉，予打之以明家法。盖深戒家不齐则国不治，国不治而天下亦不能平，所关岂浅鲜耶？播诸诗章，亦触目惊心之意云尔。”

于冰道：“合观诸作，心悦神移，信乎曹子建之才止八斗，而先生之才已一石矣。”先生乐极，又要取他的著作教于冰看。于冰道：“小生连日奔波，备极辛苦，今承盛情留宿，心上甚是感激。此刻已二鼓时候，大家歇息了罢，明早也好上路。”先生道：“予还有古诗、古赋、古文，并词歌、引、记、四六、传、跋、策论等类，正欲与年台畅悉通宵，闻君言，顿令人一片胜

心，冰消瓦解。”于冰道：“先生妙文，高绝千古，小生恨不能夜以继日的捧读。然观止矣，日后若有相会的日子，再领教罢。不知今晚就与先生同榻，或另有房屋？”先生怒道：“富贵者骄人乎？贫贱者骄人乎？今文兴方浓，而骤拒人欲睡，岂非犬之性异牛之性，牛之性异人之性乎！”于冰大笑道：“小生实疲困之至，容俟明早请罪何如？”先生道：“宰予昼寝，尚见鄙於圣门。子年末四十，而昏惰如此，则后生可畏者安在？”于冰见他神色俱厉，笑说道：“先生息怒。非是冷某不爱读先生佳章，奈学问浅薄，领略不来，烦先生逐句讲说，诚恐过劳。”

先生听见要看他的文字，又怕劳他讲解，且语言甚是温和，自己想了想，是错怪人了，立即回转怒面，笑说道：“适才冒渎，年台幸勿介意。学不厌，教不倦，予与孔子先后有同心也。言罢，又向牛皮匣中取出四大本，每本有八寸余宽，六寸余厚。于冰暗道：“这四大本，不下数十万言，都不知胡说的是些什么？”于冰接过来掀看，见头一本是赋，第二本是五、七言律并绝句，第三本是杂著：四六、词歌、古文之类，第四本通是古风，长篇短作不等。猛看见一题，不禁大惊大笑道：“此开辟以来未有之奇题也。”原来是一首古风，上写道：

臭屁行

屁也屁也何由名？为其有味而无形。臭人臭己凶无极，触之鼻端难为情。我尝静中溯屁源，本於一气寄丹田。清者上升浊者降，积怒而出始呜咽。君不见妇人之屁鬼如鼠，小大由之皆半吐，只缘廉耻重於金，以故其音多叫苦。又不见壮士之屁猛若牛，惊弦脱兔势难留，山崩峡倒葵花流，十人相对九人愁。吁嗟臭屁谁作俑？祸延坐客宜三省。果能改过不号咷，也是文章教尔曹，管教天子重英豪。若必宣泄无底止，此亦妄人也已矣。

不啻若自其口出，予惟掩鼻而避耳。呜呼！不毛之地腥且膻，何事时人爱少年？请君咀嚼其肚饕，须知不值半文钱。

于冰一边看，一边笑的浑身乱战，看完，拍手大笑道：“先生风花雪月四诗虽好，总要让此首为第一，真是屁之至精而无以复加者。且将杜撰二字改为肚饕，巧为关合，有想入非非之妙，敬服敬服。”先生见于冰极口的赞扬，喜欢的捋耳挠腮，指着臭屁诗道：“此等题最难着笔，不是老拙夸口说，如年台等少年，只怕还梦想不到；总能完篇，亦不能如此老卓。”于冰又大笑道：“信如先生言，实一句一字也做不出。”先生得意之至，把两只近视眼，笑的只有一线之阔，掀着胡子说道：“年台见予屁诗，便目荡神移如此；若读予屁赋，又当何如？”于冰惊笑道：“怎么一诗犹不足以尽其辜，还有一屁赋么？越发要领教了。”先生笑嘻嘻将头一本拿起，先用苏州人读书腔口呻吟道：“年台实可造之人也，予不能韞椟而藏矣。”原来近视眼看诗文最费力，这先生将一本赋掀来掀去，几乎把鼻孔磨破，方寻得出来，付与于冰。于冰接来笑看，上写道：

臭屁赋

今夫流恶千古，书罪无穷者，亦惟此臭屁而已矣。视之弗见，听之则闻，多呼少吸，有吐无吞，厥本源於脏腑，仍作祟於幽门。其为气也，影不及形，尘不暇起，脱然而出，溃然而止，壮一室之妖氛，泄五谷之败馊，沉檀失其缤纷，兰麝减其馥郁。其为声也，非金非石，非丝非竹，或裂帛而振响，或连珠而叠出，或哑哑而细语，或咄咄而疾呼，或为唏、为嚏、为呢喃、为叱咤、为禽啼兽吼百怪之奇音。在施之者，幸智巧之有

金不換

余；而受之者，笑廉耻之不足。其为物也，如兽之獍，如鸟之鸱，如黍稷之稂莠，如草木之荆棘。拟以罪而罪无可拟，施以刑而刑无可施。其为害也，惊心振耳，反胃回肠，虽亦氤而亦氲，实无芬而无芳，变山珍海错之味，污商彝夏鼎之光。绣襦锦服，掩其灿烂；珠宫贝阙，晦其琳琅。凡男妇老幼，中斯毒者，莫不奔走辟易，呕吐狼藉。所谓臭人臭己，而无一不两败俱伤者也。呜呼！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乃如之人兮，亦窃效其陶熔，以心肺为水火兮，以肝木为柴薪，以脾土为转运兮，以谷道为流通。酿此极不堪之毒蛊兮，使吾掩鼻而莫测其始终。已矣乎！蛟窟数寻，可覆之以一练，雄关百仞，可封之以一丸。惟此孔窍，实无物之可填。虽有龙阳豪士，深入不毛，然止能塞其片刻之吹嘘，而不能杜其终日之呜咽。宜其坏风俗，轻典礼，乱先王之雅乐，失君子之威仪。侮其所不当侮之人，而放於所不当放之时，又谁能禁其耸肩擢臀，倒悬而逆施哉！予小子继苏，学宗颜、孟，德并朱、程，接斯文於未坠，幸大道之将行，既心焉乎贤圣，自见异而必攻。爰命子弟，并告家兄，削竹为挺，截木为钉，挺其已往，钉其将萌。勿避薰蒸而返旆，勿惊咆哮而休兵。自古皆有死，誓与此臭屁不共戴日月而同生。

于冰看毕，又复大笑道：“先生之於文，可谓畅所欲言矣。通篇精义层出，其妙莫可名状。能做此等题，亶亶不穷，学问要算典博的了。只是以接续道统之人，而竟拚命与一臭屁作对，似觉太轻生些。况天地间物之可入吟咏者极多，何必定注意在臭屁二字？一诗不足，又继之一赋，这是何说？”先生抚膺长叹道：

“继苏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矣。予本意实欲标奇立异，做古今人再不敢做之题。今承规谏，自当书绅。”

于冰又随手掀看，内有《十岁邻女整寿赋》、《八卦赋》、《汉周仓将军赋》，又隔过二十余篇掀看，有《大蒜赋》、《碾磨赋》、《丝瓜喇叭花合赋》，再向后看，见人物、山水、昆虫、草木，无所不有，真不知费了多少年功夫。又见一《畏考秀才赋》，正要观看，先生道：“汝曾见过《离骚》否？”于冰道：“向曾读过。”先生道：“《离骚》变幻瑰异，精雅绝伦，奈世人止读《卜居》、《渔父》等篇，将《九歌》、《九章》许多妙文，置之不顾。予前《臭屁赋》，系仿时作，此篇系仿古赋。盖近今赋体，富丽有余，而骨气不足，汝试读之，则珠盘鱼目，可立辨矣。”于冰笑了笑。

畏考秀才赋

恨天道之迫厄兮，何独恶乎秀才。釜空洞而米罄兮，拥薄絮而无柴。遭鼠辈之秽污兮，暗呜咽而谁语？夜耿耿而不寐兮，魂营营而至曙。奈荆妻之如醺兮，犹拉扯乎云雨。力者予费及兮，说者吾不闻。日嗷嗷而待哺兮，传文宗之戾止。心辘轳而上下兮，欲呼天而吁地。神倏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似猴。内惟省夫八股兮，愧只字之不留。祝上帝以活予兮，澹杳冥而莫得。闻青丝之可缢兮，愿永风乎遗则。复念少子而踟躇兮，且苟延以勉去。倘试题之可通套兮，予权从群英而嬉戏。恨孟氏之喋喋兮，逢养气之一章。心摇摇如悬旌兮，离人群而遁颺。旋除名而归里兮，亲朋顾予而窃笑。何予命之不辰兮，室人交谪而叫号。舍清泪而出予户兮，怅怅乎其何之？睹流水之恍恍兮，羨彭咸之所居。乱曰：才不充兮命不寿，予何畏惧兮，乃龟回而蛇顾。飘然一往兮，还吾寄。灵其有知兮，为鬼厉。

于冰看完，正色道：“二赋比前四诗，字句明显些。先生既爱古赋，《离骚》最难取法，可将《赋苑》并《昭明文选》等书，择浅近者读之，还是刻鹄不成类鹜之意。”先生变色道：“是何言欤？是何言欤！汝将以予赋为不及《离骚》耶？”于冰道：“先生赋内，佳句最多，可许有古赋之皮毛，若必与《离骚》较工拙，则嫩多矣。”先生听罢，将桌子用双手一拍，大吼道：“汝系何等之人，乃敢毁誉今古，藐视大儒。吾赋且嫩，而老者属谁？今以添精益髓、清心健脾之谷馍馍，饱子无厌之腹，而胆敢出此狂妄无良之语，轻败名贤，此耻与东败于齐、南辱于楚何异？”这先生越说越怒，将自己的帽子掙下来，向炕上用力一摔，大声吆喝道：“汝将以予谷馍馍为盗跖之所为耶？抑将以予地为青楼、旅馆，任人出入耶？”于冰笑道：“就是说一嫩字，何至如此？”先生越发怒坏，指着于冰的眼睛说道：“子真不待教而诛者之人也。此刻若逐你於门墙之外，有失我不欲人加我之意。然吾房中师弟授受，绍闻知见知之统，继惟精惟一之传，岂可容离经叛道辈，乱我先王典章！”急唤众学生入来，指着于冰说道：“此秀才中之异端也，害更甚於杨、墨。本应着尔等鸣鼓而攻，但念在天色甚晚，姑与同居中国，可速领他到西边小房内去。”于冰见先生怒不可解，自己也乐得耳中清净，向先生举手道：“明日早行，恐不能谢别。”先生连连摆手道：“彼恶敢当我哉！”

于冰跟了学生到西小房内，见里面漆黑，又着实阴冷，出门人亦说不得，就在冷炕上和衣睡去。只到日光出时才起来，站在院中，着一个学生入房说告辞的话。等了一会，猛听得先生房内，叮叮当当，敲打起来，也不知他敲打的是甚么东西。只听得先生口内作歌道：

嗟彼狡童，不识我文。维子之故，使我损其名。

听得叮叮叮，当当当，打了几下，复歌道：

嗟彼狡童，不识我诗。维子之故，使我有所思。

又叮叮当当敲了几下，歌道：

嗟彼狡童，不识我赋。维子之故，使我气破肚。

又照前敲打了几下而止。于冰听罢，忍不住又笑起来。少刻，那学生出来说道：“我先生不见你，请罢。”于冰笑的走到街上，忽见一学生赶来，说道：“你可知道我家先生作用么？昔孺悲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取瑟而歌。我先生虽无瑟，却有瓦罐。今日鼓瓦罐而歌，亦孔子不见孺悲之意也。我先生怕你悟不及此，着我赶来，说与你知道。”于冰大笑道：“我今生再不敢见你先生了。”说罢又复大笑，向西行去。正是：

凶至大虫凶极矣，蝎针蜂刺非伦比。

腐儒诗赋也相同，避者可生读者死。

第八回 泰山庙于冰打女鬼 八里铺侠客赶书生

词曰：

清秋节，枫林染遍啼鹃血。啼鹃血。教金银两，致他生绝。殷勤再把侠客说，愁心姑且随明月。随明月。一杯将尽，数声呜咽。

右调《忆秦娥》

且说于冰被那文怪鬼混了多半夜，天明辞了出来，日日在山溪中行走。崎崎岖岖，绕了四五天，方出了此山，到一大沟内，中间都是沙石，两边仍是层岩峭壁。东首有一山庄，问人名为辉煌堡。还是通京的大路。他买了些酒饭充饥，不敢往东去，顺着沟向西走，行了数日，已到山西地界。他久闻山西有座五台山，是万佛福祥之地，随地问人，寻到山脚下，遇着几个樵采的人，问上山路径。那些人道：“你必是外方来的，不知朝台时令，徒费一番跋涉。此地名为西五台，还有个东五台。两台俱有许多胜景，有寺院，有僧人。每年七月十五日方开庙门，到八月十五日关闭，朝台男女，成千累万不绝。如今是九月中旬，那里还有第二个人敢上去？况里边蛇虫虎豹、妖魔鬼怪最多，六月间还下极大的雪，休说你浑身都是夹衣，就便是皮衣，也包你冻死。”于冰听了，别的都不怕，到只怕冷，折转身又往西走。

走了几天，一日行到代州地方，日色已落，远远的看见几家人家，及至到了跟前，不想是座泰山娘娘庙。但见：

钟楼倒坏，殿宇歪斜。山门尽长苍苔，宝阁都生荒

草。紫霄圣母，迥非金斗默运之时；碧霞元君，大似赤羽逢劫之日。试看独角小鬼，口中鸟雀营巢；再观两面佳人，耳畔蜘蛛结网。没头书吏，犹捧折足之儿；断臂奶娘，尚垂破胸之乳。正是修造未卜何年，摧崩只在目下。

于冰看了一会，止见腐草盈阶，荒榛遍地，两廊下塑着许多携男抱女的鬼判，半是少头没脚。正面大殿三间，看了看，中间塑着三位娘娘，两边也塑着些伺候的妇女。于冰见是女神，不好在殿中歇卧，恐怕褻渎。他出来到东廊下一看，见一个赤发环眼大鬼，同一个妇人站在一处，那妇人两手捧着个盘子，盘子内塑着几个小娃儿，坐着的，睡着的，到也有点生趣。于冰看了，笑说道：“你两个这身躯后面，便是我的公馆，今晚我同你们作伴罢。”说着，用衣襟把地下土拂了几拂，斜坐在二鬼背后。再瞧天光，已是黄昏时分。看罢，将头向大鬼脚上一枕。

方才睡倒，只见庙外跑入个妇人来，紫袄红裙，走动如风，从目前一瞬，已入殿内去了。于冰惊讶道：“这时候怎么有妇人独来？”语未毕，只见那妇人走出殿外，站在台阶上，像个眺望的光景。于冰急忙坐起，从大鬼两腿缝中一觑，只见那妇人面若死灰，无一点生人血色。东张西望，两只眼睛闪闪灼灼，顾盼不测。少停，只见那妇人如飞的跑出庙外去了。于冰大为诧异，心里想道：“此女绝非人类，非鬼即妖。看他那般东张西望光景，或者预知我今日到此，要下手我，亦未可知。”又想了想，笑道：“随他去，等他寻着我来，再做裁处。”正想算间，只见那妇人又跑入庙来，先向于冰坐的廊下一望，旋即又向西廊下一望，急急的入殿内去了。于冰道：“不消说，是寻我无疑了。”少刻，那妇人又出殿来，站在台阶上，向庙外望，口里话话，长笑了一声，到与母鸡话蛋相似，止是声音连贯，不像那样断断续续的叫喊，又如飞的跑出庙外去了。于冰道：“这是我生平未见未闻的怪异

事，似他这样来来往往，端的要怎么？”

须臾，只见庙外走入个男子来，却头戴紫绒毡笠，身穿蓝布直裰，足登布履，腰系搭膊，那妇人在后面用两手推着他走。那男子垂头丧气，一直到正殿台阶上坐下，眼望着西北，长叹了一口气。只见那妇人取出个白棍儿来，长不过七八寸，在那男子面上乱圈；圈罢，便扒倒地下跪拜；拜罢，将嘴对着那男子耳朵内说话。说罢话，又在那男子面上用口吹；吹罢又圈，忙乱不一。那男子任他作弄，就和看不见的一般，瞪着眼，朝着天，想算他的事件。那妇人又如飞的跑出庙外，瞬目间，又跑入庙来，照前做作。只见那男子站起来，向那庙殿窗榻上看视，像个寻什么东西的光景。那妇人到此，越发着急的了不得，连圈，连拜，连说，连吹，忙乱的没人脚处，又不住的回头向庙外看视。只见那男子面对着窗榻看了一会，摇了几下头，复回身坐在台阶上。急的那妇人吹了圈，圈了拜，拜了说，说了吹，颠倒不已。少刻，只见那男子双睛紧闭，声息俱无，打猛哩大声说道：“罢了！”随即站起，将腰间搭膊解下，向那大窗榻眼内入进一半去，又拉出一半来。只见那妇人，连忙用手替他挽成个套儿，将男子的头搬住，向套儿里乱塞。那男子两手捉住套儿，面朝庙外又想。那妇人此时更忙乱百倍，急圈，急说，急拜，急吹，恨不得那男子登时身死方快。

于冰看了多时，心里说道：“眼见这妇人是个吊死鬼，只怕我力量对他不过，该怎处？”又想到：“我若不救此人，我还出什么家，访什么道？”想罢，从那大鬼背后走出，用尽生平气力，喊叫了一声。只见那妇人吃一大惊，那男子随声蹲在大殿窗榻下。那妇人急回头，看见于冰，将头摇了两摇，头发披拂下来，用手在脸上一摸，两眼角鲜血淋漓，口中吐出长舌，又呱呱了一声，如飞的向于冰扑来。于冰此时又没个东西打他，瞧见那泥妇人盘子内，有几个泥娃子，急忙用手搬起一个来。却好那妇人

刚跑到面前，于冰对准面门，两手用力一掷，喜得端端正正，打在那妇人脸上，那妇人便应手而倒。于冰即忙看视，见他一倒即化为乌有，急急向四下一望，形影全无，止见那男子还蹲在阶上。于冰起先到毫无怕意，今将此妇打无，不由的身冷发竖，有些疑惧起来。于是又搬了个泥娃子，提在手内，先入殿中，次到西廊，都细看了，仍是一无所有。随将那泥娃子放在阶上，到那男子面前，也蹲在榻下，问道：“你这汉子，为着何事，却行此短见？”问了几声，那男子总不言语。

于冰道：“你这个好痴愚，你既肯舍命上吊，你到不肯向我一说么？”那人道：“说也无益，不如死休。”又道：“你既这般淳淳问我，我只得要说了。离此庙五里，有一范村，就是我的祖居。我父母俱无，止有一个妻房，到生了两个儿子，三个女儿，十二三岁的也有，六七岁的也有。一家儿六七口，都指我一人养活。我又没有田地耕种，不过与人家佣工度日，今日有人用我，我便得几个钱养家，明日没人用我，我一家就得忍饥。本村有个张二爷，是个仗义好男子，我也常与他家做活。他见我为人勤谨，又知我家口众多，情愿借与我二十两银子，不要利钱，三年后还他，着我拿去做一小生意。我承他的情，便去雁门关外贩卖烧酒。行至东大峪，山水陡至，可惜七驮酒、七个驴，都被水冲去。我与驴夫上了树，才留得性命。二十两本银全丢，还害了人家七个驴的生命，回家没面目与张二爷相见。不意人将折了本钱的话，向他说知，那张二爷将我叫去，备细问了原由，反大笑起来，说道：‘这是你的运尚未通。我今再与你二十两，还与你一句放心话：日后发了财还我，没了也罢了。’我又收他银两，开了个豆腐铺儿，半年来，到也有点利息。又不合听了老婆话，说磨豆腐必须养猪，方有大利。我一时没主见，就去代州贩猪。走了两天，都不吃食水，到第三天，死了两个，昨日又死了一个。我见事已大坏，将剩下这两口猪要出卖于人，人家说是病猪，不

买，没奈何减下价钱，方得出脱干净。连死的并活的，止落下五两九钱银子，到折了十三两九钱本儿。我原要回家，将这五两多银子交与妻子，再寻死路。不期走到这庙前，越想越无生趣，不但羞见张二爷，连妻子也见不得。”说罢，拍手顿足，大哭起来。

于冰道：“你且莫哭，这十三四两银子，我如数还你。”那男子道：“我此时什么时候，你还要打趣我。”于冰道：“你道世上只有个姓张的帮人么？”随向身边取出银包，拣了三锭道：“这每锭是五两，够你本钱有余。”说着，将银子向那男子袖中一塞。那男子见银入袖中，心下大惊，一边止住泪痕，一边用眼角偷视于冰，口里哽哽咽咽的说道：“只怕使不得，只怕天下无此事，只怕我不好收他。”于冰笑道：“你只管放心拿去，有什么使不得？有什么不好收处？”那男了一蹶劣站起来道：“又是个重生父母了。”连忙跳下殿阶，扒倒地下，就是十七八个头，碰的地乱响。于冰扶他起来。那男子问于冰道：“爷台何处人？因何黄昏时分在这庙中？”于冰道：“我是北直隶人，姓冷。我还没有问你的名姓。”那男子道：“小人叫段祥，这庙西北五里，就是小人的住家。冷爷此时在这庙中，有何营干？”于冰道：“我因赶不上宿头，在此住一宿。”段祥道：“小人家中实不干净之至，还比这庙内暖些，请冷爷到小人家中。”于冰道：“我还要问你，你到这庙中，可曾看见个妇人么？”段祥道：“小人没有看见。”于冰道：“你来这庙中，就是为上吊么？”段祥道：“此庙系小人回家必由之路。只因走到庙前，心内就有些糊涂，自己原不打算入庙，不知怎么就到庙中。及至到了庙内，心绪不宁，只觉得死了好。适才被冷爷大喝了一声，我才看见了，觉得心上才略略有点清爽。”于冰道：“你可听见有人在你耳中说话么？”段祥道：“我没听见，我到觉得耳中尝有些冷气贯入。冷爷问这话必有因。”于冰笑道：“我也不过白问问罢了。”段祥又急急问道：“冷爷头前问我看见妇人没有，冷爷可曾看见么？”于冰笑道：“我没见。”段祥大叫

道：“不好了！此地系有名的鬼窝，独行人白天还不敢来，快走罢。”于冰笑道：“就是走，你也该将搭膊解下来。”段祥连忙解下来系在腰间，将于冰与他的银子。分握在两手内，让于冰先出庙去。到了庙外，偏又走在于冰前面，东张西望，不住的催于冰快走。

到了家门首叫门，里边一个妇人问道：“可是买猪回来么？”段祥道：“还说猪哩，我几乎被你送了命。快开门，大恩人到了。”待了一会，妇人将门儿开放，段祥将于冰让入房内，于冰见是内外两间，外房内有些磨子、斗盆、木槽、碗罐之类，又让于冰坐在炕上，随入内房好半晌。少刻，见一妇人，领出四五个小男女，与于冰叩头。于冰跳下炕来还礼。妇人道：“今日若不是客爷，他的性命不保。”说了这两句。便满面羞涩，领上娃子们人去。段祥复让于冰坐下，又听得内房风匣响。须臾，段祥拿出一大碗滚白水来，说道：“连个茶叶也没有。”于冰接在手内道：“极好。”段祥又顿出一大沙壶烧酒，两碟咸菜，出去买了二十个小馒头，配了一碗炒豆腐，一碗调豆腐皮，摆列在一小木桌上，与于冰斟了酒，又叩谢了。于冰让他同坐。两人吃着酒，段祥又问起那妇人的话，于冰备细说了一遍，段祥吓的毛骨悚然，又在炕上叩头，直话谈到三鼓已过方歇。次早于冰要去，段祥那里肯放，于冰又绝意要行，嚷闹了好半晌，于冰吃了早饭，问明去向，又亲送了十五六里，流着眼泪回家。

于冰离了范村，走了两天，只走了九十余里。第三日从早间走至交午，走了二十里，见有两座饭铺。于冰见路北铺中人少，走去坐下，问道：“这是什么地方？”小伙计道：“这叫八里铺，前面就是保德州。”于冰要了四两烧酒，吃了一杯，出铺外小便，猛听得一人说道：“冷爷在这里了。”于冰回头一看，却是段祥，拉着一个骡子，后面相随着一人，骑着个极大极肥的黑驴，也跳下来，交与段祥牵住。于冰将那人一看，但见：

金不換

熊腰猿臂，河目星瞳。紫面长须，包藏着吞牛杀气；方颐海口，宣露出叱日威风。头戴鱼白卷檐毡巾，身穿宝蓝箭袖皮袄。虽无弓矢，三盆路口，自应喝断人魂；若有刀枪，千军队里，也惊破敌胆。

于冰看罢，心里说道：“这人好个大汉仗，又配了紫面长须，真要算个雄伟壮士。”只见段祥笑说道：“冷爷走了三天，被我们一天半就赶上了。”又见那大汉子问段祥道：“这就是那冷先生么？”段祥道：“正是。”那大汉向于冰举手道：“昨日段祥说先生送他银子，救他性命，我心上甚是佩服，因此同他来追赶，要会会先生。”于冰道：“偶尔相遭，原非义举，些须银数，何足挂齿？”说毕，两人一揖，同入饭馆内坐下。于冰道：“敢问老长兄尊姓大名？”那汉子道：“小弟姓张，名仲彦，与段祥同住在范村。先生尊讳可是于冰么？”于冰道：“正是贱名。”仲彦道：“先生若不弃嫌我，请到小弟家中暂歇几天，不知肯去不肯去？”于冰道：“小弟系飘蓬断梗之人，无地不可伫足，何况尊府。既承云谊，就请同行。”仲彦拍桌大笑道：“爽快爽快。”又叫走堂的吩咐道：“你这馆中也未必有什么好酒菜，可将吃得过的，不拘荤素，尽数拿来，不必问我。再将顶好酒拿几壶来，我们吃了还要走路，快着快着。”于冰道：“小弟近月总只吃素，长兄不可过于费心。”少刻，酒菜齐至，仲彦一边说着话儿，一边大饮大嚼。于冰见他是个情性爽直人，将弃家访道大概一说，仲彦甚是叹服。酒饭毕，段祥会了帐。于冰骑骡子，仲彦骑了驴儿，段祥跟在后面，一路说说笑笑，谈论段祥遇鬼的话。说到用泥娃子打倒鬼处，仲彦掀髯大笑道：“弟生平不知鬼为何物，偏这样有趣的鬼，被先生遇着，张某未得一见，想来今生再不能有此奇遇也，罢了。”于是三人一同入范村。正是：

自古未闻人打鬼，相传此事足惊奇。

贫儿戴德喧名誉，引得英雄策蹇追。

第九回 吐真情结义连城璧 设假局欺骗冷于冰

词曰：

心耿耿，泪零零，绿柳千条送客行。贼秃劫将资斧去，
石堂独对守寒灯。

右调《深院月》

话说于冰到张仲彦家，两人从新叩拜，又着他儿子和侄儿出来拜见。于冰见二子皆八九岁，称赞了几句去了。须臾，二人净过面，就拿入酒来对酌。仲彦又细细盘问于冰始末，于冰一无所隐。问及仲彦家世，仲彦含糊应对。于冰又说起严嵩弄坏自己功名话，仲彦拍膝长叹道：“偏是这样人，偏遇不着我和家兄。”于冰道：“令兄在么？”仲彦道：“不在此处。”于冰已看出他七八分，便不再问。顷间，拿来菜蔬，俱是大盘碗，珍品颇多，却不像个村乡中待客酒席。于冰道：“多承厚爱，惜弟不茹荤久矣。”仲彦道：“呵呀！酒馆中先生曾说过，我到忘怀了。”时段祥在下面斟酒，忙吩咐道：“你快说与厨下，添补几样素菜来。”于冰道：“有酒最妙，何用添补？”段祥已如飞的去了。没多时，又是八样素菜，亦极丰洁。过了三天，于冰便告辞别去，仲彦坚不放行，于冰又定要别去。仲彦道：“小弟在家，一无所事，此地也无人，可与弟长久快谈。先生是东西南北闲游的人，就多住几月，也未必便将神仙耽误，访道何患无时？”于冰道：“感蒙垂注殷切，理合从命。但弟性山野，最喜跋涉道路，若闲居日久，必致生病。”仲颜大笑道：“世上安有个闲居出病来的人？只可恨此

地无好景，无好书，又无好茶饭，故先生屡次要别去。我今后亦不敢多留，过了一月再商酌，若必过辞，便是以人品不堪待我。”于冰见他情意淳笃，也没得说，只得又住下。

到半月后，仲颜绝早起来，吩咐家下人备香案、酒醴、灯烛、纸马等物，摆设 in 院中。先入房内，向于冰一揖，于冰即忙还礼。仲颜道：“弟欲与先生结为异姓兄弟，先生以为何如？”于冰道：“某存此心久矣，不意老弟反先言及。”仲颜大悦，于是大笑道，拉于冰到院中，两人焚香叩拜。于冰系三十二岁，长仲颜一岁，为兄。拜罢，他妻子元氏同儿子侄儿，都出来与于冰叩拜。此日大开水陆，荤素两席，畅饮到定更时候，仲颜着家下人将残席收去，另换下酒之品。于冰道：“愚兄量狭，今日已大醉矣。”仲彦道：“大哥既已酒足，弟亦不敢再强。”立即将家人赶走，把院门儿闭了，入房来坐下问道：“大哥以弟为何如人？”于冰道：“看老弟言动，决非等闲人，只是愚兄眼拙，不能测其深浅。”仲颜道：“弟系绿林中一大盗也。”于冰听了，神色自若，笑说道：“绿林中原是大豪杰栖身之所，自古开疆展土，与国家建功立业，屈指多人。绿林二字，何足为异，又何足为辱？”仲颜摸着长须大笑道：“大哥既以绿林为豪杰，自必不鄙弃我辈。然弟更有请教处：既身入绿林，在傍观者谓之强盗，在绿林中人还自谓之侠客。到底绿林中终身的好，还是暂居的好？”于冰道：“此话最易明。大豪杰于时于势，至万不得已，非此不能全身远害，栖身绿林内，亦潜龙在渊之意，少有机缘，定必改弦易辙，另图正业。若终身以杀人放火为快，其人总逃得王法诛戮，亦必为鬼神不容，那便是真正强盗，尚何豪杰之有？”仲彦拍桌大叫道：“快论妙绝，正合弟意。”

说罢，忙到院外巡视一遍，复回来坐下说道：“弟携家属迁于此地，已经七载，虽不与此地人交往，却也不恶识他们，每遇他们婚姻丧葬，贫困无力者，必行帮助，多少不拘。因此这一村

人，若大若小，题起弟名，到也敬服。日前大哥送段祥银两，弟却不以为意，不但与他十四五两，便与他一百四五十两，好名的人与奢遮人都做的来。后听他说，大哥也是个过路的穷人，便打动了小弟要识面的念头，才将大哥赶回。连日不肯与大哥说真名姓，实定不住大哥为人何如。今同居数日，见大哥存心正直。无世俗轻薄举动，又听大哥详言家世，以数万帛、娇妻幼子，一旦割弃，此天下大忍人，亦天下大奇人，若不与大哥订生死之交，岂不当面错过。弟系陕西宁夏人，本姓连，名城璧，我有个胞兄，名连国玺。从祖父至我弟兄，通在绿林中为活计。我父母早丧，弟至十七岁，即同我哥哥做私商买卖，劫夺人财物，相识下若干不怕天地的朋友，别处还少，惟河南、山东，我弟兄案件最多。弟到二十五岁，便想着此等事损人利己，终无好结局，就是祖父，也不过是偶尔漏网，便劝我哥哥改邪归正。我哥哥一听我言，便道：‘你所虑深远。只是我弟兄两个，都做了正人，我们同事的新旧朋友，可能个个都做正人么？内中有一两个不做正人，不拘那一案发觉了，能保他不说出你我的名姓么？况我们做了正人，他们便是邪人，邪与正势不两立，不惟他们不喜，还要怨恨你我无始终，其致祸反速。你今既动了这改邪归正念头，就是与祖父接续香火的人，将来可保首领，亦祖父之幸也。家中现存银八千余两，金珠宝玩颇多，你可于山西、直隶僻静乡村内，寻一住处，将你妻子并我的儿子，同银两等物，尽数带去，隐姓埋名。你们过你们的日月，我还做的我强盗。至于你嫂子和，若得终身无事，就是天大福分。设或有事，这一颗脑袋，原是祖父生的，也是祖父自幼教我做这事的，万一事出不测，这脑袋被人割去，或者幽冥中免得祖父罪孽，也算他生养我一场。’我彼时说：‘哥哥望五之年，理该远避。兄弟年力精壮，理该和他们鬼混，完此冤债。’我哥哥道：‘你好胡说。我为北五省有名大盗，领袖诸人。你去了有我在，朋友们尚不介意；我去了留下

你，势必有人在遍天下寻我。倘被他们寻着，那时我也不能隐藏，你也不能出彀，事体犯了，咱弟兄两个难保不死在一处。你我的事，也没什么迟早。你既动此念，你就于今日连夜出门，寻觅一妥当安身地方，然后来搬家眷起身，不但你可保全性命，连你的儿子和我的儿子，都有出头日子了。’此地即我采访之地也。到家眷起身时，我哥哥又道：‘今后断不可私自来看望我，亦不可差人来送书字，教人知道你的下落，便是枉费一番心机。你权当我死了一般，你干你的事，我干我的事。’从此痛哭相别。弟在这范村已是七年，一子一侄，到都结了婚姻。我哥哥如今不知作何境况？”

说着，眼中流下泪来，又道：“我早晚须去看望一遭方好。”于冰不绝口的称扬赞叹。城璧拂拭了泪痕，又笑说道：“大哥是做神仙的人，将来成与不成，我也不敢定。然今日肯抛妻弃子，便可望异日飞升。假若成了道时，仙丹少不得要送我一二十个。”于冰也笑道：“你姑俟之，待吾道成时，送你两斗何如？”两人都大笑起来。

又过数天，于冰决意要去。城璧还要苦留，于冰道：“我本闲云野鹤，足迹应遍天下，与其住在老弟家，就不如住在我家了。”城璧知于冰去意极坚，复设盛席饯别。临行头一夜，城璧拿出三百两程仪，棉、皮衣各一套，鞋袜帽裤俱全。于冰大笑道：“我一个出家人，要这许多银子何用，况又是孤身，且可与我招祸。我身边还有五六十两，尽足盘用。衣服鞋袜等类全领，银子收十两，存老弟之爱。”城璧强逼至再，于冰收了五十两。二人叙谈了一夜。次日早饭后，于冰谢别，段祥也来相送。城璧叮咛后会，步送在十里之处，洒泪而回。于冰因段祥家口多，又与了他两锭银子。段祥痛哭叩别。

于冰行走了月余，也心无定向，由山西平陆并灵宝等地，过了潼关，到华阴县界，行至华山脚下，仰首一看，见高峰远岫，

集翠流青，云影天光，阴晴万状，实五岳中第一葱秀之山也。于冰一边走着，一边顾盼，不禁目夺神移，又想着外面已如此，若到山深处，更不知如何。本日即在左近寻店住下。次早问明上山路径，绕着攀道，迂折回环，转过了几个山峰，才到了花界山水帘洞处，不想都是就山势凿成亭台石窟廊榭等类。又回思日前经过的火焰山、六盘山，大概多与《西游记》地名相合，也不知他当日，怎么就将花果山水帘洞做到海东傲来国，火焰山做到西天路上，真是解说不出。看玩了好一会，就坐在那水帘洞前歇息，觉得身上冷起来，心中说道：“日前要去游山西五台，身上俱是夹衣，致令空返。此番承连城璧贤弟美意，赠我棉皮衣服，得上此山，设有际遇，皆城璧贤弟所赐也。”正坐间，忽然狂风陡起，吹的毛骨皆寒。于冰心惊道：“难道又有虎来不成？”

少刻，光摇银海，雪散梨花，早飘飘荡荡下起雪来。但见：

初犹如掌，旋复若席。四野云屯，乱落有屑之玉；
八方风吼，时名无电之雷。蔼蔼浮浮，林麓须臾变相；
濛濛奕奕，壑洞顷刻藏形。委积徘徊，既遇圆而成壁；
联翩飞洒，亦因方以为注。八表氤氲，天地凝成一色；
六花交错，峰岚视之皆银。紈鹞减缟，皓鹤夺鲜。古松
苍松，不闻鸟喧鸟叫；流泉石室，断绝虎啸猿啼。银甲
横空，想是玉龙战败；霜华遍地，何殊素女朝回。万顷
同辉烂兮，似焮螭衔耀昆山；千岩失翠灿矣，如封姨剖
蚌沧海。

于冰见雪越下越大，顷刻间万里皆白，急忙回到山下，至昨晚原住店中，借火烘衣，又顿了几两烧酒御寒。

少刻店主人出来，笑问道：“客人回来了，遇着几个神仙？”于冰也不答他。旁边一人问道：“这位客官，认得神仙么？”店主人笑道：“昨日这位客人住在我家，说要上山去访神仙。今日被雪辞了回来，少不得过日还要去拜。”那人道：“天地间有神仙，

就有人访神仙，可见神仙原是有的。”于冰忙问道：“老哥可知道神仙踪迹么？”那人道：“是神仙不是神仙，我也不敢定他，只是这人有些古怪，我们便都猜他是个神仙。”于冰喜道：“据你所言，是曾见过，可说与我知道。”那人道：“离此西南，有一天宁寺，寺后有一石佛岩，在半山之中，离地有数丈高。山腰里有一石堂，石堂傍边有一大孔，孔上缚着铁绳一条，直垂在沟底。铁绳所垂之处，俱有石窟窿，可挽绳踏窟而上。当年也不知是谁凿了窟窿，是谁将铁绳穿在孔内，在那地方许多年，从无人敢上去。月前来了个和尚，在天宁寺止住了一夜，次日他就上那石堂上。人早午定在石堂外坐半晌。寺中和尚见他举动怪异，传说的远近皆知。起初无人敢上去，止与他送些口粮，他用麻绳吊上去。近日也有胆大的人敢上去，问他生死富贵的话，他总不肯说，究竟他都知道，怕泄露天机。他虽是个和尚，却一句和尚话不说，都说的是道家话，劝人修炼成仙。日前我姐夫亦曾上去见他，还送了他些米，心服的了不得。客官要访神仙，何不去见见他，看是神仙不是。”于冰道：“老哥贵姓？”那人道：“我叫赵知礼，就在天宁寺下居住，离此八十里。”于冰道：“你肯领我去，我送你三百大钱。”知礼道：“这是客爷好意作成我，我就领客爷一去。客爷贵姓？”于冰道：“我姓冷。”知礼道：“我也要回家，此时雪大，明日去罢。”不意次日仍是大雪，于冰着急之至，晚间结计的连觉也睡不着。直下了四日方止。

到第五日，于冰与知礼同行，奈山路原本难走，大雪后，连路都寻不着，两人走了三天，方到知礼家，就在他家住了一夜，吃了些莜麦面饼。于冰念他一路扶持，送了他一两银子。知礼喜出望外，领于冰上了天宁寺山顶，用手指道：“对面半山中，那不是石堂和铁绳么？”于冰道：“果然有条铁绳，却看不见石堂。”知礼扶于冰下了山，直送他到石佛岩下，指着道：“上面就是那神仙的住处。”于冰见四面皆崇山峻岭，被连日大雪下的凸者愈

高，凹者皆平，林木通白。细看那铁绳，一个个尽是铁环连贯，约长数丈，岩上都凿着窟窿，看来着实危险。问知礼道：“你敢上去么？”知礼道：“我不敢，设或绳断，或失手吊了下来，骨头都要粉碎哩。”于冰又详细审度了一番，说道：“我再送你一两银子，你帮我上去。”知礼道：“冷爷便与我一百两，我也无可用力。据人说上去还好，下来更是可怕，不如回去罢，你一个读书人，那里会攀踏这些险地。”于冰也不答他，心里说道：“难道罢了不成？”于是将衣襟曳扎起，定了定心，把铁环双手挽住，先用左脚踏住石窟，次用右手倒换。已到半岩间，只听得知礼吆喝道：“好生挽住绳呀！”这一声，于冰便身子乱颤起来，从新又拿主意道：“到此田地，只合有进无退，惧怕徒伤性命。”于是又放胆踏窟倒手，约有两杯茶时，已到了岩顶，扒了上去。

那石岩却甚是平正，竟有四五尺宽，低头往下一望，毛骨悚然，不但知礼，连沟底也看不明白。再看那铁绳，竟是从山腰里凿透一大窟，将铁绳横穿了过去，倒挂在下面。东边流着一股细水，西边还有四五步远，便是石堂。石堂门却用一块木板堵着，也不过三尺高下，二尺来宽。用手将木板一推，应手即倒。向石堂内一觑，果有一和尚，光着头，穿着一领破布纳袄，闭着眼坐在上面。于冰俯身入去，也不敢惊动他。见石堂仅有一间房大，东边堆着些米，西边放着些干柴，和大沙锅、火炉、木碗等类。地下铺着一条破毡，和尚就坐在上面，毡上还有几本书，和毛砚纸张诸物。石壁三面都镌着佛像。

再看那和尚，头圆口方，项短眉浓，虽未站起来，身躯也未必高大。猛见那和尚把眼一睁，大声说道：“你来了么？”于冰连忙跪下道：“弟子来了。”那和尚将于冰衣服估计了两眼，说道：“你起来，坐在一边讲话。”于冰扒起来，侍立一旁。那和尚道：“我教你坐，只管坐了就是，何必故逊。”于冰坐在下面。那和尚道：“你涉险至此何干？”于冰道：“弟子弃家蓬行，历尽无限艰

苦，昨在华山脚下，访知老佛遗迹此岩，因此拚命叩谒，望佛爷大发慈悲，指示岸畔。”那和尚道：“不用你说，我已尽知。”于冰道：“敢问老佛法号宝刹。”那和尚道：“我也不必问你的名姓居址，你也不必问我的出处根由。”说罢，磨墨展纸，写了几句，递与于冰。于冰双手接来一看，见字到写的有几分苍老，上写道：

身在空门心在玄，也知打坐不参禅。婴儿未产胎由浅，姪女逢媒月始圆。搅乱阴阳通气海，调和水火润丹田。汞龙铅虎初降后，须俟恩纶上九天。

于冰看罢道：“大真人乃居凡待诏之仙，弟子今得际遇，荣幸曷极。”说着，在地下又磕了十几个头。那和尚道：“你起来。”于冰跪恳道：“万望真人念弟子一片至诚心，渡脱了罢。”那和尚道：“你欲何求？”于冰道：“弟子欲求长生大道。”和尚道：“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道本无形无声，故老子有‘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又言：‘恍兮惚兮，如见其像；依焉稀焉，如闻其声。’修道者，要养其无形无声，以全其贞。天得其贞故长，地得其贞故久，人得其贞故寿。”说罢，将自己的心一指，又将于冰的心一指，道：“你明白了么？”于冰道：“真人的话最易明白，其所以然还未明白。”和尚呵呵笑道：“难哉难哉！这也怪不得你，你想来还未吃饭。”随用手指道：“你看柴米火刀锅炉俱有，石堂外有水，你起来做饭。”于冰答应了一声，连忙扒起，煨火取水做饭。须臾饭熟，那和尚又从米傍取出咸菜一碟，筷子二副，着于冰坐了，和他同吃。吃完，于冰收拾停妥，天已昏黑。和尚道：“你喜坐则坐，喜睡则睡，不必相拘。我明日自传你大道真诀。”说着，向石墙上一靠，瞑目入定去了。到二鼓时，于冰留神看那和尚，见他也常动转，却不将身睡倒，鼻孔中微有声息。于冰那里敢睡，直坐到天明。

次日，日光一出，和尚取过一本书来，又取出一茎香来，

道：“看此书必须点此香，方不亵渎神物。”于冰叩头领受。那和尚见于冰点着了香，说道：“你可焚香细玩，我去石堂外散步一时。这石堂口儿，必须用木板堵住，防山精野怪来抢夺此书。”于冰唯唯，那和尚出石堂去了。于冰忙用木板堵了门，虽然黑些，也还看得见字。于冰将香插在面前，且急急掀书细看，见里面的话多奇幻费解，看了两三篇，觉得头目昏晕，眼睛暴胀起来，顷刻间天旋地转，倒在地下，心里甚是明白，眼里也看得见，只是不能言语，并用动手脚。少停，那和尚一脚将木板踢倒，笑嘻嘻人来，先将于冰扶起，把皮袄脱剥下来，又向腰间乱摸，摸到带银的去处，用手掏出，打开看视，见有百十两银子，喜欢的跳了几跳。随将他的书并笔砚，同银子都装在一小搭联内，斜挂在肩头，笑向于冰道：“我困了许多日月，今日才发利市，这是你来寻我，不是我来寻你。”又指着于冰大小棉袄道：“若错过我，谁也不肯与你留下，让你穿着罢。天气甚冷，你这皮袄我要穿去。”说着，将皮袄套在身上，指着地下铺的毡子道：“我送了你罢。”又向于冰打一稽首道：“多谢布施。”说罢，笑的出石堂去。于冰耳内听得清楚，眼中看得分明，无如身子麻软，和感了痰症一般，大睁着两眼，被他拿去。直待那炷香点尽，好半晌才略能动移，又待了一会，才慢慢的坐起，觉得浑身骨头如无，口渴的了不得。强打精神，扒出石堂，心上略觉清爽些，又扒到东边流水处，用手捧着吃了几口水，立即身子强壮起来。

原来那和尚是湖广黄山多宝寺僧人，颇通文墨，极有胆量，人不敢去的地方，他都敢去，屡以此等法子骗人。他是和尚，偏要说道家话，是教人以他为奇异，人便容易入套些。适才那柱香，名为闷香，见水即解，贼盗亦偶用之，因此久走江湖人，于睡时头边着一盆水，防此物也。于冰将家中并连城璧送的银两，一总落在他手，喜的留得命在，瓶口中还有七八两散碎，未被那和尚摸着。回到石堂，反自己笑起来，打火铸饭，吃后放倒头便

金不換

睡。睡至次日，吃了早饭，方出石堂，手挽铁环，脚踏石窟，一步步倒退下山底，觉得比上时省力许多，只是危险可怕之至。自此以后他心无定向，到处里随缘歇卧，访寻名山古洞，仙人的遗迹去了。

正是：

修行不敢重金兰，身在凡尘心在仙。

误听传言逢大盗，致他银物一齐干。

第十回 冷于冰食秽吞丹药 火龙氏传法赐雷珠

词曰：

踏遍西湖路，才得火龙相顾。食秽吸金丹，已入仙家门户。今宵邀思露，此数谁能遇。苦尽自甜来，方领得其中趣。

右调《伤春怨》

且说冷于冰自被和尚劫骗后，下了石佛岩。他也心无定向，到处访问高明。盘费用尽，又生出一个法儿，买几张纸，写些诗歌，每到城乡内，与那铺户们送去。人见他的字甚好，三五文，或七八十文，到没什么丁脸处。游行了五六年，神仙也没遇着半个。一日想道：我在这北五省混到几时。闻得浙江西湖，为天下名胜之地，况西湖又有葛洪真人的遗迹，不可不去瞻仰瞻仰。遂一路饥餐渴饮，过了黄河，从淮安府搭了一只船，到了扬州，看了平山堂、法海寺，日逐家士女纷纭，笙歌来往，非不繁华，但他志在求仙，以清高为主，觉得无甚趣味。到是天宁寺有几百尊罗汉，塑的眉目口鼻，无一个不神情飞动，到要算个大观。至镇江府，见金山英华外露，焦山美秀中藏，真堪悦目移神。后到苏州，又看了虎丘，纯像人工杂砌，天机全无，不过有些买卖生意，游人来往而已。心中笑道：北方人题起虎丘，没一个不惊天动地，要皆是那些市井人与有钱的富户来往走动，他那里知道山水中滋味。正经有学问的人，不是家口缠绕，就是盘费拮据，反不能品题风月，笑傲烟霞，岂不令人可叹。后见观音山

奇石千层，范公坟梅花万株，又不禁欣羨道：此苏州绝胜奇观也。又闻得江宁等处，还有许多仙境，只是他注意在西湖，也无心去游览。

从苏州又坐船，日夜兼行，见山川风景，与北方大不相同，虽未到山阴道上，已令人接应不暇矣。到杭州城隍山游走了一遍，看了钱塘江的潮，随到西湖，不禁大赞道：“此天下第一江山也。”他便住在西湖僧舍。起先还是白天游走，晚间仍回庙内，后来游行的适意，要细细的领略那十景风味。每遇月色清朗的时候，他便出了庙，随处游行，也有带壶酒对景独酌的时日。游行的疲困了，或在寺院门外暂宿，或在树林旁边歇足。他也不怕什么虫蛇鬼怪，做了个小布口袋，装些点心在内，随便充饥。来往了五六十日，他把西湖的后山，人历来不敢去的地方，他也走了许多，见里面也有些静修之人，盘问起来，究竟一无知识。

那一日晚间，正遇月色横空，碧天如洗，看素魄蟾光，照映的西湖水中如万道金蛇，来回荡漾，又见游鱼戏跃于波中，宿鸟惊啼于树杪，清风拂面，襟袖生凉，觉得此时万念俱虚，如步空凌虚之乐。将走到天竺寺门前，见寺傍有一人倚石而坐，于冰见他形貌腌臢，是个叫花子，也就过去了。走了数步，心思道：“我来来往往，从未见此辈在此歇卧。今晚月色绝佳，独行寂寞，就与他闲谈几句，何辱于我。”又一步步走回来。那花子见于冰回来，将于冰上下一看，随即将眼就闭了。于冰也将那花子一看，见他面色虽然焦枯，那两只眼睛，神光灿烂，迥异凡俦。心中暗想道：“或者是个异人，亦未敢定。”上前问道：“老兄昏夜在此何为？”那花子见于冰问他，将眼睁开道：“我两日夜水米未曾入口，在此苟延残喘。”于冰道：“老兄既缺饮食，幸亏我带得在此。”将小口袋取出，双手递与。那花子接来一看，见有十数个点心在内，满面都是笑容，念了声“阿弥陀佛”，连忙将点心向口内急塞，顷刻吃了个干净，笑向于冰道：“我承相公救命，

又可再活两天。”将布袋交与于冰，口里说了声“得罪”，把身子往下一倒，就靠上石头睡去。于冰笑道：“吃了就睡，原也是快活事。”随叫道：“老兄且莫睡，我有话说。”那花子被叫不过，说道：“我身上疲困的了不得，有话再遇着说罢。”说毕又睡倒。于冰道：“老兄不可如此拒人，我要问你的名姓。”那花子只是不理。于冰用手推了他几下，只见那花子怒恨恨坐起来，说道：“我不过吃了你几个点心，身子未尝卖与你，你若如此聒噪，我与你吐出来何如？”于冰道：“我见台驾气宇异常，必是希夷、曼倩之流，愿拜求金丹大道，指引迷途。”花子道：“我晓得什么金丹大道小道？你只立心求你的道去，那金丹自然会寻着你来。”说罢，又仍旧睡倒。

于冰听了这几句话，越发疑心他不是等闲人，于是双膝跪倒，极力用手推他，说道：“弟子撇妻弃子，五六年有余，今日好不容易得遇真仙，仰恳怜念痴愚，明示一条正路，弟子粉骨碎身，也不敢忘仙师的恩典。”那花子被缠不过，一蹶劣坐起，大怒道：“这是那里的晦气？”用手在地下一指道：“拣起那个东西来。”于冰随指看去，是一个虾蟆，拾在手内一看，见已经破烂，里边有许多虫蚁在内，腥臭之气比屎还难闻，又不敢丢在地下，问那花子道：“拣起这物何用？”花子大声道：“将他吃了，便是金丹大道。”于冰听罢，半晌说不出话来，心中打算道：“若直正是个神仙，藉此物试我的心诚不诚，便是我终身造化；假若他借此物耍笑我，岂不白受一番秽污。”又想到：“世上那有个轻易渡人的神仙？就便是要耍笑我，我若吃了，上天也可以怜念我修道之诚。”随即闭住了气，用嘴对正那虾蟆一咬，起初还有些气味，自一入口，觉得馨香无比，咽在肚中，无异玉液琼浆，便觉精神顿长，两目分外清明。

吃完，只见那花子大喜道：“此子可以教矣。”笑问道：“子非广平冷于冰，号不华者乎？”于冰连忙跪倒，顿首道：“弟子

是。”花子道：“吾姓郑，名东阳，字晓辉，当战国时，避乱山东劳山，访求仙道，日食草根树皮八十余年。得遇吾师东华帝君，赐吾火丹，服之通体皆赤，须眉改易。又授吾丹经一卷，道书十三篇。吾朝夕捧读，细心研求，二年后始领得其中妙旨。于是仗离地之精，吸太阳之火，复藉本身三昧，修炼成道。上帝命仙官仙吏，召吾于通明殿下，奏对称旨，敕封我为火龙真人。我看你向道虽诚，苦无仙骨。适间死虾蟆，乃吾炉中所炼易骨丹也，四九之日，即可移精换髓，体健身轻，抵三十年出纳功夫，你才说金丹大道，微渺难言，你可坐在一旁，听吾指授。”于冰跪扒了半步，痛哭流涕道：“弟子尝念赋质人形，浮沉世界，荏苒光阴，即入长夜之室，轮回一堕，来生不知作何物类，恐求一人身而不可得。因此割恩断爱，奔走江湖，奈茫茫沧海，究不知何处是岸。今幸睹慈颜，跪听犹恐无地，尚敢坐领玄机耶。”

真人点首至再，因教谕道：“吾道至大，总不外‘性命’二字。佛家致虚守寂，止修性而不修命；吾道立竿见影，性命兼修。神即是性，气即是命。大抵人神好清，而心扰之；人心好静，而欲牵之。诚能内观其心，心无其心；外观其形，形无其形；远观其物，物无其物。三者既晤，惟见于空。观空亦空，空无所空。所空既无，所无亦无。无无亦无，湛然常寂。盖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有动之动，出于不动；有为之为，出于无为。无为则神归，神归则万物云寂；不动则气泯，气泯则万物无生。耳目心意俱忘，即众妙之门也。故对境忘境，不沉于六贼之魔；居尘出尘，不落于万缘之化。须知神是气之子，气是神之母，如鸡抱卵，不可须臾离也。你看草木根生，去土则死；鱼鳖沉生，去水则死；人以形生，去气则死。故炼气之道，以开前后关为首务。二关既开，则水火时刻相见，而身无凝滞矣。当运气时，必先吐浊气三口，然后以鼻尖引清气一口，运至关元，由关元而气海，由气海而分循两腿而下，至足涌泉，由涌泉提气而

上，至督脉，由督脉而泥丸，由泥丸而仍归于鼻间，由鼻尖而复运至关元，此谓大周天。上下流行，贯串如一，无子午卯酉，行之一时可，行之尽夜可，行之百年万年，无不可也。此中有口诀，至简至易，老死《参同契》等书者，究何益哉！”随向于冰耳边，秘授了几句。于冰心领神会，顿首拜谢。

又道：“金丹一道，仙家实有之。无如世俗烧炼之士，不务本源，每假黄白术坑己害人。天下安有内丹未成，而能成外丹飞升者？故修炼内丹，必须采二八两之药，结三百日之胎，全是心上功夫，坐口炼气，吞津咽液，皆末务也。只要照吾前所言行为，于无中养就婴儿，阴分添出阳气，使金公生擒活虎，令姹女独驾赤龙。乾夫坤妇，而媒嫁黄婆；离女坎男，而结成赤子。一炉火焰炼虚空，化作半丝微尘，万顷冰壶照世界，形如一粒黍米。神归四大，乃龟蛇交合之时；气入四肢，正乌兔郁罗之处。玉葫芦迸出黄金液，红菡萏开成白露花。至此际，超凡入圣，而金丹大道成矣。然此时与你言，你也领会不来，必须躬行实践，进得一步，方能晓得一步也。虽如此说，而密窍亦不可不预知。”遂传安胎采药、立炉下火之法。于冰一一存心苦记，领受仙言。

真人从身边取出小葫芦一个，又木剑一口，付与于冰道：“此葫芦亦吾锻炼而成，虽出于火，却能藏至阴之气物。你可到明年八月，去湖南安仁县城外柳家社，乃妖鬼张崇等作祟之地。”遂说与如何收法。又道：“你若得此，总不能未动先知，而数千里内外事，差伊等探听，亦可明如指掌。木剑一口，长不过八九寸，若迎风一晃，可长三尺四五。此剑乃符咒喷馱，能大能小，非干将莫邪之类所能比拟其神化也，授你为异日拘神遣将逐邪之用。”于冰顿首收谢。真人又道：“我每知你山行野宿，固是出家人本等，奈学道未成，一遇妖魔鬼厉、虎豹狼虫，徒伤性命。”又从怀中取出一物，圆若彩球，红如烈火，大小与弹丸相似，托在掌中，旋转不已。真人道：“此宝名为雷火珠，系用雷屑研碎，

加以符篆法水，调和为丸。吾日日吸太阳真火，于正午时，又用吾本身三味真火，并离地枣木，贮于丹炉之下焚烧，合此三火，锻炼一十二年，应小周天之数，方能完成，吾实大费辛勤。此宝不但山海岛洞妖魔经当不起，即八部正神、普天列宿被他打中，亦必重伤。用时随手掷去，便烟火齐发，响同霹雳，以手招之即回，真仙家至宝也。汝须小心收藏。”于冰欣喜过望。真人又道：“昔吾师东华帝君初遇时，止授我火丹一丸、修道书十三篇、风火剑二口。今我初遇你，即付以至宝，此皆格外提拔。本拟再迟三五十年渡你，因你以少年大富户，能割舍妻子，又怕你山行野宿，为异类伤了性命，因此早渡脱你几十年。吾教下还有几个弟子。有位列大仙授敕封者，有相随一二千年成地仙者，他们那一个能得我如此青目。”于冰连连顿首，触地有声。

真人又道：“明岁收伏张崇后，还有一事用你了决，临期我自遣人助你。你从今后，要步步趋向正路，若一事涉邪，我定用神火烧汝皮，迅雷碎汝骨，决不轻恕，你宜凛之慎之！凡有益于民生社稷者，可量力行为，以立功德。”说罢，将地一指，地下裂开一缝，真人身入缝中，其地复合。于冰欣羡道：“我将来有此神通，也就足矣。”于是对着那块大石，诚诚敬敬，拜了四拜，然后坐下，将真人秘授的口诀，并修炼次第，从头暗诵，一字不差，方才动身。正是：

抛妻弃子几多年，风雨饥寒亦可怜。

受尽苦中无限苦，今宵始得结仙缘。

第十一回 仗仙剑柳社收厉鬼 试雷珠佛殿诛妖狐

词曰：

剑吐霜华射斗牛，碧空云净月当头，几多磷火动人愁。
雷珠飞去，二鬼齐收。何处红妆任夜游，片言方罢
后，动戈矛。相随佛院未干休，妖狐从此毙，自招尤。

右调《散天花》

话说于冰自火龙真人传道术之后，也无暇看西湖景致，就在西湖后山，寻了个绝静地方，调神御气，演习口诀，已一年有余。因想起火龙真人吩咐的话，此时已是七月半头，还不到安仁县，更待何时。一路坐船到湖广，舍舟就陆，入了安仁县交界，逢人访问，才知这柳家社在安仁之东，离城还有八九十里，直至过午时分，方才到了，不想是个小去处，内中止有五六十家。于冰拣一老年人问道：“此处可有客店没有？”老人道：“我们这里没有客店，若要暂时住宿，你从这条巷一直往西，尽头处有个豆腐铺，他那边还留人。”于冰依言，到了铺内，见是一明一暗两间草房，内中有几条大木凳，余系缸坛、碗碟、小磨之类。内有一老汉，看着后生磨豆腐。于冰举手坐下，身边取出几十文钱来放在桌上。那后生知是要吃酒饭的，随即取来一壶烧酒，又拿过一碟盐水调豆腐来。于冰问道：“贵铺可留人住宿么？”那老汉代道：“敝县老爷法令森严，我们留的都是本地熟人，生客不敢留住。”于冰道：“我是北方人，因有一朋友约在此地相会，欲在贵铺住一夜等候他，不知使得使不得？”老汉道：“若是住一两

夜，也还使得。”于冰又回了他两大碗米饭，找给了钱。

到黄昏时候，见家家都关闭门户，街上通没人行走，又见那后生也急忙收拾板壁，于冰道：“天色尚早，怎么就要睡么？”老汉道：“你是远方人，不知敝地利害。”于冰道：“有什么利害？”老汉道：“说起来，到像个荒唐乱道，少刻便见真实。我们这地方叫柳家社，先有个姓张名崇的人，就住在我这房子北头。这小厮力气最大，汉仗又高，相貌极其凶恶，专一好斗殴生事，混闹的一社不安，衙门中公差也不敢惹他。总告他到官，刑罚也制他不下。今年正月里，上天有眼，教这恶人死了，我们一社人无不庆幸。不意他死后更了不得，到黄昏后屡屡现形，在这社里社外作祟。造化低的遇着他，轻则毒打，重则发寒发热，十数天还好不了。再重些的，疯叫狂跑，不过两三天就送了性命。先日还止是他一个，从今年四月里，又勾引着无数的游魂来。每到天阴雨湿之际，便见许多黑影子，似乎人形，入我们社里来，抛砖掷瓦，惊吓的六畜不安。或哭或号，或叫人门户，有胆大的开门看视，却又寂静无人。亦有目有所睹，或被他们打伤，或于口耳鼻三处俱填入沙土不等。每一来混到三四更鼓方歇。”

于冰听了，心下大喜道：“我到此正要访问妖鬼备细，却被他一一说出。”忙问道：“为何不请法师降他？”那后生接说道：“大前日晚间，又来闹了一次。先时请了个阴阳先生降服他们，几乎被他们打死。本社姜秀才为头，写了一张公呈子，告在本县老爷案下。他素常极会审事，不意到这鬼上他就没法了。”“他这样忽去忽来，不知也有个停留的地方没有？”老汉接说道：“怎么没有？出了我们这社北一里多地，有个大沙滩，滩中有二百多株大柳树，那就是他们停留之地。到晚间，二三十人也不敢去。就是我们这柳家社，也是因这柳树多，方命名的。今年六月间，大家相商，将这柳树尽情砍倒，使他无存身之地。止砍了五六株，到被他一连大闹了七八夜，如今连一枝柳条也不敢砍了。”

于冰听罢，便不再问。睡到三更时候，暗暗的开了房门，抬头见一轮好月，将木剑取在手中，迎风一晃，倏变有三尺余长，寒光冷气，直射斗牛。一步步往北行去，果见有无数的柳树，一株株含烟笼月，带露迎风，千条万缕，披拂在荒草荒榛之上。又见有数十堆磷火，乍远乍近，倏高倏低，纷纷攘攘，往来不已，视之红光绿焰，闪烁夺睛。于冰大步走至了林内，用剑尖在地下画了一大圆圈，站在圈中间。只见那些磷火，俱云行电逝的将于冰一围，却不敢入这圈内。又见有大磷火两堆，约五尺余高，为众磷火领袖，顷刻间起一阵阴风，化出了两个人形，众磷火随着他乱滚，少间，用砂石土块乱打起来。于冰取雷火珠在手，惟恐二鬼招架不起，向众磷火掷去。只见红光如电，大震了一声，但见：

非同地震，不是山崩。黑雾迷空，大海蛟龙远避；
金光遍地，深山虎豹潜逃。岛洞妖魔，心惊胆碎；幽冥
鬼怪，魄散魂离。自古雷火天际下，于今烟雾手中飞。

雷火珠过处，数十堆磷火全无。于冰将手一招，此宝即回，再看二鬼，已惊倒在地下。于冰大喝道：“些小游魂，何敢扰乱乡村，伤残民命！”二鬼扒起，连连叩头道：“小鬼等原不敢肆行光天化日之下，只因出母胎时，年月日时，都犯着一个癸字，实赋天地之恶气而生。今魂魄无倚，潜聚在这柳树瞳游戏，仰恳法师谅情垂怜。”于冰道：“本该击散魂魄，使尔等化为乌有，但念在再四苦求，姑与自新之路。此后要听吾收管，不拘千里百里事件，差你两个打听，俱要据实回覆。功程完满，我自送你们托生富贵人家。”二鬼又连连叩头道：“小鬼等素常皆会御风而行，一夜可往来千里。既承法师开恩收录，谁敢不尽心竭力，图一个再转人身。”于冰听罢，着二鬼报名，以便差委。二鬼自陈：一叫张崇，一叫吴渊。于冰道：“张崇可改名超尘，吴渊可改名逐电。”随向腰间解下火龙真人给的葫芦儿，用行起默诵真言，喝

声：“入！”但见二鬼化为两股黑气，飞入葫芦内来。于冰将口儿塞住，系在腰间，又将木剑用法收为一尺长短，带于身边，仍悄悄的回到原处睡觉。

至次早，算还了帐目，又吃了早饭，回安仁县来。一路缓缓的行走，到日西时分入了县城，走了几家店房，都为孤身无行李，不肯收留。于冰想道：“店中人多，到是寺院中最好。”寻了一会。见城北廖廖几家人家，有一座极大寺院，旧金牌上写着“舍利寺”三字。于冰到山门前，却见个小沙弥出来，于冰道：“我要寻你师傅说话。”沙弥便领了于冰，到西边小院内，有一间禅房，房内床上，坐着五十多岁的一个和尚。但见：

毗卢帽半新半旧，纱偏衫不短不长。面如慢首，大亏肥肉之功；肚似西瓜，深得鲁酒之力。顶圆项短，宛然弥勒佛子孙；性忍心贪，实是柳盗跖哥弟。

于冰举手道：“老禅师请了。”那和尚将于冰上下一看，见衣服褴褛，便掉头骂小和尚道：“黄昏时候，也不管是人是贼，竟冒昧领将人来，成个甚么规矩！”于冰道：“穷则有之，贼字还加不上。”随向腰间取出一块银子，放在和尚桌上，说道：“小生有一朋友，彼此相订在安仁县内会面，大约三两天就来。今欲在宝刹住几天，白银一块，权为饮食之费，祈老师笑纳。”和尚将眼一瞬，约略着有一两五六钱，脸上才略有点笑容，慢慢的下了禅床，与于冰打一问讯道：“先生休要动疑，数日前，也是这小孽畜，领来一人，在贫僧禅房内宿了一夜，天明起来，将一床棉被拿去。”于冰道：“人原有品行高下，这也怪不得老师防范。”说毕，让于冰坐下，问道：“先生贵籍贵姓？”于冰道：“小生北直隶秀才，姓冷，名于冰。敢问老师法号？”和尚道：“贫僧法名性慧，别号圆觉。”不多时，小和尚掇来两钟白水茶放下。性慧看着银子，弩了弩嘴，小和尚会意，就收的去了。性慧随即出来，与火工道人说了几句话，复入来相陪。到起更时，道人拿入一盘

茄子，一盘素油拌豆腐，一盘白菜，一盘炒面筋，又是一小盆大米干饭，摆在地桌上。性慧陪于冰吃毕，说道：“后院东禅房最僻静。”吩咐道人快去点灯，又道：“敝寺被褥缺少，望先生见谅。”于冰道：“小生是从不用被褥的，有安歇处即好。”性慧领于冰到第二层东禅房内，见有两张床，上面铺着芦席一片，墙上挂着一碗灯，四下里灰尘堆满。性慧道了安置，回去了。到次日，早午饭仍在前面，饮食更是不堪。于冰见那和尚甚势利，不愿和他久坐，吃完饭，即归后院运用内功。住了三天，吃了他六顿大米饭，率皆粗恶不堪之物。他问贵友来不来话，到絮聒了二十余次。

一日午间，从和尚房中吃饭出来，走至二屋院内，道：“我来此已四日，只因炼静中功夫，从未到这庙后走走，不知还有几屋院落。”于是由东角门入去，见院子大小与前院相似，三面都是极高的楼房，楼上楼下俱供着佛像，却破坏的不堪。周围游走了一回，又从第三层院西角门入去，到第四层院内，见三层楼房，和前院是一样修盖，只是规模越发大了。于冰在楼上楼下看毕，说道：“可惜这样一座大寺院，着性慧这样不堪材料做住持，不能从新修建，致令佛庙衰颓，殿宇破坏。”再要入第五层院去，见东西角门上着锁，从门隙中一觑，后面从是空地，最后便是城墙。于冰道：“真人在西湖吩咐，安仁县有两件事用我了决，或者就为这处寺院，着我设法修盖，亦未可知。我到明日与和尚相商，成此善举。”看毕，回到东禅房闭目打坐。猛然心上一惊，睁眼看时，见面前站着个妇人，甚是美艳。但见：

宝蓝衫子，外盖着斗锦背心，宛是巫山神女；猩红履儿，上罩定凌波小袜，俨如洛水仙妃，不御铅华，天然明姿秀色；未薰兰麝，生就玉骨灵香。淡淡春山，含颦处无意也休疑有意；盈盈秋水，流盼时有情也终属无情。雾鬓风鬟，较蓝桥云英，倍多婀娜；湘裙凤髻，比

瑶池素女，更觉端严。私奔未尝无缘，陡来须防有害。

于冰见那妇人乌云叠鬓，粉黛盈腮，丰姿秀美，态度宜人，心上深为惊异，大声问道：“你是何处女流，为甚夤夜到此？”只见那妇人轻移莲步，款蹙香裙，向于冰轻轻万福道：“奴乃寺后吴大公次女也。今午后见郎君在后院闲步，知为怜香惜玉之人，趁我父母探亲未回，聊效红拂私奔，与君共乐于飞，愿郎君毋以残花败柳相视。”言罢，秋波斜视，微笑含羞，大有不胜风情之态。于冰道：“某游行天下，以礼持身，岂肯做此桑间月下之事。你可速回，毋污吾地。”那妇人道：“郎君真情外人也，此等话何忍出口？”于冰道：“汝毋多言，徒饶唇舌。”那妇人又道：“自今午门隙中窥见郎君之后，奴坐卧不安，今偷暇视便，与郎君面订丝萝，完奴百年大事，岂期如此拒人。奴更有何颜复回故室，惟有刎颈于郎君之前。郎总忍奴死，宁不念人命干连耶？”

于冰见妇人陡然而至，原就心上疑惑。今听他语言狷狷，亦且献媚百端，觉人世无此尤物，已猜透几分，遂大喝道：“汝系何方妖怪，乃敢以巧语乱吾？速去罢了，若再少延，吾即拿你。”那妇人见于冰说出妖怪二字，知他识破行踪，也大声道：“你会拿人，难道人不会拿你么？”于冰见妇人语言刚硬，与前大不相同，愈知为妖怪无疑，将木剑从腿中抽出，迎面一晃，顿长三尺有余。寒光一闪，冷气逼人。那妇人知此剑利害，急忙退出门外。于冰下床，提剑追赶，至第三屋院内，于冰正欲发雷火珠，那妇人回头道：“你不相从，也就罢了。我与你又无仇怨，你何苦穷追不已？”于冰道：“我立志斩尽天下妖邪，安肯当面放过？留你性命，到也罢了，只怕你又去害人。”那妇人道：“不消说了。”将身子向地下一滚，但见：

目运金光，口喷火焰。刚牙利爪，似老猿而尾长；
尖嘴凹腮，像苍狗而腿短。身躯肥大，吃人畜定八九十
回；毛皮黄白，炼气血必一二千载。行妖作怪，久膺天

地之诛；变女装男，难免雷珠之厄。

原来现了原身，是个狗大的狐狸，张牙舞爪，掣电般向于冰扑来。于冰急用雷火珠打去，大震了一声，将狐狸打了个筋断骨折，死在地下，皮毛焦黑，与雷打死者无异。于冰怕僧人看破，连忙回至寓处，把门儿紧闭。

少刻，听得性慧等喧吵起来，在门外问道：“冷相公，你可听见大响动么？”于冰道：“我适才睡熟，没有听见什么响动。”性慧道：“岂有此理！这样一声大震，怎么还没有听见？我们再到后院瞧瞧。”说罢，一齐去了。须臾，众人跑出乱嚷道：“原听得响声利害，不想就在后院霹妖怪。”有说霹的是狗，有说是狼，有说毛鬼神，到没一个说到狐狸身上，因此物经火烟一烧，皮肉焦黑，又兼极其肥大，所以人猜不着。性慧又到于冰门前说道：“冷相公，你不去看看？真是大奇，是天上一点云没有，后院殿外，就会霹死妖魔。”于冰道：“我明早看罢。”又听得火工道人道：“这冷相公真是贪睡第一的人。”和众僧议论着，向前院去了。

于冰打坐到四鼓，听的外有一妇人，叫着于冰名字说道：“我母亲修道将及千年，今一旦死于你手，诚为痛心。我今日总无本领报仇，久后定必请几个同道，拿住你碎尸万段，方泄我终天之恨！”于冰听得明明白白，急仗剑下床，开门看视，一无所有。又于房上房下、前后庙院，细细巡查，各楼上俱看遍，方才回来。至次日早，城中男女来了若干，都去后院观看。早饭后，人更多数倍，又听得文武官也要来。于冰道：“似这样来来去去，搅扰的耳中无片刻清闲。此庙去西门不远，我何不出城游走一番，到晚间再回。”于是出了寺门，向西门外缓步行去。正是：

伏鬼降妖日，雷珠初试时。

除邪清世界，也是立仙基。

第十二回 桃仙客龙山烧恶怪 冷于冰玉洞炼神书

词曰：

园亭消遣，佛殿于斯天样远。陡遇妖氛，雷火双施次第焚。碧云红日，踏遍长空无憩地。引入丹房，分得天章宝篆光。

右调《减字木兰花》

话说冷于冰出了安仁县西门，买了十数个素点心，包在怀内，信步行去，见山冈环绕，碧水潺湲，皆因地方小，故无多来往人。约行了数里，见西南有一带树林，树林中有些墙垣露出。走至跟前瞧看，墙北有座门，门上加着一把大锁。于冰道：“这必是人家一处花园，空闲在这里，看来规模弘敞，我何不入去闲步一回。”说罢，将身一跃，已入门内。皆因他受火龙真人仙传，只一年便迥异凡夫身体，且莫说这等园墙，就是极高的城墙，他也可飞跳过去，皆易骨丹之力也。到门内放眼一看，但见：

一座门楼，数间亭子。高而不峻谓之台，长而不阔谓之榭。奇峰怪石，拼拼补补，堆做假山；小沼流泉，凿凿穿穿，引成活水。数十株老树横枝，三五间雕窗映日。疏檐篱院，鱼吹池面之波；曲舍回廊，蝶嗅花心之蕊。左一转，右一转，藏春阁委婉留春；前几层，后几层，待月轩透迤伫月。武陵桃放，渔人何处识迷津；庾岭梅开，词客此中寻好句。端的是天上蓬莱，莫认做人间阆苑。

于冰看罢，心里说道：“此园在此地，就要算上好的佳境

了。”四下里游走了一会，见内中也有些破桌椅床凳之类。走到园子后面，隔墙一望，墙外远远的有三四家人家。后到园子中间，拣了一处小些的亭子坐下，将点心取出，吃了几个。道：“这地方极其幽僻，我何不就在此处等候真人示下，饥时去城中买几个素点心食用，省得在舍利寺，天天受那秃奴才的眉眼，吃那样炎凉茶饭。”

说罢，便坐下行动内功。

至二更左近，猛听得有嘻笑脚步之声。走出亭子外，将身一纵，已到亭子房上。只见七大八小，皆是神头鬼脸之人，有二十余个，手里打着灯笼火把，拿着酒坛、酒壶、碟碗并捧盒等类，一齐到正面厅上，将四五对灯笼悬挂起，吹灭火把，先在东西两张床上铺垫了毡褥，又在厅中间摆了一桌酒席，左边也照样摆了一桌，每桌安放了一把椅儿。大家席地而坐，说说笑笑，像个等候主人公的样子。又待了一会，只见十几对纱灯走来，照耀如同白昼。为头一个人，穿大红蟒衣，乌皮靴，头戴束发金冠，两道蓝眉，直插入鬓，面若赝血，刚牙海口，二目大似酒杯。后面一个道家装束，带龙虎纽丝金冠，穿杏黄袍，腰系丝绦，足踏皮靴，面若紫金，眉细鼻掀，头圆口方，两只眼闪闪烁烁，与灯火相似，却是纯黑的，并无一点白处。看二人相貌甚是凶恶。两个人入到厅中，彼此各不揖让，穿红的坐在正面，穿黄的坐在左边，小的儿们斟起酒来。

于冰看得真切，却说话听不清楚，即忙跳下，走到大厅对面一亭子上，将身一纵，隐身在上面。只听得穿黄的道：“目今八月初旬，月色落的最早，若到十一二日，就着实光亮了，晚间饮酒，又觉得分外高兴些。如今全凭着几支灯烛，未免油气薰入肠胃，大王以为是否？”穿红的道：“我也是这样说，屈指止用六七天，就有长久月光了。”又道：“我们在此饮酒，两个美人还不知怎样想念你我哩。与其吃闷酒，就不如在洞中安逸，到此何干？”

又听得穿黄的笑道：“待我来。”说罢，站将起来，手里拿了一杯酒，走出厅外，向东南念念有词，将酒望空中洒去，只见一道黑气，飞向东南去了。穿黄的复入厅中坐下，那跟来的人，不住的向东南眺望。

约有一顿饭时，猛听得风声大作，与雷鸣牛吼无异，刮的于冰毛骨悚然。风头过处，一朵乌云，离地不过数丈高下，只见一条大板凳上，骑着两个妇人。那些眺望的乱嚷道：“来了，来了！”说话间，那板凳冉冉的落在厅子外面，两个妇人俱皆嘻笑入去，伺候的安放椅子不迭。只见一个妇人坐在穿红的傍边，一个与穿黄的并坐。于冰定睛细看，只见穿红的傍边那妇人，年纪不过十八九岁。骨格儿甚是俊雅，虽固笑声不绝，却神气有些痴痴。左边与穿黄的并坐妇人，年纪二十六七岁，眉目也生得端正，态度极其风流，神气间与那妇人无异，大概都是被妖气邪法所迷。只见那穿红的，不住的呵呵大笑，随将那妇人抱在怀中，口对口的吃酒。那穿黄的，也搂抱在一处肉麻。于冰道：“可惜良人家两个女子，被他用妖术抱来。待我且下去鬼混一番，扫除他们的高兴。”

说罢，从后檐跳下。将走到厅门外，先咳嗽了一声，众妖齐向外看，于冰已入厅来，那些小的儿们乱喊道：“有生人来了！”于冰向上举手道：“二位请了，少会之至。”只见那大王和道士毫不畏惧，大声问道：“秀才何来？”于冰道：“我是游方到此，无地宿歇，误入园中，见二位吃酒甚乐，因此入来谈谈。”穿红的笑道：“你这光景，羡慕我们，自然是是个有滋味的人了。且与他个坐儿，教他坐了。”左右在下面放了椅子，于冰坐下问道：“二位何姓何名？”穿黄的道：“我们也没什么名姓，秀才不必多问。到要问问你叫什么名字，是何处人？”于冰道：“我叫冷于冰，是北直隶人。”穿红的向穿黄的道：“他既然到此，也算有缘。”吩咐左右，赏他一杯酒吃。于冰道：“我不会吃酒。”穿红的道：

“你可要吃肉么？”于冰道：“不会吃肉。”穿红的道：“你会什么？”于冰道：“会降妖。”穿黄的冷笑道：“听么！好意赏他酒吃，他到说法念条起来，秀才们真是不中抬举。”穿红的道：“你会降什么妖？”于冰道：“妖无穷尽，一体皆降。”穿黄的大怒道：“这奴才放肆！譬如我是个妖怪，你有何法降我？”于冰道：“我有雷珠降你。”说着用手掷去，大震了一声，烟火到处，将穿黄的道人左臂打折，只见他身子晃了几晃，尚未跌倒，到把个妇人被烟火烧死，倒在地下。于冰急将珠收回，正欲再发，不意被穿红的将口一张，喷出一股红气来，贯入于冰口中，于冰便眼昏头眩起来，说声：“不妥。”翻身便跑，又被众小妖拉扯住，于冰用力打开。记得园子东边一带都是假山，跑至山前，跳了过去，一阵昏迷，摔倒在假山背后。

喜得火龙真人预遣弟子桃仙客，在半空中等候动静。今见于冰倒在地下，急将云头一挫，先用左手将于冰挝起，又用右手将一块大石一指，立即变成于冰形像。仙客提了于冰，到一极高山顶落下，忙取出金丹一粒，塞入于冰口内，那丹便滚入于冰喉中，化为精液而下，少刻，腹内倾江倒峡的响动起来。于冰此时心上有些明白，却不知身在何地，只觉得内急的狠，勉强扒起，蹲在石傍，大小便一齐俱下，始将毒气泻尽，立觉精神起来。低头看视，才知身在山上。将底衣拽起，正拟详看，猛听得背后雷鸣也似的说道：“贤弟此刻好了么？”于冰回头一看，但见：

头不冠，乱堆着绿发千缕；足有履，却露出绿腿两条。绿面绿鼻，嘴唇皮微有红意；绿项绿耳，眉目间略带青痕。臀宽似锅，行走时反是骨肥肉瘦；目大如碗，顾盼际只见黑少白多。逢钟状元于深山，鬼未啖而必须远避；遇温司马于冰底，犀未燃而定应潜逃。丈八身躯，允矣夜叉之祖；三尺手指，诚哉妖怪之爷。

于冰一见，大为惊慌，却待用珠打去，仙客笑道：“贤弟不

必动手，我乃火龙真人弟子桃仙客也。某原是一株桃树，采日精月华千年，颇通人性，蒙真人收在门下，又千余年矣。今奉师命，特来救你。”于冰还有些迟疑，仙客道：“你可记得去年八月在西湖，祖师吩咐你：湖广安仁县有一件事得你了决，临期我自遣人助你。怎么你忘怀了么？”于冰听罢，如梦初觉，连忙跪拜。仙客道：“适才贤弟中毒已深，若非祖师金丹送入你腹内，已早无生矣。”于冰听了，方知是火龙真人差仙客来救，又忙忙跪倒，望空叩谢毕。仙客又将如何搯到山上，并指石假变等情，于冰感谢不尽，即请仙客降妖。仙客道：“天一明时，方好擒拿。此时动手，昏黑之际，则漏网者必多。此山顶极高，又且与安仁县不远，妖怪一动身，我即看见矣。跟到他巢穴中拿他，岂不一网打尽，自必断绝种类，庶不遗害人间。”

于冰深以为然。两人并坐山头，各道修行始末。

再说众小妖追赶于冰，见于冰跳过假山，一个个扒绕过来，发声喊，将石变的假于冰拴绑住，乱叫道：“大王！拿住了。”二妖听知大喜，疾疾跑来，见于冰已被捆倒在地。穿红的大王道：“我这几天正口中淡到绝顶，可将他带回洞中，待我慢慢的咀嚼。秀才系读书人，他的肉必细润而甘甜。”穿黄的道人道：“这奴才罪通于天，不知用什么东西将我左臂打断，还不知几时才好，我且将他胳膊咬下一只来，报我打断之恨。”说罢走上前，用右手将假于冰胳膊拉起，用口尽力一咬，便大声“呵呀”道：“好硬秀才，将我的门牙都扛吊了。快拿入厅中来，我用重刑罚处他。”众妖七手八脚，将假于冰抬到厅中。那穿红的大王问道：“你到的是个甚么人？为何手有烟火，响如迅雷？”那假于冰瞪目不言。大王大怒，吩咐：“打！”众妖脚手乱下，一个个喊道：“这秀才比铁还硬，将我们的手脚都撞破了。”穿黄的道人道：“这秀才必有那移替换之法，以我看来，十有八九是个假的。”那假于冰随声便倒，仍是一块大石头。道人道：“如何？”那大王大惊道：

“这秀才本领不小，他若再来，如何抵挡？不如大家去休。”道人道：“可惜我的美人也被他烧死。这一个美人也不用送他回家，不如带回洞中，我与大王公用罢。”大王道：“使得使得。”于是各架妖风，往东南行去。

仙客正和于冰谈论，猛抬头见一股黑气起在空中，用手指向于冰道：“妖精去矣，你我安可放过？”说罢，扶住于冰右臂，喝声：“起！”顷刻云雾缠身，飘于天际。于冰初登云路，觉得两耳疾风猛雨之声不绝，低头下视，见山河城市，影影绰绰，如水流电逝一般，都从脚下退去。顷刻间，追赶那股黑气到一极大山峰前，峰中间有二丈长、一丈宽一道大裂缝，众妖都钻了入去。仙客将云头落在峰下，问于冰道：“适在半空中，你怕不怕？”于冰道：“到没什么怕处。只是上面冷的狠，风大的了不得。”仙客道：“若非老弟服了易骨丹，我也不能带你到此。觉得身上冷，是阳气不足，再修炼十数年，可以不冷矣。”于冰道：“已到巢穴，师兄也该动手。”仙客道：“此刻不过四鼓，夜正昏黑，总不如到天明为妙。”两人复行叙谈。

直至日光出时，仙客站起，用右手掐剑诀书符一道，召来雷部邓、辛、陶、张四天君，跟随着许多天丁力士，听候指使。仙客道：“此山名何山？”众天君道：“此山名龙山。”仙客用手指道：“这大裂缝中，有妖物毒害生民，种类亦极多，贫道理应替天行诛。仰藉四圣威力，率天丁围绕此峰，不可放一妖物逃走。”四神遵命，分布在四面等候。仙客又向正南离地上书符念咒，大声喝道：“火部司率众速降！”须臾，火德星君带领着无数的龙马蛇鸦、火幡、火箭、火车之类，听候法旨。仙客照前话说了一遍，星君道：“法师请退远些，待吾歼除。”仙客又用手扶住于冰，驾云起在山顶，往下观望。只见星君用剑向山裂缝中一指，剑上出了一股青烟，青烟内滚出十数个火球，俱钻入大裂缝中，那些火蛇、火鸦，亦相继而入。俄顷，风烟搅扰，只见一大蛇，

金不換

身長數丈，頭生紅，血口剛牙，滿身盡是金甲，冒煙突火而出，駕風頭欲從空逃走。仙客看得明白，指向于冰道：“賢弟快放雷火珠。”于冰急忙將珠擲去，響一聲，打在那大蛇腰間，那大蛇落將下去，又復掙命上來。于冰又欲發珠，猛見山峰左邊，電光一瞬，半空中飛一霹靂，大振一聲，打在大蛇頭上，方夭夭折折，落在山峰之下。瞬目間，又見一絕大蜈蚣，約一丈餘長，二尺寬闊，頭大如輪，綠色瑩然，遍身黃光，蜿蜒如飛，見之令人毛骨俱悚。只見幾條火龍，和此物纏攪在一處，燒的他四面亂挺，少刻皮肉為灰燼。那些小蛇、小蜈蚣，或長四五丈，或長二三尺，也有死在裂縫內的，也有死在裂縫外的，也有逃出火外，被雷誅的，也有潛藏石下，被神將搜斬的，端的沒有跑脫了一個。那婦人不消說，也死在夾縫內。只見滿山里烈煙飛騰，雲蒸霧涌，腥臭之氣觸鼻。仙客忍受不得這般滋味，將雲又起有百餘丈高，看眾神將搜山。于冰此時才曉得那大蛇就是穿紅的大王，大蜈蚣就是穿黃的道人。

搜山畢，眾神到仙客前復命。仙客一一退送，將雲頭向本山一按，去此地約有六十餘里，落在一山坡下。仙客道：“我要去回復師命，不敢久停。見賢弟骨格輕鬆，血肉之軀已去十分之三，固師祖易骨丹神驗，亦賢弟到底有仙根人也。我與你雖先後異時，總屬同盟兄弟，神師既以雷火珠授你，吾亦當傳云行之法。”隨將起落、收停、催按口訣，一一指教。于冰大喜，頓首叩謝。仙客道：“東北上有一永順縣，縣外有一崇化里，祖師曾吩咐，賢弟不可不一去。”說罷，向于冰拱手，凌虛而去。

于冰依命，順着山路緩緩行去，出了山，逢人訪問，不想只二十餘里，便到崇化里地方，原來是個大鎮，約有二三千家。正在街上走着，忽見一家門內抬出個和尚來，看的人多嬉笑談論其事，于冰也不介意。須臾，將那和尚從面前抬過去，但見：

禿帽已無，惟余禿頂；禿履已失，止見禿足。面如槁木，依

稀存呼吸之声；身若僵尸，仿佛胜转侧之力。腰间剑鞘，谁人打开；臂上法衣，若个扯破？侍者空手跟随，不见偷饼偷馍偷卷；沙弥含泪护送，微闻哭师哭傅哭爷。抬送通衢，不解哇吱喇别噶何故；欣逢陌路，莫不是呵哆嚒受相行识。

于冰看罢，见街傍有一小饭馆，里面也不见有人吃用，入去坐下，走堂的过来问讯，于冰要了一壶酒，一盘素菜，几个馒头。问道：“适才抬过去这和尚，是甚么原故？”走堂的笑而不言。于冰再四问他，走堂的方说道：“路东斜对过儿那家，姓谢，外号叫谢二混，手里狠弄下几个钱。他止生一个闺女，也十八九岁了，从三四年前就招上个邪物。起出不过是梦寐相交，明去夜来；这二年，竟白天里也有在他家时候。只是止听得妖物说话，却不见他的形像。前后请过几次法师，也降服不下。这和尚是我们本地三官庙中，会奉持金刚咒的，人说他念起咒来，轮杆皆转。二混久要请他，只为谢礼讲不停妥，耽延到如今。昨晚才议定，约他在家等候邪魔。方才抬去那个形像，想是吃了大亏，性命还不知怎么。”说罢又笑了。于冰吃完酒饭，算还了钱，就烦走堂的去说，要与他家除邪，并不要一分谢礼。走堂的大笑道：“相公不看那和尚的样子么？即或有本领，像谢二混那样人，也不可家中无此等事，相公不必管他。”竟入厨下去了。

于冰到觉得没意思起来，出了饭铺，正欲学毛遂自荐，忽见那抬和尚的门内，吹出一股风来，飞土扬沙，从于冰迎面过街南去了。于冰觉得怪异，急忙赶出崇化里，见那股风去有三四百步远，仍是沙土弥漫。随手用雷火珠打去，金光到处，将那妖打倒，现为一只苍白老猿，高五尺上下。又见他急忙扒起，驾风雾起在空中。于冰笑道：“今日初学会的武艺，不可不藉此试演试演，就无人扶掖，也怕不了许多。”于是口诵仙诀，觉云雾顿生，飘入天际，又复试催云法，掣电般赶来。从北至南，过了十数个山峰，见那怪落在—洞口。替身入去，正欲关门，于冰已到，将

木剑一晃，大喝道：“妖怪那里走！”那猴子知道后洞无出路，只得跪倒，叩恳饶命。于冰道：“淫污谢姓之女，就是你么？”那猴道：“小畜焉敢胡为。只因谢女原是猴属，谢女不寿，为异类殒命两次。小畜修炼已千余年，此女前后已转四世，小畜皆随地访查，配合夫妇。不意他于数年前又为虎伤，前岁始访知他转生人身，与谢二混为女，因此旧缘不断，时去时来，敢求法师原谅。”说罢，叩头不已。

于冰道：“这洞内还有多少怪物？”猿猴道：“此洞系紫阳真人炼丹之所。真人驾住在福建玉峰山，四百年前，见真人在此洞内，小畜跪求渡脱，真人大笑道：‘你尘心不断，且又与我无缘。既入此洞，我即将此洞交你收管，你可不时扫除荆棘，勿招异类，将来再看何如。’又过百余年，真人同火龙真人复来此洞，坐谈竟日，小畜又跪求二真人渡脱，二真人皆大笑。今年正月，紫阳真人复来，小畜又跪陈前意，真人笑道：‘你近来行为乖戾，非前可比，我教下难容你。’又言：‘洞内丹房中有一小石匣，你用心看守，等候火龙真人弟子冷于冰到来，将此匣交与他。他若肯收你，你就与他做徒弟罢了。’”于冰大喜道：“我就是冷于冰，快去领我一看。”

猿猴领入洞来，见前洞有大院一处，内多异树奇葩，正中大白石堂一座，上镌玉屋洞三字。猿猴又领到后洞，正面也有小石堂一座，摆着石桌石椅，两傍即是丹房，内贮鼎炉盆坛等物。猿猴于西丹房内取出石匣，双手奉献。于冰见四面无一点缝隙，正欲讯问，猿猴从石炉内取出一封书来，上写“紫阳封寄冷于冰收拆。”于冰打开一看，上写道：

神书遥寄冷于冰，为是东华一脉情。

藉此济入兼利物，慎藏休做等闲经。

下写开匣符咒。于冰将匣捧至石堂桌上，大拜了四拜，依真人符咒作用，石匣自开。内有一寸多厚、六寸长书一本，通是朱

书蝇头小字，名为《宝篆天章》，篇篇俱是符咒，下详注用法。于冰看毕，归放匣内，坐在正面石床上。猿猴跪禀道：“紫阳真人已许小畜做法师门徒。今法师到此，即系天缘，恳求收录。”说罢，叩头不已。于冰道：“真人既有法旨，我即收你为徒。此洞清洁幽秀，堪可练习神书。我从今不吃烟火食水了，每天要你献果物一次，供我日用；更要尊吾法度，速斩淫根，永归正道。一二年后，我授你养神御气口诀，总不名登仙录，亦可以永保身躯，免失足于意外。”猿猴一一恭听，拜了于冰四大拜。于冰与他起一名，叫猿不邪，亦以谢女事为鉴戒意也。此后通以师徒弟子相呼。

于冰又问紫阳真人出处，并火龙真人同来原由。猿不邪道：“二位真人根脚，弟子那里晓得？记得真人同火龙真人来的那一年，在洞中坐了多半日，弟子曾献果食二次。听二位真人话头，大要都是东华帝君门徒，像个师兄师弟光景。”于冰才知书内有“为是东华一脉情”之句，不禁点头道：“你所言甚是。”又问了二真人服色容貌，益知西湖所见，乃真人变相。从此共修玄中妙道。后来于冰游行天下，到处里除妖斩祟，济困扶危，都是在这玉屋洞修炼的根基。

诛尽群魔又遇魔，魔来魔去机缘多。

今朝捧读神书日，便是他年应诏槎。

第十三回 韩铁头大闹泰安州 连城璧被擒山神庙

词曰：

欲救胞兄出彀，请得绿林相候。打开牢狱凭诸友，团聚玉峰山口。官军奋勇同争斗，擒寇首。一番快事化乌有，深悔当时迟走。

右调《秋蕊香》

前回言冷于冰在玉屋洞修炼，这话不表。且说连城璧，自冷于冰去后，又隔了三年有余，思念他胞兄国玺，潜身到陕西宁夏探望。谁想他哥哥又出外干旧生活去了，止见了他嫂子陈氏，备细道别后原由，并说安家在山西代州范村居住，侄子儿子各定了婚姻，到十五岁时，一同娶亲。陈氏听了，方大放怀抱。城璧也不敢出门，住了五六天，于昏夜出城，复回范村度清闲日月，又经历了七个年头。

那年六月初间，城璧又要偷行去看望他哥哥，喜得他儿子侄儿，各早完了姻事，俱皆生了儿女，欲见他哥哥说知，着他放心欢喜。因此安顿了家事，骑了一匹马，带随身行李，刚到了平阳府地界，见一座饭馆，便下马打午尖。只见饭馆内跑出个人来，把城璧双手一抱。城璧看见，大吃一惊。那人道：“二哥，这十来年在那里，怎么连面也不见？问令兄，他愁苦的了不得，也说不知去向，真令我们想杀。”原来此人姓梁名孚，绰号叫千里驹，他也是连城璧弟兄们的党羽，因他一昼夜能走三百余里，故有此名。城璧只得周旋慰问，心中却大是不快，深恨怎么便遇着他，

只得假说道：“年来在京中，被一事弄坏，充发在山海关，今年方得脱身。”千里驹道：“今往那里去？”城璧道：“要在这左近寻一朋友。”千里驹道：“难道到不看望令兄去么？”城璧道：“我也打算要去，只是心上还未定。”千里驹道：“此处非讲话之所，馆内有一小院子，倒也僻静，你我同去何如？”城璧只得应道：“好。”

两人到小院内坐下，千里驹着走堂的取上好酒菜来。城璧问道：“老弟到这平阳地方有何事？可曾见家兄么？”千里驹道：“你我吃了饭说，我饥的狠。”说罢，又大声喊叫走堂的，快将上好酒菜拿来，不拘数目，只要好吃。走堂的连声答应，顷刻荤的素的，摆满了一桌。两人各用大碗吃酒，大块吃肉，一会儿即吃完。走堂的收去盘碗，连忙送上茶来。城璧道：“老弟端的有何事到此？”千里驹道：“我是寻西安张铁棍、宜川陈崇礼、米脂马武金刚、西凉李启元，这几个人，只有陈崇礼未曾寻着。”城璧笑道：“老弟手素，何不去寻家兄，跑这许多远怎么。”千里驹道：“令兄么？”说着，又笑了笑。城璧道：“家兄怎么？”千里驹道：“他如今还得寻人哩。”城璧惊问道：“他如今寻人怎么？”千里驹道：“令兄有事了。”城璧大惊道：“老弟快说快说。”那里还坐的住。

千里驹道：“令兄三十年来，总都相交的是些斩头沥血的汉子，二哥也都知道。因此这许多年，屡有风波，都无干连。去年八月，令兄又相与了两个新朋友，一个叫邓华，一个叫方大鳌，俱是河南人。令兄爱他二人武艺好，就收在伙内，同他做了几件事。今年二月，在山东泰安州，明火了关外当铺，四月间即被拿获。同事的吴九瞎、胡邦彦，在州府各挨了三四夹棍，并无攀拉一人。惟有他两个是一对软货，只一夹棍，将历来同事诸人都尽行说出，且说令兄是窝主，为群盗首领。泰安州密禀各上宪，山东巡抚移文陕西巡抚，委了两个武官，知会了地方文武，带领官

兵，将令兄拿住，解送山东。令嫂本日即自缢身死。山东巡抚又发交泰安州研讯，前后夹了七八夹棍，并未攀出一人，案案皆自己独认。刻下是韩八铁头、王振武二人为首，已约会下三十多个朋友，都潜伏在泰山内。又着我同胡小五、刘家骥，分路去河南、山西、陕西等省，请旧日朋友。约定七月初一日，劫牢反狱。我所以才到这山西地方。”

城璧听了，只吓的惊魂千里，雨汗通流，将桌子一拍道：“我原就知有今日！”又问道：“老弟到山西，可寻着他们一个没有？”千里驹道：“怎么没有？那张铁棍和马武金刚甚是义气，一闻此信，就招聚了七八个朋友，星夜先往山东去了。只有陈崇礼在和顺地方，我去访他，他又不在，我恐误事，只得回来。又闻得山东巡抚题请即行正法，未知这话真假。”城璧道：“为家兄事，多累老弟跋涉。此事迟不得了，我们可速走泰安，共商救法。”说罢，千里驹算还饭账，两人星夜奔山东来。

跑了数日，即到泰安山中，寻到杜家溪玉女峰下，原来众人在一大石堂内停留。城璧逢人叩头，哭谢不已。为首的韩八铁头道：“二哥，你与我们同事少，令兄大哥和我们是生死弟兄，你就不来，我们也要舍命救他。就是众弟兄，若无肝胆，也断断不来在这石堂内住着，何用你逢人叩谢。”马武金刚道：“连二弟不必悲伤，流那无益的眼泪，若是救不出令兄，大家同死在一处最妙。你来的不迟不早，正是个时候，我们已定在七月初一日到泰安行事，今屈指只有七日了。刘家骥去约陕西朋友，至今未回，刻下河南、山东、山西诸友俱到，可将救连大哥的法子，此刻就请韩王二位老哥分派了罢，省得临期打算。就是连二弟听了，他也好放心。”李启元道：“马大哥说的极是，就请二位发令，我们遵行。”韩八铁头让王振武，振武道：“韩大哥也是这样不爽快，分派了就是，各人也好留心。”铁头向众人拱手道：“我就乱来了。”众人齐应道：“听候指挥。”

铁头道：“连大哥、胡邦彦、吴九瞎，他三人腿俱夹折，不能行动。今烦千里驹、钱刚、赵胜三位兄弟，见监门打开时，可背负他三人出监。”王振武道：“这三位年少善走，去得去得。”李启元道：“还有邓华、方大鳌二人，那个背负他？”铁头大笑道：“那样没骨头的东西，我们一入监，就先将他斫了祭刀。背负他出来，还教他各案攀人么？”众人齐声道：“韩大哥说的是。”铁头又道：“连二弟、马大哥，马上步下都了得，可率领十个弟兄，开路劫牢，以锣鸣号，一齐杀入州衙。我领十个弟兄，同王振武贤弟断后。李启元领四个弟兄，于前后左右保护连大哥三人。张铁棍领众弟兄，在泰安北门外接应。刘寅、冯大刀率领四个弟兄，听第二次锣声响起，即杀守门军士，开放北门。到动手时，各背插白布小旗一面，以便识认。”又向赵胜、钱刚道：“二位去时，可各带锣一面，看我们大众俱到州衙，便敲锣催众同人劫牢，得手后，再敲锣约众同走，共出北门。”又向千里驹道：“老弟即于明日泰安，打听城中动静，我们好做准备。”分派毕，便罗列酒肉，与城璧、千里驹接风。

到二十八日，千里驹回来，言城中和素日一样。本日午后，铁头着众人各改换服色，暗藏兵器，妆扮士农工商乞丐等类，分先后入城。到初一日四更时分，齐集州衙。先是王振武见同伙俱到，口内打了声唢哨，赵胜、钱刚两人便敲起锣来，众人有跳墙入去的，有从马号入去的，有撞开角门入去的。泰安监中有这等重犯，非无更夫夜役丁壮巡查，要知这些人都是要命的，强盗是个个不要命的，被连城璧和马武金刚，只打翻了两三个，便都四下藏躲去了。众人发声喊，触开监门，点起了亮子，先将三人刑具打落，千里驹背负了连国玺，钱刚背负吴九瞎，赵胜背负了胡邦彦，韩八铁头杀了邓华、方大鳌，发声喊，出了州监。那些狱卒、牢头，见将大盗劫去，大家到放了心。知州在内署，听得外面有喊杀之声，情知有变，吩咐快守护宅门并各处便路。众贼走

后，听得外面无一点声息，然后才敢偷开宅门，放人出去查问，随遣人知会城中武官。

再说韩八铁头等出了州监，齐奔北门。赵胜、钱刚一边背负人走，一边又连连敲起锣来。刘寅、冯大刀听得二次锣声响，知道大众得手，急率四贼斫开城门门锁，却好不见一个人来。大众出了城门，张铁棍等接应上山。到五更，本城大小文武会在一处，知州和守备商量了好半晌，到天明然后点集兵丁、捕役追赶。众贼已走了二十余里，团聚在一山坡下暂歇。连城璧抱住国玺大哭，国玺叩谢大众。李启元道：“此地非久停之所，倘有追兵，又费身力，不如大家到玉女峰再商。”王振武道：“泰安那些军弁，各顾身家，量非我等对手。若不与他个利害，他必步步跟随，反坏我们的事。可分六个弟兄，背负他三人先行，我与韩大哥、连二哥，率同众兄弟等候官军。”众人道：“此话甚是。”千里驹等仍背负了连国玺三人，先行走去。

至早饭后，泰安守备同吏目，千、把总，领兵丁捕役约五百余人赶来，见众贼都在山坡上坐着，众兵役皆心惊。守备不敢向前，喝令众兵役同千、把杀去。众兵役彼此相顾，守备厉声催逼。中有一二十个胆大，奋勇向前跑去，见众人都不相随，又复站住。众贼看了大笑。守备又喝令放箭，只射出两三枝去，连城璧等早到，刀棍乱下，放翻了二三十人。众官兵没命的飞跑，守备和吏目预先打马奔回。众贼喊声如雷，一齐追赶，赶了数里，又伤了好些人，方各回旧路，齐奔玉女峰来。知州等至午间，方知兵败，恐上司见罪，与守备相商，捏报：本月初一日四鼓，有大寇四五百人，越城入州监，劫去大盗连国玺、胡邦彦、吴九瞎等五人。监中余犯，俱未走脱。守备同千、把、知州、吏目等，各率兵丁捕役巷战，带伤者甚多。贼众出城，且战且走。赶至泰山脚下，杀大盗邓华，夺回方大鳌，即在军前斩首。缘彼时山上又出接应群贼，致令军役殒命者二十余人。事关叛逆，理合飞行

禀报。文武两处，各分头差人去讠。沂州总兵接了这样警报，片刻不敢耽延，急令中营同左营参、游等官，带步兵一千五百名，合同泰安营军弁，星夜追赶会剿。

且说韩八铁头等杀败官兵，齐奔玉女峰那条道路。起初未劫牢之前，还是藏头曳尾，今既杀败官兵，各胆大起来。做强盗的人，有什么正经，一路逢着山庄野市，不论银钱、骡马、猪羊、鸡鸭等类，遇着便抢，不与他便杀。直到玉女峰下，团聚着大砍大嚼，笑说劫牢并文武官话。李启元、韩八铁头和连城璧三人，屡言怕官军追寻，宜速走远地为是。众贼听了，反笑其懦弱。直混闹到第三日，方才离了玉女峰，连国玺等三人各骑了骡马，扶掖而行，到难走处，仍是千里驹等背负，要沿山寻个极险峻地方，招聚天下同类，做些事业。至七月初六日，沂州官军同泰安营弁，于路跟寻了来，见群贼这日在一岭头上，几株大树阴下，高歌畅饮。官军报知参将等官，传齐军士，分一半攀藤附葛，远远的绕至岭后，听候号令。

众贼起先也有看见树林密处，影影绰绰有人行走，只因闹酒，便认为樵采之人，不以为意，到后来醉眼模糊，越发不暇理论。正在高呼欢笑间，猛听得岭后一声大炮，一听得，岭前也是一声大炮，被这两声炮，震的群贼各惊慌起来，一齐站起，四下观望，方看见岭前岭后，高高下下，尽是官兵，已一步步围绕着向岭上走来。王振武道：“我看官军不下二千来人，若分四面冲杀，诚恐寡不敌众，不如大家一涌下去，杀他四五十个，官兵可不战而退。只是这连大哥三人不能行走，该如何处？”张铁棍道：“仍着千里驹三人，背负他三人在中间，也着他拿上兵器，两腿虽不能动，两手还是作家，我们再周围保护，若得走脱，也不枉救他三人一番。”众人道：“说的是。”韩八铁头道：“迟不得了，岭后兵还少些，都快快随我来。”众贼一齐发喊，刚跑到半岭，官军箭如骤雨，早射倒马武金刚和李启元等三四个，众贼又复跑

回。

千里驹等将连国玺三人仍放在岭上。韩八铁头乱嚷道：“坏了，坏了！”不住的用眼看连国玺。国玺已明其意，反哈哈大笑起来，将城璧叫至面前，说道：“我死分所应该，你又来做甚么？我从十八九岁，即夺人财，伤人命，我若得个好死，天道安在？刻下官军势重，断难瓦全。你若有命杀出，可速归范村，搬取家小，另寻一幽僻去处居住，免人物色。若死于此地，亦付之无可如何。”说着，用手向西南指道：“官军都上岭了。”城璧回头一看，国玺已自刎在一旁，喉下血喷如注。城璧抚尸大痛，众人无不叹悼，亦有放声大哭者。胡邦彦用手把吴九瞎一推道：“你看见么？连大哥死的好，不可因你我这两块臭肉，做众兄弟之累。”说着，也向项下一刀。吴九瞎大叫道：“你两个慢些去，等着。”一刀也抹在一边。韩八铁头喊叫道：“我等不能出彀，实为保护连大哥，不敢奋勇上前。今他三人俱死，我们可各寻生路。”

又向城璧道：“哭亦何益？你们再跟我从岭后杀下去。”说罢，一手提刀，一手拿了一块毡子挡箭，众人亦各取被褥遮护，蜂拥而下。连城璧痛惜他哥哥惨死，愤无可泄，提两条铁铜，首先冲杀下岭，止左臂上中了一箭，急忙拔去，吼一声，杀入官军队中，所到皆纷纷倒退。韩八铁头等后面跟随。岭前官军，见众贼从西北下去，又听得岭后喊杀连天，一个个都从东南上岭，往下杀来，俱到岭下，将众贼围裹在中间。参将站在岭头上，用旗指挥着众军用力。战了有一个时辰，众贼虽勇，却止是三四十人，除箭射倒外，此刻又伤了八九个，兼之酒后，未免夺力。况此番官兵，皆沂州总兵久炼之卒，非泰安军兵可比，连本州捕役丁壮，不下一千七八百人，止存有二十余贼，如何对敌。杀出重围，架山逃走的，只有王振武、连城璧、韩八铁头三人。其余杀死生擒，俱未脱网。

王振武等扒了四个山头，见无追兵，向城璧道：“我等从龙

潭虎穴逃得性命，若再被擒获，何以见天下朋友。依我愚见，三人各自分路，走脱了的便是造化。”铁头道：“这断使不得。我料官军安肯轻放，定必在满山找寻，设或相遇，其势愈孤，不如死在一处为是。”又用手指道：“你看对山并无樵径，此人迹不到之处，我三人且奔那里，再做策夺。”于是穿林拨草，又走了二十余里。城璧道：“官军断无人到此。日已衔山，须寻一妥地过夜，庶免饱虎豹之腹。”王振武笑道：“便有狮子来，我们那一个还打不退他？”

铁头道：“那东南上有个小屋儿，那边便可过宿。”三人走至屋前，原来是一间山神庙，大敞着也没个门儿。三人坐在里面，各肚中饥饿起来，乱了一会，也就罢了。战乏了的人，又扒了许多山路，放倒头便睡。到起更后，梦魂中一声喊起，各睁眼看时，已被众军用挠钩搭住，拉出庙来捆绑了。三人面面相窥，各没得说，一路解至州衙，到死囚牢内，见冯大刀、李启元、张铁棍、千里驹、马武金刚五人。城璧道：“为家兄一人，累及四五十弟兄性命，真是罪过。”马武金刚笑道：“休如此说，任凭他碎尸万段罢了。只是你三个，既已杀出重围，如何又被拿住？”王振武笑道：“皆因我们在山神庙中睡熟，误遭毒手。”

不言众贼叙谈。再说知州，连夜款待参将等酒席，并犒劳众军，天明打发回镇。又与守备相商，各申文报捷于上宪。第二日，将铁头等提出监来，百般拷掠，教招供各党羽巢穴。并叛逆情状，以实前言。八人忍痛，各无一言，夹打到极处，反骂起来。知州审了三四次，各无一句口供。只得写禀请示，巡抚火牌下来，着泰安文武官，多带军役，押解各犯赴省亲审。知州同守备亲自解送。巡抚审了一次，见铁头等语言刚硬，心中大怒，要照叛逆例，不分首从定拟。他内里有个管总的幕客，再三开解，将韩八铁头、连城璧定拟为首，请旨立决，王振武、马武金刚为从，立绞；冯大刀、张铁棍、李启元、千里驹四人，各充配远恶

金不換

州郡。仍发回泰安听候。正是：

一饭闻惊信，拼生入彀中。

遭擒拟斩后，无计出樊笼。

第十四回 救难友知州遭戏虐 医刑伤城璧走天涯

词曰：

官军解役人多少，邂逅相逢好。聊施道术救英雄，一任鬼神猜拟道途中。邀他古寺话离别，哭诉无休歇。问君还有几多愁，恰是一江春水向东流。

右调《虞美人》

且说冷于冰在玉屋洞练习神书，断绝烟火，日食草木之物。三年后，须发绀碧，遍身长出白毛。六年后，尽行脱尽，仍复故形，但觉容颜转少，不过像二十七八岁人。抑且双瞳炯炯，昏黑之际，可鉴百步。历了十个年头，虽无摘星换日、入石穿金的大术，若呼风唤雨、召将拘神，以及移身替代、五行遁法，无不精通。皆《宝篆天章》之力也。猿不邪得于冰御气口诀，修炼的皮毛纯白。那日在山上，正采了几个异样果子，要孝敬于冰，远远看见紫阳真人同火龙真人缓步而来，飞忙的跑入洞中，报与于冰。于冰整衣，到洞外跪接。遥见二位仙师，一戴碧莲冠，穿紫霞无缝天衣，鹤顶龟背，木质金形，凤眼疏长，修眉入鬓，长须白面，身高七尺；一戴八宝紫金冠，穿大红入云龙衣，庞眉广颡，绿睛朱顶，隆准方颐，目有三角，面若赤丹，一部大连鬓红须，披拂项下，身高九尺，望之令人生畏。于冰心内道：“此必吾师火龙真人。”少顷，二仙到了洞门。于冰道：“不知二祖师驾临，未获泥首远接，祈恕愚昧。”见白面者道：“汝弟子骨气，已有五分，何入道之速也？”赤面者道：“眼前似好，不知将来如

何？”

二仙相让入洞，于冰后随。二仙分左右坐下，于冰正欲叩拜，只见赤面者道：“此汝师伯紫阳真人也，与我同为东华帝君门人。”于冰两叩拜，紫阳亦起立，火龙又令再拜谢赐书之恩。于冰又拜，真人道：“儿童嬉戏之物，何以谢为？”于冰拜罢，又拜了火龙真人四拜，火龙命起立一旁。随即猿不邪也来叩拜，火龙向于冰道：“你毫末道行，即收异类门徒，殊属轻率。”紫阳道：“你当日收桃仙客，岂尽得道之时耶？渊源一脉，正是师作弟述。”火龙大笑。又顾于冰道：“年来铅汞调和否？”于冰道：“尚未自然。”火龙道：“气无升降，息定谓之真铅；念无生灭，神凝谓之真汞。息有一毫之不定，形非我有，散而归阴，非真铅也；念有一毫之不澄，神不纯阳，散入鬼趣，非真汞也。汝其勉之。”于冰唯唯。紫阳向于冰道：“修仙之道，宜速斩三尸。三尸不斩，终不能三花聚顶，五气朝元。地仙可望，天仙不可得矣。故境杀心则凡，心杀境则仙。当于静处炼气，闹处炼神。”于冰唯唯。火龙道：“你出家能有几日，前后得许多异类。此皆修行人二三百年不轻遇者。皆因汝立志真诚，纯一不已，乃能得此。我与你师伯去后，你即随便下山，周行天下，广积阴德。若能渡脱四方有缘之客，同归仙界，更是莫大功行。法术二字，当于万不得已时用之，断断不可频试，与世人较论高深。你须诚敬如一，始终弗懈方好。我于你有厚望焉。”说罢，二仙齐起。

于冰与猿不邪跪送洞外，直待云行天际，于看不见时，方才起来，入洞坐下，细想道：“祖师教我周行天下，广积阴功，我该从那个地方周行起？”猛想起当年到山西，遇一连城璧，虽系侠客，却存心光明磊落，我爱其人，承他情，送我衣服盘费，心意极其诚切。屈指整十个年头，我在这玉屋洞修炼，家间妻子未尝不思及，然随起随灭，毫无萦结，惟于他到不能释然。我如今要遵师命下山，却心无定向，何不先到范村一行。但他这十数

年，生死迁移，均未敢定。自柳家社收伏二鬼，从未一用，我何不差他先去打探一番。他若在家，便去与他一会，就近游游山西五台，完我昔年志愿，再周行天下未晚。

想罢，将葫芦取出，拔去塞儿，叫道：“超尘、逐电何在？”只见葫芦内起一股黑烟，烟尽处，二鬼站在面前。于冰道：“我自收伏你们以来，十年未尝一用，究不知你们办事何如。今各与你们符箓二道，仗此可白昼往来人世，不畏惧太阳。此刻速去山西代州范村，查访连城璧生死存亡。我再说与你们，他即改名易姓之张仲彦也。看他在家没有，禀我知道。”

二鬼领命，御风而去。致第五日午间，二鬼回来禀复道：“小鬼等奉命，先到代州范村，查知连城璧，即张仲彦，问他家中雷井灶诸神，于今岁六月初，去陕西北夏看望他哥哥连国玺。小鬼等便去宁夏，问彼处土谷诸神，言三月间，连国玺因盗案事发，被地方官拿送山东泰安州，不知作何归结。小鬼等又到泰安，始查知他弟兄二人前后事迹。”遂详详细细，向于冰说了一遍，又道：“连城璧等，巡抚审后仍令解回泰安，前日已从省城起身，今日大要还在路上行走。”

于冰将二鬼收入葫芦内，叹息道：“连城璧虽出身强盗，他肯隐居范村，尚不失为改过知机之人，只可惜被他哥哥连累。今拼命救兄，也还是义不容辞的事，并非去做强盗可比。我若不救，城璧休矣。”于是将猿不邪叫至面前，吩咐道：“我此刻即下山，或三五年、十数年回，我也不能自定。洞内有紫阳真人《宝箓天章》一书，非同儿戏，吾虽用符咒封锁在丹房，诚恐山精野怪，或明夺暗取，你无力对敌。今授你吸风吹火之法，妖魔逢之，立成灰烬。你再用本身三昧真火一炼，久暂皆可随心应用。再授你指挥定身法，并借物替身法。你有此三法，保身降魔有余，也是你在我跟前投托一场，以酬你十年采办食物，昼夜勤劳。你若仗吾法，混行人间，吾惟以雷火追你性命。”猿不邪大

喜道：“弟子承师尊天恩收录，不以畜类鄙薄，已属过望。今又蒙赏赐仙法，何敢片刻出离洞府，自取灭亡。”于冰一一传授口诀，并以手书符指法，不邪顿首拜受。于冰又道：“嗣后若差二鬼回洞，你切莫视为怪物，擅用神火，他们经当不起。”不邪道：“弟子从未与二鬼识面，须一见方好。”于冰从葫芦内叫出二鬼，二鬼显形，不邪见其形貌凶恶，亦少有畏缩之心。于冰道：“尔等从今识认，日后亦好往来。”说罢，收了二鬼，走出洞来。不邪也学于冰送火龙真人样子，跪送洞外。

于冰将脚一顿，顷间遍身风云，飞腾虚渺，不过半个时辰，早到山东地界。拨云下视，见济南道上有一队人马，约有二三百人。再一细看，隐隐绰绰，似有几辆车儿，在众人中间行走。于冰道：“是矣。”将云光落下，缓步迎了上去。少刻，见十数队马兵，腰悬弓矢，一个武官领着开路，从面前过去。又待了一会，有一百六七十步兵，各带兵器，围绕着两辆车儿行走，车儿内有七八个蓬头垢面之人。于冰等他走到切近，高声说道：“将车儿站住，我要说话。”只这一句，两辆车儿和钉定住的一般，车夫将骡马乱打，半步亦不能动移。众兵丁深为怪异，忙问道：“适才可是你这秀才，要和我们说话么？”于冰道：“我要和连城璧说话。”众兵道：“连城璧是劫牢反狱、拒敌官军、问斩决的重犯，你与他说话，自然是他的党羽了。”于冰道：“我虽非他的党羽，却和他是最好的朋友。”众兵大吵道：“不消说了，这一定是他们的军师。”随即就有七八个上来擒拿，于冰用手一指，众兵倒退几步，各跌倒在地，再扒不起来。众兵越发大吵不已，又上来二三十个，也是如此。

众兵见此光景，分头去报守备、知州，知州从后面赶来看视。于冰见轿内坐着个官儿，年纪不过三十上下，跟着许多军牢衙役。但见：

头戴乌纱帽，脚踏粉底皂。袍乡白鹤飞，带露金花造。须长

略似胡，面麻微带俏。斜插两眉黑，突兀双睛暴。书吏捧拜匣，长随跟着轿。撑起三檐伞，摆开红黑帽。敲起步兵锣，喝动长声道。铁绳夜役拿，坐褥门子抱。有钱便生欢，无线即发燥。官场称为太老爷，百姓只叫活强盗。

只见那知州轿内坐着，不住的摇头晃脑，弄眼提眉。于冰心里想道：“看他这轻浮样子，也不像个民之父母。”知州到了面前，几个兵丁指着于冰说道：“就是这秀才作怪。”那知州先将于冰上下一看，口里拿捏着京腔问道：“你是个什么人儿？敢在本州治下卖弄邪法。你这混帐猴儿，离忽到那个分儿上去了！”于冰听他口音，是个直隶河间府人，便笑向轿内举手道：“老乡亲请了。”那知州大怒，喝令：“锁起来！”众衙役却待上前，于冰用手向轿内一招，那知州便从轿内头朝下跌出，把个纱帽触为两半，头发分披在面上，口中乱嚷：“反了！”又骂众衙役不肯拿人。众役一边搀扶他，一边来拿于冰。于冰向众人唾了一口，个个睁着两眼，和木雕泥塑的一般；又将书役兵丁周围指了几指，便颠三倒四，皆横卧在官路上。

于冰走至囚车前问道：“城璧贤弟在么？”城璧在囚车内听得明白，看了多时，早已认得是于冰，连忙应道：“小弟在此。”于冰将他扶下车儿，见他带着手肘脚拌，用袍袖一拂，尽皆脱落在地。韩八铁头等各大喜。于冰见他两腿膀肿，不能步履，用左手轻轻提起，揽在腋下，行动如飞，片刻走了十二三里，到一破庙殿中放下，面朝庙外，将剑诀一煞，那些兵丁衙役人等，一个个陆续扒起，又乱嚷闹起来。

于冰回身，与城璧对面坐下。城璧先与于冰磕了几个头，放声大哭道：“弟今日莫非已死，与大哥幽冥相会么？”于冰道：“青天白日，何为幽冥？”城璧却要诉说原由，于冰道：“贤弟事我已尽知，无庸细说。”城璧道：“一别十年，大哥即具如此神通，非成得真仙，焉能诸事预知？”于冰将别后事亦略言大概。

城璧道：“天眷劳人，也不枉大哥抛妻弃子一番。”说罢，又叩头不已。于冰道：“贤弟不必如此，有话只管相商。”

城璧道：“弟同事之王振武、韩铁头等七人，俱系因救家兄，陷于罗网。今弟脱离虎口，怎忍使众友遭殃。仰恳大哥大发天地慈悲，也救渡救渡罢。”于冰大笑道：“贤弟，休怪我语言干犯你，你听我说。韩铁头等，自少壮以至老大，劫人财，伤人命，破人家，心同叛逆，目无王法。我遇此辈，正该替天行道，为国家除害，个个斩绝才是。怎么你反教我救起他们来？就是我今日救你，也是藐法欺公，背反朝廷的事。皆因你身在盗中，即能改过回头，于数年前避居范村。这番劫牢反狱，是迫于救兄，并非你又蹈前辙，情有可原，故相救也。”城璧听了，一句没得回答。

于冰又道：“贤弟如今还是回范村，或别有去向，都交在愚兄身上。”城璧长叹道：“弟系已死再生之人，今蒙大哥救援，又可多活几日。此后身家，均付之行云流水，只求大哥念昔日盟情，不加摈斥，弟得朝夕伺候左右，便是我终身道路，终身结局。设有差委，虽赴汤蹈火，亦所甘心。”说罢，叩头有声，泪随言下。于冰道：“出家二字，谈何容易！若像世俗僧道出家，不耕不织，假藉神佛度日，受十方之供献，取自来之银钱，则人人皆可出家矣。依愚兄看来，贤弟还该回范村，养育妻子，教训二侄成人。总文武衙门遍行缉捕，也未必便寻到那个地方。”城璧道：“大哥意见，我已明白了，不是为我出身贼盗，便是为我心意不坚。”于冰道：“我若因贼盗二字鄙薄你，还救你怎么？倒是怕贤弟心意不坚是实。今贤弟既愿出家，不但大酒大肉一点咀嚼不得，就是草根树皮，还有缺乏时候。”城璧道：“弟作恶多端，只愿今生今世得保首领，不但酒肉，即吃茶水，亦觉过分，尚敢纵饮畅啖，自薄衣禄？若怕我心意不坚，请往日后看，方信愚弟为人。”于冰道：“据贤弟话，这范村目下且不去了。”城璧道：“宁死绝域，誓不回乡。”

于冰道：“这也随你。我十年来，仗火龙真人易骨一丹，方敢在湖广衡山玉屋洞修炼。此山居五岳之一，风极猛烈，你血肉身躯，不但冬月，即暑月亦不能耐那样风寒。贤弟可有知心知己的朋友、亲戚家，且潜藏一二年，日日蔬食淡菜，先换一换油腻肠胃，我好传你修养功夫。”城璧道：“此番大闹泰安，定必画影图形，严拿我辈。知心知己的人，除非在强盗家，我既已出家，安可再与此类交接。只有一个人，是我母舅金荣之子，名叫金不换。他住在直隶广平府鸡泽县赵家堡外，我与他是至亲，或者可以安身。”于冰道：“他做人何如？”城璧道：“他当日原是宁夏人，自家母过门后，我母舅方知我父做强盗，惟恐干连了他，于嘉靖十七年搬移在鸡泽县。我记得嘉靖二十一年，我哥哥曾差人与母舅寄银四百两。我母舅家最贫穷，彼时将原银发回不收。后听得我母舅夫妻相继病故，我哥哥又差人寄银三百两，帮表弟金不换办理丧葬事。不意他也不受，将原银付回。闻他近年在赵家堡，与一财主家开设当铺，只除非投奔他。但从未见面，还不知他收留不收留。”

于冰道：“他为什么叫这样个名字？”城璧道：“这也有个原故。我少时常听得我亡母说，我母舅一贫如洗，生下我表弟时，同巷内有个邻居。颇可以过得日月，只是年老无儿。曾出十两银子，要买我表弟去做后嗣。我母舅说不但十两银子，便是十两金子也不肯。谁想那邻居甚是爱我表弟，将家中私囊竟倒换了十两金子，仍要买我表弟，我母舅只是不肯。因此叫做金不换。”于冰听了笑道：“我与你同去走遭，他若不收，再做裁处。”城璧道：“弟浑身无一块好肉，兼之两腿夹伤，如何去得？”于冰道：“容易之至。”说着站起，将袍子脱下来向地下一铺，又取出白银五两，放在袍下，口中念念有辞，喝声：“到！”没有半个时辰，见袍子高起，用手揭起一看，银子没了，却有水一盆、帽一顶、大小衬衣二件、布袍一件、裤一条、鞋袜各一双，外又有梳篦二

件，素点心四十个，俱在地下。城壁深以为奇。于冰着城壁将浑身破衣尽去，用手向盆内掬水，含在口中，在城壁周身上下喷噀，水到处其伤立愈，与好肉一般。城壁觉得通体松快，如释泰山，随即站起，和素日一样。急穿戴了衣服鞋袜，扒倒又与于冰叩头，于冰亦连忙跪扶，又着他藉盆中水梳洗了回头，两人复对坐。

城壁将点心吃完，问于冰道：“适才诸物，定是搬运法了。那袍下几两银子，可是点石成金变化出来的么？”于冰道：“银子是我十年前未用尽之物，有何变化？因不肯白取人衣物，送去作价耳。你说点石成金，大是难事，必须内外丹成，方能有济，究亦损德误人。昔云房初渡吕纯阳时，授以点石成金之术，止用炉中炼黄土一撮，便可点石为金，千百万两，皆能立致，正道家所言‘家有四两土，敢与君王赌’之说也。纯阳曰：‘此石既可成金矣，未知将来还原否？’云房曰：‘五百年后还原。’纯阳曰：‘审如是，岂不害五百年以后之人！’云房大喜曰：‘我未思及于此。只此一念，已足百千万件功行，汝不久即晋职大罗金仙矣。’大抵神仙点者，五百年后还原；术士点者，二三年后还原。烧炼之人，以药物配合铅汞，九转成金者，不过藉少增多耳，日积月累亦可敷用，究系深费苦功之事。还有一种做假银人，或百日还原，或五月还原，欺人利己，破露必为王法重治，不破露必受天诛。还有以五十两做一百两，以三十两做一百两者，其人总得富一时，将来必遭奇祸，子孙不出三世，定必灭亡，此做银人之报。若知情心羨，倩其代做使用者，罪亦如之。世间还有一种残忍刻毒、贪利丧心的人，就如骡、马、驴年老，其齿必平。而必苦加锻烙，使有齿可验，愚弄买主。或将羊活剥皮，取其毛色生动，多货银钱。此等人本世不遭雷击，来世必不能脱此报，其罪更重于用假银辈。奈世人只为这几个钱，便忍心害物，至于如此。彼何不回头设想：假如来生亦转骡马驴羊等类，被人也是这

般苦难，到底还是自身疼痛，是钱疼痛也？唐时来俊臣、周兴，每食鸡鸭，用大铁罩扣鸡鸭于内，中置一水盆，盆中入各样作料，即五味等物。于铁罩周围用火炙之，鸡鸭热极口渴，互相争饮，死后五味由腹内透出，内外两熟，其肉香美，倍于寻常做法。试看两人并伊子孙受报，比鸡鸭受难何如？总之鸡鸭猪羊等类，一出胎卵，便是人应食之物，须知他的罪止是一刀，若必使他疼痛百回，迟之又久而死，总爽口一时，亦不过化大粪一堆而已。损己之寿，薄子孙之福。杀害既多，必撻鬼神之恩，祸端不期而至矣。”

城璧听了，通身汗下，道：“弟做强盗，跟随我哥哥，也不知屈害了人多少。他今自刎，尸骸暴露。弟五刑俱受，苟且得生，而韩铁头等因弟露网，又必百般拷掠，向他们追问救弟之人，皆现报也。弟今后也不敢望多活年月，只凭此一点悔罪之心，或可少减一二，也罢了。”于冰点头道：“只要你时从此心，自有好报于你。此地去鸡泽县千里还多，我焉能日日同你早行夜住？”随令城璧将鞋袜脱下，于两腿各画符一道，笑说道：“此亦可以日行七百里，不过两天，可到鸡泽矣。”说毕，两人齐出庙来，向直隶大路行去。

正是：

玉洞遵师命，云行至泰安。

金兰情义重，相伴走三韩。

第十五回 金不換掃榻留城璧 冷于冰回乡探妻儿

词曰：

《诗》歌求友，《易》载同人。知己亲谊重，理合恤患难，下榻留宾。

自从分袂后，山岛寄闲身。总修行宁废天伦。探妻子红尘债了，依旧入仙津。

右调《拾翠翘》

话说冷于冰与连城璧医好刑伤，问明金不換居址，两人出得庙门。城璧腿上有冷于冰画的符箓，步履和风行电驰一般，那里用十天半月，只走了三天，便到鸡泽县，向赵家庄逢人寻问金不換，有人说道：“他在堡东五里外，有一赵家涧儿，不过数家人居住，一问便知。”两人又寻至赵家涧，问明住处，先着城璧去相见，道达来意，于冰在百十步外等候回音。好半晌，城璧和一人走来，但见：

面皮黑而瘦，身材小而秀。鼻孔掀而露，耳轮大而厚。两眉短而绉，双眼圆而溜，口唇红而肉。牙齿疏而透，手脚轻而骤。气色仁而寿。

于冰看罢，也不好迎了上去，只听得那人问城璧道：“此位就是冷先生么？”城璧道：“正是。”那人跑至于冰面前，深深一揖，于冰急忙还礼，那人道：“在下就是金不換。适才家表兄说，先生救难扶危，有通天彻地的手段。今承下顾，叨光的了不得。”于冰道：“令表兄盛称老兄正直光明，弟方敢涉远投刺。”说罢，

三人同行，到门前相让而入。

于冰看去，见正面土房三间，东厦房一间，周围俱是土墙，院子到还阔大，只是房子甚少。院内也种着些花草，已开的七零八落。金不换让于冰到正面房中，叩拜就坐。于冰再一看，见坑上止有一领席子，四角皆残破，一副旧布被褥，一张小炕桌；地下也有一张坏了腿的条桌，靠墙处用木棍支架着，还有一顶旧大柜，一条板凳，一把木椅，还有几件盘碗盆罐之类。不换道：“先生是高人，到我这小人家的，连个可坐处也没有，大失敬意。”于冰道：“朴素足见清雅。”少刻，走入一个穿短袄的后生，两手拿着两碗茶入来。不换先让于冰，于冰道：“弟不吃烟火食水，已数年了。”城璧道：“我替代劳罢。”说罢，与不换分用。于冰道：“日前令表兄说，尊翁令堂已病故，嫂夫人前祈代为请侯。”不换道：“贱内去年夏间亡过了。”城璧又将于冰始末，并自己事体，详细说了一遍，不换咨嗟叹息，敬服不已。于冰道：“闻老兄开设当铺，此地居住，似离城太远些。”不换道：“我去年就辞了生意，在此和人伙种着几亩地，苟延日月。”说着，从地柜中取出二百钱，走出去与穿短袄的后生说话，复入来陪坐。好一会，拿入两小碗肉，两大碗豆腐，一盘子煮鸡蛋，一壶酒，二十几个馒头，一盆子米饭。不换笑向于冰道：“家表兄是至亲，我也不怕他笑话。只是待先生，不堪的了不得，请将就用些罢。”城璧接说道：“我这位哥哥久绝人间饮食，一路同来，连口水也没见吃过。我近日又吃了长斋。这两碗肉你用，豆腐我吃。”不换见于冰一物不食，心甚不安，陪城璧吃毕饭，于冰向城璧道：“借住一二年话，你可向令表弟说过么？”城璧道：“说过了。”金不换道：“弟家贫苦，无好食物待家表兄，小米饭还管得起。若说到住之一字，恨不得同住一百年才好。”

晚间，不换又借了两副布被褥，与城璧伴宿西正房。于冰在东正房打坐。次早，不换买了许多梨、枣、桃子、苹果等类，供

献于冰。于冰连住五天，日日如此，也止他不得。于冰见不換虽是个小户人家子弟，颇知敬贤道理，一见面看得有些拘谨，住下来，却到是个好说笑，极其活动的人。将城璧劫牢反狱、杀官兵话细说，他听了毫无悚惧；讲到留城璧久住，又无半点难色，且有欢喜乐留的意思。看来是个有点胆气、有点担当的人，抑且待城璧甚厚，心上方放开了七八分。至第七日早间，向城璧、不換道：“此地离成安较近，我去家中探望一回，明日早饭后即来。”不換道：“这是极该去的。”于冰辞了出来，不換同城璧送至门外。

于冰于僻静处，搯一把土，望空一撒，借土遁顷刻到成安。入西门后，即用袍袖遮了面孔，走到自己门前，见金字牌上，写着“翰院先声”四字，傍边是“成安县知县为中式举人冷逢春立”。看罢笑道：“元儿也中了举，真是可喜。”一步步走入大门，只见大章儿从里边出来，长的满嘴胡须，看见于冰，吃一大惊，忙问道：“你是谁？”于冰道：“你是自幼伺候小厮，连我也认不得了？”大章儿呵呀了一声，翻身就往里跑，一路大叫大喊入去，说：“当年走的老主人回来了！”先是柳国宾跑来，见于冰如从天际吊下，连忙扒倒在地下叩头，眼中滴下泪来。于冰见他须发通白，问道：“你是柳国宾么？”国宾道：“小的是。”随即元相公同大小家人都没命的跑来。元相公跪倒在膝前，眼泪直流，大小家人俱跪在后面。于冰见他儿子也有二十七八岁，不胜今昔之感。于冰吩咐道：“都起来。”走至了厅院，见他妻房卜氏，已成半老佳人，率领众妇女迎接在阶下，也是双泪直流。于冰大笑道：“一别十六七年，喜得你们还团聚在故土，抑且人丁倍多于前，好，好。”卜氏悲喜交集，说道：“今日是那一阵怪风，将你刮到此处？”说罢，同于冰到厅屋内，对面坐下。

于冰问道：“岳丈、岳母可安好么？”卜氏道：“自你去后，只七八年，二位老人家相继去世。”又问道：“怎么不见陆总管？”

卜氏道：“陆芳活了八十三岁，你去年四月间来，他还在哩。”于冰不禁伤感，眼中泪落。只见儿子逢春，同一少年妇人站在一处，与于冰叩拜。于冰问道：“这女子是谁？”卜氏道：“足见是个野脚公公，连儿媳妇都认不得。”夫妻拜了两拜，于冰便止住他们。又领过两个小娃子来，一个有八九岁，一个有六七岁，也七上八下的与于冰叩头。于冰笑问道：“这又是谁？”卜氏用手指着道：“这是你我的大孙儿，那小些的是二孙儿。”于冰哈哈大笑，都叫到面前，看了看气骨，向逢春道：“两孙儿皆进士眉目也，汝宜善教育之。”陆续才是家人小厮妇女们以次叩头。于冰见有许多少年男妇，都认识不得，大料皆是众家人仆妇之子孙。再看众老家人内，不见王范、冷尚义二人，问道：“王范、冷尚义何在？”卜氏道：“冷尚义十年前即死，王范是大前年病故了。”于冰不由的慨叹至再，又猛然想起陆永忠，忙问道：“陆永忠不见，是怎么样了？”

卜氏道：“陆芳效力多年，我于七八年前，赏了他二千两银子，乡间住房一处，又与他二顷好地，着他父子夫妻自行过度，不必在此听候差委，酬他当年辅助你的好心。惟有陆芳不肯出去，隔两三月才肯去他家中走走，当日即回。不意他只病了半天，仍旧还死在你我家中。”于冰不住的点头道好。“还有一节，我父母死后，我兄弟家无余资，元儿送了他母舅五百两，又地一顷五十亩。”于冰又连连点头道：“你母子两个做的这两件事，皆大合人情天理，非我所及。令弟也该来与我一见。”卜氏道：“他去广平已五六天了，也只在三两天内即回。陆永忠是在乡下住，不知道你来，他今晚明早必到。”

于冰又问儿媳家父母名姓，方知是本城贡生李冲的次女。又笑问逢春道：“你也中了？”卜氏道：“你是十几岁中解元，他是二十四岁中八十一名举人。中的虽比你低些，举人还是个真的。”于冰笑道：“他中了，胜我百倍。”又问道：“你们的日月，过的

怎么说？”卜氏道：“自从我父亲去世，我教陆芳同柳国宾，将城内外各处房子都变卖了，因为讨几个房钱，年年和人闹口角。我将卖了房的七千多两，在广平府立了个杂货店，甚是赚钱，到如今，七千两本钱，做成两万有余。若将各铺生意田产合算，足有十三万两家私，比你在时还多了四万余两。”于冰道：“安衣足食，子女儿孙之乐，要算你是福人。”卜氏道：“谁教你不享福来？”于冰道：“百年内之福，我不如你；百年外之福，你与我不啻天渊。”又问道：“姑丈周家并姑母，可有音信否？”卜氏道：“我们两家，不隔一二年俱差人探望。二位老长亲好，家道越发富足。姑母已生了儿子八九年了。”于冰点头道：“好。”

卜氏道：“你也把我盘问尽了，我也问问你。你出外许多年，遇着几百个神仙？如今成了怎么样道果？”于冰道：“也没什么道果，不过经年家登山涉水而已。”卜氏又向于冰道：“你的容貌，不但一点不老，且少嫩了许多。我就老的不像样了。”正言间，只见陆永忠夫妇，同两个儿子，跑来叩头。于冰道：“你父亲也没了，我方才知，甚是悲悼。你家中用度何如？”永忠道：“小的父子，承太爷、太太和大爷恩典，地土、银钱、房屋，足有二千四五百两，着实是好光景。”于冰道：“如此，我心上才快活。”少刻，请于冰里边吃饭。于冰到里边内房，说道：“家中若有鲜果子甚好，如无，不拘果干、果仁之类，我还吃些。烟火食，我数年来一点不动。”卜氏深为诧异，随吩咐众小厮分头去买，先将家中有的取来。于冰将数年辛苦，亦略说一番。坐到定更后，于冰见左右无人，向卜氏道：“我且在外边暂歇一宿，过日再陪你罢。”卜氏满面通红道：“我大儿大女，你就在，我也不要你。”

于冰同儿子逢春坐至二鼓，方到外边书房内，吩咐柳国宾道：“你们可连夜备办上好菜几桌，我要与先人上坟。与陆芳也做一桌，我也要亲到他坟前走走。还得车子一辆，我坐上，庶免本地亲友物色。”又向逢春道：“可戒谕众家人，不可向外边露我

一字。”逢春道：“头前各铺众伙计俱来请安，我妻父李太爷和左近亲友俱来看望，孩儿都打发回去了。”于冰道：“此皆我说迟了一步，致令家中人传出去。也罢了。”又道：“柳国宾居心诚谨，其功可抵陆总管十分之三，你可与你母亲相商，赏银二百两、地一顷，以酬其劳。他年已衰老，吩咐家中男女，俱以老总管称之，即汝亦不必直呼其名。大章儿系我做孩童时左右不离之人，宜赏银一百两。其余家中男妇，汝和你母亲量为赏给，也算我回家一番。”逢春连声答应。小厮们抱来七八件云锦被褥，于冰立令拿回。少刻，卜氏领了儿媳和两孙出来，直坐谈到五鼓，方回内院。第二日早，将身上内外旧衣脱去，换了几件新衣服，并头巾鞋袜。上了坟，回到书房，和逢春要来白银二百三十两，又着安放了纸笔，然后将院门关闭，不许闲杂人偷窥。在屋内写了两封字，留下一封在桌上，仍借土遁去了。

逢春同家中大小男妇，在厅上等候至午间，不见开门。卜氏着将书房门取下，一齐入来，那里有个于冰？止见桌上有一篇字儿，上写道：

别十有七年，始与尔等一面，骨肉亦大疏阔矣。某山行野宿，屡经怪异，极人世不堪之苦，方获火龙真人垂怜，授以杀生乃生秘诀，将来仙道可望有成。吾儿藉祖功宗德，微幸一第，此皆家门意外之荣。永宜诚敬事母，仁慈育下，保守天和。严嵩父子在朝，会试场不可入也。若能泉石终老，更恰吾心。如必交无益之友，贪非分之财，则现在温饱，亦不能久。勉之，慎之！两孙儿骨气葱秀，稍长，须教以义方，毋私禽犊。吾从此永无相见之期，数语告戒，临颖怆然。银二百三十两，带送友人，示知。

逢春看罢，顿足大哭，“父亲去矣！”卜氏道：“门子关闭着，我不解他从何处去了？”逢春道：“父亲已通仙术，来去不可测度。”又将书字内话，与卜氏讲解了一番。卜氏呆了一会，说道：“此番来妖精鬼怪，连一口茶饭都不吃，我原逆料必有一走，到

金不換

想不出又是这样个走法，亦想不到走的如此之速。我儿不必哭他。他当日去后，我们也会过到如今。没有他，到觉得心上清净。”一家儿说奇道怪，反乱了半晌。逢春又亲到郊外，四下里瞻望了半天，方才回来。正是：

庭前鹤唳缘思海，柱下猿啼为忆山。

莫道于冰骨肉薄，由来仙子破情关。

第十六回 别难友凤岭逢木女 斩妖鼉川江救客商

词曰：

闲步暂栖丹凤岭，看诸怪相争。一妇成功请同行，也叙道中情。

孽龙吹浪鼓涛声，见舟槎漂零。立拘神将把江清，一剑庆升平。

右调《武陵春》

话说于冰用遁法出了成安，到金不换家叩门。不换见于冰回来，大喜道：“先生真是信人。”城璧也接将出来，让于冰到东正房坐下。城璧道：“大哥探望家乡，老嫂并侄子想皆纳福。”于冰道：“他们到都安好，家计亦甚充裕。只可惜我一老家人未得一见。”城璧道：“可是大哥先日说的陆芳去世了么？”于冰道：“正是。”城璧亦甚是叹息。于冰道：“贤弟从今年六月出门，恐二侄子见你久不回家，不拘那个去宁夏寻访，倘被衙门中人识破，大有未便。我今午在家中，已替你详写家信，言明你弟兄二人事由，已差鬼役送去，明早必有回音。”城璧道：“弟已出家，何暇顾及妻子？随他们去罢了。”于冰道：“似你这样说，我昨日回家，真是大坏清规了。吾辈有妻子，贵不萦心于妻子；若明知祸患不测，而必使妻子故投死地，不惟于己不可，即待人亦有所不忍。”不换道：“这封书真是要紧之至，但不知先生怎么便差鬼进去？”于冰道：“明早便知。”说罢，三人叙谈，至二鼓方歇。

至四鼓时分，鬼役超尘暗禀道：“小鬼奉法旨，领移形换影

符一道，假变人形，已将书字寄交范村连城璧家，讨有回信在此。”将符与书信交讫。于冰收超尘于葫芦内。次早递与城璧拆开，三人同看。城璧见果是他儿子亲笔，上面有许多凄惨话，叮咛嘱咐；他侄儿也再三劝城璧偷行回家探望等语。城璧长叹了一口气。把一个金不换服的瞠目咋舌，竟不知于冰是何等人。于冰道：“二侄既知始末，从此自可保全。我此刻即与贤弟别去，三年后来看你。”又向不换深深一揖道：“令表兄诸凡仰望照拂，弟异日自必报德。”城璧大惊道：“大哥今往何处去？”于冰道：“人间烟火我焉能日夜消受？”说着，从怀内取出白银二百两，向不换道：“老兄家亦寒素，安可久养长客？此银权作令表兄三年饮饌之费，不收便非好朋友。我就此刻谢别。”不换再三苦留，城璧到一言不发，惟有神色沮丧而已。于冰见城璧光景，心上甚难为情，于是拉他到下房内，说道：“贤弟不必惜别，我此去不过二三年，即来看你。日前曾说明，你通是血肉之躯，难以同行。我此时即传你吸气导引之法，果能朝夕奉行，自有妙验。”随将出纳收放始末说与，只未传与口诀，缘心上有一半还信他不过也。城璧一一谨记。于冰出来，向不换拱手道：“千万拜托，弟去了。”不换知不可留，同城璧送数里之外方回。

于冰心里说道：“闻四川峨眉山胜景极多，我魂梦中都是羡慕，今且偷空去一游，就从那边采访人间疾苦，做个积功德的起手，有何不可。”旋即驾云光奔驰，已到峨眉山上，随处赏玩。见山岚叠翠，花木珍奇，两峰突起对峙，绵亘三百余里，宛若峨眉，苍老之中，另具一种隐秀，较之西湖娇艳，大不相同。一日游走到丹凤岭上，见对面一山，嵯峨万丈，势可齐天。岭上有石堂一座，内贮石床、石椅、丹炉、药鼎之类。于冰看天色已交酉时初刻，口中说道：“今晚就在此过夜罢。”

方才向石床上一坐，只见对面山上夹缝内，陡然走出两个大汉，各身高一丈五六，披发跣足，身穿青衣。两个大汉俱朝西眺

望，猛听得一声说道：“至矣，至矣！”其声音阔大，仿佛巨雷。说罢，两个大汉俱入山夹缝内。少刻，那两个大汉又出来，各手执弓箭，大亦绝伦。一大汉道：“看我先中其腹。”说着，将弓拉满，向西一箭射去。于冰急忙看那箭到处，只见正西山头，有一妇人缓步走来，此箭直中其胸。那妇人将箭拔去，丢在地下，复向东走来。一大汉道：“此非你我所能制服，须报知将军。”只见那两个大汉又入山夹缝内。须臾，夹缝内出来十五六个大汉，皆身高一丈六七尺者，齐声向山夹缝内躬身喊道：“请将军出宫御敌。”

只见那夹缝内出来一绝大汉子，即众大汉所谓将军者，身高二丈六七尺，赤发朱衣，两眼比盘子还大，闪闪有光，面若噀血，刚牙锯齿，亦手执弓箭，面向西看望。只见那妇人渐次相近，于冰存神细看，见那妇人翠裙鸳袖，锦衣珠环，容貌极其秀美，乃妇人中之绝色也，从山西款端而至。那将军回顾众大汉道：“看我中其喉。”众大汉齐声道：“共仰将军神箭。”只见那将军拽满大弓，将箭放去，口中说声：“着！”只见这支箭响一声，正中在妇人咽喉上，一半在项前，一半透出项后。那妇人若不知者，轻轻将箭抽出，掷于地下，又缓缓走来。那将军环顾众大汉道：“此非军师先生不能降服此妇。汝等可快请军师先生来。”

俄顷，军师先生亦从夹缝中走出。于冰见那军师先生，长有六尺，粗也有六尺，头大如轮，目大如盆，口大如锅，面黑如漆，身绿如荷，乍见与一大球相似。只见那军师先生手拿宝剑，口中念念有词，用剑向地下一指，山溪内大小石块都乱跳起来。又用剑向天上一指，那些大小石块，随剑俱起在半空。复用剑向那妇人一指，那些大小石块，雨点般向妇人打下。只见那妇人口内吐出寸许大一小瓢，其色比黄金还艳。用手将小瓢一晃，那些大小石块，响一声，俱装入瓢内，形影全无。那妇人又将瓢向军师先生并众大汉一掷，响一声，将众大汉同军师先生并将军，俱

装入瓢内，飞起半天。那妇人又用手将瓢连指几指，那瓢在半空连转几转。那妇人将手向下一翻，只见从瓢内先倒出无数大小石块，势若山积，随后又倒出许多青黑水来，如瀑布悬空一般，飞流直下，平地上堆起波涛。那妇人将手一招，那瓢儿仍钻入妇人口中。那妇人旋即袅袅婷婷，仍向西山行去。

于冰在石堂内看了半晌，竟看呆了，心中说道：“此必都是些妖怪，敢于青天白昼如此兼并。莫管他，且送他一雷火珠。”想罢，走出石堂，用右手将珠掷去，烟火到处，响一声，打的那妇人黄光遍地，毫无损伤。于冰急将珠收回。那妇人掉转身躯，见于冰站在对山石堂外面，复用俊眼将于冰上下一看，笑说道：“我有何得罪先生处？先生却如此处置我！”于冰见雷火珠无功，大为惊诧，高声说道：“我乃火龙真人弟子冷于冰是也，替天斩除妖孽多年。你系何等精怪，乃敢横行，不畏天地？”那妇人又将于冰细看道：“你面目上竟有些道气，正而不邪。敝寓离此不远，请先生同去一叙何如？”于冰大笑道：“我若不敢到你巢穴里去，我也算不得火龙真人弟子了。”说罢，将身躯从岭上一跃，已到妇人面前。那妇人让于冰先行，于冰道：“你只管前走，我不避你。”那妇人微笑道：“我得罪先生，导引了。”说罢，分花拂柳，袅娜而行。

于冰跟在后面，过了两个山头，盘绕至山底，见一绝大桂树，高可齐天，粗经亩余。那妇人走至树前，用手一推，其树自开，现出门户屋宇，执手让于冰先行。于冰迟疑不敢入去，那妇人道：“我非祸人者，先生请放心。”于冰道：“你先人去，我随后即至。”那妇人又笑了笑，先入树内。于冰此时进退两难，又怕被妖怪耻笑胆怯，于是口念护身神咒，手握雷珠，跟了人去。觉得一阵异香扑鼻，清人肺腑，放眼一看，另是一个天地。但见：

门楼一座，屋宇两层。琉璃瓦射天光，水晶帘垂户外。绿衣

士女，调鹦鹉于西廊；粉面歌童，训玄鹤于东壁。篆烟袅袅，炉喷冰麝奇香；佳卉纷纷，盆种芝兰瑞草。丹楹绣柱，分悬照乘之珠；画阁锦堂，中供连城之璧。孔雀屏堆云母，麒麟座砌石英。室贮楠榴，绫绡帐披拂床第；几陈宝鉴，珊瑚树辉映阶除。玉珂金铉，可是花房器物；琼台贝阙，居然树内人家。

于冰到树内，见朱门绣户，画栋雕梁，陈设物件，晶莹耀目，多非人世所有。心里说道：“天下安有树内有此宅舍，必是妖怪幻捏而成。”那妇人见于冰入来，又执东家之礼，让于冰先行。于冰到此，也避忌不来，大踏步走入厅内。那妇人向于冰轻轻一拂，与于冰分宾主坐下。许多侍女，有献松英露者，献瑰玖露者，献紫芝露、蕉葩露者，于冰总不吃。

妇人道：“先生修道几时矣？”于冰道：“才数年。”妇人道：“数年即有此道术，具此神通，吾不信也。”于冰道：“你端的是何妖怪？可向我实说，我自裁处。”妇人笑道：“我非妖怪，乃木仙也。自盘古开辟以来，至今历无算甲子。适先生所见大桂树，即吾原形。”于冰道：“方才对敌众大汉，并将将军和军师先生，皆何物？”妇人道：“此辈亦榧楠杞梓松柏楸桧之属，均系经历六七千年者。奈伊等不务清修，惟恃智力，在此山逢人必啖，遇物必杀，上干天地之和，下激鬼神之怒，今日截除吾手，实气数使然。”于冰听其语言正大，将头点了几点，又问道：“他们既如此作恶，为何不早行斩除，必至今日？”妇人道：“去岁那极大汉子自号将军者，不揣分量，曾遣媒妁求婚于我。我将媒妁严刑重处，断臂逐去。昨午花蕊夫人，约清明霞殿看鹤蛇衔珠戏。此辈访知我不在，碎我花英，折我枝条，屋宇几为之覆。此刻相持，亦以直报怨耳。”

于冰道：“仙脚口中吐一小黄瓢，极能变化，此系何物？”妇人道：“此桂实也。吾实有数百年一结者，有三五百年、一二百年一结者，要皆桂之精华，桂之血脉也。吾于天皇时，即择一最

大而久者，炼之四千余年，始成至宝。其形似瓢，其实则圆，随意指使，大可盛山岳江湖，小可破虬虱微物也。”于冰道：“众大汉等入此瓢，皆成青黑水，这是何说？”妇人道：“青黑水，乃形质俱化，树木之汁液耳。”于冰道：“仙卿之瓢，亦能化人否？”妇人笑道：“人与物一体，既可以化物，即可以化人。”于冰笑道：“信如斯言，则凡入卿瓢者，一概无生矣。”妇人道：“瓢与吾乃同根共枝而出，瓢即是我，我即是瓢，人物之入吾瓢者，生死随吾所欲，何至于一概无生也。”于冰点首至再道：“可谓至宝矣。”又道：“仙卿既能作此屋宇，又能有如此道术，何不光明磊落，做一须眉丈夫，而必朱唇皓齿，冶其容，小其足，献媚态娇姿于日月照临之下，这是何说？”妇人大笑道：“吾辈得阳气生者则男，得阴气生者则女。万物各有阴阳，草木宁无雄雌？信如先生言，则男男女女，皆可随我所欲，而造化竟由我操矣。”于冰笑，妇人亦笑。

于冰道：“仙卿修炼，亦调和铅汞否？”妇人道：“其理则同，其运则不同。先生以呼息导引为第一，餐霞吸露次之；我辈以承受日精月华为第一，雨露滋润次之，至言呼息导引，不过顺天地气运，自为转移可也。大概年愈久，则道益深，所行正直无邪，即可与天地同寿。”于冰又笑说道：“如仙卿这样说，则仙卿肚内，竟空空洞洞，一无所有了。”妇人道：“既化人形，外面四体俱备，腹内自五脏六腑皆全。只是强为捏造，系后天，非先天也。岂有空洞无物之理？若空洞无物，自应无觉无识，那便是真正木头，此刻乌能与先生话谈也。先生既系火龙真人弟子，定必与桃仙客相识。仙客与吾辈同类，试问仙客肚中，亦空空洞洞否？”于冰听了大笑。妇人亦大笑。

于冰起身告辞，妇人道：“日色将落，男女之嫌宜别，房屋虽有，不敢留先生过宿。今日相会，亦系盘古氏至今未有奇缘，我有桂实几枚，为先生寿。”令侍儿取出一锦袋来，内贮碗碟大

者、茶酒杯大者、枣豆大者不等，无一不黄光灿烂，耀目夺睛，芬馥之气，味迈天香，嗅之顿觉心神清越。妇人取茶杯大者一，枣大者十，说道：“此茶杯大者，三千年物，服之可延寿三百载。枣大者，皆百余年物，服之可延寿一纪。”于冰作揖领谢，又问道：“仙卿从开辟时修持至今，所行又光明正大，理合膺上帝敕诏，位列金仙，今犹寄迹林泉，何也？”妇人道：“吾于天皇氏时，即奉诏为桂萼夫人。因性耽清静，授职后，便须随班朝晋，缘此叩辞。至帝尧时，又奉诏封清华夫人，敕命佐花蕊夫人总理九州四海花卉荣枯事，此缺极繁，更非所愿，仍复固辞。只今算一草莽之臣可也。”于冰连连作揖道：“今日冒渎夫人之至。”夫人带笑还了两拂，送于冰出树，说道：“山海之内，多藏异人，嗣后先生宜珍重厥躬，毋轻以随珠弹雀。”于冰拱手谢道：“良言自必书绅。”夫人又道：“暇时过我一谈，于先生未尝无益。”于冰唯唯。刚走得一步，那树已无门矣。后来于冰授职金仙后，到与此桂成道中契友，互相往来，此是后话。

次早复去游览，数日后，方驾云出山，离地才起了三百余丈高下，见川江内银涛遍地，雪浪连天，一阵怪风，刮的甚是利害。但见：

不是风伯肆虐，非关巽二施威。竹浪横飞，宁仅穿帘入户；松涛乱卷，慢言灭烛鸣窗。初淅沥以萧飒，忽奔腾而砰湃。五峰瀑布，何因泻至江干；三峡雷霆，直似涌来地底。大舟小舰，翻翻覆覆，真如落水之鸡；少女老男，扰扰纷纷，无异熬汤之蟹。

于冰见风势怪异，低头下视，见川江内大小船只，沉者沉，浮者浮，男女呼天叫地，个个随波逐流，心上甚为恻然，急向巽地上一指，喝声：“住！”少刻，风息浪静，见梢工水手，各整舟楫。其中有翻了船救上岸的，又皆呼天叫地，势类疯狂。于冰复手掐剑诀，飞符一道，须臾，大小江神，拱立云中，听候使令。

于冰问道：“今日大风陡起，川江内坏无限船只，伤残许多

民命，尔诸神可是奉上帝敕旨，收罗在劫之人么？”众神道：“这段江名为孽龙窟，最深最险。江底有一老鼃，已数百载，屡次吹风鼓浪，坏往来舟船，实系此物作祟，小神等并未奉有敕旨。”于冰大怒道：“尔等既职司江界，理合诛怪安民，体上帝好生之心，何得坐视妖鼃肆虐，任他岁岁杀人，尔等职守何在？”众神道：“妖鼃身躯大经亩许，力大无穷，且通妖术，小神等实没法遣除。”于冰越发恨怒道：“此等尸位旷职的话，亏你们也说得出来！既无力遣除，何不奏闻上帝，召天将诛之？”诸神皆鞠躬认罪，无可再辨。

于冰将木剑取出，上面书符两道，付与江神道：“可速持吾剑，投入鼃穴，自有妙应。”江神等领剑入水，见老鼃还在那里食落江男女。又有那些不知死活的鱼虾，也来赶吃人肉，统被老鼃张开城门般大口，一总吞去。正在快活时，江神等将木剑远远的丢去。那剑出手有光，一道寒辉，掣电般直扑老鼃项下。只见那鼃从口中吐一股青气，将木剑冲回有百余步远近，在水中旋转不已；只待青气散尽，那木剑又照前飞去，仍被青气冲回。如此五六次，众江神见不能成功，将木剑收回，齐到半空中，细说妖鼃利害。于冰道：“此必用前后夹攻之法方可。”随将雷火珠交付江神，吩咐如此如此。众江神领命，握珠者远立在老鼃尾后，持剑者仍在前面，将剑丢去。老鼃复吐青气，不防尾后响一声，雷火珠早到，打在老鼃尾骨上，老鼃虽觉疼痛，却还不甚介意。江神将珠收回，复向老鼃掷去，大响了一声，这一珠才将盖子打破，疼的老鼃声吼如雷，急忙将身躯掉转，张着巨口，向众江神吐毒。众江神收珠倒退，却好木剑从老鼃背后飞来，直穿过老鼃脖项，血势喷溅，波浪开而复合者几次。那老鼃踉跄跳跃，无异山倒峡崩，江面上船只又被水晃翻了许多，于是登开四足，向江底芦苇多处乱钻。只见那剑真是仙家灵物，一直赶去，从水中倒起，转一转，横砍下来。将脖项刺断一半，老鼃倒于江底。那剑

犹往来击刺，好半晌，鼋头始行坠落。

于冰在云中等候多时，方见众江神手捧珠剑，欣喜复命，细说诛杀妖鼋原委，又各称颂功德。正言间，忽听得江声大振，水泛红波，见一鼋头，大有丈许，被众神丁推涌上江岸。看的人蜂屯蚁聚，都乱嚷上帝降罚，杀此更古未有的怪物，从此永庆安澜，商旅可免覆舟之患矣。于冰戒谕江神，着不时巡查，以除民害。众神遵命去了。于冰方催云行去，随地济困扶危。正是：

丹凤岭前逢木怪，川江水底斩妖鼋。

代天宣化神仙事，永庆升平行旅安。

第十七回 請庸醫文魁毒病父
索賣契淑女入囚牢

詞曰：

燭影搖紅筆莫逃，在前朝。逆見殺父出今宵，藉醫刀。
烈女救夫索賣契，心先碎。英雄甫听語聲高，恨難消。

右調《楊柳枝》第二體

話說于冰斬了妖電，這日商客死亡受驚者甚多。就中單表一人，姓朱名文煒，系河南歸德府虞城縣人，年二十三歲，住居柏葉村。

他父名朱昱，年五十二歲，有二千來兩家私，住房田地在外，從部中打點，補授四川金堂縣典史。他長子名文魁，系已故嫡妻黃氏所出。娶妻殷氏，夫妻二人，皆譎詐殘忍。文魁最是懼內，又好賭錢，每逢賭場，便性命不顧。其次子朱文煒，系已故側室張氏所生。為人聰明仁慈，娶妻姜氏，亦甚純良。他家有兩房家人夫婦，一名段誠，一名李必壽，各配有妻室。朱昱最愛文煒，因長子文魁好賭，將田產留文煒在家經理，將文魁帶至任所，也是防閑他的意見，說明過三年後，方着文煒來替換。朱昱滿心裏要娶個妾，又因文魁也在外獨宿，不好意思舉行。喜得他為人活動，于本地紳衿鋪戶，應酬的輕重各得其宜，上司也甚是喜他，常有事件批發。接連做了三年，手內也弄下有一千四五百兩，又不敢在衙門中存放，恐文魁盜用，皆暗行寄頓。

這年已到三年，文煒思念他父親，久欲來四川省視，因屢次

接他父亲书信，几时文魁回了家，方准他来。他哥哥文魁，又想法之至，常暗中寄信着文炜速来，弄的文炜到没了主意。又兼他嫂嫂殷氏，因文炜主持家政，气愤不过，天天指猪骂狗的闹吵。文炜夫妇处处谦让，才强支了这三年。这年决意入川看父，将地土俱行租种与人，又将家中所存所用，详细开写清账，安顿下一年的过度，交与他嫂嫂管理。又怕殷氏与姜氏口角，临行再三嘱托段诚女人欧阳氏，着他两下调和，欧阳氏一力担承。方同段诚一同起身。这日到孽龙潭，陡遭风波，船只几覆。来到金堂县，朱昱大喜，细问了家中并乡里等话，着文魁与文炜接风痛饮。文魁见兄弟来，可以替得早行回家，不意过了月余，朱昱一字不题。文魁着文炜道达，但付之不答而已。文魁恼恨之至，外面虽不敢放肆，心里也不知凶骂了多少。

一日，朱昱去绅士家看戏，至三鼓后方回，在马上打了几个寒战，回署便害头疼。次日请医看视，说是感冒风寒，吃了两剂药，出了点汗，觉得清爽些。至八天后，又复遍身疼痛，寒热交作，有时狂叫乱道，有时清白。一日到二更以后，朱昱见文炜一人在侧，说道：“本城贡生刘崇义，与我至厚，他家收存我银一千一百两，月一分行利，有约契，我曾与他暗中说明，不着你哥知道。新都县敦信里朱乾，是与我连宗兄弟，他那边收存我银三百两，也是月一分行利，此宗你哥哥有点知道。二处我都系暗托，说明将来做你的饭根，我若有个好歹，你须设法弄在手内，日后你哥哥将家私输尽，你就帮助他些，他也领情。不是我做父母的存偏心，我深知他夫妻二人，皆不成心术，久后你必大受其累。约契收放在一破红油柜中旧拜匣内，你可速速拣收在手。衣箱内现存银八十余两，住房桌下存大钱三万余文，你哥哥都知道，瞒不得他。若将衙门中器物等项变卖，不但棺木，即回去脚价盘费，亦足而又足。至于本乡住房并田地，我过日自有道理。”

文炜泣说道：“父亲不过是受了寒，早晚即愈，何骤出此言。

本城并新都两处收存银两，一任哥哥收取，我一分一厘亦不经手。非敢负父亲疼爱至意，大抵人生穷通富贵，自是命定，我若欺了哥哥，天亦不容我。父亲可安心养病，断断不必过虑。”朱昱听了，蹙眉大恨道：“痴子深负我心，你到后悔时，方信我言，由你去罢。”又道：“我此时觉得着实轻爽，可将你哥哥同段诚叫来。”文炜将二人叫到。朱昱向文魁道：“我一生勤俭，弄下些小家私，又得做此微员，年来不无补益。我这病看来还无妨，设有不测，世上没个不散的筵席。扶我灵柩回乡后，断不必劳亲友吊奠，到要速请亲友，与你弟兄二人分家，断不可在一处居住。家中住房，原价是三百三十两，你弟兄二人，谁爱住此房，即照原价归结，另寻住处。将来不但田产，即此处并家中所有器物、银钱、衣帛等类，虽寸丝断线，亦须眼同亲友公分，以免骨肉争端。若谁存丝毫占便宜之见，便是逆命贼子。段诚也在此，共记吾言。你是我家四世老家人之后裔。他二人有不合道理处，须直口苦劝，毋得瞻徇。若他们以主人欺压你，就和欺压我一般。你为人忠直，今以此相托，切莫负我。”段诚听了，泪下如雨。又向文魁道：“你除了顽钱，我想普天下也再没第二个人能占了你的便宜，我到也放心。你兄弟人忠厚，你要步步疼怜他，我死去亦得瞑目。”说话间，又烦躁起来，次日更甚。

本县东门外有个举人，姓强名不息，专以行医养济家口，是个心粗胆大，好走险路的人。被他治好了的也有，大要治死的居多，总在一剂两剂药上定死活。每以国手自任，地方上送他个外号，叫强不知。即或有被他治好的，又索谢礼过重。因此人又叫他做强盗。把个举人名品，都被他行医弄坏了。朱文魁慕他治病有决断，两三次打发衙役请来，看了脉，问了得病日期，又看了看舌头，道：“此真阴症伤寒也，口渴烦躁，皆假相耳，非用人参五钱、附子八钱，断无生理。”文魁满口应承。文炜道：“医理我一字不知，只是阴阳二症，听得人说，必须分辨清楚，药不是

轻易用的。”文魁道：“你少胡说，先生来，自当以先生话为主，只求开方早救为是。你讲得是什么阴阳？”强不知道：“似此症，我一年内也不知治着多少。我若认不真切，敢拿老父母试药？不是学生夸口说，城内外行此道者数十人，笑话他还没一个识得此症。”文炜不敢争辩。开了方儿，文魁便着段诚同衙役买参挝药。

强不知去后，文炜放心不下，将药方请教先治诸人，也有一言不发的，也有摇头的，也有直说吃不得。文炜与文魁大争论起来，文魁急了，大嚷道：“你不愿父亲速好么？耽搁了性命，我和你誓不同生。”文炜也没法，但愿服药立愈。服药后，便狂叫起倒不已。他原本是阳症，不过食火过重，汗未发透，邪气又未下，若不吃药，亦可渐次平安，他那里受得起人参附子大剂。文炜情急，又与文魁争论，文魁道：“亏你还是个秀才，连‘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二句，都不知道。”又待了一会，朱昱声息俱无，文魁道：“你看，安静了没有。”文炜在嘴上一摸，已经死了。文炜抚尸大叫，文魁亦大惊，也悲号起来。

哭了半晌，率同衙役，停尸在中堂，买办棺木。本县闻知，立即差人送下十二两奠仪。三日后，署理官早到。至七日后，文魁托书役于城内借了一小佛殿慈源寺，搬移出去，然后开吊。又请他父亲相好的绅士几人，求了本县名帖，向各绅衿铺户上捐，也弄有一百七八十两。文炜将刘贡生等借约二张拣出，交付文魁。文魁喜欢的心花俱开，出乎意料之外，极力的将文炜誉扬贤孝，正大不欺。

一日，文魁向文炜道：“刘贡生所借银两，我亲问过他三四次，他总推说一时凑不及，许在一月后，看来利钱是无望的了。新都县本家朱乾，借银三百两，他住在乡间敦信里，离此八九十里路，你可同段诚走遭，必须按约上年月算明利钱，除收过外，下欠利钱，一个也让不得。我们是什么时候，讲到连宗，他该破家帮助我们，才是有人心的长者。明早即去。他若推托时日，你

两人断断不必回来，天天守着灵何益？”次日，文炜遵兄命同段诚去了。到朱乾家，相待极其亲厚，早晚在内房饮食，和亲子侄一样。银子早已备办停妥，又留住了四天，与了本银三百两，又找了利银十七两，余外又送了十两，俱是十足纹银。主仆二人，千恩万谢，辞了上路。约走了二十多里，至新都县饭铺内吃饭，见三三两两，出来入去，都说的是林秀才卖老婆还官欠的话，咨嗟太息的到十有八九。听了一会，也没什么关心处。

原来这林秀才，是本省新都县人。单讳一个岱字，号齐峰，年三十一岁。他生的汉仗雄伟，勇力绝伦，虽是个文秀才，却学得一身好武艺，马上步下，可敌万人。娶妻严氏，颇有才色，夫妻甚相敬爱。他父亲林楷，为人正直，做过陕西陇县知县，真是一钱不名。后来病故在任内，林岱同他母亲和家人林春扶柩回籍，不几月他母亲也去世。清宦之家，那里有什么私囊。又因重修陇县城池，部中核减下来，到亏空下国帑二千七百余两，着落新都县承追。前任县官念他是旧家子弟，不过略为催取，林岱也交过八百余两。新任知县叫冯家驹，外号又叫冯剥皮，为人极其势利刻薄。他曾做过陇西县丞，与林楷同寅间甚是不对，屡因不公不法的事，被林楷当面耻辱。

今日林岱有这件事到他手内，正是他报怨之期。一到任，就将林岱家人林春拿去，日夜比责。林岱破产完了一千余两，求他开释，他反申文上宪，说林岱亏欠国帑，恃符抗官，不肯交纳，将秀才也革下来。林岱又将住房变卖交官，租了一处土房居住。本城的绅衿铺户，念他父居乡正直，前后捐助了三百两，尚欠四百五十两无出，大家同去恳冯剥皮，代他报家产尽绝。冯剥皮不惟不听情面，且将林岱拿去收监，将林春讨保释放。林春不几日亦病故，止有林春的女人，同严氏做些针线，货卖度日，又要接济林岱衣食，把一个小女厮也卖了做过活。后来剥皮竟将林岱也立限追比，又吩咐衙役着实重责，大有不能生全的光景。地方上

桑梓又过意不去，捐了一百两交纳，复恳他报家产尽绝的申文。剥皮满口应许，将银子收下，仍是照旧比责，板子较前越发打的重了。此后内外援绝，苦到绝顶。严氏在家中，每天不过吃一顿饭，常有整天家受饿，没饭吃的时候。

本城有个监生叫胡贡，人只叫他胡混，是个心大胆小，专好淫奔之人。他家里也有几千两的用度，又好奔走衙门，藉此欺压良善。他屡次看见严氏出入，姿色动人，又知林岱在监中无可解救，便引起他娶妾之心。托一个善会说话，有机变的宋媒婆，以采买针线为由，常拿些绸缎碎物着严氏做，做完，他就将手工钱送来，从未耽延片刻，其手工钱都是胡贡暗出。因此来往的透熟，每日家言来语去，点缀严氏，着他卖身救夫，与富贵人家做个侧室，便可名利两收。严氏是个聪明妇人，早已明白他的意见，只是不应承他。后见他屡次迂引，便也动了个念头。向宋媒道：“我非无此意，只是少个妥当人家。你既这样关切我，心里可有人家么？”宋媒即将胡监生人才、家道、年纪，说了个天花乱坠。严氏道：“我嫁人，是要救夫出监，只怕他未必肯出大价钱娶我。至于与人家做妾，我到不回避这声名。”宋媒道：“这胡大爷也曾说过，止出三百五十两，此外一两也不多出。”严氏笑道：“可见是个天缘，他出的这银数，却与我夫主官欠暗合，就烦你多加美言，成就了我罢。”宋媒道：“成就最是容易，必须林大爷写一个为欠官钱卖妻的亲笔文约，方能妥贴的了。”严氏又笑道：“这都容易，我早晚与你拿来。只是一件，只怕胡大爷三心两意，万一反悔，我岂不在丈夫前丧品丢人。你敢包办么？”

宋媒道：“若胡大爷有半句反覆话，我就永堕血盆地狱。我若是戏耍了你，着你在丈夫前丢人，我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都教他们死了。”严氏道：“既然胡大爷有实心于我，我就是他的人，他何苦教我抛头露面。将来凭据到手，就劳动他替我交官，放我夫主回家。还有一句话你要记清，若我夫主午时不回

家，便是一百个未时，我也不出门。”宋媒道：“这事都交在我身上。胡大爷和县里是好相与，怕放不出人来？只要凭据写的结实明白方妥，胡大爷也是最精细不过的人。”两人讲说停当，宋媒婆欢欢喜喜，如飞的去。

次日严氏跟了林春女人，走至新都县监门，向管监的哀恳。管监的念林岱困苦，随即通知，放严氏入来。严氏看见丈夫蓬头垢面，满腿杖伤。上前抱头大哭。林岱也落了几点眼泪。旋教林春女人拿过几样吃食东西，一大壶酒，放在面前，严氏也坐在一旁，说道：“家中无钱，我不能天天供济你的饮食，你可随意吃些，也是我到监中看你一番。”林岱道：“你这一来，我越发不能下咽，倒是酒我吃两杯罢。”严氏从篮内取出一个茶杯来，斟满递与林岱。林岱吃了一口酒，还是半冷半热的。问道：“你们家间，米还有得吃么？”严氏道：“有钱时买一半升，无钱时也就不吃了。”林岱便将杯放下，长叹道：“我这性命，只在早晚，必死于冯剥皮之手。他挟先人仇恨，断不相饶。只是你将来作何归结？”严氏道：“你们男人家，要承先启后，关系重大；我们妇人家，一死一生，有何重轻？将来上天可怜，你若有出监之日，我到愁你没个归结。”

林岱道：“我时常和你说，有一个族伯林桂芳，现做湖广荆州总兵。只因祖公公老弟兄们成了仇怨，致令我父也与他参商，二十年来音信不通。此外我又别无亲友，设或有个出头日子，我惟投奔他去了。”严氏点头道：“任他怎么参商，到底是林氏一脉，你又在患难中，谁无个恻隐之心？”林岱道：“这也是我与你纸上谈兵，现欠着三百五十两官银未交，总插翅亦难飞去。”严氏道：“三百五十两官银，到有人出在那里，只要你立一主见。”林岱大喜道：“系何人相帮，有此义举？”严氏笑道：“不但三四百两，就是三四十两，相帮二字，从何处说起？”就将胡监生托媒婆说的话，详细说了一遍。林岱道：“你的主意若何？”

严氏道：“我的主意，要舍经从权，救你的性命。只用你写一张卖妻的文约，明后日即可脱离苦海。”林岱听了，倒竖须眉，满身肉跳，大笑道：“不意你在外面，到有此际遇。好，好！”向林春女人道：“你可哀告牢头，讨一副纸笔来。”少刻，牢头将纸笔墨砚俱送来，林岱提笔，战缩缩的写道：

立卖契人林岱，新都县人，因亏欠官项银三百五十两，无可交纳，情愿将原配妻室严氏，出卖于本城胡监生。

又问严氏道：“他娶你是做妻做妾？”严氏道：“是讲明做妾。”林岱道：“更好。”

名下为妾，身价纹银三百五十两，本日在新都县当官交纳，并无短少，日后不许反悔争竞，恐口无凭，立卖约存照。

又问道：“你适才说有个媒婆子，姓什么？”严氏道：“姓宋。”林岱又写：

同中女媒宋氏。某年月日亲笔立。

写毕，将拿来的酒菜，大饮大嚼，吃了个罄净。吃毕，将头向监墙上一斜靠，紧闭双睛，一句话不说。严氏道：“你出监后，务必到家中走走，我有许多要紧话嘱咐你。你若是赌气不到家中，我就是来生来世见你了。”林岱笑道：“你去罢。”言讫，把身子往地下一倒，便睡去了。

严氏收拾起诸物，又恐林岱听见，眼中流泪，心里大痛，悄悄出门。回到家中，宋媒婆早在门外等候。严氏改做满面笑容，让宋媒到房内坐下。宋媒道：“奶奶的喜事何如？”严氏从袖中取了卖契，向宋媒道：“事已做妥，你可述我的话：银子三百五十两，要胡大爷当堂替我前夫交代清楚。衙门中上下即或有些须使费，我前夫都不管。我几时不见我前夫回家，我断断不肯动身，不是我心恋前夫，情理上该是这样。此系官银，谅也不敢舛错，你就将约契拿去罢。这是我前夫亲笔写的，他不必生疑。”宋媒见了约契，如获至宝，说了几句吉庆话，如飞的跑去，递与胡监

生，居了天字号大功。

胡贡看了大喜，次日一早，亲自送了冯剥皮四样重礼。剥皮说了无数送情的话，始将银两收兑入库。胡贡又到宅门并承办书吏处，说定事完相谢，立逼着管宅门家人回禀本官，将林岱当时放出监来。然后回家，催着收拾喜轿，差人到林岱家娶妾。宋媒报知严氏，严氏忙着林春女人，到县前一路迎请林岱回家。正是：

贼子借刀杀父，淑女卖身救夫。

两人事迹迥异，问心各有悬殊。

第十八回 骂钱奴刎颈全大义 保烈妇倾囊助多金

词曰：

蛩声泣露惊秋枕，泪湿鸳鸯衾。立志救夫行，痴心与恨长。世事难凭断，竟有雪中炭。夫妇得周全，豪侠千古传。

右调《连环扣》

且说林岱出了县监，正心中想个去处躲避，见林春女人跑来，再三苦请。林岱又羞又气，心中想道：“我就不回家去，满城中谁不知我卖了老婆。”万无奈何，低了头走，也不和熟识人周旋，一直到自己门前。见喜轿在一边放着，看的人高高下下，约百十余人，又听得七言八语，说：“林相公来了，少刻我们就要看霸王别姬哩。”林岱羞愧之至，分开众人入去。严氏一见，大哭道：“今日是我与你永别之日了。”将林岱推的坐下道：“我早间买下些须酒肉，等你来痛饮几杯。”林岱道：“你是胡家的人了。喜轿现在门外，你速刻起身，休要乱我怀抱。既有酒肉，你去后我吃罢。”正说话间，只见胡监生家两个人入来说道：“林相公也回来了。这是一边过银，一边过人的事体。”严氏大怒道：“总去也得到日落时分。人卖与姓胡的，房子没卖与姓胡的，是这样直出直入，使不得。”胡家人听了，也要发话，想了想，两人各以目示意而出。严氏又哭说道：“我与你夫妻十数年，无福终老，半路割绝。你将来前程远大，必非终于贫贱之人。我只盼望你，速速那移几两盘费，投奔荆州，异日富贵归来。到百年

后，你务必收拾我残骨，合葬在一处，我在九泉之下，亦可瞑目。”林岱哈哈大笑道：“这都是婴儿说梦的话，你焉能与我合葬？”

且不说夫妻话别。再说朱文炜、段诚，算还了饭钱，刚走到县东门，见路南里有一二百人，围绕着一家门子，拥挤看视。又见一个妇人从门内出来。拍手说道：“既然用了人家银子，吃新锅里茶饭去就是了，又浪着教请买主胡大爷来说话。”说着，往路北一条巷内去了。文炜向段诚道：“这必定是我们在饭铺中听得那话，我们走罢。”段诚道：“天色甚早，回去也是闲着，我们也看看何妨。”少刻，只见一个人，挺着胸脯，从北飞忙的走来。但见：

满面浮油，也会谈忠论孝；一身横肉，惯能惹是招非。目露铜光，遇妇人便做秋波使用；口含钱臭，见寒士常将冷语却除。敬府趋州，硬占绅衿地步；畏强欺弱，假充光棍名头。屡发非分之财，常免应得之祸。

只见这人走至了门前，骂道：“你这般无用的奴才，为什么不将喜轿抬入去，只管延挨甚么？”那几个人道：“新姨娘不肯上轿，我们也没法。”又见先前去的那妇人，也从北赶来，入门里边去。少刻，从门内走出二三四岁一个妇人来，风姿甚是秀雅，面色微黄，站在门前，用衣襟拭去了泪痕，高声问道：“那个是监生胡大爷？”

只见那从北来的人，于人丛中向前摇摆了两步，说道：“小生便是。”那妇人道：“你娶我是何意见？”胡监生道：“娘子千伶百俐，难道还不知小生的意思么？”严氏道：“我夫虽欠官钱，实系仇家作弄。承满城中绅衿士庶，并铺户诸位老爷，念我夫主忝系宦裔，捐银两次，各助多金，可见恻隐之心，人人皆有。尊驾名列国学，宁无同好？倘开恩格外，容我夫妻苟延岁月，聚首终身，生不能衔结阶下，死亦焚顶九原。身价银三百五十两，容拙

夫按年按月，陆续加利拔还。天日在上，谁敢负心。尊驾收子孙之福利，妾夫妇全驴马之余年，德高千古，义振桑梓，想仁人君子定乐为曲成。如必眷恋媿陋之容，强协连理，诚恐珠沉玉碎，名利皆非君有。到那时人琴两亡，徒招通国笑议，未知尊驾以为然否？”胡监生道：“娘子虽有许多之乎者也，我一句文墨话不晓得。我止知银子费去，妇人买来。若说积德两字，我何不将三百五十两银子，分散与众贫人，还多道我几个好，也断断不肯都积德在你夫妻两人身上。闲话徒说无异，快上轿走路是正务，我家有许多亲友等候吃喜酒哩。”此时看的人并听的人越发多了，不下千数，嗟叹者不一而足。

只见那妇人掉转头，向门内连连呼唤道：“相公快来！”叫了几声，门内走出一条金刚般大汉，看了看众人，随即又闪入门内。那妇人面朝着门内道：“妾以蒲柳之质。侍枕席九载，实指望夫妻偕老，永效于飞，不意家中多故，反受仕宦之累。非你缘浅，乃妾命薄。我自幼也粗读过几句经史，止知从一而终，从今日以至百年后，妾于白杨青草间候你罢。前途保重，休要想念于我。”又指着胡监生骂道：“可惜我十几句良言，都送在猪狗耳内。看你这厮，奴头贼眼，满身钱臭，也不像个积阴德、识时务的人。”说罢，从左袖内拉出刚刀一把，如飞的向项下一抹。背后有一后生，看得真切，一伸手，将刀子从肩膀夺去，到将那后生手指勒破，鲜血淋漓。那妇人大叫了一声，向门上一头触去，摔倒在地，只见血流如注，衣服与地皮皆红。那些看的人，齐声一喊，无异轰雷。

胡监生见势头不好，忙忙的躲避去了。林岱抱起了严氏，见半身竟是血人，到底妇人家无甚气力，止是头上碰下个大窟，幸未身死。林岱提入房中，替他收拾。街上看的人，皆极口赞扬烈妇，把胡监生骂的人气全无。待了一会，宋媒婆入去打听，见不至于伤命，忙去报与胡贡。胡贡又带来许多人，到门前大嚷道：

“怎么我昨日买的人，今日还敢和姓林的坐着。难道在门上碰了一下子，就罢了不成？有本领到我家中使展去来。”

朱文炜看了多时，见事无收煞，此时心上更忍耐不住，分开了众人，先向胡监生一揖，说道：“小弟有几句冒昧话，未知老长兄许说不许说？”胡监生道：“你的语音不同，是那里人氏？”文炜道：“小弟河南人，本姓朱，在此地做些小生意。今日路过此地，看的多时，这妇人一心恋他丈夫，断不是个享荣华富贵的人，娶在尊府，他也没福消受。不过终归一死。依小弟主见，不如教他夫主还了这宗银子，让他赎回。老长兄拿着银子，怕寻不出有才色的妇人来么？”胡监生道：“这都是信口胡说，他若有银子，不卖老婆了。”文炜道：“小弟借与他何如？”众人猛见一白衣少年，说出这话，都喝彩起来。胡监生道：“不意料你到有钱，会放卖人口账。”文炜道：“小弟能有几个钱？不过是为两家解纷的意思。”胡监生想了一会，说道：“也罢了，你若拿出三百六十五两银子来，我就不要他了。”众人听了，一片声乱叫道：“林相公快出来，有要紧话说。”

林岱出来问道：“众位有何见谕？”众人道：“今日有两位积阴德的人。”指着文炜道：“此位姓朱的客人，情愿替你还胡大爷的银子，赎回令夫人。”又指着胡监生道：“此位也情愿让他取赎，着你夫妻完聚。岂不是两个积阴德的人么！”林岱道：“我有银交银，无银交人，怎好累及旁人代赎？”众人中有几个大嚷道：“你们听么，他到硬起来了。”林岱连忙接说道：“不是我敢硬，只因与此位从未一面，心上过不去。”众人道：“你不世故罢，你只快快的与他两位叩头。”林岱急忙扒倒，先与文炜叩谢，后与胡贡叩谢。朱文炜扶起道：“胡大爷可有约契么？”胡监生道：“若无约契，我倒是霸娶良人妻女了。”随将约契从身傍取出，递与文炜看。

文炜道：“约上止有三百五十两，怎么说是三百六十五两？”

胡监生道：“衙门中上下使费，难道不是钱？”众人齐说道：“只以纸上为凭罢。”胡监生道：“我的银子，又不是做贼偷来的。”文炜道：“不但这十五两分外的银子，就是正数，还要奉恳。”胡监生道：“你是积阴功人，怎么下起恳字来了？”文炜道：“小弟身边，实止有三百二十七两，意欲与老兄同做这件好事，让几十两何如？”胡监生大笑道：“我只准你赎回去，就是天大的好事。三百六十五两，少一两也不能。你且取出银子来我看。”文炜向段诚要来，胡监生蹲在地下，打开都细细的看了，说道：“你这银子成色，也还将就去得。我原是十足纹银，上库又是库秤，除本银三百六十五两外，通行加算，你还该找我五十二两五钱，方得完结，还得同到钱铺中秤兑。”文炜道：“我止有此银，这却怎处？”众人道：“你别处就不能凑兑些么？”文炜道：“我多的出了，少的到肯惜费？我又是异乡人，谁肯借与我？”胡监生道：“如此说，人还是我的。”

内中一人高叫道：“我是真正一穷秀才，通国皆知。众位人千人万，就没一个尚义的，与自己子孙留点地步？如今事已垂成，岂可因这几十两银子，又着他夫妻拆散！帮助不拘三钱二钱、一两二两，就是三十文、五十文，此刻积点阴德，一文可抵百文，一两可抵十两。”话才说完，大众齐和了一声道：“我们都愿帮助。”一言甫毕，有掏出银子来的，有拿出钱来的，有因人多挤不到跟前，烦人以次转递的，三五十文以至三五百文，三五钱以至三二两不等。还有那些丧良无耻的贼子，替人传递，自己偷入私囊的。还有一时无现银钱，或脱衣典当，或向铺户借贷，你来我去，乱跑着交送的。没有半个时辰，银子和钱，在林岱面前堆下许多。众人又七手八脚，查点数目，须臾，将银钱秤数清楚。

一人高声向众大叫道：“承众位与子孙积福，做此好事。钱已有了一万九千三百余文，银子共十一两四钱有零，这件事成就

了。”朱文炜笑向胡监生道：“银钱俱在此，祈老长兄查收，可将卖契还我。”胡监生道：“你真是少年没心肝、没耳朵的人。我前曾说过，连库秤并衙门中使费，通共该找我五十二两五钱。像这钱我就没的说。这十来两银子，九二三的也有，九五六的也有，内中还有顶银，和铜一样的东西。将银钱合在一处，才算添了三十两，还少二十多两，怎你便和我要起卖契来？”

猛见人丛中一人大声说道：“胡监生，你少掂斤播两，这银钱是大众做好事的，你当是朱客人银钱，任你瞎嚼么！且莫说你在衙门中使费了十五两，你便使费了一千五百两，这是你走动衙门，不安分的事体，你还敢对众数念出来。我到要问你，这使费是官吃了，还是书办衙役吃了？”说着，揎拳拽袖，向胡监生扑来。又听得有几个道：“我们大家打这刻薄狗囊！”胡监生急忙向人丛中一退，笑说道：“老哥不必动怒，就全不与我，这几两银子也有限的。我原为林大嫂张口就骂我。”又有几个人道：“这果然是林大嫂不是处。长话短说罢，你到底还教加多少，才做个了结哩？”胡监生道：“话要说个明白，钱要丢在响处。今将林大嫂骂我的话说出，我这争多较少，众位自然也明白了。经年家修桥补路，只各庙中布施也不知上着多少。众位都会行善，我就没有一点人心？”说罢，将家中小厮们叫到面前，指着朱文炜银两并众人公摊银钱道：“你们将此拿上，带同轿子回家。”又将林岱约契递与朱文炜，道：“所欠二十多两，我也不着补了，算我与你同做了这件阴功罢。”文炜将约契接了，举手道谢，即忙递与林岱。胡监生又向大众一举手道：“有劳众位调停。”内中有几个，见他脸上甚是没趣，也便赞扬道：“到底胡大哥是好汉子。”胡监生笑应道：“小弟有何好处，不过在钱上吃的亏罢了。”随即领上家人，挺着胸脯走去。

林岱跪倒地下，朝着东西北三面连连叩头，道：“林某自遭追比官欠后，承本城本乡绅衿士庶，并各处铺中众位老爷，前后

捐助三次，今又惠助银钱，成全我房下不至殒命失节，我林某也无以为报，就是这几个穷头。”说罢，又向东西北三面复行叩头，扒起来拉住朱文炜，向众人道：“舍下只有土房三间，不能遍请诸位老爷，意欲留这位朱恩公吃顿饭，理合向众位老爷表明。”众人齐声道：“这是你情理上应该的。”又向文炜道：“我们愿闻客人大名。”文炜不肯说，众人再三逼问。文炜道：“我叫朱文炜，是河南虞城县人，在贵省做点些须小生意。”众人听了，互相嗟叹道：“做生意人肯舍这注大财，更是难得，难得。”又有几个人道：“林相公，你要明白，这朱客人是你头一位大恩人。”指着吆喝的穷秀才道：“此位是倡率众人帮助你的。”又指着要打胡贡的那人道：“这是为你抱不平，吓退胡监生的。”又指着大众道：“这都是共成你好事的。还有那位夺刀的，又是你令夫人大恩人，假若不是他眼明手快，令夫人此时已在城隍庙挂号了。今日这件事，竟是缺一不可。”又有几个骂胡监生道：“我们乡党中，刻薄寡恩，再没有出胡监生之右者。但他善会看风使船，觉得势头有些不顺，他便学母鸡下蛋去了。”众人皆大笑道：“我们散了罢。”

朱文炜要别去，林岱那里肯依，将文炜拉入堂屋内，叫严氏道：“你快出来拜谢，大恩人来了。”严氏早知事妥，感激切骨，包着头连忙出来。与林岱站在一处，男不作揖，女不万福，一齐磕下头去。文炜跪在一傍还礼。夫妻二人磕了十几个头，然后起来，让文炜上坐。严氏也不回避，和林岱坐在下面。林岱将文炜出银代赎话，向严氏细说。严氏道：“妾身之命，俱系恩公保留。妾夫妻若贫贱一生，亦惟付之长叹。设或神天鉴宥，少有进步，定必肝脑涂地，仰报大德。”文炜道：“老贤嫂高风亮节，古今罕有，较之城崩杞国，环缙华山者更为激烈，使弟辈欣羨佩服之至。”林岱道：“恩公下榻何处？端的有何事到敝乡？”

文炜道：“小弟系金堂县典史朱讳昱之次子也。弟名文炜，

家兄名文魁。家父月前感寒病故。今日系奉家兄命，到贵县敦信里要账，得银三百二十七两，适逢贤嫂捐躯，此系冥冥中定数，真是迟一日不可，早一日亦不可也。”林岱道：“原来恩公是邻治父台公子，失吊问之至。”又道：“小弟才出囹圄，无物敬长者，幸有贱内粗治杯酌，为生死话别之具。小弟彼时神昏志乱，无意饮食，若咀嚼过早，虽欲留宾，亦无力再为措办矣。”严氏忙叫林春女人速速整理。文炜道：“小弟原拟赶赴金堂，今必过却，恐拂尊意。”随叫段诚吩咐道：“你可在饭馆中等我，转刻我就回去。”林岱道：“尊介且不必去，更望将行李取来，弟与恩公为长夜之谈。寒家虽不能容车马，而立锥之地尚属有余，明天会令兄亦未为晚。”文炜方叫段诚将行李取来。原来段诚，因文炜看林岱卖妻，已将行李寄顿在东门货铺内，此刻取来，安放在西下房中。

少顷，酒食齐备，林岱又添买了两样，让文炜居正，林岱在左，严氏在右。文炜道：“老贤嫂请尊便，小弟外人，何敢同席？”林岱道：“贱内若避嫌，是以世俗待恩公也。”文炜复问起亏空官钱缘由，林岱细说了一遍。文炜道：“老兄气宇超群，必不至尘泥轩冕。此后还是株守林泉，或别有趋向。”林岱道：“小弟有一族伯，现任荆州总兵官，讳桂芳。弟早晚即欲携家属奔赴。只是囊空如洗，亦索付之无可如何而已。”文炜道：“此去水路约一千余里，老兄若无盘费，弟还有一策。”林岱道：“恩公又有何策？”文炜道：“弟随身行李，尚可典当数金。”林岱大笑道：“我林某总饿死沟渠，安肯做此贪得无厌之事，使恩公衣被俱无，非丈夫之所为也。”文炜道：“兄止知其一，未知其二。小弟家乡还有些须田产，尚可糊口。先君虽故，亦颇有一二千金私积，小弟何愁无衣无被。若差小价走取，往返徒劳。”急忙到下房与段诚说知。段诚道：“救人贵于救到底，小人即刻就去。”林岱同严氏走来相阻，段诚抱来行李，飞跑而去，

林岱夫妇大为不安。三人仍归坐位，文炜道：“小弟与兄萍水相逢，即成知己，意欲与兄结为生死弟兄，未知可否？”林岱大喜道：“此某之至愿也。”随即摆设香案，交拜毕，各叙年齿，林岱为兄。文炜与严氏交拜，认为嫂嫂。这会撇去世套，开怀谈饮，更见亲切。不多时，段诚回来，说诸物止当了十四两五钱，俱系白银。文炜接来，双手递与林岱，林岱也不推让，也不道谢，止向段诚道：“着实烦劳你了。”又令林春女人打发酒饭。三人直坐到二鼓时候，严氏与林春女人归西正房，林岱同文炜在东正房内，整叙谈到天明，段诚在下房内安歇。次早文炜定要起身，林岱夫妇洒泪送出门外。止隔了两天，林岱雇船，同严氏、林春女人一齐起身，赴荆州去了。正是：

小人利去名亦去，君子名全利亦全。

不信试将名利看，名名利利岂徒然。

第十九回 兄归乡胞弟成乞丐 姊守志亲嫂做媒人

词曰：

胸中千种愁，挂在斜阳树。绿叶阴阴自得春，恨满莺啼处。不见同床婿，偏聆如簧语。门户重重叠叠云，山隔断西川路。

右调《百尺楼》

且说朱文炜别了林岱，出了新都县，路上问段诚道：“这件事做的何如？”段诚道：“真是盛德之事。只怕大相公有些闲言语。”文炜道：“事已做成，由他发作罢了。”文炜入了金堂县，到慈源寺内。文魁道：“你两个要的账目何如？”文炜道：“共要了三百二十七两。”文魁听了大喜道：“我算的一点不差，怎便多要出十两？银子成色分两何如？”文炜道：“且说不到成色分两上。有一件事要禀明哥哥。”文魁着惊道：“有什么事？”文炜就将遇林岱夫妻拆散，舍银帮助的话。文魁也等不得说完，忙问道：“只要捷近说，银子与了他没有？”文炜道：“若不是与了他，他夫妻如何完聚？”文魁道：“到底与了他多少？”文炜道：“三百二十七两全与了他。”文魁又忙问段诚道：“果然么？”段诚道：“句句是实。”文魁扑向前，把文炜脸上就是一掌。文炜却要哀恳，不防右脸上又中一掌。老和尚师徒一同来劝解，文魁气的暴跳如雷，道：“我家门不幸，养出这样痴子孙来！”复将文炜帮助林岱的话，与僧人说了一遍，又赶上去打。两僧人劝了一会，也就散了。文魁倒在床上，拍着肚子大叫道：“可怜往返八九千里，

一场血汗勤劳，被你一日花尽。”又看着段诚骂道：“你这该刮一万刀的奴才！他就做这样事体，要你何用？”跑下来又将段诚打了一顿，从新倒在床上喘气。待了一会，又大嚷道：“你就将三钱二钱，甚至一两二两，你帮了人，我也还可恼，怎么将三百二十七两银子，一戥盘儿送了人家？我就教你……”将文炜揪过来，又是几拳，倒在床上睡觉去了。文炜与段诚面面相觑，也没个说的。

不多时，文魁又拍手打掌的大骂道：“你就是王百万家，也不敢如此豪奢。若讲到积阴德，满朝的王公大臣他还没有钱？只用着几个人，驮上元宝，遍天下散去罢了。

又问道：“你的行李放在那里？”文炜不敢言语。文魁再三又问，段诚道：“二相公说，多的已经费了，何况少的。为那姓林的没盘费去荆州，将行李当了十四两银子，也送与他了。”文魁大笑道：“我原知道，不如此不足以成其憨。像你两个，一对材料，真是八两半斤。其实跟了那姓林的去，我到洒脱。这一共是三百二十七两银子，轻轻的葬于异姓之手。”说罢，捶胸顿足，大哭起来。文炜道：“哥哥不必如此，银子已经与了人家，追悔莫及，总是兄弟该死。”文魁道：“不是你该死，到是我该死么？罢了，我越想越气，我今日和你死在一处罢。”地下放着一条铁火棍，拿起来就打。段诚急忙架住道：“大相公，这就不是了。当日老主人在日，二相公就有天大的不是，从未弹他一指，大相公也该仰体老主人之意。今日打了三四次，二相公直受不辞，做兄弟的道理，也就尽在十二分上。怎么才拿铁器东西打起来了？大相公顽钱，曾输过好几个三百两，老主人可打过大相公多少次？”文魁道：“你敢不教我打他么？你不教我打他，我就打你。”段诚道：“打我到使得。”文魁将段诚打了两火棍，又要去打文炜。段诚道：“大相公不必胡打，我有几句话要说。”文魁道：“你说你说。”

段诚道：“二相公是老主人的儿子，大相公的胞弟，老主人若留下一万两银子，少不得大相公五千，二相公五千。就是今日这事，也费的是人情天理钱，权当像大相公赌钱输了。将来到分家的时候，二相公少分上三百二十七两就罢了。是这样打了又打，总不念手足情分，也该往祖父身上想想，难道这家私都是大相公一个的么？”几句话，说的文魁睁着眼，呆了一会，将火棍往地下一丢，冷笑道：“原来你两个通同作弊，将三百多银子不知鬼弄到那里去，却安心回来要与我分家。既要分家，今日就分。”文炜道：“段诚不会说话，哥哥不必听他胡说。”文魁道：“他是极为顾我的话，我怎么不听他？我和你在一处过日子，将来连讨吃的地方也寻不下。”文炜道：“就是分家，回家中再商量。”文魁道：“有什么商量？你听我分派。我们的家业止有二千两，住房到算着七百。我将住房分与你，我另寻住处。你帮了人家三百多两，二宗共是一千。你一千，我一千，岂不是均分？此名为一刀两断，各干其事。”文炜道：“任凭哥哥。不但还与我一处住房，就一分不与我，也没得说。”段诚道：“大相公算是将家业分完了？也再没别的个分法？”文魁道：“能有多大的家业，不过三言两语，就是个停当。”

段诚道：“老主人家中的私囊，并器物衣服，且不必算。此番刘贡生银子，共本利一千三百余两，大相公早要到手中，寄放在本城德同铺内，也不向我们说声。家中三顷地，也值千余两，付之不言。老主人当年用银买的住房，止三百三十两，人所共知。如今算了七百两，要分与二相公，何不将此房算七百两银子，大相公拿去？世上没有这样个分法。”文魁大怒道：“你这奴才晓得甚么！家有长子，犹之国有储君，理应该长子拣选，其余次子季子均分，此天下之达道也。二千两家私，我若与他分不够一千之数，就是我有私心了。”段诚道：“不公，不服。”文魁怒极道：“你不服便怎么？从此刻一言为断，你两个到别处去住。

若在此处住，我即另寻地方搬去。来虽同来，走要另走。我若再与你们见面，我真正不是个人娘父母养的。”文炜哭说道：“就是兄弟少年冒昧，乱用银两，然已成之过，悔亦无及。哥哥着我们另寻住处，身边一分盘费没有，行李又当在新都，这一出去，总不冻死，定必饿死。哥哥与兄弟同胞手足，何忍将兄弟撇在异乡，自己另行回去。”文魁道：“你是帮助人的，不论到那里，都有人帮你。任你千言万语，我的志愿已决。”说罢，气忿忿的躲在外边去了。

文炜向段诚道：“似此奈何？”段诚道：“当日老主人在日，屡屡说他夫妻二人不成心术。可惜相公为人太软弱，依小人主见，先请阖县绅士公评，分现在银钱器物。若公评不下来，次到本县前具呈控诉。量他也没什么七手八脚的本领，于情理王法之外制人。”文炜道：“我一个胞兄，便将我冻饿死在外边，我也做不出告他的事来。请人说合调停，到还是一着。”随即着段诚请素日与他哥哥相好者四五人，说合了六七次，方许了十两银子。言明立刻另寻住处，方肯付与。文炜无可如何，在朱昱灵前大哭了一场，同段诚在慈源寺左近寻店住下。说合人拿过十两银子来，文炜又跪恳他们代为挽回。隔了两日，去寻文魁，僧人道：“从昨日即出门去了。”第五日，文炜又去，文魁总不交一言。文炜在他身傍站了好半晌，只得回来。

又隔了四五天，文炜又去，老僧在院中惊问道：“二公子没与令兄同回乡去么？”文炜道：“同回那里去？”老僧道：“令兄连日，将所有家器大小等物变卖一空。前日晚上装完行李，五鼓时即起身。我问了几次，他说你同段二爷先在船中等候。我说你们都去，这灵柩作何归着？他说道路远，盘费实是不足，定在明年亲来搬取。我以为你也同去了，怎还在此，这是何说？”文炜道：“此话果真么？”老僧用手指着道：“你看他房内，干干净净，一根断草未留。”文炜听知，惊魂千里，跑至朱昱灵前，两手抱住

棺木，拼命的大哭，情甚凄慘。哭了好半晌，老僧拉开说道：“我此刻才明白了，令兄真是普天下情理以外人。可趁他走还未远，速到县中，哭诉于老爷前，差三班头役，星夜追拿这不孝不友的蠢才，将他私囊夺尽，着你押灵回乡。把他锁禁在监中，三年后放他出来，以泄公愤。二公子也不必回避出首胞兄声名，一个没天良、没伦理的人，与禽兽何殊？我是日夜效法佛爷爷的人，今日着你这一哭，不由的大动了肝火。你可照我话速行。”朱文炜听了，一言不答，流着两行痛泪，走出庙去。老和尚见文炜软弱，气的只是摇头。

文炜回到寓所，与段诚哭诉，段诚笑道：“他这一走，我心里早打算的透熟。我不怕得罪主人，一个人中猪狗，再不必较论了。刻下身边还有几两银子，也可盘搅几日。即一文没有，老主人在此做官一场，不无情面。况相公帮助林公子，人人都号为义举。目今大相公席卷回乡，抛弃父骨，赶逐胞弟，通国切齿。刻下生者死者，俱不得回家，可再烦人出个捐单，也不愁百十两到手。况又有本县老爷，自必格外可怜。相公快写禀帖启知本县。我明早去寻老主人素好朋友，再烦劳他们举行。回得家乡，就好计较了，哭他气他何益？”

文炜恐扬兄之恶，不写禀帖，不意县中早已知道，差人送了二石仓米、四两银子，又将几个走动衙门好管事的绅士，面托与文炜设法，众绅士满口应承下来。谁料文炜走了否运，只三四天，便将县官因公挂误，新署印官漠不相关。地方绅士，实心好善者有几个？见县官一坏，便互相推诿起来。又得新典史念前后同官分上，自己捐了十两，又代请原上捐人。如此鬼弄了月余，仅捐了三十多两，共得银四十三两有奇，一总交付文炜谢责。

文炜与段诚打算，回家盘费有了，若扶灵，还差着百金。段诚又想出一策，打听出崇宁县县官周曰谟，系河南睢州人，着文炜写哀怜手本，历诉困苦，他推念同乡，自必加倍照拂。文炜亦

以为然。又恐将捐银遗失，主仆相商，交与慈源寺老和尚。身边还有几两银子，各买了旧棉衣裤鞋袜等类，以便过冬出门。正要起身，岂期运败之人，随处坎坷，交与老和尚捐银，又被他徒弟法空盗窃逃去。主仆悔恨欲死，呈控在本县，县中批了捕厅。捕厅大怒，将老和尚严行责处。细问几次，委不知情，他又无力赔补。受刑不过，便行自缢，亏得段诚救免，文炜反替他在捕厅前讨情。金堂县亦再难开口，只得到崇宁县去，向管宅门人哭诉情由。宅门人甚是动怜，立即回禀本官。少刻出来，蹙着眉头道：“你的禀帖，他看过了，说你是远方游棍，在他治下假充乡亲，招摇撞骗，还要立即坐堂审你。亏得我再四开说，才吩咐值日头，把你逐出境外。你苦苦的投奔到此，我送你一千大钱做盘费，快回去罢。倘被他查知，大有不便。”文炜含泪拜谢，拿了一千钱出来。

文炜与段诚相商，若再回金堂县，实无面目，打算着成都是省城地方，各处人俱有，或者有个际遇，亦未敢定。于是主仆奔赴成都，寻了个店住下。举目认不得一个人。况他二人住的店，皆往来肩挑背负之人，这“际遇”二字从何处说起？每天到出着二十个房钱，日日现要。从十月住至十一月尽间，盘费也告尽了，因拖欠下两日房钱，店东便出许多恶语。段诚见不是路，于城外东门二里地远，寻下个没香火的破庙，虽然寒冷，却无人要钱。又苦挨了几天，受不得饥饿，开首是段诚讨饭孝顺主人，竟不足两人吃用，次后文炜也只得走这条道路，这话不表。

再说朱文魁，弃绝了兄弟并他父灵柩，带了重资，欣喜回家。入得门，一家男妇俱来看问，见他穿着孝服，各大惊慌。文魁走入内堂，便放声大哭，说父亲病故了。一家儿皆喊叫起来。哭罢，欧阳氏问道：“二相公和我家男人，想是在后面押灵。”文魁又大哭道：“老相公做了三年官，除一个钱没弄下，到欠下人许多债负，灵柩不能回家。二相公同你男人去灌县上捐，不意遭

风，主仆同死在川江。我一路和讨吃的一样，奔到家乡。”话未说完，姜氏便痛倒在地。殷氏同欧阳氏将他扶入后院房中，劝解了一番，回到前边，与文魁洗尘接风。

姜氏直哭到上灯时候还不住歇，至定更以后，欧阳氏走来说道：“二主母且不必哭，我适才在外院夹道内，见隔壁李家叔侄同李必寿，从厅院外抬入两个大驮子，到大主母窗外，看来极其沉重，还有几个皮箱在上面。一个个神头鬼脸，偷着拆取，俱被李必寿同大相公搬移在房内，方才散去。大相公说老主人欠人多少债负，他一路和讨吃花子一般。既穷困至此，这些行李都是那里来的？从午后到家，此刻一更已过，才抬入来，先时在谁家寄放？以我看来，其中必大有隐情。我今晚一夜不睡，在他后面窗外听个下落，我此刻就去了。你安歇了罢，不必等我。”

到四更将尽，欧阳氏推门入来，见姜氏还坐在床头，对灯流涕，笑说道：“不用哭了，我听了个心满意足，此时他两口子都睡熟，我才来。”遂坐在一边，将文魁夫妻前后话，细细的说了一遍，又骂道：“天地间，那有这样一对丧心的猪狗。”姜氏道：“如此看来，二相公同你男人还在，老主人身死是实。只是他两人止有十两银子，能过得几日？该如何回家。”说罢，又流下泪来。欧阳氏道：“不妨，二相公帮助姓林的，这是一件大善事。金堂县和新都县，自必人人通知。大相公此番弃抛父尸和胞弟，不消说，他这件大善事，也是两县通知的。何况老主人在那地方，大小做过个父母官，便是不相干人，遭逢此等事，地方上也有个评论，多少必有帮助，断断不至饿死，讨吃亦可回乡。”又道：“大相公家赞美大相公有才情，有调度，也不枉他嫁夫一场。又说你是他们的祸根，必须打发了方可做事，早晚我即劝他嫁人。大相公说，这里的房地产土，须早些变卖，方好搬到山东，另立日月。总他二人有命回来，寻谁作对。大相公家道：你当日起身时，我曾嘱咐你，万一老杀才有个山高水低，就着你用这调

虎离山，斩草除根之计。我还打算着得十年，不意天从人愿，只三年多就用上此计了。大相公又赞扬他是肚中有春秋的女人。”

姜氏道：“他既无情，我亦无义。只可恨我娘家在山西地方，无人做主。我明日写一纸呈词，告在本县，求官府和他要人。”欧阳氏道：“这使不得，我听的话，都是他夫妻暗昧话，算不得凭据，本县十分中有九分不准。即或信了我们的话，也得行文到四川查问，还不知四川官府当件事不当件事，到弄的他又生别计出来。依我的主见，他若是劝你改嫁，不可回煞了他，触他的恨怒，他又要另设别法。总以守过一二年然后改嫁回答他，用此缓军计，延挨的二相公回来就好了。从今后要步步防他们。就是我听得这些话，总包含在心里，面色口角间一点也不可显出，他若看出来，得祸更速。茶里饭里，到须小心，大相公家不先吃的东西，你千万不可先吃。只在此房消磨岁月，各项我自照管。”姜氏道：“只怕他见你处处为护我，他要先除你，你也要留心。”欧阳氏笑道：“我与二主母不同。他们若起了谋害我的意见，被我看出来，我只用预备飞快短刀一把，于他两口子早起夜睡时，我就兑付他们了，总死不了两个，也着他死一个，有什么怕他处？”

从此过了月余，一日，殷氏收拾了酒菜到姜氏房内，与他消遣愁闷，两人叙谈闲话。殷氏道：“人生一世，犹如草生一秋。二兄弟死在川江，他的一生事体到算完结了。我又没三个两个儿子，与你夫妻承继，你又青春年少，日子比树叶儿还长，将来该作何了局？”姜氏低头不语，殷氏又道：“我常听得和尚们放大施食，有两句话儿，说‘黄土埋不坚之骨，青史留虚假之名。’世上做忠臣节妇的，都是至愚至痴的人。我们做妇人的，有几分颜色，凭到谁家，不愁男人不爱。将来白头相守，儿女盈膝，这还是老来的受用。若说起目下同床共枕，知疼知痒，迟起早眠，相偎相抱的那一种恩情，以你这年纪算起，少说还有三十年风流。像你这样独守空房，灯残被冷，就是刮一阵风，下一阵雨，也觉

金不換

得凄凄凉凉，无依无靠。再听上人些闲言谑语，更是难堪。我是个口大舌长的人，没个说不出的话。我和你在他这家中，六七年也从没犯个面红，你素常也知道我的心肠最热。你若是起疑心，说是我为省衣服茶饭，撙掇你出门，我又不该说，这家中量你一人也省不下许多。你若把我这话当知心话，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定舍命访个青春俊俏郎君，还要他家道丰富，成就你下半世荣华。你若是看成放屁，我也不过长叹一声罢了。”姜氏道：“嫂嫂的话，都是实意为我之言。只是我与他夫妻一场，不忍便去，待守过一二年孝服，那时再烦嫂嫂罢。”殷氏道：“你原是玲珑剔透的人，一点就转。只是一年的话，还太远迂阔些，我过些时再与你从长计议。”殷氏素常颇喜吃几杯酒，今见姜氏许了嫁人的话，心上快活，吃了二十来杯，方才别去。正是：

弃绝同胞弟，妖婆意未宁。

又凭三寸舌，愚动烈媛情。

第二十回 金不换闻风赠盘费 连城璧拒捕战官军

词曰：

十妇九客，半杯茶恼人吃尽。今朝出首害食客，可怜血
溅无情棍。

守备逃生，官兵远遁。犹欣幸不拖不累，走得干净。

右调《燕覆巢》

话说殷氏劝姜氏嫁人，话且不表。再说连城璧，自冷于冰去后，仍改姓名为张仲彦，除早午在金不换家吃饭外，连门也不出，日夜行静中功夫，不敢负于冰指教。金不换本来知交寡少，自留下城璧，越发不敢招惹人往来。又得了于冰二百两银子，他是做过生意的人，也不肯将银子白放在家中，买了七八十亩地，又租了人家几十亩地，添了两个牲口。次年开春。雇了一个极会种地的人，自己也帮着耕耘播种，受田地中苦处，多是早出晚归。城璧逢天气暑热，也有到郊外纳凉的时候。喜得赵家涧只数家人家，无人详究根底，知城璧是金不换表兄，这几家男男女女，也都叫城璧是张表兄，到也相安无事。本年鸡泽县丰收，四外州县，有歉收者都来搬运，金不换一倍获三倍之利。城璧见他营运有效，心上住的甚是适然。不换亦极尽表弟之情，凡一茶一饭，虽是些庄农食物，却处处留心，只怕城璧受了冷落。在本村雇了个十四五岁的小厮，单伺候城璧茶水饭食，日落时才许他回家。相处的和同胞一般。次年又复丰收，金不换手内弄下有四百余两。

世间人眼皮最薄，见不換有了钱，城里城外，便有许多人要和他结亲。他因城壁在家，凡说亲来的概行打退。到是城壁过意不去，又打算着此年于冰要来，再三劝他娶亲，为保家立后之计。不換被逼不过，方聘定了本县已革刑房郭崇学的第三个女儿为继室。又见房子不够住，从二月动工，将一院分为两院，补盖了几间土房。着城壁在后院居住，前院正房做喜房，看在三月初二日过门。

到了这日，郭崇学家亲戚并赵家涧邻里，还有些铺中生意人，每人或一百五十文，或二百文、三百文不等，凑来与不換送礼，又有左近老少妇女也来拜贺。不換于前后院搭了两座席棚，预备男客坐，女客都在房内。城壁此时也没个躲避处，还得出来替不換陪客。奈他目中那里看得上这些村夫野妇，又兼乡下妇女不回避人，见城壁长须伟干，相貌堂堂，偏赶着认亲说话。城壁强支了两天，方才罢休。

自这郭氏过门，回了三朝后，不換便着他主起中馈来。他到也极晓得过日子，于早午茶饭甚是殷勤，待城壁分外周到。不換心上着实快活，以为内助得人。过了月余，郭氏见城壁从不说走的话，亦且食肠甚大，虽每天吃的是些素菜素饭，他一人到吃三四人的东西，烧酒每天非二斤即三斤方可。又见城壁若大汉子，和个妇人一样，日日钻在后院，老不出门。郭家人来，不換又说过，不许与城壁相见，陪伴饮食，不免又多一番支应，因此这妇人心上就嫌厌起来。金不換既知城壁好吃酒，就该与他买一坛或两坛，放在他房内，岂不两便。偏又是那小厮，一天定向妇人要两次钱，买干烧酒。妇人若教买了对水酒，城壁便动疑是小厮落了钱，定着另换。都是不遂这妇人心意处。

一日，趁空儿问不換道：“你这表兄到此多少时了？”不換道：“二年多了。”郭氏听罢，便将面色变了一变，旋即又笑问道：“怎么他也不回家去？”不換道：“他等个姓冷的朋友。”郭氏

道：“假如他这朋友再过二年多不来，你该怎处？”不焕道：“他是我嫡亲表兄，若姓冷的终身不来，我就和他过到终身罢了。”郭氏又不禁失色，复笑说道：“像你这样早出晚归，在田地中受苦，他就不能受苦，也该去帮你照料一二，怎么长久白坐在家中吃酒饭？若是个明白世情的人，心上便该日抱不安。”不焕笑道：“他那里知道田地中事。你以后不要管，只要天天饭食丰洁，茶酒不缺，就是你的正务。”郭氏不言语了，自此后便渐渐将城壁冷淡起来。不焕多是在田地中吃饭，总以家中有老婆照管，不甚留心。那知城壁日日止吃个半饱，至于酒，不但二斤三斤，求半斤也是少有的；即或有，不过四两六两之间，是个爱吃不吃的待法。又不好和不焕言及，未免早午饭时，脸上带出怒容，多在那伺候的小厮身上发作一二。那小厮便在郭氏前播弄唇舌，屡次将盘碗偷行打破，反说是城壁动怒摔碎的，甚至加些言语，说城壁骂他刻薄。郭氏便大恨怒在心，知不焕与城壁契厚，总一字不题，不但将饮食刻减，连酒也没半杯了。如此又苦挨了许久，和不焕半字不题，怕弄的他夫妻口舌。欲要告辞远去，打算着冷于冰今年必来，岂不两误。

这日也是合当有事。每常不焕必到天晚时回家，这日因下起大雨来，没有出门。午后陪城壁吃了饭，到田地中去看，见禾苗立刻发变，心上欢喜，回家着郭氏收拾酒菜，与城壁对饮。郭氏因丈夫在家，便将干烧酒送出两大壶，又是两大盘素菜，还有腐乳、甜酱瓜等四碟，作饮酒之资。不焕看见，心里说道：“这冷先生真是付托得人。我一个小户人家，日日如此供奉，虽说收过二百两衣食银子，也还不讨愧于冰先生。”又深喜郭氏贤仁，快活不过，放量的与城壁大饮笑谈。大约两大壶酒，金不焕也有半壶落肚，只吃的前仰后合，方辞归前院。郭氏见不焕着实醉了，连忙打发他睡下，自己便脱衣相陪。不焕颠倒头就睡着了。睡到二更将尽，不焕要水喝，郭氏打发他吃了水，说道：“你今日高

兴，怎么吃到这步田地？想是张表兄也醉了。”不換摇了几下头道：“他不、不醉。”郭氏道：“他可曾说我骂我没有？”不換道：“我不知道。”郭氏笑道：“看么，睡了一觉，还说的是酒话。”再看不換，已有些迷糊的光景了。于是高声问道：“他今日可说回家去的话没有？”连问了几声，不換恨道：“狗攘的，你教他回到那里去？”郭氏道：“你好骂，我着他回他家去。”不換摇头道：“他不、不不。”郭氏道：“他为什么不？”不換道：“他去不得。”说着又睡着了。郭氏连连推问道：“你莫睡，我问你，他怎么去不得？”不換又恨说道：“他在山东杀了多少官兵，去、那里去？”郭氏忙问道：“他为什么杀官兵？”问了几声，不见回答，原来又睡着了。郭氏抱住头，连连摇醒，在耳根前问道：“他为什么杀官兵？”不換恨命的答道：“他为救他哥哥连国玺。真麻翻狗攘。”郭氏道：“他哥哥既叫连国玺，怎么他又姓张？”不換道：“你管他，他偏要姓张。”郭氏道：“就姓张罢，他叫个连什么？”问了几声，不換大声道：“他叫连城璧。”说罢，嘴里胡胡涂涂骂了两句睡去。

郭氏将两个名字牢记在心，便不再问。次日一字不题，照常的打发吃了早午饭。不換田地中去，郭氏着小厮守门，自己一个人入城，请教他父亲郭崇学去了，直到日落时分方回。金不換迎着问道：“你往那里去来，怎么也不通知我？”郭氏一声儿不言语，走入房内，不換跟入来又问。郭氏道：“我救你的脑袋去来。”不換摸不着头路，忙问道：“这是甚么话？”郭氏冷笑道：“你到忘了么？我与你既做了夫妻，你就放个屁，也不该瞞我。”不換道：“我有什么瞞你处？”郭氏道：“你还敢推聋装哑么？少刻教你便见。”不換已明白是昨晚醉后失言，笑说道：“你快说，入城做什么去来？”郭氏先向门外瞧了瞧，从袖中取出一张字稿儿来，上写道：

具禀：小的金不換，系本县人，住城外赵家涧，为据实出首

事。某年月，有小的表兄连城璧到小的家中，声言穷无所归，求小的代谋生计。小的念亲戚分上，只得容留。屡行盘问，语多支吾。今午大醉，方说出因救伊胞兄连国玺，曾在山东拒敌官军，脱逃至此等语。小的理合亲身赴县密禀，诚恐本县书役盘语，遗漏不便；又防城璧酒醒脱逃。不得已着小的妻房郭氏入城，托妻父郭崇学代禀。其果否在山东拒敌官军，或系醉后乱言，均未敢定。伏祈仁明老爷，速遣役拘拿研讯，俾小的免异日干连，则恩同覆育矣。

不换看罢，只吓的魂飞魄散，满身乱抖起来。郭氏道：“看囚鬼样。”擘手将字稿儿夺去。不换定了定神，问道：“这禀帖是谁写的，可曾递了没有？”郭氏道：“是我父亲写的，替你出首。县中老爷叫入内书房，问了端的，吩咐我父亲道：‘这连城璧等，乃山东泰安州劫牢反狱的叛贼，山东久有文书知会，系奉旨遍天下严拿之人，不意他落脚在我治下。你女婿金不换出首甚好，本县还要重重的赏他。但连城璧系有名大盗，非三五百人拿他不倒，此时若会同文武官，万一走露风声，反为不美。不如到定更时，先将城门关闭，然后点齐军役，与他个迅雷不及掩耳，方为稳妥。你可说与你女儿，快快回去，着金不换绊住贼人。交二更时，我同本城守爷俱到。’是这样吩咐。我父亲着和你说，这事关系身家性命，是容情不得，早就该出首。原要亲自来，恐怕露形迹。着我递与你这字稿儿看，你好答应文武官话。你看这事办的好不好？若依你做事，我的性命定被你干连。一个杀人放火的大强盗，经年家养在家中，瞒神卖鬼的谎我，天天酒饭供养的他，还教他使性气，摔盘打碗咒骂我。我姓郭的女儿，岂是受他咒骂的人？”

金不换将主意一定，笑说道：“你真是个好老婆，强似我百倍。我还顾什么表兄表弟。他的量最大，我此刻且到关外买些酒来，将他吃个烂醉，岂不更稳妥。我这好半晌还未见他，且去和

金不換

他发个虚，再买酒不迟。”郭氏道：“你这就是保全身家的人了。酒不用买，还有两壶在此。”不換笑道：“你把他酒量当我么？”急忙走入后院内，与城璧子午卯酉，细说了一番。城璧笑道：“依你怎么处？”不換道：“千着万着，走为上着。我有几百银子，俱在城内当铺中讨月利，我且去与二哥弄几两盘费来好走。”城璧笑道：“我走了，你岂不吃官司么？”不換道：“我遭逢下这样恶妇，也就说不得了。”说罢，如飞的出去。城璧想了想，又笑道：“怪道月来将我饮食核减，原来是夫妇商通。今见我不肯动身，又想出这样一条来吓我，且说得体面，我去了他自吃官司，又说二更时分有文武官率兵拿我。我到要看个真假，临期再做裁处。”

等到起更时候，不換忙忙走来，向城璧道：“今日城门此刻就关闭了，必定是在里面点兵。二哥休要多心，我止与你弄来三十两银子，还是向关外货铺、当铺两处借的。二哥从前院走不得，被恶妇看见，将来于我未便，可从这后院墙下，踏上房内那张方桌跳去罢。”急急的将银子掏出，放在城璧面前，情态甚是关切。城璧道：“既承老弟美意，我还有句话说。这一月余被弟妇管待，实没吃个饱饭。你将酒饭拿些来，我吃饱了再走。”不換连连跌脚道：“我还是怕二哥吃顿酒饭么？只是这是什么事体，什么时候？”城璧道：“你几时不与我吃，我几时不走。”不換无奈，飞忙去了。少刻将酒饭拿来，摆列在桌上，城璧用碗盛酒大饮，不換在旁催促。城璧道：“他们今夜若来，有我在一刻，实可松宽老弟一步；若今夜不来，只可付之一笑，我定于明早起身就罢了，你慌甚么？”不換道：“此话是二哥动意外之疑。我金不換若有半句虚言，立即身首分为两处。”城璧道：“既如此，何不与我同走？”不換道：“我早已想及于此。曾听得恶妇述知县吩咐的话，言二哥是有名大盗，非五六百人拿不倒。到其间动起手来，二哥或可走脱，我决被拿回。与其那样，就不如我这样死中

求生。”城璧将头点了几点道：“老弟既拼命为我，我越发走不得了，必须与官军会会面，将来才解脱得你。”不换手道：“我此时肉跳心惊，二哥只快走罢。”城璧道：“你若着我速走，你可回避在前院。”不换手道：“我就去。”

城璧见不换手去了，出院来跳在房上，四下一望，毫无动静。复跳下房来，照前大饮大嚼，吃的甚饱，始将浑身衣服拽扎起，银子揣在怀中，又跳在房上四下观望。猛见正东上忽隐忽现，有几处灯火，城璧道：“是矣，几屈了金老弟。”顷刻间，见那灯火乍高乍低，较前倍明。又一刻，见那灯火如云行电逝般滚来。城璧急忙跳下房，走入房内。他目中早留心下一张方桌，掀翻在地，把四条腿折断，拣了两条长些的拿在手内，复身跳在房上。见四面灯火，照耀如同白昼一般，约有四五百人，渐次合拢了来。

此时金不换，早被文武官差人叫去问话。城璧提桌腿又跳下房来，大踏步到前院，用手推郭氏门，业经拴闭了，一脚踢开，侧身入去，见郭氏靠着一张桌子，在地下乱战，看见城璧，大惊道：“二伯来、……来我房中做……。”城璧道：“特来了结你。”手起一桌腿，打的郭氏脑浆迸裂，倒在一边。急急到院中，见房上四面，已站有四五十人，看见城璧，各喊了一声，砖瓦石块，和雨点般打下。城璧飞身一跃，早到正房屋上，桌腿到处，先放倒四五个。大吼一声，从房上跳到街心，众兵丁捕役，刀枪钩斧，一涌齐上，城璧两条桌腿，疾同风雨，只打翻了二十余人，便闯出重围，一直向北奔去。

守备在马上，大喝着叫军役追赶。军役等被逼不过，各放胆赶来。城璧见军役赶来，一翻身又杀回，众军役慌忙退后，城璧复去。急得守备在马上怪叫，又喝令追拿，那些军役无奈，只索随后跟来。城璧道：“似这样跟来跟去，到天明便难走脱，若不与他们个利害，他断不肯干休。”于是大吼了一声，只拣人多处

金不换

冲杀，那两条桌腿，一起一落，打的众军役和风吹落叶、雨判残花相似，只恨爹娘少生了几只腿，往回乱窜。城壁反行追赶。

乍见灯火中，一人骑在马上，指手画脚的断喝。城壁大料他必是本城守备，把身躯一跃，已到了马前。守备却待勒马回跑，桌腿已中马头，那马直立起来，将守备丢在地下。城壁桌腿再下，众军役兵器齐隔，架住桌腿，各舍命将守备拖拉去了。城壁复赶了四五十步，见军役等跑远，方折转头，又不走西北，反向东北奔去。正是：

此妇代夫除逆叛，可怜血溅魂魄散。

英雄等候众官军，只为保全金不换。

第二十一回 信访查知府开生路 走怀仁不换续妻房

词曰：

不换遭缳继，公厅辨甚明。亏得广平府，生全出圈囚。
月老欣逢旅舍，佳人天系赤绳。不意伊夫至，丢财且受刑。

右调《赞浦子》

话说连城璧杀退官军，连夜逃走去了。众兵丁将守备抢去，也顾不得骑马，几个人拖了他飞跑，见城璧不来追赶，方大家站住。守备坐在一块石头上问兵丁道：“跑了么？”众兵道：“走远了。”守备道：“还赶得上赶不上？”众兵道：“总赶上也不过败了回来，那个是他的对手？”守备咳了一声道：“我这功名硬教你们坏了。”说罢，带兵回城。

再说知县见城璧动手时，他便远远的跑去，今见大众败回，强贼已去，没办法，复回金不换家中。前后看验了一遍，又见郭氏死在屋内，将金不换并四邻锁入城来。早哄动了阖城士庶，都跟着看听下落。知县刚到衙门前，郭崇学知他女儿被强盗打死，跪在马前，将金不换种种知情隐匿、酒后泄言、并说自己代写禀帖等情，据实出首，教不换偿他女儿的性命。知县听了，连忙入内堂，请教幕宾去了。须臾，守备也来计议，好半晌别去。知县连夜坐堂，将不换带到面前问道：“连城璧是那里人？他和你是甚么亲戚？”不换道：“他祖籍陕西宁夏人，是小的嫡亲表兄。”知县道：“他还有个哥哥连国玺，你认得么？”不换道：“他们在

宁夏，小的在直隶，相隔几千里，那里认得！只因小的父母在世，时常说起，才知是表亲。”知县道：“这就该打嘴！你既认不得他们，连城璧怎么会投奔你？”不換道：“认虽认不得，说起亲戚，彼此都知道，因此他才找寻着来。”知县道：“这连城璧来过你家几次？”不換道：“不但几次，二十年来连书信都是没有的。”知县点了点头儿，又问道：“他是今年几时来的？”不換道：“他是大前年五月到小的家中的。”知县道：“打嘴！”左右打了不換五个嘴巴。知县道：“本县自下车以来，近城地方自不消说，即远乡僻隅，那一天没巡查匪类之人？岂肯容留大盗住二三年，还漫无访闻么？”不換改口道：“是本月初二日到。至今才住了二十余天。”知县道：“这就是了。”又道：“这二十余天也不为不久，你为何不细细盘问他，早行出首？”不換道：“何尝没盘问他？他说家贫无所归，着求小的替他寻个活计。始终是这几句话，只到今午醉后方说出实情。”知县冷笑道：“我把你这狡猾奴才，连城璧本月初二日到你家是实；你知情容留大盗是实；你酒醉向你妻子泄露是实；你妻告知你妻父，你妻父念翁婿分上，假写你名字出首是实；你恨你妻房泄露，着连城璧打死，图死无对证是实；反着本县和守府空往返一番，你还有得分辨么？”不換道：“老爷在内衙商酌了半夜，就商酌出这许多的是实来！”知县大怒道：“这奴才放肆，敢和本县顶嘴！”吩咐再打嘴。

众人却待动手，不換道：“老爷不用打，小的明白了：一则要保全自己，二则要保全守爷，将知情纵盗罪名，向小的一人身上安放，可是么？”知县道：“快打嘴！”不換道：“不必打！事关重大。老爷这里审了，少不得还要解上司审问，不如与小的商量妥当好！”知县向两行吏役道：“你们听，真正光棍，了不得！”郭崇学在下面跪禀道：“若不是光棍，如何敢容留劫杀官兵的大盗哩！”不換道：“你不必多说，你是知我卖粟粮，今年五月，和我借一百五十两银子，托你女儿道达。我始终不肯。今见

你女儿死了，便想挟仇害我，不能，不能！”知县又冷笑道：“你再说有什么和本县相商处？”不换向东西两下指说道：“老爷的书办衙役和城中百姓俱在此，小的酒后泄言，妻父郭崇学替小的写禀出首，这话有无真假，且不必分辨；只就纵盗脱逃论，老爷同守爷今晚到小的家，若连城璧已去，这是小的走露风声，放他逃走。罪无可辞。老爷同守爷领着千军万马，被一个强盗杀的落花流水，败阵回来，满城绅衿士庶，那个不知，那个不晓？不但守爷兵丁受伤，就是老爷班内捕役，带伤者也不少，怎反说是小的纵盗脱逃？这话奇到那里去了！”只这几句，把两旁看的人都说笑了。知县气坏，待了一会，咬牙大恨道：“金不换，你口太锋利了，你这没王法的光棍，若不动大刑，何难将本县也说成个强盗！”吩咐左右拿极短的夹棍来，众役呐喊，将夹棒举起，向不换背后一丢。

不换道：“老爷不用动刑，小的情愿画供，招个知情容留，纵盗脱逃就是了。”知县咬牙恨说道：“你就画供，我也要夹你一夹棍！”喝令：“夹起来！”不换道：“凡官府用刑，为的是犯人不吐实供；若肯吐实供，再行夹打，便是法外用刑。老爷此刻与小的留点地步，小的日后到上司前，少胡说许多。”知县摇着头，闭着眼，说道：“快夹，快夹！”刑房在旁禀道：“老爷何必定要夹他？此事关系重大，各上宪必有访闻。金不换不动刑自招，最好不过。”知县想了想道：“你说的是，就着他画供来。”须臾，不换画了供。知县吩咐牢头收监，用心看守。退堂，和幕客相商，气不过不换当堂对众挺犯，欲要将不换制死监中。幕客大笑道：“此人口供千人共见，况本府太爷最是聪察，制死他大有不便。到不如亲去府中，口详此事，看太尊举动，再行备文妥商详报，就费几两银子也说不得。”知县听了，连夜上府。知府通以极好言语回答，着将金不换、郭崇学、邻里人等一并解府面讯定案。

金不換

原来这知府是江苏吴县人，姓王名琬，虽是个两榜出身，却没一点书气，办事最是明敏，兼好访查。只是性情偏些，每遇一事，他心上若动了疑，便是上宪也搬他不转。却又清廉，不要钱。广平一府属员没一个不怕他。金不換和连城璧事前后情节，并本县那晚审的口供，俱都打听在肚内，深疑知县同守备回护失查大盗处分，故冤金不換纵贼脱逃。又闻知守备军兵带伤者甚多，还有三四十个着重的，性命不保，越发看的金不換出首是实，文武官合同欺隐，要冤枉他定案。过了几日，知县将金不換等同详文解送府城，知府立即坐堂亲审。不換正要哭诉冤情，知府摇手道：“你那晚在县中口供，本府句句皆知，不用你再说。到还有一节要问你，连城璧原系大盗，既说你不知情，为何他改姓为张，在赵家涧许久，邻里皆如此称呼？其中不能无弊，你说！”不換连连叩头道：“太老爷和天大的一圆明镜一般，甚么还照不见！本县老爷和守爷那晚带五六百人，被一个贼打伤一二百众，大败回城，这样惊天动地远近皆知的事，两位老爷尚敢隐匿不报，将知情私纵罪名硬派在小的身上塞责，太老爷只看详文便知。赵家涧止有七八家人家，安敢违两位老爷嘱托，不但将连城璧改姓为张，就将连城璧颠倒呼唤，那一个敢说个不字！太老爷不信，将邻里传问，谁敢说他不是姓张？只求太老爷详情。”知府点了点头儿，连邻里并郭氏死的原故一概都不问了。随发放金不換道：“你容留大盗，虽说不知情，然在你家住二年之久，你也该时刻留神盘问，只到他酒后自行说出，方能觉查禀报，疏忽之罪，实无可辞！”说着，将一筒签丢将下来。两行皂役喊一声，将不換搬翻，打了四十大板。立即吩咐讨保释放。又叫上郭崇学骂道：“你这丧尽天良的奴才！你本是该县刑房已革书办，素行原是不端之人。有你女儿活着，金不換容留大盗，便是不知情；你女儿死后，金不換便是知情。这‘知情’、‘不知情’五个字，关系金不換生死性命，岂是你这奴才口中反覆定案的么？且将金

不換稟帖说是你替写的，真是奸狠之至！”说着，将一筒签尽数丢下，那里还容他分辨一句？顷刻打了四十板，连邻里一总赶下去。

金不換血淋淋一场官司，只四十板完帐。虽是皮肉疼痛，心上甚是快乐，回家将郭氏葬埋。那鸡泽县城里城外都说他是好汉子，有担当的人，赶着和他交往。又过了数天，本县知县、守备俱有官来摘印署理，都纷纷议论是知府揭参的。内中就有人向不換道：“因你一人，坏了本县一文一武，前官便是后官的眼，你还要诸事留心些。”不換听了这几句话，心上有些疑惧起来，左思右想，没个保全久住之策。又听得郭崇学要到大宪衙门去告，越发着急起来，也想不出个安身立命之所，打算着连城壁住的范村没人知道，不如到那边寻着两个表侄，就在那地方住罢。主意拿定，先将当铺讨利银两收回，次卖田地，连所种青苗都合算于人，再次卖住房。有人问他，他便以因他坏了地方文武两官话回覆。人都称扬他是知机的人。除官司盘搅外，还剩有五百二十多两银子。买了个极肥壮的骡儿，直走山西道路。止去了五六天后，按察司行文提他复审，只苦了几家邻里并乡地人等赴省听候。

不換一路行来，到山西怀仁县地界，这晚便住在东关张二店中。连日便下起雨来，不換愁闷之至，每到雨住时，便在店门前板凳上坐着，与同寓人说闲话。目中早留心下个穿白的妇人，见他年纪，不过二十五六岁，五短身材，白净面皮，骨格儿生的有些俊俏。只因这妇人时常同一年老妇人到门外买东西，不換眼里见熟了，由不得口内鬼念道：“这穿白的妇人不是他公婆病故，就是他父母死亡。”店东张二道：“你都没有说着，他穿的是他丈夫的孝。”不換惊讶道：“亏他年青青儿守得住！”张二道：“他到要嫁人，只是对不上个凑巧的人。”不換道：“怎么是个凑巧的人？”张二道：“他是城内方裁缝的女儿，嫁与这对门许寡妇的儿

子叫做许连升。连升在本城缎局中做生意，今年二月在江南过洋子江，船覆身死。许寡妇六十余岁，止有此子，无人奉养，定要招赘个养老儿子配他，还要二百两身价。”不換道：“这事也还容易，只用与他二百银子。这许寡是六十多岁的人，就与人做个尊长，也还做得起，将来许寡妇亡后，少不得银子还归己手。”张二道：“你把这许寡妇当甚么人！见钱最真不过，或者到他死后，有点归着。”不換道：“这方裁缝就依他讨此重价么？”张二道：“他两口子做鬼已五六年了。那妇人又别无亲丁，谁去管他这闲事！”不換道：“他肯招赘外乡人不？”傍边一个开鞋铺的尹鹅头也在坐，听了大笑道：“这样说，你就是凑巧的人了。”又问道：“客人是那地方人？到我们这里有何营干？家中可有妻室没有？”不換道：“我是直隶鸡泽县人，要往代州亲戚家去，妻室是早亡过了。”鹅头道：“你能够拿的出二百两银子来？”不換道：“银子我身边到还有几两。”鹅头笑向张二道：“这件事，咱两个与客人作成了罢！”张二道：“只怕许寡妇不要外路人。”鹅头道：“要你我媒人做什么？”又笑向不換道：“客人可是实在愿意么？”不換道：“只怕那老妇人不依。”鹅头道：“张二哥，与其闲坐着，我且和你去说一火。”同寓的几个人帮说道：“这是最好的事，说成了，我们还要吃喜酒哩。”鹅头拉了张二人对门去了。

好半晌，两人笑嘻嘻的走来，向不換举手道：“已到九分了，只差一分，请你此刻过去，要看看你的人物年纪，还要亲问你的根底。”不換笑道：“如此说，我不去罢，要看人物，便是二百分不妥。”众人笑道：“你这人物还少甚么？就是《云笈记》追舟的李玉郎，也不过是你这样个面孔儿。去来，去来！”大家攒掇着不換，穿戴了新衣帽鞋袜，跟二人到许寡妇家来。许寡妇早在正房堂屋内等候，看见不換，问鹅头道：“就是这个人么？”张二笑说道：“你老人家真是有福！这个客人人材年纪，也不在你老去世的儿子下。”不換先去深深一揖，随即磕下头去。许寡满面笑

容，说道：“若做这件事，你就是我的儿子了，便受你十来个头也不为过。但是你远来，只磕两个头罢。”不换叩拜毕，扒起。大家一同坐下。许寡将不换来踪去迹细细盘问了一番，笑向鹅头道：“你看他身材比我亡过的儿子瘦小些，人到还有点伶俐，就烦你二位成就了罢。”张二又着不换叩拜，不换又与许寡磕了两个头；复行坐下。许寡道：“我看了你了，你也看看你的人。”一边说，一边叫道：“媳妇儿出来！”叫了七八声，那方氏才从西房走出，欲前又退，羞达达低了头，站在一边。众人都站起来。不换留神一看，见那妇人穿了新白布夹袄，白布裙子，脸上些须傅了点粉，换了双新白梭鞋，头发梳的光油油的，虽不是上好人物，比他先日娶的两个老婆强五六倍，心上着实欢喜，满口里道：“好！”那妇人偷看了不换一眼，便回房去了。许寡道：“他两个都见过面，合同也该写一张，老身方算终身有靠。二百银子交割在那一日？”不换道：“合同此刻就立，银子我回店就交来，做亲定在后日罢，不知使得使不得？”许寡道：“你真像我的儿子做事，一刀两段，有什么使不得？”鹅头取来纸笔，张二替他两家各写了凭据。不换立即回店取了二百银子，当面同尹、张二人兑交，又问明许寡远近亲戚，并相好邻里，就烦尹鹅头下帖，又谢了两个媒人六两银子。许寡便教不换将行李搬来，暂住在西下房中，好办理亲事。到二鼓时分，方氏欲火如炽，无法忍耐，也顾不得羞耻，悄悄从西正房下来，到不换房内。不换喜出意外。一个是断弦孤男，一个是久旷嫠妇，两人连命也不要，竭力狠干了五六度，只到天明，方肯罢休。方氏见不换本领高似前夫数倍，深喜后嫁得人，相订晚间再来，才暗暗别去。许寡也听得有些声气，只索随他们罢了。

次日许寡到也知趣，梳洗罢，便教方氏到儿子灵前烧纸，改换孝服。方氏只得假哭了几声，反勾引的许寡呢呢喃喃数念了好一会方止。不换雇人做酒席，借桌椅并盘碗等类，忙个不了。吃

金不換

午饭时，许寡叫方氏来同吃，方氏又装害羞，不肯动身。叫的许寡恼了，才肯遮遮掩掩的走来，放出无限的眉眼，偷送不換。不換见方氏脚上穿了极新的红鞋，身上换了极细的布衣，脸上搽了极厚的浓粉，嘴上抹了极艳的胭脂，头上戴了极好的纸花。三人同坐一桌，不換一边吃饭，一边偷瞧，又想起昨晚风情，今朝态度，心眼儿上都是快乐，不但二百两，就是二千两也看得值。偏这方氏又不肯安静吃饭，一面对许寡装羞，一面与不換递眼，瞅空儿将脚从桌子下伸去，在不換腿上踢两下缩回。不換原是小户人家子弟，那里经过这样妖浪阵势，狐媚排场，勾引他的神魂如醉，将饭和菜胡吃，也尝不出个滋味。若不是许寡在坐，便要放肆起来。这晚仍照前和合，连灯烛也不吹灭。每到要紧时候，方氏竟没高没低的叫喊，不換也止他不住。许寡在上房听了，惟有闭目咬牙挝被而已。

到做亲这日，也来了些女客，并许寡的亲戚，以及邻居。北方娶亲总要先拜天地，必须父兄或伯叔尊长领拜。许寡为自己孀居，家中又无长亲，众客委派着尹鹅头领不換夫妇拜天地，主礼烧化香纸。许寡又想起他儿子来，揩拭了许多眼泪。两人同归西正房，做一对半路夫妻，正是：

此妇淫声凶甚，喊时不顾性命。

不換娶做妻房，要算客途胡混。

第二十二回 断离异不换遭刑杖 投运河沈襄得外财

词曰：

不是鸳鸯伴，强作风鸾俦。官教离异两分头。人财双去，从此断绸缪。乍见蓬行子，朝暮断干馐。思量一死寄东流。幸他拯救，顶感永无休。

右调《南歌子》

话说金不换娶了许寡妇儿妇，两人千恩万爱，比结发夫妻还亲。三朝后诸事完妥，不换便和许寡一心一意过度起来。他身边虽去了二百两，除诸项费用外，还存有二百七十余两，瞒着许寡，寄顿在城中一大货铺内，预备着将来买田地。又将骡子卖了二十八两，带在身边，换钱零用。那方氏逐日搽抹的和粉人一般，梳光头，穿花鞋，不拿的强拿，不做的强做，都要现在不换眼中，卖弄他是个勤练堂客，会过日子，只图不换和他狠干，把一个不换爱的没入脚处。岂期好事多磨，只快活了十七八日，便钻出一件事来。

一日早间，不换和方氏同睡未起，只听得叩门声甚急。许寡接应出房去了。少刻，又听得许寡大惊小怪，不知说些甚么，旋即和一人说话入来。方氏扒起，从窗眼中一看，只吓的面目更色，道：“快起，快起，我前夫回来了！”不换道：“好胡说！他已落江身死，那有回来之理？”正说着，只听得许寡儿长儿短，在东房内说两句，哭两声，絮话不已。不换连忙起来，刚和方氏将衣服穿妥，正要下地，只听得许寡放声大哭，又听得那人喊叫

道：“气死我了！”一声未完，早见房门大开，闯入个少年汉子来。方氏将头低下，那人指着不换面孔冷笑道：“就是你这亡八禽的，敢奸霸良人妻女么？反了，反了！”向不换腿股上踢了一脚，一翻身跑出院外。许寡紧叫着，就跑了。不换连忙出房。许寡迎着说道：“不意二月间沉江的，与我儿子同名同姓，是大同府乡下人，也做的是缎局生意，就误传到怀仁县来，着我和你便做下这样一件事，真是那里说起！”不换道：“他如今跑往那里去？”许寡道：“想是去告官。”不换道：“这却怎处？”许寡道：“不妨。你两个前生后续，都是我的儿子，难道有了亲生的就忘了后续的么？现放着你与我二百银子，他若要方氏，我与你娶一个；他若不要方氏，方氏还是你的，我再与他另娶一个，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正言间，只见尹鹅头和张二神头鬼脸的走来，后跟着几家邻居，都来计议此事。许寡满口承道：“不妨，是老身做的，那官府也问不了谁流东流西。”尹鹅道：“你老人家怕什么？我们做媒人的经当不起。”许寡道：“这事原是我作主，设或官府任性乱闹起来，你两个只用一家挨一夹棍，我管保完账；不信赌五斤肉吃，包你割不了媒人的头。”张二道：“好吉祥话儿！一句齐整过一句。”猛听得门外大喊道：“里面是许寡妇家么？”许寡也高声答道：“有狗屁只管人来放，到不必在门外寡长寡短的嚼念！”

语未毕，进来两个差人，从怀内取出一张票来，向金不换脸上一照。那一个差人便从袖内流出一条铁绳来，故意儿失落于地，向不换道：“你做的，你明白这件事可大可小，非同儿戏，夹也夹的，打也打的，二年半也徒的，三千里也流的，烟瘴地方也发的；若问到光棍里头，轻则立绞，重则与尊驾的脑袋就大有不便了。”不换笑道：“我这脑袋最不坚固，也不用刀割剑吹，只用几句话就吊下来了。”差人冷笑道：“原来是根硬菜儿！”又掉转头，向拿票差人道：“这件事还用老爷审么？只用你我打个禀

帖入去，说奸霸良人妻子是实，又且不服拘拿。”说着，将铁绳拾起，向不换道：“你受缚不受缚，只要一句话。”那个拿票差人拦住道：“只教你这人性急，有话缓商为是，你怕他跑了么？”尹鹅头道：“金大哥少年不谙衙门中世故，我们须大家计较。”那拿铁绳的差人问道：“媒人邻居可都在么？”许寡一一说知。差人道：“这件事，媒人固有重罪，就是邻里也脱不得干净。姓金的原是来历不明之人，他要做此事，你们也该禀报。方才这位姓尹的说了半句在行话，却不知怎么垂爱我们，须知我们也是费子本钱来的。”鹅头将金不换并众邻里拉到了院外，在两下来回讲说，方说停妥：不换出三千大钱，鹅头和张二出八百大钱，硬派着邻里出了五百大张，说明连铺堂钱俱在内，各当时付与。两个差人得了钱，向众人举手作谢道：“金大哥这件事是有卖的，才有买的，何况又是异乡人，休说奸霸，连私通也问不上。只要这位许奶奶担承起来，半点无妨。就是二位媒人，也是几月前受许奶奶之托，又不是图谋谢礼。连许奶奶还梦想不到他令郎回来。邻里是越发无干的了。只是还有一节，这方大嫂亦票上有名之人，金大哥若不教出官，还须另讲。”不换道：“这个老婆，十分中与我有九分无干了，出官不出官，任凭二位。”许寡道：“眼见的一个妇人有了两个汉子，还怕见官么？”差人道：“叫他出来。”

许寡将方氏叫出，一齐到县中来。早哄动了一县的人，相随着观看。知县升了堂，原被人等俱点名分跪在两下。知县先问许连升道：“许氏可是你生母么？”连升道：“是。”知县道：“你去江南做什么事？是几年上出门？”连升道：“小人在本城云锦缎局做生意，今年正月，掌柜的着去苏州催货物，因同事伙计患病，耽延到如今方回。不意有直隶游棍金不换访闻的小人妻子有几分颜色，用银一百两，贿嘱本县土棍尹鹅头、张二，假捏小人二月间坠江身死，将小人母亲谎信，招赘金不换做养老女婿，把小人妻子平白被他奸宿二十余夜。此事王法天理，两不相容。只求老爷

金不換

将金不換、尹鹅头等严行夹讯。”话未完，许寡在下面高声说道：“我的儿年青青儿的，休说昧心话！你今早见我时，还说是大同府有个乡下人，也做缎局生意，过江身死，此人与你名姓相同，就误传到怀仁县来，你路上听了这个风声，连夜赶来看我，怕我有死活。况你坠江的信儿四月里就传来，怎么才说金不換用银一百两，买转尹鹅头、张二欺骗我做事？阿弥陀佛，这如何冤枉的人！”又向知县道：“老妇人听得儿子死了，便觉终身无靠，从五月间就托亲戚、邻里替我寻访个养老儿子做女婿。这几月来，总没个相当的人。偏偏二十天前，就来了个金不換，烦张、尹二人做媒，与了二百两身价，各立合同。这原是老妇人作主，与金不換等何干？只是可惜这金不換，他若迟来二十天，我儿妇方氏还是个全人。”

知县点头笑了，又将金不換、尹鹅头、张二并邻里人等，各问了前后情由，问许寡道：“这二百银子你可收过么？”许寡道：“银子现存在老妇人处，一分儿没舍的用，是预备养老的。”知县道：“金不換这银子到只怕假多真少。”随吩咐值日头同许氏取来，当堂验看。若是假银，还要加倍治不換之罪。值日头同许氏去了。知县又问许连升道：“你妻方氏已成失节之妇，你还要他不要？”连升道：“方氏系遵小人母命嫁人，与苟合大不相同，小人如何不要？”知县大笑，随发落金不換道：“你这奴才，放着二百银子还怕在直隶娶不了个老婆，必要到山西地方娶亲！明是见色起意。想你在本地也决不是安分的人，本县只不往棍徒中问你，就是大恩。”吩咐用头号板子重责四十。这四十板打的方氏心里落了无数的泪。知县又发落尹鹅头、张二道：“你二人放着生意不做，保这样媒，便是教诱人犯法。你实说，每人各得了金不換多少？”尹鹅头还要欺隐，张二将每人三两说出。知县吩咐，各打二十板，将六两谢银追出，交济贫院公用。邻里免责，俱释放回家。又笑向方氏道：“你还随前夫去罢。”发落甫毕，许寡将

银子取到，知县验看后，吩咐库吏入官。许连升着急，忙禀道：“小人妻子被金不换白睡了二十夜，这二百银子就断与小人妻子做遮羞钱也该，怎么入起官来？”知县道：“这宗银子和赃罚银子一样，例上应该入官。至于遮羞钱的话，朝廷家没有与你留下这条例。”许寡坑的眼中出火，大嚷道：“我们这件事吃亏的了不得，与当龟养汉一般。老爷要银子，该要那干净的。”知县大喝道：“这老奴才满口胡说！你当这银子是本县要么？”许寡道：“不是老爷要，难道算朝廷家要不成？”知县大怒，吩咐将许连升打嘴。左右打了五个嘴巴，许寡便自己打脸碰头，在大堂上拼命叫喊，口中吆喝杀人不已。知县吩咐将许寡拉住，不许他碰头，一面吩咐将许连升轮班加力打嘴。打的连升肩膀脸肿，口中鲜血直流，哀告着教他母亲禁声。知县还大喝着教加力打。许寡见打的儿子利害。方才叩头求饶，银子也不要了。知县着将原被人等一齐赶下，退堂。

众邻里扶了张、尹二人，背负了不换，同到东关店中，烦人将行李从许寡家要回来，治养棒疮。这四十板比广平府那四十板厉害数倍，割去皮肉好几块，疼的昼夜呻吟不已，又兼举目无亲。每想起自己原是个穷人，做生意无成，又学种地；前妻死去，也便罢休，偏又遇着冷于冰，留银二百两，从田苗中发四五百两资财，理合候连表兄有了归着，再行婚娶为是。不意一时失算，娶了个郭氏，弄出天大的饥荒，徼幸争出个命来。既决意去范村，为何又在此处招亲？与人家做养老儿子，瞎头也不知磕了多少。如今弄的财色两空，可怜父母遗体，打到这步田地，身边虽还有二百多银子，济得甚事？若再营求，只怕又有别的是非来。我原是个和尚道士的命，妻、财、子、禄四个字，历历考验，总与我无缘。若再不知进退，把这条穷命丢去了，早死一年，便少活一岁。又想起冷于冰，他是数万两家私，又有娇妻幼子，他怎么割舍出家，学的云来雾去，神鬼不测？我这豆大家

业，和浑身骨肉，与他比较起来，他真是鹏鹏，我真是蚊蚋。我父母兄弟俱无，还有什么委决不下？想到此处，便动了出家的念头。只待棒疮养好，再定去向。从此请医调治，费一月工夫，盘用了许多钱，方渐次平复。他常听得连城璧说，冷于冰在西湖，遇着火龙真人，得了仙传。他也想着要到那地方寻个际遇。将铺中寄放的银子收回，又恐背负行李，发了棒疮，买了个驴儿，半骑半驮着走。辞别了张、尹二人，也不去范村了，拿定主意，奔赴杭州。

走了许多日子，方到山东德州地界。那日天将午错，将驴儿拴在一株树上暂歇。瞧见一人从西走出，但见：

头戴旧儒巾，秤脑油足有八两；身穿破布氅，估尘垢少杀七斤。满腹文章，无奈饥时难受；填胸浩气，只和苦处长吁。出东巷，入西门，常遭小儿唾骂；呼张妈，唤赵母，屡受泼妇叱逐。离娘胎即叫哥儿，于今休矣；随父任称为公子，此际衰哉。真是折脚猫儿难学虎，断头鹦鹉不如鸡。

不换看那人三十二三年纪，面皮黄瘦，衣履像个乞儿，举动又带些诗文气魄。只见他低了头走几步，又抬起头看看天。看罢，两只手抱着自己两臂又站住，一对眼睛，呆呆只向地下瞧，瞧罢又往河沿前走。走到河边，又站住，背操起手来，看那河水奔逝，不住的点头，到像秀才们做文字得了好句一般。不换看了半晌，说道：“这个心里不知怎么难过，包藏着无限苦屈，只怕要死在这河内。我眼里不见他罢了，今既看见，理该问明底里，劝解他一番。”悄悄的从后面走来。忽听得那人大声说道：“罢了！”急将衣襟拉起，向面上一覆，涌身向河中一跳，响一声，即随波逐流，乍沉乍浮去了。不换跌脚道：“坏了，误了！”疾疾的将上盖衣服脱下，紧跑了几步，也往河内一跳。使了个沙底捞鱼势，二十多步外，方才赶上。左手提住那人头发，右手分波劈浪，揪上岸来。缘不换做娃子时，就常在水中顽耍，到二十岁内

外，更成了水中名公。每逢山河水大至，他偏要卖弄手段，令看的人惊服，这道运河，他实视如平地。今日救得此人，亦是天缘。

不换将他倒抱起来，控了会水，见他气息渐壮，才慢慢的放在地下。一面又跑至树下看行李，喜得此处无人来往，竟未被人拿去。急忙将驴儿牵住，拾起上盖衣服，复到救那人的去处。见那人已扒起，坐在地下，和吃醉了的一般。不换将自己湿衣脱下，也替他脱剥下来，用手将水拧干，铺放在地。然后坐在那人面前，问道：“你是何处人氏？叫什么名字？有何冤苦，行此短见？”那人将不换一看，说道：“适才可是尊驾救我么？”不换道：“正是。”那人用手在地下连拍了几下，道：“你何苦救我？是谁要你救我？”不换道：“看么，我救你到救出不是来了！”那人道：“爷台救我，自是好意，只是我活着受罪，到不如死了熨贴。况我父母惨亡，兄弟暴逝，孑影孤形，丐食四方，今生今世料无出头之日，但求速死，完我事业。爷台此刻救我，岂不是害我么？”不换道：“这是你自己立意如此。今既被我救活，理该和我详说，我好与你做个主裁。”那人复将不换一看，说道：“我还怕什么？我姓沈名襄，绍兴府秀才，父名沈鍊，做锦衣卫经历。因严嵩父子窃弄威权，屡屡杀害忠良，吏部尚书夏邦谟表里为奸，谄事严嵩父子。我父上疏，请将三人罢斥。圣上大怒，将我父杖八十，充配保安州安置。我父到保安，被个姓贾的秀才请到家中，教读子侄。保安州知州念我父是个义烈人，不行拘管。那些绅士们闻我父名头，都来交往。又收了几十个门生。谁想我父不善潜晦，着门生等绑了三个草人，一写唐朝奸相李林甫，一写宋朝奸相秦桧，一写严嵩。师徒们每到文会完时，便各挟弓矢，射这三个草人，赌酒取乐。逢每月初一日，定去居庸关外，痛哭咒骂严嵩父子，力尽方回。只两三个月，风声传至京师。严嵩大怒，托了直隶巡抚杨顺、巡按御史陆楷，将我父人在宣化府阎浩等妖党，同

金不换

我母一时斩首。又将我兄弟沈褒立毙杖下。我彼时在家乡，被地方官拿获，同小妾一并解京。途次江南，小妾出谋，看我去董主事家求盘费，解役留小妾做当物，始肯放我去。承董公赠我数两金银，从他后门逃走，流落河南，盘费衣服俱尽，以乞丐为生。今到山东，此地米粟又贵，本地人不肯怜贫，我已两日夜一点水米未曾入口。”说罢大哭。

不换道：“你难道就没个亲戚投奔么？”沈襄道：“亲戚虽有，但人心岌岌难测，诚恐求福得祸。我只有个胞姐，嫁到江西叶家，刻下现做万年县教官。因此一路乞丐，要投奔他。还不知我姐夫收与不收。”不换道：“骨肉至亲，焉有不收之理？你休慌，只要走数里路，便是德州，到那边我自有道理。”沈襄道：“敢问爷台是那里人？”不换道：“我是北直隶鸡泽县人，叫金不换，要往浙江去。你快起来，穿了湿衣，随我到德州走遭。”沈襄想了想，随即抓起，牵驴同走。到德州旅店安下，不换立即教小伙计买了些吃食，与沈襄充饥；又要来一大盆火，烘焙衣服，然后到街上，买了大小内外布衣几件，并鞋袜帽子等类，着沈襄更换了。在店内叙谈了一夜。

次日，不换取出五封银子，又十来两一小包，说道：“我的家私尽在于此，咱两个停分了罢。”沈襄大惊道：“岂有此理！”不换道：“此理常有，只是你没有遇着。”说着，即分与沈襄一半。沈襄道：“已叨活命之恩，即或惠助，只三五两罢了，如何要这许多？”不换道：“你此去江西，定是否极泰来。设或你姐夫不收留，难道又去江西讨吃不成？”两人推让了十数次，沈襄方才叩头收下，感激的铭心刻骨。不换道：“那驴儿你也骑了去罢。”沈襄道：“恩公意欲何为？”不换道：“我如今的心和行云流水一般，虽说浙江去，到处皆可羁留，并不像你计程按日的行走。有他在我身边，喂草喂料，添许多不方便。此地是个水路马头，各省来往的人俱有，非你久留之所。你此刻就起身去罢，我

传世孤本珍稀小说

随后慢慢的行走。”沈襄又要推辞。不换道：“银子我还送你百余两，何在一驴！快骑了去。”沈襄复行拜谢，痛哭不忍分离。不换催促再三，方装妥行李。两人一同出门，相随了六七里，不换看的沈襄骑上驴儿，那沈襄的眼泪，何止千行！一步步哭的去了。正是：

好事人人愿做，费钱便害心疼。

不换素非侠士，此举大是光明。

第二十三回 入賭局輸錢賣弟婦 引大盜破產失嬌妻

詞曰：

銀錢原同性命，神仙尚點金丹。得來失去亦何嫌，誰把迷魂陣怨。

賭輸婆娘氣惱，搶求賊盜心歡。須臾本利一齊干，莫笑貪人无厭。

右調《西江月》

再说朱文魁，自弃绝兄弟回家，日夜想算着要去山东，另立日月，只愁他兄弟文炜万一回来，于己大有不便。一日，同李必寿抱入八百多银子，放在殷氏房内。殷氏笑问道：“这是那里来的银子？”文魁道：“这是二顷二十亩地价，共卖了八百八十两，也要算本地好价钱了。”殷氏道：“这住房几时出脱？”文魁道：“也有了买主，止与二百二十两，少卖上一百多两罢，房子原也旧些了。卖契我已书写，着中见人面交，明日先与二十两，言明一月后我们搬了房，再交那二百两。我的事到皆停妥，你办的事还没影响。这山东何日能去？有二弟妇在，不但搬运东西碍眼，这房子怎么与人家交割？”殷氏道：“我前后劝了他四次。他咬定牙关，要守一年，才肯嫁人。我也没法。”文魁道：“等的各项归结，另想妙法遣除他出门。”又笑向殷氏道：“我今日发了一宗外财，早间未兑地价时，从张四胖子家门口过，被他再三拉入去，说有几个赌友在内，我只十数骰子，就赢了六十多两，岂非外财？”说着，从身边掏出来，打开包儿，笑着在炕上搬弄。殷氏

道：“我劝你把这赌忌了罢！咱们也够过了，万一输去几十两，岂不后悔！”文魁道：“凡人发财，都走的是运气。运气催着来，就有那些倒运鬼白白的送我，不趁手高赢他们，过了时候，就有舛错了。”殷氏道：“只要常赢不输才好。”文魁道：“地价银可收入柜中，二相公家事要着实上紧。”说罢，出外面去了。

次日，文魁正到街上买东西，只见张四胖子忙忙的走来，大笑道：“一地里寻你不着，不想在这里。”文魁说：“有何话说？”四胖子将文魁一拉，两人到无人处，说道：“近日袁鬼厮店内住下个客人，是山东青州府人氏，姓乔，说是个武举，跟着七八个家人，都穿着满身绸缎。到本县城里城外寻着娶妾，只要好人才，一二千两也肯出，银子钱也不知带着多少。我昨日才打探明白，今日再三请他，他才肯到我家中。总要赌现银子，说明各备三百两，少了他也不赌。我已请下杨监生叔侄两个。若讲到赢他，必须得你去，别人也没这高手，也配不上他的大注。”文魁道：“这到是一场大赌，只是自备三百两太多些。”四胖子道：“你的银子还怕撑不上杨监生爷儿们么？”文魁听得高兴，着四胖子等着。他急忙回到家里，向殷氏说明，取了三百两银子，到四胖子家内，见正面椅子上坐着一人，但见：

面宽口大，眼睛内露出凶光；头锐鼻尖，眉毛上包含杀气。身材高胖，仿佛巨灵神嫡孙；臂骨宽阔，依稀开路鬼胞弟。大吼一声，必定动地惊天；小笑两面，亦可追魂夺魄。真是花柳场中硬将，赌博队里憨爷。

文魁看罢乔武举，见杨家叔侄也在坐，于是大家举手，请各上场。四个人共一千二百两，都交付东家四胖子收存，言明下注不拘数目，每一个钱算一两银子。四个人便掷起骰子来。朱文魁听知乔武举有钱，买卖骰子，只扑的和他掷，要赢他几百两方乐。掷了没半顿饭时，乔武举越赢越气壮，文魁越输越气馁，顷刻将三百银子输了个干净，还欠下四十余两。只输的目瞪口呆，

一句话说不出。乔武举道：“你的银子没了，还欠我四十一两。若还顽，便不用与我；若不顽，可将这四十一两找来。”文魁道：“你借与我三百两，再顽顽何如？”乔武举道：“只要东家作保，我就借与你。”四胖子见这一场大赌，没有得多的头钱，又见杨家叔侄六百银子不过折了十来两，忙应道：“不妨。他输下多少，只用乔老爷同我要去。”乔武举道：“他家里拿得出来还是拿不出来？”四胖子道：“三四千两也拿得出。”乔武举道：“既如此，何用你作保同要？他再输了，我和他讨去。”说罢，递与文魁三百两，四个人又掷起来。

鬼混了半天，文魁前后共输六百七十七两，直输的和死人一般。大家方才住手。乔武举道：“这七两零儿，我让了你罢，止用拿出三百七十两来完账。尊府在那里？我同你取去。”文魁此时心如刀刺，欲不去，见乔武举气势厉害，必非良善之人；同去又怕殷氏动气，银子难往出拿，只急得两眼通红，满脸陪笑道：“明日绝早，与乔老爷送到贵寓何如？”乔武举道：“这也使得，只要加二百两利钱。”文魁见不是话，心里恨不得上吊身死，又勉强道：“你再借与我三百两顽顽，输了一总与你何如？”乔武举道：“你将银子还了我，我就再借与你。若空口说白话，我总有工夫等你，我的这两个拳头等不得。”杨监生道：“朱大哥，这顽钱的事，不是一场就拉回的，过日再顽罢！这位乔客人性子急些，你领上取去罢。”文魁道：“你说的也是。乔老爷请坐坐，我同东家张四哥取去，三百多银子也还拿的出来。”乔武举道：“你家是王府公府、朝廷家禁门，难道我走动不得么？”文魁道：“去来去来。”说罢，一齐起身，四胖子送出门外。

乔武举率领家人们跟定了文魁到书房中坐下。文魁道：“乔老爷好容易光降，又是远客，今日就在舍下便饭。”乔武举道：“我不是少饭吃的人。你只拿三百七十两银子来，我就饱了。”文魁见百计俱不上套，只得垂头丧气走入了内房。殷氏看见忙问

道：“输了么？”文魁也不敢言语。殷氏道：“你的手也不高了，也没有倒运的人白送你了。瞞心斯鬼的弄来，一骰子两骰子输去，我将来和你这混账贼乌龟过日月，陪人家睡觉的日子还有哩。好容易三百两银子，当土块的乱丢。”说着往后一倒，睡在了炕上。不多时，李必寿跑来说道：“外面那个客人要入来哩，说的不成话。”文魁此时真是无地可入，将双眉紧蹙，哀恳道：“是我该死！你只将柜上钥匙与我罢。”殷氏大嚷道：“三百两银子还没有输够，又要钥匙怎么？”文魁跪在地下，自己打了几个嘴巴道：“还有三百七十两未与人家哩。”殷氏听了，气的浑身乱抖，将一个钥匙口袋从身边拉断绳系，向文魁脸上打去，旋即打脸碰头，大哭起来道：“我的银子哟，你闪的我好苦呀！我早知这般不长久，我不如不见你到罢了。”文魁道：“我的好奶奶，悄声些儿，休教二相公家听见了。”殷氏道：“什么二相公家，三相公家，听见听不见！”正吵闹着，李必寿又跑入来说道：“大相公，快起来出去罢！那客人把桌椅都踢翻了，声声要拉出去剥去哩，已走出院来了！”文魁连忙站起道：“你快快向他说，我在里边秤兑银子，就出去。”也顾不得殷氏哭闹，将柜子开放，取出三百五十两，余外将四小锭揣在怀内。殷氏见拿出一大堆银子来，越发大哭大叫不已。文魁跑到书房向乔武举道：“这是三百五十两纹银，实凑不出那二十两来了。”乔武举打开都看过，手里掂了几掂，估计分两不错，着他家人们收了，说道：“二十两银子也有限的，将来赌时再扣除罢。”头也不回，带领家人们去了。文魁落下二十两，教李必寿收拾起桌椅，急忙入里边安顿殷氏，跪到点灯时候才罢休。这一天心上和割了几片肉的一样。晚间睡在被内，长吁短叹，想到疼处，大骂一声：“薄福的奴才！”自己就打几个嘴巴。殷氏也不理他，由他自打自骂。

姜氏在后院中，白天里便听得两口子叫吵，此刻又隐隐绰绰听到骂奴才话，向欧阳氏道：“你去到前边听听，是为什么？”欧

阳氏道：“不用听，是为输了钱。人家上门讨要，已经与过，此刻还后悔在那里”。姜氏道：“你去听听，到底输了多少，那样嚷闹！”欧阳氏道：“谁耐烦去听他！”姜氏道：“我一定着你去走遭。”欧阳氏起来，走至前边窗下。只听得文魁骂道：“倒运的奴才！你是自作自受。”说罢，听得自己打嘴巴。待了一会，又自打自骂起来。忽听得殷氏说道：“银子已经输了，何苦不住的打那脸？从今后改过，我们怕不是好日月么？等我设法将祸害头除去，咱们住在山东，就断断一个钱顽不的了。”

欧阳氏正要回去，听了这两句话，心上大疑，竟一屁股坐在台阶上。又听得文魁道：“我想起甚么来，就被张四胖子那膀奴才勾了去，输这样一宗大钱财。”殷氏道：“我还没问你，今日来要赌账的是个谁？”文魁道：“是个山东人，姓乔。这小厮甚是有钱，狂妄的没样儿。”殷氏道：“他到我们这里做什么？”文魁道：“说他寻的娶妾来了。”殷氏道：“此话果真么？”文魁道：“我也是听得张四胖子说。”殷氏道：“大事成了。”文魁道：“成甚么？”殷氏道：“你有才情打发兄弟，你就没才情打发兄弟的老婆？这乔客人若不是娶妾就罢了，若为娶妾，现放着二相公家。他赢了你六百两银子，也是不心疼的钱，怕拿他换不回来么？”文魁道：“他要守一年才嫁人，这事如何做得成？”殷氏道：“你连这几个调度都没有，怪不得憨头憨脑六七百家输银子。你明日去拜拜这乔武举，就问他娶妾的话。他若应承，你就将二相公家许他，止和他要原银六百五十两。他若是不看二相公家更妙，若必安要看看，到其间教姓乔的先藏在书房内，我将二相公家诳谎出去，从窗子内偷看。二相公家人才，量他也看不脱。再和他定住了日子，或三更，或四更，领上几个人，预备一顶轿子，便抢到轿内，就娶的走了。你到这一晚，在家中断断使不得，可于点灯后就去找张四胖子家，与他们顽钱去。一个村乡地方，又没城池阻隔，只教姓乔的在远处地方觅魃的成了亲，立即回山东去，生米

做成熟饭，还有什么说的？”文魁道：“万一姜氏叫喊，段诚家女人不依起来，村中人听见，拿住我与姓乔的，都不稳便。”殷氏道：“我教你去张四胖子家顽钱，正是为此，况三四更天，也没人出来。即或弄出事来，你现在朋友家一夜未回，有不是，都是抢亲的罪犯，告到那里也疑不到你身上。世上那有个叫着人抢弟妇的？谁也不信这个话。这还是下风头的主见。我到抢他的这日点灯时候，我多预备几壶酒，与二相公家较量。他不吃，我与他跪下磕头，定教他吃几大杯。他的酒量小，灌他个大醉，着他和死人一般。”文魁道：“若是段诚家女人将来有话说，该怎么？”殷氏道：“他将来必有话说，你可到县中递一张呈状，报个不知姓名诸人，夤夜抢劫孀妇，遮饰内外人的耳目。姓乔的远奔山东，那里去拿他？你做原告的不上紧，谁与他做苦主？”文魁听了，拍手大笑道：“真智囊，真奇谋！虑事周到。我明日就去办理。”

欧阳氏听了，通身汗下，低低的骂道：“好一对万刚的狗男女！”拿了个主见，走回后房，一五一十说了一遍，把姜氏吓的魂飞魄散，软瘫下一堆，不由的泪流满面，道：“这事我惟有一死而已。”欧阳氏笑道：“兵来将挡，火来水浇。他们的奇法，我们有妙破。为什么就说出个死字来？此事最易处断，只看他灯后请你吃酒的日子，就是乔贼抢亲的日子。我逆料乔家断不敢一二更鼓来，除非到三更内外。到其间要将计就计，如此如此，怕他飞上天去？”姜氏道：“若他不中我们的计，该怎么？”欧阳氏道：“他若不中计，我们到一更天后，我和你沿街吆喝，道破原委，先教阖村人知道。本村中好事的人也最多，他这亲便有一百分难报仇。我同主母在我表嫂张寡妇家暂停一夜，到天明，或告官，或凭人说合评断，大闹上一番，将他两口子前后事件并前后阴谋，播弄的人人共知，与他们分门另住，等候二相公的归期。他总然再要害你，他的声名已和猪狗一般，必须过得一年半载，才

好报复。”姜氏道：“任凭你罢。我今后身边，常带短刀一把，设或变起不测，不过一死而已。我也不怕了。”

再说朱文魁一早起来，就去到袁鬼厮店中拜乔武举。两人叙谈起娶妾的话来。乔武举道：“我各处看了好几个，没一个好的。”文魁道：“妇人俊俏的极难，只好百中选一。我也不怕老兄笑话，若讲到俊俏两字，舍弟妇可为一县绝色。”乔武举大乐道：“今年多少岁了？有丈夫没丈夫？”文魁道：“今年二十二岁了。寡居在我家中，无儿无女，只是他立志一年以后才肯改嫁，不然到是个好姻缘。”乔武举道：“可能着我一见不能？”文魁道：“他从不出外边来，如何得见？”乔武举笑道：“必定人物中平，因此就不敢着人见了”。文魁道：“中平中平，老兄真是梦话？”随将姜氏的眉目面孔、身段高低，夸奖了个天花乱坠。乔武举听得高兴，笑问道：“可是小脚么？”文魁道：“脚小何足为贵？若粗而短，软而无骨，再脚面上有高骨凸出，谓之鹅头，远看到也动人，入手却是一段肥肉。像此等脚，他便是真正三寸金莲，实连半个狗屁不值。我不该自夸贱内的脚，就是极有讲究的了。据他说，还要让舍弟妇几分。”乔武举听得高兴，不住的在头上乱拍道：“我空活了三十多岁，止知脚小便好，真是没见势面之人。”说罢，促膝探手笑说道：“这件事端的要藉重作成方好。”文魁道：“老兄若肯将赢我的六百五十两还我，我管保事体必成。”乔武举道：“那有限的几两银子，只管拿去，但不知怎么个必成？”文魁道：“这必须定住是那一日，或三更，或四更，才可做。”随向乔武举耳边叮嘱，要如此如此。乔武举听了个“抢”字，大喜道：“我一生最爱抢人，此事定在今晚三更后。若讲到成亲，我的奇秘地方最多，人数可一呼而至。银子六百五十两，你此刻就拿去。”又留文魁吃了早饭，低声问道：“尊府上下有多少人？”文魁道：“男女止六七口。”乔武举道：“更妙，更妙。”文魁欢欢喜喜背负着银子回家，将前后话告知殷氏。殷氏也欢喜之至。

到了灯后，文魁着李必寿看守大门，与他说明缘由，不许拦阻抢亲的人。自己往张四胖子家去了。殷氏先着李必寿家老婆拿了一大壶酒，一棒盒吃食东西，摆放在姜氏房内。少顷，殷氏走来说道：“二兄弟家，你连日愁闷，我今日备了一杯水酒，咱姐妹们好好的吃几杯。”姜氏早已明白了，心上甚是害怕，只愁抢亲的来的早。欧阳氏笑道：“这是大主母美意，连我与老李家也要叨福吃几杯哩。”殷氏大喜道：“若大家同吃，更高兴些，只是还得一壶。”欧阳氏道：“我取去。”少刻，与李必寿家女人说说笑笑又拿了两壶来。姜氏道：“我的量小，嫂嫂深知。既承爱我，我也少不得舍命相陪。今预先说明，我吃一小杯，嫂嫂吃一茶杯，不许短少。”殷氏知道姜氏量极平常，打算着七八小杯，就可停当。于是满面陪笑道：“就是你一小杯，我一茶杯罢。”欧阳氏向李必寿家道：“大主母酒你斟。二主母酒我斟。每人各守一壶，不许乱用，也不许斟浅了，都要十分杯。谁错了罚谁十杯。”殷氏着他两个也坐了，四个妇女起来。没有十来杯，李必寿家女人便天地不醒，歪在一边。殷氏也吃的秋波斜视，粉面通红，口里不住说：“姜氏量大，与素日迥不相同。”原来姜氏吃的是一壶茶，殷氏那里理论？两个人逼住一个，殷氏头前还顾得杯杯相较，次后便混吃起酒来，杯到口便干，那里还记得抢亲的话说？直吃的立刻倒在一边，不省人事。

欧阳氏见他二人俱醉倒，又拿起壶来，在他二人口中灌了一会，方才同姜氏到前边房内。欧阳氏用炭锤打开了柜下锁下，将银子取出。姜氏止带了一百五十两，就觉得沉重的了不得。欧阳氏颇有气力，尽带了七封银两，回到后边，将预备现成的靴帽衣服穿衬起来。两个都扮做男子，开了后门，一直往西北上行去。这都是欧阳氏早已定归停妥的。一个装做秀才，一个装做家仆。刚走出巷口，姜氏道：“你日前说离本村三十八里有个王家集，是个大镇子，可以雇车奔四川道路。似此黑洞洞的，身边又觉得

沉重，脚底下甚是费力，该怎处？”欧阳氏道：“昏夜原难走路，只用再走两条巷，村尽头处便是吴公家店。他那里有七八间住，不拘怎么，将就上一夜。他若问时，就说是城中人寻朋友，天晚不遇，明日天一亮即起身。端的人认不出。”

不言两人逃去，且说乔武举，他的名字叫乔大雄，是大寇师尚诏的一员贼将。他们的党羽也不下四五万人，立意要谋为叛逆，在各山停留者有一半，其余都散在四方。河南通省每一州县，俱有师尚诏一个头目，率领多人，日夜在城乡堡镇闲荡，采访富家大户的跟脚。或明劫，或窃取，弄的各衙门盗案不一。又差人在赌场中引诱无赖子弟入伙，乔大雄就是虞城县一路头目。今日朱文魁着他抢夺弟妇，正碰在他心上，因此他将六百五十两银子立即付与，原是个欲取姑与之意，到还不在妇人好丑上计较。这日三鼓以后，打探街上无人，积聚了六七十贼人，在村外埋伏了一半，自己带了三十余人，抬了轿子，前前后后的行走。到文魁门首，李必寿知道是抢亲来的，连忙开门放入。众贼一进门，先将李必寿口中塞了个麻绳蛋子，捆绑起来，然后把大门闭上，点起火把，分头查照入去。见殷氏容貌娇好，睡在了炕上，乔大雄道：“就是他。”众人抱入了轿内。又复打开了各房箱柜，将衣服首饰银钱凡值几个钱的东西，搜取一空，止留下些粗重之物。唿哨了一声，将殷氏拥载而去。

到了天微明，文魁借了个灯笼回家来打听。见门户大开着，心中说道：“这李必寿真是无用，抢的人去也不收拾门户。”及至到了二院，见李必寿背绑在柱上，不由的大惊失色。问他，又不说话，只是蹙眉点头。文魁情知有变，急忙跑入内里，见箱柜丢的满地，各房内诸物一空，从顶门上一桶冷水，直凉在脚心底。急去寻殷氏，止见李必寿家女人坐在地下哭。不想众贼因他喊叫，打伤了脚腿。忙问道：“你大主母那里去了？”妇人道：“我耳中听得人声嘈杂，看时见有许多人入来，被一人将大主母抱出

去了？”又问：“二主母哩？”妇人道：“我没见下落。”文魁用拳头在自己心上狠打了两下，一头向门上触去，跌倒在地，鲜血直流。李必寿家女人吓的乱吼乱叫，过往人见门户人开着，又听得有妇人叫喊，大家一齐入去。见李必寿被绑在厅柱上，取了口中的麻蛋子，才说出话来，方知道是被贼打劫。到后院将文魁搀扶出来，问他缘故。文魁只是摇头，众人与他包了头。顷刻闹动了一乡，俱来看问稀奇事。只因文魁做人不好，没一个不心上快活的。地方乡保邻里人等，不敢担承，都去禀报本县。文魁也只得写一张呈词，将卖弟妇话不题，止言在张四胖子家与山东青州府人武举姓乔的同赌，将输银坐索，明火打劫家中银钱衣物，并抢去嫡妻、弟妇、仆妇等情细述。后面开了一张大失单，投控入去。县官见事体重大，一面申报各宪，一面将开场同赌，并店家袁鬼厮，以及邻舍地方人等，一齐拿去讯问。又分遣干役，限日查拿。文魁一夜之间弄了个家产尽绝，将老婆也赔垫在内，岂非奇报！正是：

周郎妙计高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

大造若无速报应，人间何事得公平？

第二十四回 恤贫儿二士趋生路 送贞妇两鬼保平安

词曰：

萧萧孤雁任天涯，何处是伊家？宵来羽倦落平沙，风雨亦堪嗟。

蓬瀛瑶岛知何处？羞对故乡花。关山苦历泣残霞，随地去，可栖鸦。

右调《关山令》

且说冷于冰自那日斩了妖鼉，随处游行，救人患难疾苦。又到云贵、福建、两广地方，遍阅名山大川，古洞仙迹，凡碧鸡点苍，金莲玉笋，烟萝铜鼓，红雀鹿角等处胜景，无不走到。因心恋峨眉，复与木仙一会，临行送茶杯大桂实二个。游罢峨眉，入成都省会。见山川风景，真乃天府之国，为前朝帝王发祥之地。游行了半天，厌恶那城市繁华，信步出了东门。此时已日落时候。早看见一座庙宇，约在二三里远近。款款行去，见庙已损坏，内外寂无一人。见正殿神像尽皆倒敝，东西各有禅房。先到东禅房一看，地下铺着些草节，不洁净之至。随到西禅房，就坐在地下，道：“今晚在此过宿罢。”说着，凝神瞑目，运用回光返照的功夫。将到昏黑的时候，只听得有人到东禅房内，又听得一人问道：“你来了么？”那人应道：“来了。”于冰听了，道：“我这眼，昏黑之际可鉴百步，无异白昼，怎么到没看见那边房内有人？想是他畏寒，身在草下，也未可知。”听得一人问道：“此刻

“身上好么？”一个回答道：“今日下半天少觉轻爽些。”一个道：“有讨来稀粥半瓢，还是热的，相公可趁热吃些；转到冷了，害病的人如何吃得？”一人道：“我肚中也觉得有些饥，你拿来我吃几口。”一个道：“如今好了，春间天气温和，饭也比前易讨。去年冬天和今年正月，真正饿死冻死，两个人讨的还不够一个人吃。相公要放开怀抱，过到那里是那里。或者上天可怜，有个出头日子，也未敢定。”又听得咕啞有声，像个吃的光景。

于冰听了半响，心里说道：“这是两个讨饭吃的乞儿，怎么一个称呼相公？”又听得一个道：“我的哥哥到回家多时了。”一个道：“那样变驴的东西！相公说起来便哥哥长短，真令人不服。若论起帮林相公那三百多银子，就到如今，苦到这步田地，不但相公，就是我也没一点后悔。”一个道：“想他夫妻二人，自然也早到荆州了，还不知那林总兵相待何如？”于冰听了这几句话，那里还坐得住？起来走入东禅房内。只见一年纪四十余岁人，看见于冰，连忙站起来道：“老爷是贵人，到此地何事？”于冰道：“偶尔闲行。”问地下倒着的是谁，那人道：“人小段诚，这害病的是小人主人。”于冰道：“何处人氏？”段诚道：“我主人是河南归德府虞城县人，姓朱名文炜，现做归德府禀膳秀才。”于冰微笑了笑，又见那文炜说道：“晚生抱病，不能叩拜，祈老先生恕罪。”于冰也就坐下问道：“尊驾害何病症？”文炜道：“乍寒乍热，筋骨如酥，头疼几不可忍。”于冰道：“此风寒饥饱之所致也。”问段诚道：“有水没有？”段诚道：“此处无水。”于冰道：“适才稀饭吃尽了没有？”段诚道：“还有些。”于冰道：“有一口入肚，即可以愈病矣。”教段诚拿来，在粥内画了一道符，令文炜吃下。文炜见于冰丰神气度，迥异凡流，忙接来吃在腹中，真如甘露洗心，顿觉神清气爽，扒起来连连顿首，道：“今朝际遇上仙，荣幸无既。”又问于冰姓讳，于冰道：“我广平冷于冰是也。才在东禅房闻盛价有帮助林相公三百多两之语，愿闻其详。”

文炜泪流满面道：“若题起这件事，便是晚生乞丐之由了。”遂将恁般离家，父死任内，恁般讨账，遇林岱卖妻，赠银三百二十七两，又代当行李，打发起身赴荆州。于冰道：“此盛德之事，惜乎我冷某未曾遇着，让仁兄做乞。”段诚又将文魁恁般分家，恁般打骂，赶逐出庙，独自回乡。文炜又接着道：“投奔崇宁县被逐出境外，始流落在这庙内，主仆讨吃度命。”说罢，放声大哭，段诚亦流泪不已。于冰冷亦为恻然，说道：“朱兄如此存心行事，天必降汝以福。”文炜又言河南路远，意欲先到荆州投奔林岱，苦无盘费，只索在此地苟延残喘。于冰道：“送兄到河南，最是容易。但令兄如此残忍，何难再伸辣手？诚恐伤了性命，反为不美。不如先到林岱处，另做别图。所虑者林岱若不得时，你主仆又只得在荆州乞丐，徒劳跋涉无益也。我亦在此住一半天，你二人明早仍去乞食，到第三日早间，我自裁处。”说罢，举手过西禅房去了。文炜主仆互相疑议，也不敢再问。于冰叫出超尘、逐电二鬼，秘秘吩咐道：“你两个此刻速到湖广荆州府总兵官林姓衙门，打听四川秀才林岱夫妻在他衙内没有，如在，再打听他境况好不好，限后日五鼓报我知道。”二鬼领命去了。

次早文炜主仆过来拜见，于冰令二人依旧出去行乞。到第二日午尽未初时候，二鬼早行回来，禀覆道：“荆州总兵叫林桂芳，年六十余无子，如今将林岱收为己子，内外大小事务，俱系林岱总理。父子甚相投合。”于冰收了二鬼。午后，文炜同段诚回来。于冰道：“我已查知林岱夫妻在荆州总兵林桂芳署内甚好，你们去投奔他，再无不照拂之理。我今岁从家中带出银二百三十两，已用去二百多两，今止有十八两多银子。目今三月，正值桃花水泛，搭一只船，不数日可到。此银除一路盘费外，还可买几件布衣，就速速寻船去罢。”随将银子付与。主仆二人喜欢的千恩万谢，叩拜而去。

于冰出了庙中，走至旷野，心喜道：“今日此举，不但全了

朱文炜，兼知林岱的名姓下落，又教我放心了一处。”又走了数步，猛想起：“文炜不知有妻子没妻子，如无妻子罢了，若有妻子，他哥哥文魁已回家半载有余，定必大肆凌逼。庸平妇人改嫁到罢了，设或是个贞烈女子，性命难保。”想罢，急回庙中，要问这话。奈他主仆已去。于冰还望他回来，等了一会，笑道：“河南可顷刻而至，何难走遭，况别连城壁已及三年，也须与他想个落脚处，岂可长久住在金不换家？直隶亦须一往。”于是于无人之地驾地风云，早到虞城县地界。将超尘唤出，吩咐道：“你去虞城县朱文魁家，查他兄弟朱文炜有妻子没有，刻下是何光景，朱文魁夫妇相待何如，详细打听，莫误！”超尘去了一个多时辰，不见回来。于冰深为怪异，又叫出逐电查覆。少顷二鬼在道上相遇，一同回来。超尘禀道：“小户人家，非名门仕宦可比，最难访查。况他家又住在柏叶村，离县七十里。鬼头在城里遍访，始知其他。到他家细问户灶中霭诸神，已访得明白。”遂如此这般细说了一遍。又言：“前日晚间起更时分，姜氏同段诚女人欧阳氏，俱假扮男子，分带银五百两，欲奔四川，寻找朱文炜去。本日住吴公店中，昨日止走了十五里，住在何家店中，今日总快也不过走数十里，此刻大约还在西大路上行走。”于冰大笑道：“果不出吾之所料，幸亏来的不迟不早，四川道路岂是两个妇人走的？还得我设处一番。只是朱文魁固属丧心，其得祸亦甚惨，若非欧阳氏两次窃听，姜氏亦难瓦全也。足见上天报应甚速。”再看日已西斜，收了二鬼，急忙借土遁向西路赶来。

不过片时，见来往人中，内有两个人异样：头前一个，穿灰布直裰，像个家仆打扮；后面跟着一个，穿着蓝衫、儒巾、皂靴，步履甚是艰苦，文雅之至。于冰紧走了几步，到他跟前一看，但见：

头戴儒巾，面皮露脂粉之色；身穿阔服，腰围现袅娜之形。玉项低垂，见行人含羞欲避；柳眉双锁，愁远路抱恨无涯。靴底

厚而长，疑是凌波袜包衬未紧；袍袖宽而大，莫非鲛绡擎裁剪不齐。容貌端妍，实有子都之韵；肌骨薄弱，却无相如之渴。宜猜绣帏佳人，莫当城阙冶子。

于冰见他羞容满面，低头不敢仰视。心下早已明白，也不问他话，离开了七八步，在后面缓缓随行。看见百步内外有一店，两个人走入去了。于冰待了一会，也入店内。见他两个在东下房北间，于冰就住了对面南间，总是一堂两屋的房。少刻，小伙计问于冰饭食，言每顿大钱四十五文，房钱不要。于冰道：“我起身时，如数与你。饭是不吃的了。”小伙计去对过打发饮食，须臾又送入灯来。于冰忖度道：“此刻人尚未静，须少待片刻，再与他们说话。”又待了一会，见门户早已关闭，于冰道：“这也是他回避人的意思，我也不必惊动，且等到明日再说。”依旧回南屋打坐。

次日天明，听得北房内说话，商量要雇车子。于冰看了看，见已开门，便走入北房举手道：“老兄请了。”只见姜氏甚是着慌，欧阳氏道：“相公来有何见谕？”于冰坐在地下板凳上，问姜氏道：“老兄贵姓？”姜氏也只得答道：“姓朱。”于冰又问道：“尊讳？”姜氏没有打点下个名字，便随口应道：“贱名文炜。”于冰道：“是那一县人？”姜氏道：“虞城县柏叶村人。”于冰道：“这是属归德府管辖了。”姜氏道：“正是。”于冰道：“这也是个大奇事。”欧阳氏道：“一个名姓、地方，有何奇处？”于冰道：“天下同名同姓者固多，也没个连村庄都是相同的。我今年在四川成都府东门外龙神庙中，见一个少年秀才，名姓、地方与老兄相同，还跟着个家人，叫做段诚。”姜氏忙问道：“此人在四川做甚么？”于冰道：“一言难尽。他有个哥哥叫朱文魁。”随将成就林岱夫妻，并他哥哥如何长短，详说了一遍。姜氏道：“这讳文炜的与我最厚。既言被他哥哥赶逐，不知他近来光景何如？栖身何地？”于冰道：“他如今困苦之至。”又将文炜投奔崇宁县，被

赶逐出境，又不好再回金堂，无奈住于成都关外龙神庙中，主仆轮流讨饭吃，“老兄既言最厚，我理合直说。”姜氏同欧阳氏听了，立即神气沮丧。欧阳氏还掌得住，姜氏便眼中落下泪来，若不是对着于冰，便要放声大哭。

于冰道：“老兄闻信悲伤，足见契厚。”欧阳氏道：“老相公尊姓？”于冰道：“我姓冷，名于冰，直隶成安县人。”欧阳氏道：“老相公适才说今年见他两人，此时还是三月上旬，好几千里路，不知是怎么个走法？”于冰心里说道：“怪不得此妇与他主母出谋定计，果然是个精细人。”因笑说道：“是我说错了。我是去年十月里见他们。”欧阳氏道：“这就是了，我说如何来得这样快！”姜氏拭去泪痕，又问道：“先生也没问他几时回家么？”于冰道：“我见他时，他正害病。”姜氏惊问道：“什么病，可好了么？”于冰道：“也不过是风寒饥饱，劳碌郁结所致。病是我与他治好了，至于归家之念，他无时不有，只是他主仆二人，一文盘费没有，如何回来？我念他穷苦，又打听得林岱与荆州总兵林桂芳做了儿子，大得时运，我帮了他十八两银子，打发他主仆去荆州后，我才起身。”姜氏听罢，大喜道：“先生真是天大的恩人，我磕几个头罢。”说罢，恰待下床叩谢，欧阳氏悄悄的用手一捏，姜氏方才想过来，又问道：“他到荆州，林岱定必帮助，到只怕半月，也可以到来。”于冰道：“他因他哥哥不仁，回家恐被谋害，定要久住荆州，临行再三嘱托我，务必到柏叶村面见他妻子姜氏，有几句要紧话着我说。我受人之托，明日还得去寻访这柏叶村方好。”姜氏道：“我就是柏叶村人。他的眷属从不避我，有什么要紧话和我说一样。”于冰笑道：“岂有人家夫妻的话向朋友说的？”姜氏心急如火，又不好过为催逼。

欧阳氏心生一计，道：“老相公，实对你说罢，我们这位相公行三，叫朱文蔚，是朱文炜的胞弟，所以才是这般着急。原是骨肉，说说何妨？”于冰大笑道：“既如此，我说了罢！令二兄起

身时，言令大兄文魁为人狡诈不堪，回家必要谋害。他妻子姜氏恐怕不能保全，着姜氏同段诚家女人同我家中住一二年，等他回来再商量过法。”欧阳氏道：“尊府离此多远？”于冰道：“离此也有二千余里。”欧阳氏道：“可有亲笔书信没有？”于冰道：“一则他二人行色匆匆，二则一个做乞丐的，那里有现成笔砚？书字是没有的。”姜氏听了，看欧阳氏举动。欧阳氏低头沉吟，也不言语。于冰道：“你们的意思我明白了。你们为人心不测，怕我把姜氏拐带他乡，岂可冒昧应许？荆州断无夫妻同去之理，家中又无安身之策，因此心上作难。”欧阳氏仍是低头不语。于冰道：“你到不必胡疑忌于我。我从三十二岁出家，学仙访道，一十九年云游天下，到处里救人危急，颇得仙人传授，手握风雷，虽不能未动先知，眼前千里外事件如观掌上。”欧阳氏道：“老相公既有此神术，可知我的名字叫甚么？”于冰大笑道：“你就是段诚妻房欧阳氏，他是文炜妻房姜氏。”两人彼此相视，甚为骇然。于冰道：“我原欲一入门便和你们直说，恐你们妇人家疑我为妖魔鬼怪，到难做事，因此千言万语，宁可费点唇舌，只能够打发你们起身就罢了。不意你们过于小心精细，我也只得道破了。”姜氏大为信服。

欧阳氏又笑道：“老相公可知我们此番是如何出门？”于冰道：“你们是大前日晚上将殷氏同李必寿家灌醉，一更时出门，在吴公家店中住了一夜，第二日又在何家店中，昨日方到此处。此番你主母不遭贼人乔大雄抢去，皆你两次在殷氏窗台阶下窃听之力也。”欧阳氏听罢，连忙扒倒在地下乱叩头。姜氏也随着叩拜，口中乱叫：“神仙老爷救命！”于冰着他二人起来，问道：“可放心于我家去么？”欧阳氏道：“这若不去，真是自寻死路了。”于冰道：“我有妻有子，亦颇有十数万两家私。你二人守候一年半载，我自然替你们想夫妻完聚之法。再拿我一封详细家书，我内人自必用心照料，万无一失。但你们鞋弓袜小，怎能远

历关山？我与你们雇车一辆，再买办箱笼被褥，我暗中差两个极妥当人相送。若遇泥泞道路，上下险坡，少不得下车行走。设或觉得有人搀扶，你们切不可大惊小怪，此即吾差送之人。”姜氏道：“被褥是必用之物，箱笼可以不必。”于冰道：“五百两银子可是你两个身边常带的东西么？”两妇人又从新扒倒叩头。于冰又道：“你们在此再住一天，明早上路，我好从容办理。但我身边没有银子，此事二十多两可行。”姜氏忙从怀中取出一封银子，付与于冰去了。

到午后，雇来一老诚车夫，牲口亦皆健壮。小伙计从车内抱人绸子被褥二件，布被褥二件，被套一个，箱笼一个，锁子一把，大钱八千余文，又钱袋一个，绒毡一条，雨单两大块。于冰道：“车价银共二十四两，我已与过十二两，余银到成安再与，是我与车夫说明白的。箱笼被褥等物共用银九两五钱，交付姜氏，将余银收讫。”说罢，到南间房内和店东借了笔砚，写封家书。灯后闭门打坐。姜氏和欧阳氏亦不敢絮话。至次日早，于冰将家信一封，付与欧阳氏道：“到成安交小儿冷逢春，外有符一道，可同那几百银子俱放在箱内，搬运时不过二三斤重，可免人物色。”随到无人处，叫出超尘、逐电，吩咐道：“你两个可用心一路扶持姜氏主仆，到成安县我家内安置。箱笼内有神符一道，务必取回。此差与别差不同，须要倍加小心诚敬，我记你们第一大功；若敢生半点玩忽之心，经吾查知，定行击散魂魄，慎之，慎之！”二鬼道：“回来到何地销差？”于冰道：“到鸡泽县金不换家回覆我。”于冰吩咐毕，回来又叮嘱车户，然后打发姜氏主仆起身。两妇人跪悬于冰同去。于冰道：“我的事体最多，况有我家信，和我亲去一样。一路已差极妥当人，随地护持，放心，放心。到城安县中，只问举人冷逢春家就是。”姜氏甚是作难。于冰催逼上车，起身去了。于冰亦随后驾云，赴鸡泽县，探望连城璧。正是：

金不換

为君全大义，聊县助相缺。
夫妇两成全，肝肠千古热。

第二十五回 出祖居文魁思寻弟 见家书卜氏喜留宾

词曰：

荆树一伐悲雁旅，燃箕煎豆泪珠淋。木本水源宜珍重，
且相寻。

客舍陡逢羞莫避，片言道破是知音。异域他乡恰素心，
幸何深。

右调《花山子》

再说朱文魁被大盗劫去家财妻子，自己头上又撞下个大窟，满心里凄凉，一肚子气苦。虞城县传去问话，头上包裹不甚严密，受了些风吹，回到家中，膀肿起来，脑袋日大一日。李必寿只得与他延医调治，方得肿消痛止，慢慢的行动。又过了一两天，亲自到县里打听拿贼的音信，并妻子下落。问了问，才知本县行文到山东青州府去，照会乔武举，有无其人。拿解的话说，询问捕役门，都说各处遍访，踪影全无。抱恨回来，逐日家悲悲啼啼，哭个不止。又想起房价银尚未归结，遂到买主家说话。买主道：“你今日搬了房，今日银子就现成。”文魁妻财两空，那里还有山东住的心肠？在本村看了一处土房，每月出二百文房钱。又想了想家中还有些箱柜桌椅、磁锡铁器等物到此际留之无用，弃之可惜，就一齐搬来。这几间土房内，也放不了许多，又且是些粗重东西，雇人抬送，也是费钱。于是又到买房人家，说了情节，要减价一总卖与。买主怜念他遭逢的事苦，又图占他点便宜，同他看视了一番，开了个清单，把价钱讲明，连房价一共与

了他三百七十两。

文魁也无心拣择吉日，收了银子，就同李必寿夫妻二人，带了几件必用的器物，搬入土房内居住。将房价并卖了家器的银子，打开从新看过，又用戥子俱并归为五十两一包，余银预备换钱零用。收拾将完，猛将房子四下一看，竹窗土壁，那些椽一条条看得甚是分明，上面连个顶棚没有。回想自己家中光景，何等体局，孰意几天儿便弄到这步田地！不由的呼天吁地，大哭起来。哭了一会，倒在炕上，千思百虑，觉得这后半世没个过头，欲要带银两寻访妻子，又不知他被劫何地。看捕役们的举动，日受比责，是个实在拿不住，并非偷闲玩忽。山东行文查问，看来也是纸上谈兵。自己又知道素日得罪乡里，可怜者少，畅快者多，将个饱暖有余的人家，弄了个一扫精光。想到极难处，又大哭了一番。猛然想到文炜、段诚身上，不禁拍胸大恨道：“没人心的奴才！你止有一个兄弟，听信老婆的言语，日日相商，做谋夺家产的想头，后到四川，因他帮了姓林的几百银子，借此便动离绝之念。若讲到胡花钱，我一场就输了六百七八十两，比他的多出一倍。他花的银子，是成全人家夫妻，千万人道好；我花的银子，白送了强盗，还贴上老婆，搭了弟妇，把一个段诚家女人也被他稍带了去。银钱诸物，洗刷一空，房地产土，统归外姓。我临行止与我那兄弟留了十两银子，能够他主仆二人几日用度？且又将父亲灵梓置之异乡，他生养我一场，反受我害，丢与我那穷苦兄弟，于心何安！我起身时九月将尽，他止穿着单衣两件，又无盘费被褥。三冬日月，总不饿死，定行冻死。”想到此处，痛泪交流，自己骂了声：“狠心的奴才！”打了十几个嘴巴。又想起兄弟素常好处：“在慈源寺中，打了他三四次，并未发一言。讲到分家，到是段诚还较论了几句，他无片语争论，就被我立刻赶出去。我便偷行回家，不管他死活。”想到此处，又打了几个嘴巴，骂道：“奴才，你分的家在那里？妻子银钱在那里？田地

房屋在那里？我这样人活在世上，还有甚么滋味？”眼将起来，将门儿关闭，把腰间的丝带解下，面向西，叫了两声“兄弟”正欲寻上吊的地方，忽回头看见桌上堆着二三百两银子，还未曾收藏，复回身坐在床沿上拿主意。李必寿家两口子在下房内，听到文魁自骂自打，好半晌也不敢劝他。此刻声息不闻，又看见将门儿关闭着，大是惊异，连忙走来推门一看，不想还在床上坐着。李必寿连忙退回。文魁想了半日，忽然长叹道：“我何昏愤至此！现放着三百七十八两银子，我若到四川，不过费上五六十两，还有三百余两。寻着兄弟，将此与他，也省的白便宜外人，再与他商酌日后的结局。设或他冻饿死，也是我杀了他，就将此银与段诚，也算是跟随他一场，然后我再死也不迟。”又想及山东关拿乔武举：“老婆已成破货，无足重轻，若拿住乔武举，追赃报仇，也算是至大的事体。我意料文书至迟，再不过耽延上数天，到底该等一等下落为是。”主意定了，依旧随缘度日起来。

再说姜氏自冷于冰雇车打发起身后，一路上行行止止，出店落店，多亏二鬼扶掖，无人看出破绽。姜氏系于冰早行说明，暗中有两个妥当人相帮，起初二鬼扶掖时，眼里又看不见，不知是神是鬼，心上甚是害怕；过了两三天后，视为寻常。披霜带露许多日子，方到了成安县。

入的城来，车夫沿路问举人冷逢春住在何处，就有人指引道：“从大街转西巷内，有一处高大瓦房，门外立着旗杆，还有金字牌匾，最是易寻的。”车夫将车儿赶到门前，欧阳氏先下车来。门上早有人问道：“是那里来的？”欧阳氏道：“是尊府太爷冷讳于冰打发来的，有要紧话说。”门上人道：“于冰两个字，系我家老主人的讳。你少待片刻，我去与你通报。”又道：“客人贵姓？也该说与我知道。”欧阳氏指着姜氏道：“那车中坐的便是我主人，姓朱，河南人。”门上人去不多时，出来说道：“请客人里边相会。”欧阳氏扶姜氏下车，走到二门前，见一少年主人，跟

着四五个家人，迎接出来，向姜氏举手。姜氏从入了城，便心跳起来，此时又羞又愧，也只得举手还礼。到了厅上，揖让就坐。冷逢春问道：“老长兄可贵姓朱么？”姜氏道：“姓朱名文炜，河南虞城县人。”问逢春道：“老长兄尊姓？”欧阳氏连忙递眼色，姜氏脸就红了。逢春道：“弟姓冷，名逢春，这就是寒舍。敢问长兄在何处会见家父？”姜氏道：“是在河南店中相会，有书字在此。”逢春大喜。欧阳氏从怀中将书字取出，逢春接来，见字皮上写着“冷不华平安信，烦寄广平府成安县，面交小儿逢春收拆”，背面写着年月日，“河南虞城县封寄”。逢春见是他父亲亲笔，喜欢的如获至宝。左右献上茶来，逢春道：“家父精神何如？”姜氏道：“极好。”逢春也顾不得吃茶，将茶递与家人，就将书字拆开细开，见上面写着前岁春间，借遁法走去情由，下面就叙朱文炜前后原故，看到“姜氏女换男妆，带领家人是段诚妇女”，逢春便将姜氏和欧阳氏上下各看了两眼，把一个姜氏羞的满面通红，真觉无地缝可入。欧阳氏虽然老作，也觉得有些没意思起来。逢春看到后来，着他母亲同他媳妇早晚用心管待，饮食衣服，处处留神。又言他夫妻自有相会之日，字尾上面写着几句云游四海的话，并勉励子孙。又嘱咐逢春远嫌回避，使有男女之别。逢春看完，见姜氏羞惭过甚，坐立不安，也不好再相问答，吩咐家人们道：“你们都出去，一个不许在此伺候！照料车夫酒饭，并牲口草料，将客人的行李且搬在太太房内。”众家人俱皆退去。逢春向姜氏举手道：“弟失陪了，容禀知家母，再请台驾相见。”说罢，拿着书字，笑着入屏风后面去了。姜氏见厅内无人，向欧阳氏道：“这们就是冷先生的儿子，不想是个大家。若再问我几句，我实实的就羞死了。”欧阳氏道：“这叫个‘丑媳妇少不得见公姑。’既来投奔，尚有何说！我才见这位冷大爷，自看字后，一句话也不问，且吩咐家人们回避，到还是个达世故的人。”

不言二妇人谈论，再说冷逢春拿了书字，刚到厅屋转身后，见母亲卜氏早已在此偷看，遂一同走入内房。卜氏道：“外面家人们说人来，你父亲托一少年秀才送书信到此，我去偷看，怎么你父亲便认得他？寄得是甚么书信？我看这少年的人才，比你高出十倍。”逢春大笑道：“他的人才，理该比我高几倍才是。”卜氏道：“这是怎么说？”逢春照字内话将前后原由详细告诉，卜氏同儿媳李氏笑个不止。逢春又将于冰书信念了一遍，卜氏差一家人媳妇出去相请，自己同儿媳俱换了新衣服，在院中等候。众家人听得说是两个女人，大大小小都跑入内院，看客人如何行礼。被卜氏都骂了出去。不多时，姜氏同欧阳氏入来，卜氏迎接到中院过庭内。姜氏正要叩拜，卜氏道：“且请到东房更换了衣服，我们行礼罢。”姜氏看见这许多妇女，到觉得可羞些。走入东房，只见两个家人媳妇，一个捧着衣服，一个捧着个匣儿，放在炕上，笑说道：“这是我家太太着送了来，请朱奶奶换衣服。匣子内俱是簪环首饰。”说罢，两人将门儿倒关上出去了。姜氏向欧阳氏道：“你看他们大人家，用的人都是知行款的。”主仆两个各将靴袜拉去，除去头巾看衣服。一套是缎子氅裙，并大小衬袄；一套是绫绸氅裙，也有大小衬袄，是与欧阳氏穿的，件件皆都簇新。匣子内金珠首饰，各样全备。

须臾穿换停当，顷刻变成一对妇人，到堂前与卜氏行礼，次与李氏平拜，让到第四层院内，卜氏房中坐下。欧阳氏也磕了头，侍立一旁。姜氏道：“孤穷难女，遭家变故，投奔于二千里之外，得邀收留，荣幸曷极！虽固是冷老先生拯溺救焚，要皆老太太同令媳太太垂青格外，使断梗飘蓬之人，不致为强暴所污，死丧沟渠，皆盛德鸿慈所赐也。异日拙夫或得苟全性命，惟有朝夕焚顶，共囑福寿无疆已尔。”卜氏道：“适才小儿读拙夫手书，虽未能尽悉原委，亦可以略知大概。令夫君遭恶兄肆毒，真是人伦大变，千古奇闻。老贤姐娉婷弱质，日居虎穴龙潭之中，且有

大智慧，以李易桃，得全白璧，较勿颈芝娘，剔目卢氏，又高出几倍矣。冰操淑范，我母子无任佩服。今蒙不弃蜗居，殊深欣慰。”姜氏又要请冷逢春叩谢。少刻，一家人在窗外说道：“我们大爷说男女有别，理应永避嫌疑，着在朱奶奶前道罪，亦不敢人来拜见。”这是逢春遵于冰书字教戒。自此后凡到内院，逢春必问明然后出入。

清茶吃过，随后众妇女即安放桌椅，揩抹春台。卜氏让姜氏首坐，自己对席相陪，李氏傍坐。少刻杯泛金波，盘盛异品，三汤五割，备极山海之珍。缘逢春要算成安第一富户，故酒席最易办也。卜氏复问起被害根由，姜氏详细陈说，众妇女无不慨叹，都赞美欧阳氏是大才。家人妇请欧阳氏到下房中另席管待。卜氏亲到前边与逢春定归了姜氏住处，复来陪坐。酒席完后，姜氏起身拜谢。卜氏道：“蓬门寒土家，苦无珍品敬客，得免哂笑已足，何敢劳谢？”又言此院西小院中，有住房内外二间，颇僻静，吩咐家中妇女，将行李安置。随让姜氏同去看视，见一切应用之物，无不周备。姜氏又说起于冰未动先知种种神异。卜氏道：“出家数载，果能如此，也不枉抛家弃业一场。”

次日，姜氏拿出十二两车价，并几百酒钱，着欧阳氏烦一家人付与。不想逢春早着人问明数目，已打发去了。卜氏又拨了两个丫头，服伺姜氏。后来姜氏与李氏结为姊妹，姜氏拜卜氏为义母。卜氏总以至亲骨肉相待，一家儿上下甚相投合。

正是：

萧墙深畏无情嫂，陌路欣逢有义娘。

但使主人能爱客，不知何处是他乡。

第二十六回 救难裔月夜杀解役 请仙女谈笑打权奸

词曰：

郊原皎月星辰杳，见不法肝肠如缴。杀却二公人，难裔从此保。

闲游未已权奸扰，请仙姬到了。试问这筵席，打的好不好？

右调《海棠春》

再说连城璧，自那晚从赵家涧打败了鸡泽县军役，疾走了四十余里，看天上星光渐次将明，也不知走到甚么地界，随便坐在一块石上暂歇，心中算计道：“我今往何处去好？”想了半晌，到外都去不得，惟京中乃帝王发祥之地，紫面长须的大汉子断不止一个，且到那里再做理会。主意拿定，一路于人少地方买些吃食东西糊口，也不住店，随地安歇。

一日走到清风镇地界，天交二鼓时分，趁着一轮明月，向前赶路。猛见对面有几个人走来，连忙闪在一大柳树后偷看。见两个解役，一个带着刀，背着行李；一个拉了一条棍，押着个犯人，带着手靠绳索，一步一颠的走来。走了没十数步，那犯人站住说道：“二位大爷，此时已夜深时候，不拘那个村庄安歇罢！此去陕西金州还有无限程途，若像这样连夜奔走，不但我受刑之人经当不起，就是二位大爷也未免过劳。”那拿棍的解役道：“你说甚么？”犯人照前说了一遍。那解役冷笑道：“你的意思说你是仕宦人家子弟，身子最是娇嫩值钱。孰不知王公犯法和庶民一

般，你如今求如个自在猪狗也是不能。”又见那带刀的解役道：“耐烦与他说话！我只是用刀背教训他。”说罢，左手于肩头托住行李，右手将刀鞘在犯人身上连触了几下，又在犯人腰间腿上踢了四五脚。那犯人便倒在地下，不肯起来。只见那拿棍的解役，四下里观望。观望罢，将那拿刀的解役一拉，两个走离了五六步，唧唧喁喁，不知说些甚么。少刻，带刀的走来，口中叫道：“小董你起来，我有话和你说。”那犯人躺在地下，只不答应。那解役叫了四五声，反笑说道：“董相公，我的董大爷！你还要可怜我们些。我们也是官差不自由。你既然身子困倦，西南上有座灵侯庙，不过一里远近，我们同到那边，让你睡个长觉何如？就是俺两个，也好做个休歇。”那犯人听了，方慢慢的扒挣起。那解役使用手搀扶他，一步步拐着行走。三个人一同往西南上去了。

城璧看听了多时，心下猜想道：“我在这月光下详看那犯人，面貌是个少年斯文人，脸上没半点凶气，端的不是做大罪恶的人。到是那两个解役甚是刚狠。方才他二人私语了好一会，又说着那犯人到灵侯庙睡长觉去，莫非要谋害这犯人么？我想不公不法的事，多是衙门中人做的。他们若果在背间害人，我就再开开杀戒，有何不可！”说毕，悄悄的跟来，果见有座庙宇。远远见犯人同解役转向庙西去了。城璧大踏步赶来，见那庙坐东朝西，四面墙壁，半是破裂。从墙外向庙内一觑，两人解役坐在正殿台阶上，那犯人在东边台阶下，半倚半靠的倒着。城璧道：“月明如昼，我外边看得见他们，安保他们看不见我？不如上正殿房上，看他们举动为妙。”于是循着墙脚，转到庙后，将右手一伸，左脚一顿，已到墙内。又将两脚并在一处，将身子用力一耸，即飞上正殿屋檐，随即伏在房脊背后，面向前院下视。却止见犯人，看不见那两个解役。

忽见那带刀解役反从庙外入来，大声说道：“我方才四周围

都看过了，此地不通大路，白天尚无人来，何况昏夜？快快的了绝他，与严中堂交个耳鼻执证，省得我们走多少路。”又听得那拿棍差人在正殿檐下应道：“你说的甚是。”只见那犯人一蹶劣扒起，连连叩头道：“适才二位老爷的话，我明白了，只求念我家破人亡，我父做官一场，止留我这一点根芽。那里不是积阴德处？饶我这条小命罢！”说着，在地下叩头不已，痛哭下一堆。只见那拿棍的解役，向带刀的解役道：“我生平为人，心上最慈良不过。你看他哭的这般哀怜，赏他个全尸首，着他上吊罢。捆行李的绳子便可用。”那带刀的解役道：“那有这许多功夫等他上吊！”说罢，便将刀抽出，向犯人面前大步走去，将刀举起却待砍下，猛听得正殿房檐上霹雳般大喝了一声，声落处，早将那拿棍解役吓的从台阶上倒撞在阶下。城壁涌身一跳，已到院中。那拿刀解役急向后倒退了几步。急看时，见一紫面长须大汉，站在院中，也不知是神是鬼，硬着胆子问道：“你，你是什么？你怎么从房上下……”城壁道：“光天化日之下，做的好事！”那解役听得是人，便胆大起来，道：“管你甚事？我是替朝廷家行法。”城壁道：“朝廷家岂教你在此行法么？”那拿棍解役见两人问答，方扒起站在一边。那犯人见房上跳下人来，与解役争论，越发叩头哀呼。城壁道：“解役你实说，吃了姓严的多少钱，敢在此做害人事？”那解役大怒道：“老爷们吃了几百万钱，你便怎么？是你这样多管闲事，定与这死囚是一路上人，也须饶你不得！”说罢，火匝匝举刀向城壁头上砍来。城壁大笑，将身一侧，左脚起处，刀已落地；旋用连环腿飞起右脚，响一声，早中解役心窝，倒在地下。那拿棍解役便往庙外跑，被城壁赶上，右手提住领项，往后一丢，从庙门前直摔在庙内东台阶下。复身到那犯人面前，将手靠一扭，即成两半；又将绳索解脱。那犯人只是磕头。城壁坐在台阶下说道：“你不必如此，可坐起来说话。”忽见那被摔倒的解役，挣命扒起，又想逃走。城壁喊了一声，吓的他战哆

嘹，站在阶前，那里还敢动移半步！

城璧再将那犯人细看，见他生的骨格清秀，笑问道：“你姓甚么！何处人氏？今年多少岁了？因甚事充配于你？”那犯人大哭道：“小人姓董名玮，年十九岁，江西九江府人。我父叫董传策，做吏部文选司郎中，与严宰相是同乡。只因我父亲性情执古，见严嵩父子欺君罔上，杀害忠良。他儿子严世蕃，较他父更恶。我父发狠，参了他十一款大罪。圣上说我父诬罔大臣，革职。一月后，吏科给事中姚燕受严嵩指使，参我父收永不叙用之知州吴丕都银四千两，又参收母丧未满起补之知州梁钺银一千两。圣上说我父大坏国家铨政，着同本内有名人犯拿交三法司，日日严刑拷掠，俱备煅炼成案。吴丕都、梁钺，问拟军罪，将我父斩决，家私抄没入官，又将我发配金州。自遭此事，家奴逃散一空，惟有一家人董喜，忍饥受冻，常在刑部照料。从发遣小人那日，便步步相随。数来日，被这两个解役打伤脚腿，皆因董喜患病，不能同行。谁知今夜要在此地杀害。若非恩公老爷相救，小人早作泉下人了！”说罢，又叩头大哭。

城璧道：“公子不必悲伤，待我处置了这两个狗男女再讲。”站起来，将那踢倒解役提起看视，已死去了。又将那站着的解役叫过来，说道：“快将你身上衣服鞋袜，并死去的都与我脱剥干净，再将你二人所有盘费也尽数交献。少迟延两句话功夫，着你立成三段！”这解役那里还敢说一句？先将自己浑身衣服脱去，又将死解役也脱剥干净，打开行李，取出四十多两盘费，摆放在城璧面前，然后赤条条的跪下，叩头求饶。城璧也不理他，走去将他捆行李的绳儿取来，在殿外横梁上挽了个套儿，复下台阶，向解役道：“这是你留下的科条，赏董公子全尸首，你就快去上吊。”那解役恨不得将头碰破。城璧道：“我们还要走路，没多的功夫等你。”解役见城璧难说，又与董公子碰响头，口中爹长爷短都乱行哀叫出来。董玮见他望生心切，和自己头前怕死一般，

不由的向城璧道：“此人比死去的那个还良善些。”城璧笑道：“这口气是要与他讨情分了。公子止知怜惜他目前，却不知想及事后。我们此刻放了他，他便报知乡保地方，乡保地方即连夜禀知文武官，还不用到日光出时，你我想要走半步好路，比登天还难。那时他就不肯饶你我了。”那解役听了此话，恨不得生出几百个舌头，指身说誓。城璧那里听他，先用左手将他两只手拿在一处，次用右手将他脖项用五指把握住，轻轻往起一举，离地便有二尺高下。那解役两腿乱登，没命的喊叫。城璧提他上了殿台，将脖项向套儿内一人，把前后两手松放，用脚将解役一踢，那解役便游荡起来。起初手脚还能乱动，随即喉内作声，顷刻间即辞人世。

城璧走下殿阶，董玮拜求名姓，城璧道：“此时交五更时分，无暇与公子细谈，必须赶天明走出二十里内外方好。”急将解役的衣服，拣长些的套在衣服外面，换了帽子，又把那口刀带在腰间，银两揣在怀内，董玮也通身改换。城璧将发遣部文扯碎，大声说道：“公子快随我走！”董玮道：“恩公领我到那里去？”城璧道：“离了此地再商。”董玮道：“我两腿打伤，慢些走还可，疾走实是不能。”城璧道：“离了此地再商。”董玮道：“我两腿打伤，慢些走还可，疾走实是不能。”城璧笑道：“这有何难！我背负了你走。”董玮道：“这如何敢当？”城璧道：“患难之际，性命为重，休多客套，快来快来！”两手将董玮扶起，背在臂间，放开大步，出庙门向都中大路奔走。一气走了十五六里，天色渐次将明，方才歇下。董玮不安之至，又与城璧叩头。城璧道：“公子你好多礼！”董玮复问城璧名姓，城璧将自己行为并冷于冰、金不换新旧事，略言大概。董玮方知他是个侠客，倍加小心钦敬。城璧道：“江西，公子断去不得。此外还有至亲好友可安身的地方么？”董玮道：“晚生实无处投奔，统听恩公。”城璧道：“这好着我作难！我此番决意入都，都中又与公子不便。南方我

到去得，又恐被河东两省人物色。若说把胡须剃净，或可掩藏一二。我一个做丈夫的人，宁将此头砍去，安肯改换须眉？不如公子且和我到都中，寻一潜伏善地避些时，再想去处何如？况都中人山人海，那个便能识得你我？”董玮无奈，只得说道：“任凭恩公主裁。”说罢起身，董玮忍痛后随。

再说冷于冰自打发姜氏主仆赴成安，便架遁向鸡泽县来。到金不换门首叫门，里面走出个老汉来，问道：“相公是那里来的？”于冰道：“不换金大哥可在家么？”老汉道：“此人去有许久了，相公想还不知道，待我略言大概。”遂将容留连城璧如何长短，说了一遍。于冰举手告别。一边走着，说道：“怎么这连城璧又弄出事来？教我该从何地寻起？况我曾吩咐超尘、逐电二鬼送姜氏主仆后，到此处回覆我话，我焉能在此久候？”又想了一会道：“我初出家时，便去百花山，今何不再去一游？”于是掐诀念咒，喝一声“土谷神到”，片刻来了许多土谷神听命。于冰道：“有我属下二鬼，差他去成安县公干，你等可昼夜轮流，在先时金不换门前等候。二鬼若到，可说冷法师在京西百花山，着他们到那边找寻我。莫误！”众神道：“敢问二鬼是何形像？”于冰道：“一面色纯青，长牙朱发；一脸若喷血，碧眼白眉，身躯皆极高大者是也。”众神道：“谨遵法旨。”于冰驾遁去了。

没有四五天，二鬼便到赵家涧，得了信息，如飞奔来。正行间，远见道傍树下坐着三个人，内有一紫面长须大汉，公差打扮，和一少年公差说话。超尘向逐电道：“你看这大汉子，到像咱家法师的朋友连城璧。”一句话未完，已到面前，逐电便站住道：“不是他是谁？”超尘道：“待我问他一声。”逐电道：“使不得！你与他阴阳异路，况又无法师令旨，如何青天白日向人说起话来？”超尘道：“你说的是，去休去休。”原来城璧同董玮走了一天，即遇着董喜，是他的病好，心上放主人不下，于路赶来。主仆欣喜，会在一处。这日刚过良乡县地界，三人在树下少

歇。猛见西南上来了个大旋风，比闪电还疾，走到他三人跟前，旋转起来，刮的尘沙满面。城璧一连打了五六个涕喷，一瞬眼，那旋风飞去有七八里，少刻踪影全无。董玮道：“好利害大旋风！”城璧道：“正是，不知怎么，被他旋出我许多涕喷来。”三人揉眼擦鼻，又歇了一会，方向京都进发。超尘、逐电御风到百花山，找寻了好半晌，经过了十数个大岭，三十余个大小峰头，却在一小山庄，地名白羊石虎，方遇着，交回神符。将姜氏主仆到成字话细说了一遍。于冰大悦，将二鬼着实奖誉。二鬼又将路遇连城璧话禀知。于冰大喜，问道：“你们估计程途，他此时进京没有？”二鬼道：“今日交午时分才见他，此刻还未必到芦沟桥。”

于冰收了二鬼，即驾遁到芦沟桥坐候。至日光大西，方见城璧同两个人走来。于冰笑迎上去，高叫道：“连贤递，久违了！”城璧闻声一看，呵呀了一声，跑至于冰面前，纳头便拜。于冰扶起，董玮赶来问道：“此位可是旧交么？”城璧喜欢的如获至宝，笑说道：“这就是我日日和你所说的那冷先生，就是我那结义的好哥哥，就是泰安救我的活神神仙，你快过来叩头！”董玮即忙跪拜，于冰拉他不住，只得相还叩拜起来。于冰将董玮一看，见他骨格清奇，眉目间另有一种英气，与众不同，知是大贵之相。董喜也跑来叩头，于冰扶起，笑问城璧道：“此兄是谁？”城璧道：“是董公子，话甚长，必须个僻静地方好说。”于冰道：“此地乃数省通衢，不如赶进城去，到店中再说。”四个走到二更时候，在彰义门外，寻店住下。城璧将自己别后，并金不换、董公子事细说了一遍。于冰向董玮道：“公子只管放心，都交在冷某身上，将来定有极妥当地方安置。”董玮叩谢。三人直说到天明，于冰道：“都中非停留之地，五岳之中，惟泰山我未一游，何不大家同去走走？”城璧道：“兄弟生长宁夏，北五省俱皆到过，只是未到京师。今既到此，还想要入城瞻仰帝都的繁华，大哥看使

得使不得？”于冰笑道：“这有什么使不得？我即陪老弟和公子一游，只是你两个公差打扮，必须更换方好；可烦董管家去故衣铺中，买几件衣服并头巾鞋袜等类。”城璧忙取银付与董喜去了。董玮道：“晚生父亲惨死此地，昼夜隐痛，实不忍闲游。”于冰道：“此系公子孝思，请在店中等我们罢。”

早饭后，董喜买办回来，两人更换衣巾。城璧跟了于冰入城，游走闲行。到东华门后面，来了一顶大轿，马上步下，跟随着许多人役。于冰站住，向轿内一看，不想是严世蕃。世蕃也看见于冰，吩咐住轿，于冰拉城璧连忙回避。只见轿前站下了四五个人，听他吩咐话，须臾坐轿去了。旋有八九个人赶到于冰面前问道：“先生可姓冷么？”于冰道：“我姓于。”又问城璧，于冰道：“他是舍弟。”众人道：“我们是中堂府内人，适才是做工部侍郎严大老爷，传你去说话。”于冰向城璧道：“你先回店中去罢。”众人道：“这长须大汉，我们老爷也着他去哩。”于冰笑向城璧道：“我们同去走遭。”两人随众人到严嵩府内。少刻一人从内出来，向于冰、城璧将手一招，两人跟了入去。到一大书院中，于冰看了看，是他初见严嵩的地方。须臾世蕃从厅内缓步走出，笑向于冰举手道：“冷先生，真是久违了！”于冰正色道：“我不姓冷。”世蕃大笑道：“先生休得如此，家大人想先生之才，至今时常称颂。”于冰道：“大人错认了。我实姓于，是陕西华阴人氏。”又指着城璧道：“这是舍弟。”世蕃见说不是冷不华，深悔与他举手，顷刻将满面笑容收拾了个干净，变成了一脸怒形，问道：“你二人可有功名没有？”于冰道：“我是秀才，舍弟是武举。”世蕃道：“就是秀才、举人也该见我跪着说话，怎么这般大模大样的，就该发部斥革才是！”又向两旁家人道：“你们看这姓于的人，绝像数年前与太老爷管奏疏的冷不华。”众家人道：“实是相像。只是冷不华到如今也有四五十岁，此人不过像三十来岁，到底有些老少不同。”世蕃又怒问于冰道：“你们在京中有何

事？”于冰道：“因家道贫寒，在京耍几个戏法儿度日。”世蕃听了会耍戏法儿，便有些笑容，向于冰道：“你此刻耍一个我看。”于冰道：“我就要一个。”看了看面前有个大鱼缸，缸内有五色金鱼，极其肥大可观。于冰用手往上一招，那缸内水随手而起，有一丈高下，和缸口一般粗细，到像一座水塔，直立起来；又见那些五色金鱼或跳或伏，或上或下，在水内游戏。世蕃大笑叫好，众人亦称道不绝。于冰将手一覆，其水和鱼儿仍归缸内，地下无半点湿痕。世蕃道：“此非戏法，乃真法也，可领他们到外边伺候，转刻还要用他们。”家人等领于冰、城璧到班房内。

须臾，里边发出几副帖来。待了半晌，见一顶大轿入门，是兵部侍郎陈大经，转刻来了工部侍郎兼通政司卿赵文华、太常寺正卿鄢懋卿。又一会，见棍头喝着长声道子，直入大院内，后面一顶大轿，跟随的人甚多，是都察院掌院加宫保兼吏部尚书夏邦谟，穿着蟒袍玉带。严世蕃大开中门，迎接入去。于冰低声向城璧道：“此上等门下也，比前几个待的又体面些。”少刻，传于冰和城璧入去。又不是头前那个地方了，见正面大庭上并东西两边，摆设着两架花卉围屏，俱是墨笔勾剔出来的，屏内有许多粉妆玉琢的妇女。正中一席夏邦谟，左右是陈大经、赵文华，东席鄢懋卿，西席严世蕃，下面家丁无数。于冰、城璧走入厅内，朝上站住。邦谟道：“这秀才便是会耍戏法儿的人么？”世蕃笑应道：“是。”邦谟道：“这两个人的仪表皆可观，自然戏法儿也是可观的了。”世蕃向于冰道：“各位大人皆在此，你可将上好的顽几个，与众大人过目。”于冰道：“容易。”见世蕃桌傍站着个十三四岁的小家人，于冰笑着道：“你来。”那娃子走至面前，于冰道：“你可将身上衣服尽行脱去，止留裤儿不脱，我顽个好戏法儿你看。”那娃子不肯脱，世蕃道：“着你脱就脱了罢，延挨甚么！”那娃子无奈，只得将衣服脱去，止穿一条裤儿。于冰将他领到庭中间，在他头上拍了两下，说道：“你莫害怕。”那娃子被

这两拍，和木雕泥塑的一般。于冰将他抱起，打了个颠倒，头朝下，脚朝上，直挺挺立在地下。从官皆笑。赵文华道：“你将这娃子倒立着，这娃子大吃苦了。”于冰道：“大人怕他吃苦么？我就着他受用去。”说着，将两手放在那娃子两只脚上，用力一按，口中喝声“入”，只见那娃子连头和身子已入在地内一半，只有两腿在外。厅上厅下没一个不大惊小怪。夏邦谟站起来，大睁着两眼，向众官道：“此天皇氏至今未有之奇观也。”众官一齐应道：“真是神奇。”赵文华举手向世蕃道：“我等同在京中仕宦，偏这样奇人，就到尊府，岂非大人和太师大人福德所致么？”鄢懋卿帮着说道：“正是，正是。我辈实叨光受庇不浅。世蕃大悦。陈大经问于冰道：“你是个秀才么？”于冰道：“是。”又问道：“你是北方人么？”于冰道：“是。”大经问罢，伸出两个指头，朝着于冰面上乱圈，道：“你这秀才者，是古今来有一无两之秀才也。我们南方人再不敢藐视北方人矣。”邦谟道：“于秀才，你将这娃子塞入地内半截，已好一会，若将他弄死，岂不是个戏伤人命？”于冰笑道：“大人放心，我饶他去罢。”说罢，又将两手在那娃子脚上一按，说声“入”，一直按入地内，踪影全无。厅上厅下，大噱了一声，内外男女，无不说奇道异。

邦谟拿了一大杯酒，到于冰面前说道：“你是真异人，惟我识得你，改日还要求你教我内养功夫。”于冰道：“承大人亲手赐酒，但生员戒酒已二十年，着我这长须兄弟代饮何如？”邦谟将城壁一看，笑道：“他吃了，和你吃了一样。”于冰接来递与城壁，城壁一饮而尽。邦谟归坐，众官方敢坐下。世蕃道：“大人既赏他酒，命一家人与他，荣幸已足，怎么亲自送起酒来？”文华接说道：“夏大人，果然太忘分了。他如何当受得起！”鄢懋卿道：“二位大人有所不知，《易》曰‘天道恶盈而好谦’，又曰‘谦谦君子，卑以自牧’，我夏大人以无道君子为法，故有此举。”说罢自己啞的笑了。陈大经又伸出两个指头乱圈道：“斯言也，

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文华道：“于秀才，这娃子系严大人所最喜爱之人，你今弄他到地内去，也须想个出来的法子方好。”于冰道：“现在大人面前，着我那里再寻第二个？”文华道：“真是见鬼话，我面前那里有？”于冰用手一指道：“不在大人面前，就在大人背后。”众人齐看，果见那娃子赤着身体，在文华椅子后面站着。厅上厅下又复大噱了一声。文华将那娃子细问，和做梦一般，全不知晓。陈大经又伸着指头乱圈道：“此必替换法也。吾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神乎技矣。”

世蕃道：“于秀才，你可会请仙女不会？”于冰道：“请真仙女下降，与别的戏法不同，我系掌法之人，必须在这厅上也与我二人，设一桌素酒席，方能请来。”世蕃道：“一桌饭食最易，你们还是站着吃，坐着吃？”于冰道：“世上那有个站着吃酒席的人！自然是坐着。”世蕃道：“这断使不得。”于冰道：“大人们若怕褻尊，这仙女就请不成。”邦谟道：“我久有此意。请这于秀才坐，又怕众位大人嫌外，况我们今日原是行乐，何必以名位相拘？”陈大经伸出指头又圈道：“诚哉是言也！”文华同懋卿齐说道：“他二人系秀才、武举，也还勉强坐得。”世蕃道：“既众位大人依允，小弟自宜从权。”随吩咐家人，在自己桌子下面，放了一桌素酒席。于冰、城璧也没什么谦让，竟居然坐下。顷间，酒泛羊羔，盘堆麟脯，三汤五割，极其丰盛。于冰见城璧食用已足，向众家人道：“不拘红黄白土，拿一块来。”家人们立刻取到。于冰在东边墙上空阔处，画了两扇门儿，口中念念有词，用手一指，大喝道：“众仙女不来，更待何时！”只听得门儿内吹吹打打，曲尽宫商。众官修谨凝眸，含笑等候。少时起一阵香风，觉得满厅上都是芝兰气味。香气过处，门儿大开，从里边走出五个仙女来，那门儿仍旧关闭。但见：

兰麝芬馥，或穿金缕衣、紫电衣、萃云衣、蛟绡衣、无缝衣，袅袅乎露几行媚态；环珮叮咚，也有山河裙、八卦裙、波纹

裙、珊瑚裙、鶴羽裙，淩淩乎凝百道晴霞。面和皎月爭輝，眸光溜處，總然佛祖也銷魂；神將秋水同清，笑語傳時，任爾金剛亦俯首。罡風道上，不聞轉轂之音；太虛影中，難描踐趾之迹。正是霓旌朱蓋雖不見，玉骨冰肌却飛來。

眾官一見，俱皆魂銷魄散，目蕩神移。那五個仙女走到廳中間。深深的一拂，隨即歌的歌，舞的舞，婷婷裊裊，錦簇花攢，端的有裂石停雲之音，霓裳羽衣之妙。世傳紅兒雪兒，又何能比擬萬一也！歌舞既畢，一齊站在于冰桌前，眾官嘖嘖贊贊美。惟陳大經兩個指頭和轉輪一般，歌舞久停，他還在那里亂圈不已。于冰道：“我意欲煩眾仙女敬眾位大人一杯酒，可使得么？”眾官亂嚷道：“只怕我們沒福消受。”嚴世蕃手舞足蹈的喊叫道：“快拿大杯來！”于冰道：“到是大碗爽快。”世蕃道：“大碗更好。”眾家人將大碗取至。五個仙女各捧了一碗酒分送，慌的眾官連忙站起，都說道：“有勞仙姑玉手，我輩惟有舍命一干而已。”內中有量大的、量小的，無不如飛吃過。五個仙女又站在于冰桌前。于冰見夏邦謨已斜倒在椅上，口中流涎，陳大經、趙文華也有酒態，鄢懋卿搖動起來，惟嚴世蕃和不曾吃一樣。于冰揀了個第一妖艷的仙女，吩咐道：“你去敬嚴大人兩大碗。”那仙女滿斟瓊漿，到世蕃面前，微笑道：“大人飲貧道這碗酒。”世蕃手忙腳亂，站起來接去，一飲而干。又是第二碗奉上，世蕃向于冰道：“于先生，我要教這位仙姑陪我坐坐，你肯通融么？”于冰笑道：“最好不過。”世蕃大樂，急讓仙姑坐在自己肩上。陳大經、趙文華大嚷道：“世上沒有個獨乐乐的。”于冰又吩咐眾仙女去分陪吃酒。這幾個官兒，原都是酒色之徒，小人之尤，那里還顧得大臣體統，手下人觀瞻？便你揀一個，我抱一個，混鬧下一堆。嚴世蕃將那仙女抱在膝上，啞舌握足，呻吟不已。

于冰向城璧道：“我們可以去矣。”用手向各桌連指了几指，只見五個仙女改變了四個，衣服發髻通是時樣妝束。世蕃猛瞧見

他第四房如君坐在赵文华怀中，口对口儿吃酒；陈大经抱住他第十七房最宠爱的美姬，亲嘴咂舌，着实不成眉眼；夏邦谟、鄢懋卿两人都醉倒，是他第九房和第十房陪坐。世蕃看见，不由的心肺俱裂，大吼了一声。这一吼，才将众妇人惊醒，心上方得明白，也不晓得怎么，便到大庭广从之地，一个个羞的往屏后飞跑。那第十七房如君也急的要跑去，被陈大经紧紧搂住，那里肯放，还要吃嘴，被妇人用力在脸上打了一掌，打的鼻孔中出血，方才奔脱。严世蕃低头看他抱的仙女，不想是他五妹子，系严嵩第三房周氏所生，才十九岁，还未受聘，果然有七八分人才，比严世蕃的老婆们都强几倍。世蕃大没趣味，连忙丢开。那小姐忽然心上明白，做女孩儿的，心上羞愧的要死，没命的跑入屏后去了。世蕃喝令快拿妖人。众家丁却待上前，于冰拉了城壁，跑至夏邦谟背后，将袍袖连摆了几摆。众家丁便眼花撩乱，认赵文华为于冰，又认陈大经为城壁，揪翻在地，踏扁纱帽，扯碎补袍，任意脚踢拳打。鄢懋卿醉中看见，急的乱喊道：“打错了，打错了！”于冰用手一指，众家人又认他为于冰，揪倒狠打。严世蕃看的明白，见于冰、城壁端端正正站在夏邦谟椅后，没一个人去打，反将赵文华等苦难。心上气愤不过，喊骂众家丁，又没一个听他。气极了，亲自来拿于冰，被城壁一拳，打的跌了四五步远，一头碰在桌尖上，脑后触下一窟，鲜血直流。于冰又将袍袖连摆，众家丁便彼此乱打起来。于冰趁乱中拉了城壁，出府去了。夏邦谟醉中惊醒，只当又变出什么好戏法儿来，如此喧闹。他也不睁眼，嘴里还大赞道：“精绝妙绝！”正是：

狡兔藏三窟，猕猿戏六窗。

神仙顽闹毕，携友避锋芒。

第二十七回 埋骨骸巧遇金不換 设重險聊试道中人

词曰：

埋兄同返烟霞路，古刹聊停住。至亲好友喜相逢，此遇真奇遇。

蛇惊方罢心犹惧，又被妇人咕絮。勘破色即空，便是无情欲，可取许恁朝夕聚。

左调《白云吟》

话说于就和城璧混出了相府，到西猪市口儿，方将剑诀一煞。这里将诀咒松放，那里众人方看明白，都乱嚷“打错了”。严世蕃见赵文华眉目青肿，鄢懋卿口眼歪斜，陈大经踢伤腰腿，自己胸前着了重伤，脑门后又碰下个大窟，血流不止，惟夏邦谟分毫未损。只气的咆哮如雷，向众家丁道：“妖人已去，你等可分头追赶！再传太师爷钧旨，着锦衣卫堂官速知会本京文武，差军兵捕役，按户搜查，吩咐吏、兵二部，写两人年貌，行文天下；再咨陕西督抚，于华阴县拿解于秀才家属入都。此系妖人，有关社稷，若从该地方经过，不即盘查疏纵，一经发觉，与妖人同罪。”众家人分头去了。这话不表。

再说于冰和城璧疾疾走出彰义门到店中，董玮迎问讯，城璧只是哈哈大笑。于冰道：“少刻即有人来擒拿，你们快将鞋袜拉去，我好作法，大家走路。”城璧是经验过的，连忙伸与两腿，任于冰画符。董玮主仆亦各画讫。城璧道：“我们今往何方去？”于冰道：“可同去泰安一行。”随将那口刀算还了店账，四人东南

奔走，城璧想起请仙女事，便捧着大腹欢笑。董玮问明原由，也有由的笑起来，钦服于冰和神人一样。

只走了两半天，便到泰安地界。于冰向城璧道：“此地系你犯过大案件所在，虽有我不妨，何苦多事？”随用手在城璧头发胡须上摸了几下，顷刻变的须发尽白。城璧看见，心上甚不爽快。董玮主仆含笑不言。于冰道：“老第不必作难，离了泰安交界，管保你的须发还要分外黑些。”城璧方说笑起来。四人绕过了泰安，便到山下，但见：

四围铁泉，八面玲珑。重重晓色映晴霞，沥沥雷声飞瀑布。深涧中漱玉敲金，石壁上堆蓝叠翠。白云洞口，紫藤高挂绿萝垂；碧草峰前，丹桂悬桥青蔓袅。引子苍猿掷果，呼群麋鹿衔花。千岗竞秀，夜深玄鹤听仙经；万壑争流，风暖幽禽相对语。真是地僻红尘飞不到，山深车马自然稀。

四人上到山顶，周围一望，见绝壁如屏，攒峰若剑，猿接臂而饮水，鸟怀音而入云，奇石铲天，高柯负日。于冰道：“此境此景，真硕人之考槃，神仙之窟宅也。”又回首指着一座大庙，向城璧道：“此碧霞元君宫阙，为天下士女烧香祈福之所，我们就在此多流连几日，最是赏心。”随至庙中，和寺主说明借寓游览之意，又送了四两布施。寺主与了一间干净房屋。到晚间无人处，于冰叫出超尘、逐电二鬼，吩咐道：“你两个领我符箓一道，去湖广荆州府总兵官林桂芳衙门，打探河南虞城县秀才朱文炜，并他家人段诚，投奔秀才林岱，看他那边相待厚薄何如；如或未至，可从四川路上查问，务必访知下落覆命。”二鬼去了。

次日，于冰领城璧、董玮在庙前庙后闲游。这座泰山，也有好几处大寺院，并有名胜地，日日通去游览。次后，董玮只碧霞在宫，惟城璧跟随于冰，于深山穷谷中闲行。一日城璧向于冰道：“弟自到泰安，即心怀隐痛，每想起我哥哥惨死在那大盘岭上，尸骸暴露，日抱不安。久欲向大哥前告假三四日，到那边寻

找掩埋，奈我哥哥生前行止不端，诚恐大哥见恶，未敢言及。今欲到那边走遭，不知使得使不得？”说罢，泪眼盈眶，不胜凄楚。于冰道：“这是你极孝友念头，理该早说，怎么反怕我见恶起来？但不知往返有多少里数？”城璧道：“一去一回，约五百余里。”于冰道：“我们日日寻山玩水，你既有埋葬令兄念头，我即伴你一行。庙中吃用俱足，董公子也不用说知，我与你此刻即去。”城璧道：“这事如何敢劳动大哥同行？”于冰道：“不必世套。”

两人缓步行去。城璧回身遥指泰安州道：“此城即某年月日，同某某等劫牢反狱，救我哥哥地也。”又言：“离此山二三里，下面有一土坡，此我与某某等杀败官兵，彼时我哥哥已有人背负上山，我们等候官兵再来，复行交战处也。”于冰一边听城璧叙说旧话，一边行行止止，领略那高下峰岚，泉石树木的景趣。城璧无心观玩，惟有步步吁嗟而已。每到一山村，便指说道：此某某等抢夺牲畜饮食处也。”每见一平坦石径，大树阴间，指说道：“此某某等背负我哥哥歇坐处也。”到了玉女峰，日已沉西，远见那大石堂，又指说道：“此某某等三十余人昼夜团聚，商酌救我哥哥处也。”二人到石堂内，于冰道：“此地便可寄宿。”城璧取出些面饼馒头充饥。皆因日日与于冰游山，常有一两天不回庙中的时候，故于出庙时即带在身边备用。至三鼓以后，月上山头，于冰道：“趁此幽光，可以行矣。”二人出石堂，又走那迂回曲径，嵯峨危巖，沿途流连赏玩。至交午时分，方看见大盘岭横亘于层崖绝壁之内。城璧痛泪交流，指说道：“此弟与某某等对敌官兵，我哥哥自刎处也。”又指西南一山峰转折处道：“此弟同某某等杀透重围，由此而南，熟睡山神中被获，叠受刑伤，得大哥救援，今日复到此也。”

城璧上至岭头，四下一望，见白杨秋草，远近凄迷；碧水重山，高下如故。追想他哥哥回首遗言，并众朋友拼命交锋之事，倍加伤感。同于冰西下至半坡中，到他哥哥自刎处，仔细一看，

见有几段残骨，被狼虫弄的此东彼西，辨不出孰是孰非。当日是三人同自刎在一处，此时只剩有一个骷髅。城璧心肺俱裂，朝着那几段残骨连连叩首，放声大哭。于冰也不禁感叹道：“人生世上，好结局，歹结局，忙忙碌碌，奔驰一生，不过如此而已。任你王公将相、富贵百年，欲不为枯骨，何可得也！我承吾师恩惠，将来似可免骨化形销耳。”于冰扶城璧起来，城璧求于冰认他哥哥骨衬，于冰道：“我和你一样，从何处认起？”城璧又商酌掩埋之法，于冰道：“只有将大小残骨收拾在一处，用石块遮掩罢了。”城璧道：“此不过假藉一时，日久必为狐兔巢穴，究不免风吹雨洒之患。”于冰道：“你也虑的甚是。”想了一会，说道：“你且下岭去，容我裁处。”城璧下至半岭，听候作用。于冰在岭头拣了块平正地方，口诵咒语，喝声：“本山土司到！”须臾，土神听命。于冰道：“掩埋骨殖，人皆有恻隐之心，烦于此处率领阴丁，挖一大坑，将岭前岭后骨殖，尽皆收放在里面，用石土掩埋。”土司领命，传齐属下阴兵，顷刻收拾完妥，土神去了。于冰叫城璧上岭验看，见残骨俱皆拣寻干净；又见岭东边起一大堆。于冰指向城璧道：“令兄同你众友，俱入此冢矣。”城璧连忙拜谢，在冢前痛哭叩拜。两人下岭，复回旧路，本日仍宿玉女峰石堂。

次早于重山环绕之地，见半山腰有一座庙宇，约略不过两层院落。城璧道：“大哥缓行几步，我去那庙中吃碗水解渴。”于冰道：“我同你去到庙中少歇。”两人走至庙前，城璧叫门，里面出来一小道童，开门让二人入去。刚走到院中，只见从后院又走出个道人来，两下里六只眼彼此一看，各大惊异。那道人先问于冰道：“尊驾可是冷先生讳于冰的么？”于冰才要相认，城璧抢行一步，拉住那道人问道：“你不是我表弟金不换么？”那道人乐的打跌道：“不是我是谁？”三人皆大笑。不换道：“我做梦也再想不到二位在此地相会！”一手拉了于冰，一手拉了城璧，让人东房

内，彼此叩拜就坐。不换道：“冷先生，一别三年有余，容颜依旧。怎么二表兄几月不见，便须发白到这步田地？我都不敢冒昧相认。”城璧笑道：“自有黑的日子。你且说，怎到此出了家？”不换道：“千言难尽！”便将城璧那晚走后，如何吃官司，如何蒙知府开脱，如何卖房产，如何在山西招亲，如何费了二百余两挨了四十板，几乎打死。城璧笑了笑，又说到救沈鍊之子沈襄，并分银两话。于冰连连点头道：“此盛德事，做的好！”城璧道：“我口渴的狠，若无茶，凉水也罢。”金不换连忙着小道童烧茶。城璧又道：“你怎么跑到此地出家？”不换道：“我屡次自己考验，妻、财、子、禄四字，实与我无缘。若再不思回头，必遭意外横祸，不如学二位，或可多活几年。打算着冷先生云来雾去，今生断遇不着，或与表兄相遇，亦是快事。岂期今日还得见面！”说着，流出泪来，又道：“我自与沈公子别后，原欲去西湖见见势面，路过泰安州，闻此山内有许多好景所在，因此入山游走，客居在白云岭玉皇庙中。不意生起病来，承庙中老道人昼夜照拂，才保住性命。我一则感他情义，二则看破世情，送了他二十两银子，拜他为师。此处这关帝庙，也是他的香火，他着我和这小道居守。这便是我出家的原由。”于冰道：“你两个于患难中一家救了个公子，真是难表兄、难表弟矣。”

说话间，小道童送入茶来。城璧道：“苦海汪洋，回头是岸。老弟此举极高，你与我大哥原是旧识，今又出家，即成一体。嗣后不必称呼冷先生，也学我叫大哥为是。快过来与大哥叩拜。”于冰连忙止住道：“我辈道义相交，何在称呼叩拜。”城璧道：“大哥若不受他叩拜，是鄙薄他了。”不换即忙叩头下去，于冰只得相还。就坐。不换去后院，收拾出素饭来，又配了两盘杏干、核桃仁，请于冰过口。饭毕，道童点入灯来，城璧方细说自己别后话，又道：“假如我彼时不口渴，便要走去，岂不当面错过？可见我辈遇合，俱有定数。就在此多住些时，也和和在碧霞宫一

样。只是董公子主仆尚在那边悬望，老弟须索与我们同行。”不
 换道：“这何须二哥吩咐？但深山中安可令道童独守？就是玉皇
 庙老道人，我须亲去与他说明。我不过后日午间，定到碧霞宫
 了。”于冰道：“看你这光景，是决意要随我们。但我们出家，与
 世俗僧道出家不同。世俗出家，除诵经烧香、礼拜神佛外，便要
 谋生财养命道路。我们出家，须将酒、色、财、气四字看同死灰
 一般，忍饥寒自不必说，每遇要紧关头，将性命视同草芥，若处
 处怕死贪生，便不是我道中人了。与其到后来被我看破，将你弃
 去，就不如此时不与你同事为妙。你可着实斟酌一番，休到后来
 我们不要你时，你抱恨于我。”金不换道：“人若没个榜样摆在
 前面，自己一人做去，或者还有疑虑。当日大哥若不是舍死忘生，
 焉能有今日道果？我如今只拿定‘不要命’三个字做去，将来有
 成无成，听我的福缘罢了。从此后若有三心二意，不舍命修行，
 定教天雷打死，万劫不得人身。”于冰道：“人只怕于酒、色、
 财、气四字把持不住，你适才说出‘不要命’三字，这就是修仙
 第一妙诀。一个人既连命都不要，那酒、色、财、气皆身外之
 物，他从何处摇动起？我明早同连二弟先行，在碧霞宫等你。你
 须定于后日午间要到，若是过了时刻，便算你失信于我，你须记
 清楚。”不换连声答应。三人坐谈了一夜，次日又吃了早饭，不
 换送出庙来。

于冰同城壁走三十余里，见一处山势，甚是险恶，林木长
 的高高下下，遍满沟壑，四周都是重崖绝壁，止有一条攀道可行。
 于是暗诵灵文，向山岔内用手一招，又向攀道上指了两指，复走
 了二里多地。见路傍有一株大松树，形同伞盖，随于树根上书符
 一道，又拘来一只苍白狐狸，默默的说了几句，那狐狸点首去
 了。城壁问道：“适才两次作用是怎么？”于冰笑而不言，走至对
 面岭上。于冰又拣起两块大石，也各画符一道，然后下岭。城壁
 忍不住又问，于冰笑道：“金不换，我前后只见过他两次，也看

金不換

不出他为人，止是你投奔他时，他竟毫无推却，后被他女人出首到官，他又敢放你逃走。这要算他有点胆气。途间遇着沈襄，他竟肯将三百多银子分一半给他。一个种田地的人，有此义举，也是极难得的了。然此二节，不过做的可取而已。世风虽说凉薄，像他这样人，普天下也还寻得出一头半万个来。若说因他有这两件好处，便和他做同道，我教下至少也可收二三千人，连吾师火龙真人都被我遗累矣。我也不敢说我将来定做神仙，但看见人有几件好处，便行渡脱，这神仙也不值钱了。理合试他一试，看他要命不要命。”便将如何试他的法子说了一遍。城璧听了，连连摇头道：“他一个才出家的人，那里把持的住？我想后来这两层试法，还是幻术，不至伤命。若头一次，是真要命之物。万一伤生，弟心上不忍。”于冰笑道：“我岂坏人性命之人耶？”城璧又道：“假如他贪生怕死，过几日又寻了我们来，该如何裁处？”于冰道：“我也不好当面拒绝他，只用想一件事差他去，即与之永别矣。金不換那个人，外面虽看得伶牙俐齿，细相他眉目间不是个有悟心人，日后入道颇难。若再心上不纯笃，越发无望，不如速弃，可免将来坠累。似你虽出身大盗，却存心磊落光明，我就不用试你了。”城璧听了弃绝金不換话，心早甚是替他愁苦。

不言两人回碧霞宫与董玮诉说埋骨殖等话，再说金不換将庙中所有大小物件开了个清单，和小道童说明去意。那道童因不換性气平和，从未大声说他一句不是，直哭的雨泪千行。不換也甚是难过，与道童留了几百钱，又叮嘱他莫出庙门，明日便有人来看你。别了道童，已申刻时分，他怕山路难走，强行了三十来里。估计日色，也是将落的时候。正走间，猛见攀道上堆着有两间房大的一物，有丈余高，青黑色，细看似有鳞甲在上面。不換甚是惊诧，又走近了数步，仔细一看，原来是条大蟒。不由的毛骨耸然，欲要回去，已与于冰有约，失时便为失信，着他将来看不起。别寻道路，两傍皆层崖绝壁，无路可行。偏是这蠢物，又

端端正正团屈在这攀道中间，心上大是作难。没奈何，又往前抢行了几步。再一看时，也不知他身长多少，其粗到有两围，真是天地间至大罕见之物，倍觉心惊。又见他分毫不动，心疑他是个死的。少刻见那蟒似乎动了两动，心上便怕起来。四面一望，天色比前又暗了些，心上越发着急。猛想到昨日与于冰说的话，有“不要命”三字，便自己冷笑道：“死生各有定命，若不是他口中食水，此时也遇不着他；若是怕伤了性命，做个失信人，不但跟随不得姓冷的，连玉皇庙也不必出家，还了俗，岂不是正务！”有此一想，便胆大了十分，大踏步直向大蟒身边走来，相离不过四五步，猛见那蟒陡将脑袋直立起来，有七八尺高，又将长躯展开，甚是雄伟。但见：

口喷火焰，舌尖上挑起腥风；目放金光，牙缝中吹出毒气。身腰蜿蜒，似龙而无四足；鳞甲参差，像蛟而少一角。尾摇则山动峡折，头摆则石翻树倒。真是吞一象而不足，吃数人而有余。

只见那蟒张着血淋淋大口，向不换吞来。不换忍不住“呵呀”一声，急忙向一山凹内一躲。谁想一脚踏空，滚下崖去，被几株树根架住，不至滚到山底。头脸身手擦破了好几处，扒起来定省了片刻，向崖下一望，约有四五丈深。又见两三步中有一株极大的核树桃，急欲上那树去避蟒，见山面甚侧，惟恐再滚了下去，于是半走半扒，挨到树前，攀踏了上去。止上了三丈余高，便看见那蟒将一块房大的石头缠绕住，张着口，在石下来回寻觅。再看那大石，正在他滚下去山凹左边，才明白他在石上缠绕的意思。又恐被那蟒看见，急将身隐藏在树枝重叠之内。只见那蟒又回着头，折着尾，一段一段将所缠大石次第放开，然后展开长躯，夭夭矫矫，向攀道行了几步，又回过头来，将大石看了看，方奋力一窜，投南边山湾深涧中去了。

不换在树上看得明白，心喜道：“若不是一脚踏空，那一滚儿滚的妙，此时早在他腹中，不知成怎么个苦况。”又待了一会，

方敢下树，再看天色，已是黄昏时候。此时进退两难，惟有向前途急走。约行二三里，见路旁有一间房儿，连忙推门入去。里面寂无一人，炕上到有旧布被一件，地下还放着些盆碗等类。不换道：“这是有人住居的所在。莫管他，且喘息片刻压惊。”又想到：“我从这条路也来往过两三次，到没看见这间房儿。”又说道：“既无房主人，我且乐得睡他一夜，明日只用巳时左近，便可与冷大哥全信。”跳下地来细看，昏黑之中也看不清楚，随手乱摸，摸着火石、火筒、火刀三件在一处放着。随即打火照看，见地下有灯台，点了灯，将门儿顶住。却待要取被子睡觉，听得门外说道：“是谁在我屋内？还不快开门！”不换道：“房主人来了。”连忙跳在地下，将门儿开放。门外走入个少年妇人，手提着一个小布袋儿，虽是村姑山妇，到生的是极俊俏人才。但见：

面皮现两瓣桃花，眼睛含一汪秋水。柳叶眉儿，弯同新月；樱桃小口，红若丹砂。云髻峨峨，斜插山菊数朵；金莲窄窄，飘拂麻裙八幅。粗布为衣，益见身材俏丽；线绳作带，更觉腰肢不肥。信矣深山出异鸟，果然野树有奇葩。

那妇人入得门来，将不换一看，也不惊慌，问道：“你这道人是从何时到我屋内？”不换将遇蟒逃生，因天色已晚，始敢到此，苟延片刻，“若早知是老嫂的住宅，我便拼命往前路去了，望老嫂恕罪。”那妇人听罢，粉面上落下泪来，将手中布袋放在地下，让不换坐在炕上。自己也坐在一边，说道：“我男人日前打柴，也是与那条蟒相遇，被他伤了性命。客人是有福的，便逃得出来。”不换道：“原来如此。老嫂适从何来？”妇人道：“我男人没了，连日柴米俱无，我又无父母兄弟，今早到表舅家借米，恳求到日落时候，方与我半袋粗米。此身将来，靠着那个？”说着，又泪痕乱落。不换道：“老嫂若住在平川，便可与富户做生活度日，这深山中，不但妇人，便是男人，也独自过不来。我不怕得罪老嫂，何不前行一步。”妇人道：“我也久有此意，只是妇

人家，难将此话告人。”说罢，做出许多娇羞态度。好半晌又说道：“似我这样孤身无依，客人若有地方安插我，我虽然丑陋，却也不是懒惰人，还可以与客人做点小生活，不知客人肯不肯？”不换道：“我若不是做了道士，有什么不肯？”妇人微笑道：“你只用将道衣道冠脱去，便就不是道士了。”不换道：“好现成话儿！我与其今日做世俗人，昔日做那道士怎么？况我四海为家，也没安放老嫂处。”妇人听了，便将面孔放下，怒说道：“你既然愿做道士，就该在庙内守着你那些天尊。三更半夜，到我妇人房内做什么？就快与我出去，喂大蟒去！”不换道：“便喂了大蟒，也是我命该如此，我就出去。”跳下地来，却待要走，被妇人从背后用手将衣领揪住一丢。不换便倒在坑上，扒挣起来，心里作念道：“不想山中妇人这般力大，亏他还是个娇怯人儿；若是个粗蠢妇人，我稳被摔死了。”妇人又道：“你不必心中胡打算，任你怎么清白，但你此时在我屋内，我一世也不得清白了。”说着，便将被子展开，向不换道：“你还等我与你脱衣服么？”不换道：“我到不意料你们山中妇人，是这般爽直，毫不客套！怪道独自住在此地，原来是等野羊儿的。”说罢，又跳下地来。妇人大怒道：“你敢走么，你道我摔不死你么？”不换道：“完了。”又见妇人神色俱厉，心上有些怕，没奈何，复坐在炕上，两人各不说话。好一会，妇人换做满面笑容，到不换身边，放出无限的媚态，柔声艳语，百般勾搭。不换起初坚忍，次后欲火如焚，又想起对于冰发的誓愿，自己也无可摆脱。每到情不能已处，便用手在自己脸上狠打，打后便觉淫心少歇。妇人见他自打，却也不阻他。过一会，又来缠绕。这一夜何止七八次？直到天明，妇人将不换推出门去。

不换和脱笼飞鸟一般，向前面岭上直奔。刚走到岭下，一抬头，见岭头有两只虎，或起或卧，或绕着攀道跳跃。不换道：“怎么这条路上与先大不相同，蟒也有了，虎也多了？”在岭下等

金不換

了有一个时辰，两虎没一个肯去。再看日色，已是辰时左近，又想到：“日前冷大哥言修行人每到要紧关头，视性命如草芥；我今午若不到碧霞宫，冷大哥也未必怎么怪我。只是我初次跟他学道，便先失信于他，且我又自己说过‘不要命’的话，等这虎到几时？吃便随他吃去。”说罢，放开胆量，一步步硬上岭来。也不看那二虎的举动，只低了头走路。既至走到岭上，四下一望，那两只虎不知那去了。不换心喜之至，下了岭，与老道士众人话别，交了器物清单。

到碧霞宫时，日已午错，城璧正在庙外张望，看见不换走来，大喜。不换道：“昨日今早，几乎与二哥不得相见。”两人入庙，同到客寓。于冰满面笑容，迎着不换说道：“着实难为老弟了，好，好。”不换心内惊讶道：“难道他已知我遇蟒、遇虎等事了？”于是和董公子大家礼拜就坐。城璧道：“怎么此刻才来？”不换将途间所遇详细诉说。城璧笑道：“你这一说，我更明白了。”话未完，于冰以目示意。城璧不敢说了。不换又问，城璧道：“我是和你说顽话。”自此三人日日游览山水，也有与董玮同去的时候。于冰又着城璧传与不换导引呼吸之法，因此心悬朱文炜主仆，二鬼尚未回来，只得在泰山等候回音。正是：

埋兄同返烟霞路，古刹欣逢旧日人。

设险中途皆解脱，喜他拼命入仙津。

第二十八回 会盟兄喜随新官任 入贼巢羞见被劫妻

词曰：

颠沛流离，远来欣会知心友。恶兄悔过，不愿终禽兽。

误入樊笼，幸遇妻相救。羞颜有，倚门回首，犹把秋波溜。

右调《点绛唇》

再说朱文炜、段诚得于冰助银十八两，本日搭船起身，走了半月光景，到了荆州。在总兵衙门左近，寻了个店房住下。到次日早间，问店主人：“林镇台有个侄子，是去年九月间从四川来的，叫林岱，你们可知道来了没有？”店主人道：“去年九月间，果然有大人的家眷到来。我们又听得兵丁们说，是大人的公子，并没听得说是侄子。如今衙门内大小事务，俱系公子管理，最早明白宽厚。自从他来，把林大人的声名气质，都变化的好了，也不晓得他的讳是什么。”文炜向段诚道：“这一定是林岱无疑了。”一路还剩下有十三四两银子，彼时四月天气，主仆买了两年单衣，穿在外面，又换了新鞋、新帽。写了个手本，一个全帖，走到辕门前，问兵丁们道：“署中可有个林讳岱的么？”兵丁道：“此系我们公子名讳，你问怎么？”文炜将手本、全帖，交付兵丁，说道：“烦你代我通禀一声。”兵丁们见他衣服虽然平常，光景像个有来头的，走去达知巡捕官。巡捕看了手本，又见全帖上写着“同盟弟朱文炜”，连忙教请入官厅上坐。随即传禀入去。

少刻，吩咐出来开门，慌的大小武弃跑乱不迭。不多时，开

放中门，请朱文炜入去相见。文炜忙从角门入去，远远见林岱如飞的跑来，大叫道：“老恩弟，真教人想杀！家父在大堂口候。”又向段诚慰劳了几句。文炜见林岱衣冠整齐，相貌也与前大不相同，急急的从引路旁边行走。只见总镇林桂芳，须发苍白，站在堂口上高声向文炜道：“我们日日思念你，不想你竟来了。”文炜抢行了几步，先跪下请安。桂芳连忙扶起道：“你是个秀才，论理不该开中门接你，我为你是个义气人，又于小儿有大恩，所以才如此待你。”说罢，拉了文炜的手，到了内堂，行礼坐下。文炜道：“生员一介寒儒，蹇曹手足之变，与公子有一面交识。今日穷途，投奔阶下，承大人优礼相加，使生员惶恐无地。”桂芳道：“你这话说的都太斯文，称呼也不是。你既与小儿结拜了弟兄，你就该叫我老伯，我叫你贤侄就是了。”文炜道：“樗栌庸才，何敢仰攀山斗？”桂芳道：“这还是秀才们的酸话，日后不可斯文，我嫌不好听。”林岱道：“家父情性最直，老弟不必过谦。”文炜道：“老伯吩咐，小侄今后再说斯文话。”桂芳点头道：“着！这就是了。”文炜又向林岱道：“自与哥哥别后，真是艰苦万状。”桂芳道：“你两个说话的日子长着哩，此刻且不必说，吃酒饭后再说，快叫厨子拾饭。”又向林岱道：“你看他主仆的衣服，和你夫妻来时的衣服也差不多，快寻几件衣服来换换。”林岱吩咐家人们道：“我的衣服，朱爷穿太长大。说与里面，把老爷的衣服拿几件来。”桂芳又指着段诚道：“这段家人的衣服，你们也与他换了，明日一早传几个裁缝来，与他主仆连夜赶做。”说罢，又向众家人道：“听见了么？”众家人连声答应。

少刻，严氏请文炜入去相见。桂芳道：“还早哩，等我说了话，你们再相见罢。”文炜道：“老伯大人，春秋几何？”桂芳道：“六十三了。我只是不服老，如今还可拉十一二个力的弓，还敢骑有性气的马，每顿吃四五大碗饭，晚间还吃十来个点心才睡的着。”文炜又道：“还没有拜见老伯母。”桂芳道：“他死了十

三四年了，如今房中有几个小女人服伺，我到也不冷落。你今年多少岁了？”文炜道：“二十四岁了。”桂芳道：“正是小娃子哩。”又道：“内外大小事件，我都交与你哥哥办理，把这娃子每日常家也忙坏了。你来的正好，可以相帮他。”文炜道：“衙门中文稿书启，以及奏疏，请着几位幕友？”桂芳道：“还当的起几个。前几年有个张先生，是北直隶人，与我脾胃甚相投合，可惜就死了。去年又请了个吴先生，是江南人，于营伍中事一点梦不着，且又最疲懒不过，终日家咬文嚼字，每夜念诵到三四更鼓，他还想要中会。我也最懒于见他，嫌他之乎者也的厌恶。他背间常和人谈论，说我是一字不识的武夫。我背间拿他做的书札文稿请教人，有好几个都说他不通妥。如今有了你，我不要他了。”文炜道：“小侄一无所能，或者此人才是个真才子，老伯亦不可轻言去舍。”桂芳道：“你这话当我眼中没见过真才子么？昔日在襄阳参将任内，会着个王讳鲸的，年纪与你仿佛，没一日不吃酒歌唱，下棋笑谈；提起笔来，千言立就。我也不知他做的好不好，但没一个不说他是大学问人。不想真才子，用的都是心里眼里的功夫，不在嘴里用功夫。那里像这些酸丁，日日抱上书，明念到夜，夜念到明，也不管东家喜怒忙闲，一味家干他的事。若烦他动动纸笔，不但诗词哥赋他弄不来，连明白通妥一封书启、一扣禀帖，也做不到中节目处。若说他不用心，据家人们说，他打了稿儿，左改右改，饶改着，就与我弄下乱儿了。刻下全凭几个书办帮着他。那王鲸，自中一甲第二名后，如今现做翰林院侍读学士，算来不过八九年。那里像这些吆喝诗文的怪物，只问他吆喝的学问在那里，功名在那里？”说罢，向林岱道：“明日着人通与他个信儿，教他辞了罢。”家人们请文炜更换衣服。文炜到书房中，换了衣服靴帽出来，与桂芳拜谢。桂芳笑道：“我只嫌秀才们礼太多。”

须臾，酒食停妥，桂芳向文炜举手道：“你弟兄两个对面坐，

我就僭了罢。”也不谦让，坐了正面。斟酒后，拿来四个大盘，两个大碗，逼着文炜吃了三大杯酒，便嚷着要饭吃。顷刻吃完，三人到书房内坐下吃茶。桂芳道：“饭已经吃了，你快说你四川的事我听。”文炜就将“到四川省亲……”桂芳道：“这话不用说，我知道，你只从赎回你嫂子后说罢。”文炜从帮了银子回庙中，如何被打三四次，如何分家，段诚如何争论，请人如何代息，止与银十两，如何赶出庙外另住，桂芳听了，恼的须眉倒竖，就有个要发作的意思。只为是文炜的胞兄，只得忍耐。又听到抛弃父尸，不别而去，不由的勃然大怒，将手在腿上一拍道：“这个亡八畜的，就该腰斩示众！”林岱连忙提引道：“这人是朱兄弟的胞兄哩。”桂芳道：“你当我不知道么！我有日遇着这狗彘的，定打他个稀烂。”文炜又说到被崇宁县逐出境外，在省城东门外庙中，和段诚轮流讨饭吃度命，桂芳听了，心中甚是恻然，林岱亦为泪下。后说到冷于冰画符治病，帮助银两，主仆方得匍匐至此，桂芳拍手大笑道：“世上原有好人，异日会着这冷先生，定要当长者的敬他。”又指着文炜向林岱道：“不但他在你两口子身上有恩惠，便是个路人，苦到这步田地，我们心上也过不去。等他歇息了几天，与他打凑一千两银子，先着他回去听望家属。他若愿意到我衙门中来更好，不愿意也罢了。”家人们拿上酒来，三人坐谈了半夜，桂芳才入去。林岱同文炜连床话旧。次日见了严氏，备道原由。严氏更为伤感。自此饮食衣服，总如亲兄弟一般看待。

过了两三天，文炜向林岱哭诉隐情，恐怕他哥哥文魁逐离妻子，只求向桂芳说说，并不敢求助多金，只用三五十两，回得了家乡就罢了。林岱道：“老弟之苦，即我之苦，家父尚要赠送千金，愚兄嫂宁无人气？银子到都现成，只是家父心性过急，老弟去得太速，未免失他敬爱之意。况他已有早打发你的话说，容愚兄遇便，代为陈情。若说为知己聚首，必欲久为款留，此世俗儿

女之态，非慷慨丈夫也。老弟主仆二人，受令兄凌虐，几至于死；弟妇茕茕弱女，何堪听其荼毒！不但老弟悬结，即愚兄嫂二人，亦时刻眉皱。再过数日，定保老弟起身。”又过了三四天，家人报道：“朝命下。”林桂芳排设香案接旨。原来是调补河南怀庆府总兵，荆州总兵系本镇副将施隆补授。文炜听知大喜，随即出来拜贺。桂芳道：“随处皆臣子效力之地。只是我离的家乡远，你到离的家乡近了。”吩咐林岱同文炜办理交代等项。这话按下不题。

且说朱文魁日日盼望山东关解乔武举信息，过了七八天，文书到来，青州一府遍查，并无乔武举其人。文魁见仇无可报，大哭了一场，与李必寿家夫妻留了十两银子，拿定主意，去四川寻访兄弟。雇了好几天牲口，不是三两个，就是六七个，没有个单行的牲口，同人合伙雇，他总嫌贵。一日，寻着个价钱最贱的牲口，脚户叫周奎，带了三百多银子，同周奎起身。一路上说起家中被劫事体，并访不着乔武举下落话。这脚户听了，心中大喜。不想他是师尚诏手下的小贼，凡河南一省，士农工商，推车赶脚，肩担乞丐之类，内中俱有他的党羽。别处府分还少些，惟归德一府最多。这脚户见他行李沉重，又是孤身，久有下手之意，只是地方不便，那里有功夫和他四川去。今因他说起拿不住乔武举，那晚抢亲时，此人即在内。随向文魁笑说道：“可惜，此话说的迟了两天，多走了百十余里瞎路。”文魁道：“这是怎么说？”脚户道：“你若去四川寻兄弟，我就梦不着了。若说寻这乔武举，真是手到擒来。”文魁大喜道：“你认得他么？”脚户道：“我岂但认得他，连他的窝巢也知道。归德府东夏邑县有个富安庄儿，我们同在一处住，那边也有六七百人家。这乔武举日日开场窝赌，把一个家兄被他引诱的输了好些钱银，我正无出气处。不意料他会做明火劫财强盗们做的事业，真是大奇，大奇。他这月前还娶了个妾来家，说是费了好几百银子。”文魁忙问道：“你可见过他

这妾没有？”脚户道：“那日娶来时，我们都看见他在门前下轿，到好个人才儿。”文魁道：“是怎么个人才？”脚户道：“长挑身子，白净瓜子面皮，脸上有几个小麻子儿，绝好的一双小脚，年纪不过三十上下，穿着宝蓝绸袄，外罩着白布对襟褂子，白素绸裙儿。”文魁连连顿足道：“是，是极。”脚户道：“是什么？”文魁道：“咳！就是我的老婆，被他抢去了。”脚户也连连顿足道：“咳，可惜那样个俊俏堂客，这几天被乔武举揉擦坏了。”

文魁蹙着眉头，又问道：“这乔武举是怎么个样子？”脚户道：“是个高大身材，圆眼睛，有二十七八岁，眉脸上带些凶狠气。”文魁道：“越发是了。不知他这武举是真是假？”脚户道：“怎么不真？富安庄儿上还算他是有钱有势的绅衿哩。”文魁听罢，只急的抓耳挠腮道：“你快同我回去，禀报本县文武官拿贼，我自多多的谢你。”脚户道：“不是这样说，事要往稳妥里做。天下相同的人甚多，你骤然禀报了官，万一不是，这诬良为盗的罪，你到有限，我却难说。就是官府从轻饶放了我，乔武举也断断不依我。”文魁道：“地方和他的功名俱相同也罢了，那有个男女的面貌，并身上的衣服处处皆同？不是乔武举和我家女人，是那个？快快的同我去来！”脚户道：“只因你性儿太急，好做人不做的事，家里就弄出奇巧典故来。现吃着恁般大亏，不想还是这样冒失。”文魁道：“依你便怎么？”脚户道：“依我的主意，你同我先到那边看看，若不是强盗，除脚价之外，你送我三两银子，这往返也是几天路程。若果然是强盗，你送我二十两，我才去哩。”文魁道：“就再多些，我也愿意。只是这乔贼利害，到其间反乱起来，不是我被他打坏，就是他逃跑了。况他是开赌场的人家，手下岂没几个硬汉子？且我素未来过，门上人也不着我入去。”脚户道：“他家日夜大开着门顽钱，那一入不去？你若认真他是大盗，同场的人就要拿他。六七百人家的地方，你道没王法么？就是本处乡保闻知，那一个敢轻放他！何况又有我帮着你。

你只到富安庄儿问问，那一个不服我和家兄的拳棒！那一个不叫声周大哥，周二哥！”文魁听了这许多话，说道：“我就和你去，只是此事全要借仗于你。”那脚户拍着胸脯道：“都交在我身上。”

两人说明，同回夏邑县。到了一处村落，果然有四五百家人家。走入了街头，文魁道：“我这行李该安放何处？”脚户道：“我同你寄放在人家铺子里，要紧的东西你带在身上。”文魁道：“到也罢了。”随即寄放了行李，身上带了银子，脚户也安顿了牲口。两人走到一家门首，见院中坐着几个妇人，不敢入去。脚户道：“有我领着，还怕什么？”从这一家人去，弯弯曲曲，都是人家，有许多门户。文魁有些心跳起来，要回去。脚户道：“几事儿就是了，回去怎么？”又走了一处院落，方看见一座大门，原来四面都是小房子围着。内中出入的人甚多，到也没人问他。脚户道：“这就是了，快跟我来。”文魁道：“我心上好怕呀？”脚户道：“顽钱的出入不断，人都不怕，只你就怕了？”文魁不敢入去，脚户拉他到了二门内，见房子院子越发大了。有几个人走过来问道：“这小厮身上有多少？”脚户笑道：“大要有三百上下。”那几个人便将文魁捉拿。文魁叫喊起来，众人道：“这个地方，杀一万人也没人管！”猛听得一人说道：“总管吩咐，着将这个人绑入去哩！”众人把文魁绑入第四层大厅内，见正面床上坐着一人，正是乔武举，两傍带刀剑的无数。众人着他跪下，文魁只得跪在下面。只见乔武举道：“这不是柏叶村那姓朱的么？你来此做什么事？”文魁那里敢说是拿他，只得说是寻访妻子。乔大雄问道：“他身上有多少？”只见那脚户跪下禀道：“大约有三百上下。”大雄道：“取上来！”众人从文魁身上搜出。大雄吩咐着管库的，按三七分与脚户，又向文魁道：“你老婆我收用了，到还是个伶牙俐齿的女人，我心上着实爱他。你日前说他的脚是有讲究的，果然包的好。我今把他立了第三位夫了，宠出诸夫人之上。也算你痴心，寻他一番。着你见见，你就死去也歇心。”吩

咐请三夫人来。闲人退去，左右止留下七八个人。

不多时，殷氏出来，打扮的花明柳媚，极艳丽的衣裙，看见了文魁，满面通红。文魁此时，又羞又气，不好抬头。乔大雄让殷氏坐，殷氏见文魁跪在下面，未免十数年的好夫妻，哭亦不敢，笑亦不忍，只得勉强坐在床边。大雄问文魁道：“你看见了么？”文魁含愧应道：“看见了。”大雄吩咐左右道：“收拾了去！”大凡贼杀人谓之“收拾”，殷氏忍不住求情道：“乞将军留他一条性命，也算他远来一场。”说法，有些欲哭不敢的光景。大雄哈哈大笑道：“你到底还是旧情不断。但此人放他回去，必坏我们大事；留在此地，与你又有嫌疑。也罢，着他在后面厨房内，与孩儿们烧火效力去罢。”文魁此时欲苟全性命，只好随众去了。正是：

一逢知己一逢妻，同是相逢际遇非。

乃弟款端宾客位，劣兄缩道做乌龟。

第二十九回 返虞城痛惜亲骨肉 回怀庆欣遇旧知交

词曰：

枝上流莺和泪闻，新啼痕间旧啼痕。一春鱼雁无消息，
千里关山劳梦魂。 无聊赖，对芳樽，安排肠断耐黄昏。
片言惊报天涯外，喜得恩公已到门。

右调《鹧鸪天》

且说林桂芳将各项交代清楚，择个吉日起身，朱文炜欢欢喜喜跟了赴任。一入了河南地界，便向林岱商议，言：“怀庆在省城西北，归德在省城正南，相去各三百余里，兄弟意见，想要分头回家看望，不知哥哥以为何如？”林岱道：“论起来最属便当，但老弟一路同来，上任又是家父大喜事，今半路别去，着家父岂不怪你重家乡薄友谊么！况家父还要先到省城，才赴新任，家眷也无人照管，不如我与老弟先同家眷到怀庆，俟家父上任后，我同老弟去虞城县，何如？令兄若有不端的举动，也不在刻下这几日。”朱文炜听了，不好过于执滞，只得同去怀庆，耐心等候。过了几天，林桂芳到任，诸事俱毕。林岱替文炜陈说要回虞城县探家，桂芳道：“这是情理上应该速去的。今日天气尚早，着他今日起身。你与他带上一千两银子，着两个家人，四个兵，送他去安顿住，教他来与我办事。守着老婆，学不出人来。”林岱道：“孩子也要同他去走遭，往返不过八九天即回。若他令兄有可恶处，也好与朱兄弟做个帮手。”桂芳连连点头道：“着，着，若那狗娘养的朱相公家女人嫁了别家，你可拿我的名帖，亲到虞城县

衙门，将这奴才的万恶详细和县官说知，务必拿他去夹三夹棒，追问下落，并田产银钱。若是被文魁家两口子害了性命，就着他两口子抵偿。若县官不认真办理，你和他说，我就叙明前后情由，连他也参奏了，他不要看得我们武官太无能。你就同他去罢！他家中若有耽延，你可先回。”林岱告知文炜，文炜大喜，亲到桂芳前千恩万谢，严氏又着林岱暗中带了五百两，到虞城县送文炜。

两人同段诚跟随了家人兵丁，一路骑马行来，过了归德，一直向虞城急趋。远远的看见柏叶村，把一个文炜急的恨不一步飞去。及至看见了自己的家门，心上又乱跳起来。到门前下了马，让林岱先入去，自己后随。刚走入大门，只见二门内出来个人问道：“是那里来的？”又看见文炜、段诚两人，大惊道：“原来朱二相公、段大哥，都还在么？”文炜认的是本村谢监生家家人，问道：“你来我家做什么？”那人笑道：“两月前，这房子还是二相公家的，如今令兄卖与我们主人了。”文炜惊慌道：“搬到那里去了？”那人道：“搬到大井巷，吴饼铺对门儿。”文炜也顾不得让林岱先行，自己大一步小一步的乱奔。街上有许多熟识问他，他总是飞走。走到吴饼铺对门外，往内一看，见李必寿家女人在院中洗衣服。走入院中，李必寿家大惊失色，喊叫他男人道：“快出来，二相公回来了！”李必寿跑出来，见文炜同段诚，又跟着许多人并马匹，把眼到直瞪了，一句也说不出。文炜忙问道：“家眷都在何处？大相公在那里？为何止是你夫妻两个在此？”李必寿见问，方才上前叩头，说道：“大相公数日前，带了三百多银子出门去，说要往四川寻找二相公，小人说去年大相公回家，说二相和段诚在川江中，有不好的话，怎么又去找寻？大相公说：‘放屁，你少胡说！’与小人留下十两银子。家眷话，容小人再禀。相公且同众位客人到上房中坐。”说罢，眼里有些要堕泪的光景。

文炜心绪如焚，连忙同林岱到上房，见地下止有一桌子，放着酒壶一把，几件盘碗之类，还有两三把破椅子，此外一无所有。忙向必寿道：“你快说家眷话！”必寿道：“还求相公恕小人无罪，小人才敢直说。”段诚大喝道：“你只要句句说实话就是了，有什么恕罪不恕罪哩！”必寿道：“大相公回家后，一入门便哭说，老主人病故，二相公同段诚在川江遭风波，主仆俱死。”文炜道：“想是你二主母认为真话，嫁人去了么？”必寿道：“并未嫁人。大相公屡次着大主母劝二主母改嫁，二主母誓死不从。后来大相公将本村地土尽情出卖，得价银八百八十两，是小人经手兑来。又将住房卖与本村谢监生，价银二百二十两。从四川带来大要有二千两。家中所有器物也卖了，小人不知数目。听得小人老婆常说，有个要去山东住的意思。三月初八九前后，在张四胖子家赌钱，输与山东青州府乔武举现银六百七十两。到十一日午后，大相公又去顽钱，吩咐小人今晚有人来抢亲，你可专在门前等候，不必害怕，不可阻当。小人也不解是何原故。到三更时候，乔武举带了五六十人，竟来抢亲。”文炜听了，浑身乱抖起来，段诚忙问道：“抢去了没有？到底要抢谁？这话说有许多含糊露空处。”李必寿不由的悲哽起来。林岱道：“你且不必悲伤，只管快快的直说。”必寿又道：“不想乔武举是个大盗，一入门，先将小人捆绑，次将家中银钱器物洗刷一空。小人彼时在昏愤之际，曾看见将顶轿子抬出去。到次日天明，大主母、二主母都不见了，想是俱被贼人抢去。”

文炜听到此处，一脚跌翻在地下，不省人事。林岱同众人搀扶叫唤好半晌，方才回过气来，喉咙中哽咽作声。林岱道：“不怕了。”转刻，文炜放声大哭起来，林岱在傍劝解。段诚问李必寿道：“怎么我家女人也不见？”必寿道：“也是那日晚上不知去向。”段诚听了，须发倒竖，大怒道：“别人都被抢去，止你家两口子都在！”手起一拳，将李必寿打的鼻口流血；赶上去又是几

脚，众兵丁拉开。段诚大叫道：“二相公，不必哭了！眼见的他与大相公那禽娘贼通同作弊，将二主母教人家抢去。两口子卖了房子、地土，带上银子，远奔他乡，却又虚张声势，说是强盗动夺，防备我们后患，不知与了这卖主的奴才多少银子，留下他替禽娘贼支吾。只将他夫妻两个带回衙门中，严刑追问，不怕他不说出实情。”李必寿家老婆跑来在窗外大嚷道：“我男人句句都是实话，怎么到打起来了！”段诚道：“我还要打你这大胆淫妇奴才！为什么不抢着你去？”说罢，扑出去就打。林岱道：“段总管不必动手，听我说。这样一件大案，岂有个地方上人没见闻的？只用将邻里人等请几个来一问，真假自然明白。”李必寿道：“这位爷说的是，我此刻就去请来。”段诚道：“你顺便逃走了罢？我同你去！”

两人一齐出门。不多时，到领来一百余人。原来人都知道文炜死在川江，今日听见回来，又是一件奇事，因此就有这许多人。林岱拉了文炜到院中，众人有大半认得文炜的，各举手慰劳。文炜向众人一揖，然后问道：“敢问寒家何以一败至此？恳求详告。”众人道：“令兄输与姓乔的六百多银子，这是阖村人都知道的。后来令兄到袁鬼厮店中，与姓乔的说话，将六百银子又拿回家去，这也有人见过的。不知怎么到三月十一日夜半，被贼抢动一空。第二日早间，亲眼还看见李必寿在庭柱上绑着，我们大家才解放了他。令兄气极，一头碰在门上，几乎碰死。又知道没了三个妇人，乔武举也不知去向。令兄现有呈状在本县告他明火劫财，抢去内眷，刻下还在严拿。令兄数日前还在这里，近日不知那里去了。但他屡次向我们说，二相公同段大哥死在川江，怎么又回来了？”林岱将文炜在四川，并自己的事，详细说了一遍。众人听了，无不唾骂，都说：“朱文魁是人中猪狗，天报的甚速，只是可惜把二相公的夫人，并段大嫂也陪垫在里头。今日我们才明白这小厮的为人。眼见的那日早间，亲去寻乔武举说

话，又听得同吃了饭，那就是卖二相公的夫人去了。若不是这话，已经输了的六百多银，姓乔的为什么教他拿回？抢亲是怕二相公夫人不肯嫁，两人必是商量明白的。这小厮只图内里清静，不想反中了乔贼的绝户计。”段诚道：“拿回六百银子话，李必寿这天打雷诛的狗男女，他适才就没说；倒是抢亲的话，他说大相公和他说过。”众人问李必寿道：“果然和你说过么？”李必寿道：“拿回六百银子，我实实未见；说十一日晚上有人来抢亲，你不必阻挡，也不必害怕，这话是实实有的。我有什么天打雷诛，欺主人处？”众人俱拍手大笑道：“何如？疑他是商量过的，果然就是。真是猪狗虎狼不吃的东西，只是杀害的二相公太苦了。”段诚又说起老主人在任患病，他暗中和医生商通，用极狼虎的药，将老主人毒死，要全得家业。众人道：“二相公不必苦恼了，他将令尊还下此毒手，何况于你！”又有几个道：“这小厮十数天不见，必是和乔贼一路去了。却报官告状，虚弄声势，害邻里，害捕役，要知道抢亲的话，就是他烦人搬取家眷的鬼计。”又有几个道：“我们留心看他情急的了不得，搬家眷和乔贼一路去，不像之至。看来是个招神引鬼，吃大亏苦了。”

文炜又放声大哭，众人无不慨叹。林岱劝道：“适才众位的议论，一点不错，万事都是命定。你二十多岁人，怕没个好姻缘配你？至於家财，你我当汉子的，越发不必计较。你昔日成就了我的夫妻，又因我拆散了你的夫妻，此地还有什么留恋处？同回怀庆，再做良谋为第一。”文炜痛哭道：“我如今死又不忍，生亦无趣，有家而为无家也，只得回怀庆苟延。”段诚道：“两个主母被贼抢去，原是为了人才；我家的女人，又是为甚么也被抢去？”林岱道：“想必你的女人也生的不错。”众人又都大笑起来。林岱又道：“今日日已沉西，我们就在此买点东西吃，住上一夜。兵丁马匹，着寻个店房安歇，定于明早起身。”段诚道：“林大爷所见甚是。我还要着实审问李必寿情由。”众人也都陆续散了。晚

间吃罢饭，文炜同段诚又将李必寿夫妻细细的讯问了一番，次日方才起身回去。

且说于冰在碧霞宫，又传与城璧凝神炼气口诀。过了几日，二鬼回来，详言：“先到荆州，不意林桂芳已赴怀庆总兵官任。小鬼等赶至怀庆，始查知朱文炜、段诚俱在林总兵署中，相待甚厚。两三日，同林岱去探家乡。小鬼等怕有意外之变，暗中随行。他已备知家中前后事体，痛不欲生。林岱解劝，仍回怀庆。如今他哥哥闻有去四川之说，未知确否，但他也去有数日了。因此来迟几天，今特交法旨。”于冰收了二鬼，心下想道：“姜氏年青，我儿子亦在少年，异姓男女，安可久在一处？设或彼此有一念悖谬，不惟阴功不积，且与子孙留一番淫债。今林岱父子相待文炜甚厚，将来必帮助他银两，教他另立家业。不如我去与他说明原由，着文炜到我家搬取家属，岂不完全了一节心事？”随到房内，向城璧等说知，去河南有一件事要办。城璧道：“几时回来？”于冰道：“去去就来。”说毕，出庙架遁光，早至怀庆府城外。

入城到总兵衙门前，见有许多官弁出入。于冰上前问道：“有一个归德府虞城县秀才朱文炜，并他的家人段诚，藉重诸位请他出来，我有要紧话说。”众兵道：“你姓什么？”于冰道：“我姓张，是他同村居住的人。”兵丁回了巡捕，传将入去。不多时，文炜同段诚出来。两人看见是冷于冰，主仆就要叩拜。于冰扶住道：“此地非讲话之所。我见衙门东首有一关帝庙，可同到那边去来。”文炜道：“请恩公老先生到衙门中叙谈何如？”于冰道：“我生平懒於应酬，不如到庙里说话为便。”三人到了庙内，道士问做什么，段诚道：“是镇台大人衙门中人，到此说几句话。”道士连忙开客房门让坐。于冰道：“老羽士请便，我们有事要相商。”道士回避，烧茶去了。主仆二人又从新叩拜。问到此地原由，于冰道：“日前你和林岱到贵庄探家，竟空往返了一遭。”文

炜惊问道：“老先生何由知道？”于冰笑道：“我也是今日方知。”文炜满眼泪下，正欲诉说他哥哥话，于冰道：“不用你说，我已尽知。”于冰将文魁事略言大概，文炜、段诚早惊服的如见神明。又道：“自龙神庙与你二人别后，我午间即到贵庄。”段诚道：“老爷何以如此快走？”于冰微笑道：“我一天可行二三万里，四川到河南，能有几许路？”随将文魁在袁鬼厮店中，教乔大雄抢亲起，直说至如何遇姜氏并欧阳氏，两人女扮男装，在店中层层问答的话，如何雇车打发起身，如何暗中着二鬼护送，于某月日到成安自己家中，留住至今，详详细细说了一遍。主仆二人又惊服，又欢喜，扒倒一齐叩头。于冰扶起道：“我系从山东泰山碧霞宫才动身到此，一则安你主仆身心，二则说与你知道，你也该辞了林总兵父子，速去到寒家，搬取令夫人回乡，另立家业方好。”说毕，举手道：“我去了，千万不可羈迟。”主仆二人欣喜欲狂，又扒在地下一上一下的叩头。于冰扶起，文炜又再四苦留，定要请入衙门内。于冰大笑道：“我岂能与仕途人周旋耶？”说着，走出庙来。主仆见留不住，要相送出城。于冰道：“你们若如此，我异日一事也不敢照料了。”两人只得目送于冰而去，方回衙门。

林岱不见文炜主仆，正要查问，只见他主仆欢欢喜喜入房来。见林桂芳正在，文炜喜极，便将适才见冷于冰如何长短，说了一番。桂芳大嚷道：“这是真奇人，真圣贤中人！你为何不请他人来我见一见？”文炜、段诚又说苦留不住的话。桂芳连连顿足道：“这是我福分薄，不得遇此神仙，罢了，罢了。”林岱道：“顷刻功夫，就驾云也得出了城，可传与辕门上官弁、兵丁人等，速刻分八面追赶，儿与朱兄弟同去方妥。”桂芳道：“快去，快去！你们后生家，出了衙门就跑。”内堂官传出来，顷刻众兵分门追赶。

于冰刚走到东关尽头处，只见几个兵丁没命的跑来，问道：

“尊驾可是冷先生么？”于冰道：“我姓张。”那几个兵丁私相议论，虽不往回请，却也跟住不放，早有一个跑回去了。少刻，文炜、林岱跑来，大叫道：“冷老先生请留步！”于冰回头一看，只是文炜和一个雄伟大汉同来，后面还有几个兵丁和几个将官。于冰站住，问文炜道：“你来又有何事？”林岱忙上前深深一揖道：“家父系本府总兵官，姓林名桂芳，久仰老先生大名，适才因朱义弟未曾请入署中，家父甚是嫌怨，今着晚生星驰赶来，请仙驾入城一会。”于冰还礼毕，将林岱仔细一看，见他生的虎头燕颌，猿臂熊腰，身材凜凜，像国家栋梁之器，向林岱道：“学生从不到城市中，适因朱兄有一小事，理合通知，何敢劳镇台大人相招。烦向大人前委婉道及，不能如命。”说罢，举手告别。林岱又复行跪请。于冰见他意甚诚虔，连忙扶起道：“公子必欲我入城，我只在与朱兄说话的关帝庙内与大人暂时一面，方敢从命。”林岱道：“得蒙大驾少留，无不遵依。”说罢，三人缓步回到庙中。众兵丁飞报林总兵去了。正是：

烟霞山岛客，风月一林秋。

若遇知音者，随地可存留。

第三十回 闻叛逆于冰随征旅 论战守文炜说军机

司曰：

土雨纷纷，征尘冉冉，凝眸归德行人远。饥鸟啄树叶离枝，青磷遍地光旋转。木偶军门，才思短浅，书生抵掌谈攻战。奇谋三献胜孙吴，凯歌方遂男儿愿。

右调《踏莎行》

话说林岱再三跪恳，于冰方肯入城，同至关帝庙内。少刻，听得喝道鸣锣，兵丁等众人来说道：“我们大人来了。”须臾，听得庙外叫道：“冷先生在那里！”于冰只得迎将出去。林桂芳看见，紧跑了几步，拉住于冰的手，大笑道：“先生固然是清高人，也不该这样鄙薄我们武夫！若不是小儿辈赶回，此刻已到了安南国交界。”于冰道：“生员山野性成，村俗之态，实不敢投刺辕门。”桂芳大嚷道：“你为何这样称呼？这是以老匹夫待我了！日后总要弟兄相呼方可。”两人携手入房。桂芳先叩头下去，于冰亦叩头相还。两人坐下，林岱、文炜下面相陪。林桂芳道：“朱相公时常说老长兄所行的事，小弟听了，心肝肺腑上都是敬服的。方才又说起他媳妇承老长兄几千里安顿他，这是何等的热肠！且能未动先知，真正教人爱极怕极。”于冰道：“这皆是朱兄过为誉扬。冷某实一无可能。”桂芳道：“你也不必过谦。我今年六十多岁了，心上还想要再活一二十年，可到我衙门住几天，将修养的道理传与我，我才放你走哩。”吩咐左右人道：“与冷先生快预备轿子！”于冰道：“冷某赋性愚野，不达世故，况贵署事务

繁杂，实非幽僻之人情意所甘。承厚爱，就在这庙中住一半天罢。”桂芳道：“我知道你，不但我们武官，就是文官，你也害厌恶。我衙门里有一处花园，你到那边，我不许一个人来往何如？”于冰仍是苦辞。桂芳道：“你若不去，我是个老猪狗。”于冰见桂芳为人爽快，敬意又诚，又好十分违他的意思，说道：“大人请先行，冷某同令郎公子入署。”桂芳道：“轿已现成。”于冰道：“大人若像这样相待，冷某就决意不敢领教了。”桂芳道：“就不坐轿罢。”复又彼此让了半晌，桂芳方才先行。于冰与文炜等步入衙门，不想桂芳已在头门内恭候。携手到花园内，左右已安放酒席停妥。于冰道：“冷某断烟火食已数年矣，即茶酒亦不敢领。”桂芳道：“难道你经年家饿着不成？”于冰道：“果子或果干，还间时用用。”桂芳道：“容易。”吩咐速刻整理。让于冰独坐一桌，桂芳与林岱、文炜坐了一桌。

大家正在叙谈时，只见家丁禀道：“有军门大人差千总张彪，为飞报军情事，星夜赍火牌前来，在辕门立等回话。”桂芳道：“取文书来我看。”须臾，家丁拿至，见上面粘着十数根鸡毛拆开一看，内言：“大盗师尚诏，于本月初六日二鼓，率领数千逆党，在归德府城内各门举火，杀戮官民，刻下已据有归德，宁陵亦同时为贼所有。已飞飭南阳府总兵官管翼，从西南一路起兵。该总兵即日整点五千人马，拣选勇敢将佐，限六日内至归德城下，会兵歼灭。本院定于初八日辰刻，带兵赴援。事关叛逆，不得少延时刻，违误军机，致于未便，火速，火速。”原来明时各省俱有军门，提调通省人马，管辖各镇，督抚止专司地方事务，兼理粮饷。林桂芳看罢，大惊失色，将票文送与于冰、林岱等公看，随发令箭，晓谕各营官弁，汇齐花名册籍，准备衣甲、器械、旗帜、马匹，今晚三鼓听点，违令定按军法，又传差来千总张彪回话。家人将张彪领来参见毕，侍立一旁。桂芳问道：“军门大人，定在初八日起兵么？”张彪道：“千总是初七日申时动身，此刻才

到，亦听得说大人早晚发兵，未知定在何日。”桂芳道：“怎么陡然有此变异之事？你可知师尚诏是何等之人？并叛逆的原由么？”

张彪道：“这师尚诏，是初六日二鼓在归德城内起手，辰刻，声息即到开封，午时，陈留县解到奸细一人，系师尚诏妻兄，叫蒋冲。因在省城探听动静，病在陈留，窝家黄贡生，与他煎药不如法，角起口来，黄贡生不能容忍，始行出首，陈留县星夜解到开封。军门同巡抚二位大人会审，口供与陈留县所问皆同。”桂芳道：“你可将他口供详细说来。”张彪道：“这师尚诏原是归德府人，自幼父母早死，依藉他族兄师德度日。他生得身長七尺五寸，腰阔八围，双拳开三石之弓，二臂有千斤之力。从十八九岁便在赌博场中寻觅衣食，屡行斗殴伤人，被地方官逐离境外，后来便在各府县游走。宁陵县中有一人姓蒋名自兴，原是跑马卖解人家。他有个闺女名唤蒋金花，十五六岁时，遇一姓秦的女尼僧，说他有后妃之相，就住在蒋家，传与金花一部妖书，名《法源密录》，内多呼风唤雨、豆人草马之术。这女僧又闲行市镇，看见师尚诏，说他龙行虎步，将来可做天子。因此蒋自兴听秦尼的话，招他做了女婿，与金花相配。又嫌宁陵地近省城，不便做事，迁移在彰德府涉县山中居住。从地中掘出银二三十万两，藉地招纳四方无赖之徒，无所不为。数年间，逆党遍满通省。各州县乡村堡镇俱有窝家，潜藏叛贼头目，干办事体，打劫财物，引诱愚人。师尚诏因归德是他祖居，所以归德逆党最多。二年前，又从涉县搬回，在归德左近居住。本月初六日二鼓时候，率领贼众，一齐发作，官吏尽被杀害，将归德据住。宁陵亦系同时内外协应，为贼所得。事关重大，求大人即刻起兵。”桂芳道：“我知道了。”吩咐家丁用心打发他酒饭。

张千总出来，朱文炜道：“幸亏我家中人离财散，若在虞城，又担一番惊险。”桂芳向于冰道：“奈小丑跳梁，劫夺府县，正是小弟等出力报效的时候。老长兄能替朱相公分忧，就不能与小弟

出个主见？”于冰道：“冷某迂儒，未娴军旅，承下问，诚恐有负所托。然杀贼安民，正是替天行道。我寻思已久，要就这件事成就几个人。只是一件，冷某若去，止可我们三人知道，又怕大人人家丁传出冷于冰名姓，那时我即不辞而去矣，还望预行戒谕。不是冷某夸口说，只用略施小计，管保大人马到成功。”桂芳喜出望外，连忙出席，顿首叩谢，说道：“隐埋老长兄名姓，都交在小弟身上。”一面吩咐中军官，先选二十名精细兵丁，此刻起身，在归德开封两处打探军情，陆续通报，传齐副参游守千把等官，晚堂听点。灯后别了于冰，升堂拣选随征官将，后到教场，点齐人马。至四鼓回衙，向于冰道：“我与长兄预备下小轿一乘，伺候登程。”于冰道：“我与令郎与朱兄一同骑马去。”桂芳道：“小儿向曾学习弓马，就是到两军阵前，一刀一枪，也还勉强去得。朱相公瘦弱书生，教他去做甚么？亦且衙门中无人照料。”文炜道：“我去实一无所用。”于冰道：“我着你和林公子同去，有个深意在內。你若失此机会，恐无出头之日了。”文炜连忙改口道：“晚生虽一无所用，也正要看看两阵对垒的势面。”桂芳道：“他去了，衙门中内外无人，奈何？”于冰道：“外事有承办官员，内事托一二老练家人，尚有何虑？况此去不过月余，就要收功。非是我冷某藐视人，秦尼姑、蒋金花俱有邪法幻术，量军门和管镇台还未必平的了那师尚诏。”桂芳大喜道：“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原倚赖着老兄。既着朱相公去，便同去走遭。”

到天明祭旗放炮，人马一齐向东南进发。走了一日夜，探子报道：“军门大人初八日起兵，如今还在睢州道上安营，未敢轻进。”原来这军门姓胡，名宗宪，是个文进士出身，做的极好的诗赋，八股尤为精妙，系严世蕃长子严鹄之妻表舅也；已做到兵部尚书，素有名士之称。他嫌都中不自在，求补外任。严嵩保举他做了河南军门，只会吃酒做诗文，究竟一无识见，是个胆小不过的人，因此才躲在睢州道上安营，听候归德的动静。桂芳闻

知，心下想道：“既然军门停住睢州，我且先会巡抚，亦未为迟。”於是将人马扎住，跟二三人入城。巡抚曹邦辅接入衙门，叙说目下贼情，言：“师尚诏连日分兵，已攻拔夏邑、永城、虞城等处，各差贼将镇守。又于归德城外，东南北三面各安了三座营盘，为四方策应，使我兵不能攻城。又於城西面安了八座连营，防开封各路人马，约有二二万贼众据守。沿黄河一带，并永城地方，各安重兵，阻绝东南两省救应，声势甚是猖獗。传言早晚来攻打开封。两位老镇台又未到，胡大人领兵离开封百余里，就在睢州道上安营，按兵不动，一任叛贼攻取左近州县。今早圣旨到，着军门火速进剿，敕谕弟办理粮草，参赞军机，是这样耽延时日，圣上责问下来，该如何覆奏？弟刻下委员于各州县催办粮草，也不过三两日内就到军前。”桂芳道：“据大人所言，这师尚诏竟有调度，非寻常草寇可比。小弟此刻就去睢州见胡大人，请教破贼的军令。”说罢，辞了出来，带军马到了睢州，离军门大营三里安营。请于冰计议，并说刻下贼情，于冰道：“俟大人见过军门后，自有理会。”

桂芳到军门营前，禀到禀见。胡宗宪传见，礼毕。桂芳列坐一旁，宗宪道：“本院连日打听，知师尚诏相貌狰狞，兵势甚是凶勇，贼众不下十数万之多，本院因此按兵不动，等个好机会破他。”桂芳道：“兵贵神速，此时师尚诏虽据有归德，究之人心未定，理该鼓动三军锐气，扫除妖孽。上慰圣天子紫计，下救万姓倒悬。若待他养成气势，内外一心，日日攻夺州县，似非良策。”宗宪道：“林总兵谈军，何易易耶！兵法云：全军为上，破军次之；攻心为上，攻城次之。大抵王者之师，以仁义为主，不以勇敢为先。此等鼠辈，有何成算？急则合同拼命，缓则自相攻击，耽延日久，必生内变。俟其变而击之，非投降，即鼠窜矣。若必决胜负於行阵之间，使军士血肉蹀躞，此匹夫之勇，非仁智之将也。吾等固应为朝廷用命，亦当为子孙惜福。”桂芳道：“此贼谋

画，迥非草寇可比，大人还须急为设处。”宗宪道：“本院已发火牌，调河阳总兵管翼同到睢州，等他来，大家商一神策，然后破贼。汝毋多言，乱我怀抱。”

桂芳见他文气甚深，知系胆怯无谋之辈，只得辞出，与于冰诉说军门的话。于冰道：“贼众备细，冷某已尽知，俟管镇台同曹抚院到来，自有定夺。”不想于冰于怀庆起身时，已将二鬼放出，在归德一府往来查听众贼举动，许他们不论早晚，有信即暗中通报。又俟了一日，总兵管翼到来，先到桂芳营中拜望，问了原委，然后同桂芳去军门营中禀见。军门传入，两总兵参见毕，军门命坐两傍。胡宗宪道：“贼势凶勇，断不可以力敌，我看屯兵待降，还是胜算。二总兵有何高见，快我肺腑？”管翼道：“探访的贼众志气不小，兼有邪法，必无投降之日。即投降，亦为王法所不容，宜速刻并力剿戮，除中州腹心之患为是。”宗宪拂然道：“此林总兵之余唾也。”管翼道：“不知大人有何妙谋？”宗宪道：“本院欲行文山东、江南两省，会齐人马，三路军门合剿，此战必胜，攻必取，至稳之计。二镇将有同心否？”桂芳道：“贼势疾同风火，山东、江南人马非一日可至，倘被攻陷开封，当如之何？”宗宪忙用两手掩耳道：“汝何出此不祥之言！咀咒国家，就该参奏才是。”两总兵相顾骇愕，不敢再议。坐了好半晌，宗宪忽然以手书空道：“师尚诏，师尚诏，汝何不叛逆于他省，而必叛逆於河南，真是咄咄怪事！”两总兵见他心绪不宁，俱辞了出来，桂芳又同到管翼营中。管翼道：“胡大人无才无勇，必蹈老师玩寇之罪，你这两个总兵，好容易得来，岂肯白白的教他带累？不如公写一书字，将你我两番议论的话，详细达知巡抚曹大人，看他是何主见，将来你我也有得分辨。”桂芳深以为然。随即公写书字，星夜寄去。

至第三日绝早，巡抚曹邦辅到来，先到军门营中，差人请二总兵并诸官将议事。不想于冰将林岱、文炜早已暗中嘱咐过，要

如此如此。两人扮作家丁，跟了桂芳，到中军帐。诸官见礼毕，军门、巡抚对坐，二总兵下坐，大小武官各次序分立两边。曹邦辅道：“贼势日猖，开封亦恐不保。二位镇台大人，不肯动兵，欲师尚诏自毙归德耶？”两总兵俱不好回答。宗宪道：“弟等欲商议神策，一戎衣而定归德。奈事关重大，恐蹈丧师辱国之耻，故不得不细细斟酌耳。”邦辅微笑了笑。又向二总兵道：“两位镇台亦有神策否？”二总兵齐声道：“统听两位大人指示施行。”邦辅道：“我本文官，未知行阵轻重缓急。然此事亦思索已久：若率众攻夺归德，贼众远近俱有连营阻隔；若命将力战，胜负均未敢定；必须使他四面受敌，策应不来方好。无如宁陵、夏邑、永城、虞城等处，又为贼得去，其羽翼已成，奈何，奈何？”诸将默然。

忽见朱文炜从林桂芳背后走出，跪禀道：“生员欲献一策，未知诸位大人肯容纳否？”胡宗宪问左右道：“此人胡为乎来？”桂芳忙起立打躬道：“此是总兵义子朱文炜，系本省虞城县秀才。”宗宪大怒道：“我辈朝廷大臣，尚不敢轻出一语。他是何等之人，擅敢议及军机重事，将恃汝义父总兵官，藐视国家无人物么？”曹邦辅道：“用兵之际，智勇为先，不必较论他功名大小；此时即兵丁亦可与言。”说罢，笑向文炜道：“你莫害怕，有何意见，只管向我尽情说。就说的不是些，不听你就罢了，有何妨碍！”

文炜叩头禀道：“目今师尚诏四面俱有连营，列於归德城外，西门外人马倍多，此防开封之救援也。依文炜下情测度：贼西面虽有连营八座，不过人多势重，谅非精练之卒，理应先攻，通我开封道路。宁陵虽为贼据，镇守者必非大将之才，可一将而取之也。文炜访得贼众家属，尽在永城寄顿，去归德止有一百八十里。此城内必有强兵猛将保守，宜速选一大将，带领硬兵铁骑，偃旗息鼓，绕路直捣永城，尚诏必遣兵救应。比及贼众救到，永

城亦攻拔多时矣。永城既得，归德贼众，人人心中俱有妻子系念，势必心志惶惑，战守皆不肯尽力。此系一极大关节也。然未攻永城之前，必须先遣一将，引兵攻打宁陵，使贼人无暇议我之后。再着勇将三四员，命一大将统之，带兵直驱归德，攻其西面连营。却断断不可全攻，或攻西北，或攻西南，止攻一营。一营破，则七营定必牵动。复用一二将带兵，遥为观望，俟其七营救援时，可赶来尽力合击。贼众不知有伏兵多少，心散败走归德矣。此时须趁势即勒兵归德城外，佯为攻打之势，使彼无暇照应诸路，姑留虞城、夏邑不攻，俟永城、宁陵两处成功后，则西北正东俱为我有，就以破永城之兵攻夏邑，以破宁陵之兵攻虞城。二城谅无才智之把守，破之最易。二城破后，沿河守御贼众怕官兵剿杀，可不战而散。大人可一边遣将接应诸路，一边起阖营大兵攻归德。师尚诏四面援绝，虽欲逃走，亦无道路矣。庸愚之见，未知各位大人以为何知？”

曹邦辅拍手大笑道：“通盘打算，较围魏救赵之策更为灵变敏捷。我亦曾昼夜思索，只是想不到应般调度耳。真是圣天子洪福，出此智谋之士。但还有一件，我到要问你：贼众妻子果都在永城么？”文炜道：“此系至真至确，生员何敢在军前乱道，做不保首领之事？”曹邦辅道：“永城一破，归德贼众之心必乱，此策最妙。然大众妻子尽寄一城，城内强兵自倍多他处，而猛将必定有数人镇守，这必须一武勇绝伦、智谋兼全之将，方克胜任。少有差迟，不但自己送了性命，且误国家大事不浅，而虞城、夏邑俱不能攻夺。”说罢，向帐上帐下普行一看道：“那位将军敢当此任？”众官无一应者。

又见林总兵背后走出金刚般一大汉，跪禀道：“生员愿去立功。若得不了永城，情愿将首级令辕门，为无勇无才、亡膺大任者戒。”曹邦辅向众官道：“大哉言乎！”又笑问道：“看你这仪表，实可以夺昆仑、拔赵帜，你且说你又是何人？”林桂芳欠身

道：“这是小弟长子林岱。”邦辅亦欠身拱手道：“智勇之士，尽出一门，我看令郎仪表雄伟，气可吞牛，定有拔山找鼎之勇，今朱秀才之谋既在必行，理合一齐发行作，方使逆贼前后不能照应。老镇台就与令郎拨三千人马，暗捣永城，功成之日，我与胡大人自行保题。攻打西面连营，责任也不在取永城之下，须得英勇大将，方可胜此巨任。两镇台属下，谁人敢去？”管翼道：“小将愿带本部人马效力。”邦辅道：“老镇台亲去，胜于十万甲兵，小弟无忧矣。”桂芳道：“小弟去攻打宁陵。”邦辅道：“宁陵不用起动老镇台，遣两员将佐，带一千人马即足。镇台带领人马接应令郎，到是第一要务。管镇台止有本部五千人马，攻打贼众八座连营，实是不足。看来再有一二勇将，统兵接应协击，方为万全。”

话未完，忽见中军帐下闪出两个武官，跪禀道：“小将一系军门左营参将罗齐贤，一系辕门效力守备吕于淳，情愿接应管大人，只是没有人马。”邦辅道：“就将胡大人麾下人马拨与你三千最便，何用别求？”完宪满面怒容，说道：“曹大人以巡抚而兼军门，足令人钦羨之至，只是此番若胜，自是奇功；设或不胜，其罪归谁？”邦辅大笑道：“以孔明之贤知，尚言成败利钝不能逆睹，邦辅何人，安敢保其必胜！至言以巡抚而兼军门，是以狂悖责备小弟。但小弟既为朝廷臣子，理应尽心报国，无分彼此，胜败非所计也。日前奉旨，着小弟参赞军机，就是今日提调人马，亦职分所应为。今与大人讲明：胜则大人之功，败则曹某与二总兵认罪。若大人按兵观望，小弟不敢闻命。”宗宪面红耳赤，勉强应道：“小弟亦不敢贪人之功以为己利，只求免异日之虞而已。”邦辅又向林岱道：“兵贵神速，迟则机泄，公子可回尊公营内，整点人马，即刻起行。”又向文炜道：“你系主谋之人，若是凯旋，其功不小。”众人散出，邦辅又坐催宗宪，发了令箭，点三千人马，与罗齐贤等。复到二总兵营内，打发各路兵将起身，

金不換

然后入睢州城公馆，发火牌催督军饷。胡宗宪在营内一无所事，守着自斟壶两三把，酣饮嗟叹而已。正是：

秀才抵掌谈军事，巡抚虚心用妙谋。

诸将舍身平巨寇，军门拼命自斟壶。

第三十一回 克永城阵擒师尚义 出夏邑法败伪神师

词曰：

马踏平沙，将军衔命，镇静无哗。打破孤城，斩杀巨寇，雨判残花。

兵威远近惊讶，那女尼神游鬼查。一遇通玄，智穷力竭，远遁烟霞。

右调《柳梢青》

且说师尚诏据住了归德，又得了四县。他也知道收买民心，开仓赈济，并恤被兵之家，四县亦如此行事。自己号为雄勇大元帅，有十数个知心将佐，俱号为小元帅。其余一二百员贼将，俱号为将军。妻蒋金花，号为妙法夫人；秦尼姑，号为神师。他族中的穷贼，各有名号。凡攻城掠地，战守接应之策，俱系这尼姑提调。师尚诏久有取开封之意，听得胡军门初八日起兵，只得料理迎敌。后又听得停军睢州，调两阵人马，四五天不见动静，遂遣诸贼将旁取夏邑等县。

一日，笑向诸贼将道：“军门胡宗宪，无谋无胆，今驻军睢州，不过掩饰地方官和百姓耳目。他心上害怕，可想而知。我意欲分兵三路，一军趋开封东北，声言取考城，绊住胡军门人马；一军趋开封之南，傍略州县，牵住各处救兵；我领诸将鼓行而西，直取开封。量胡军门庸才，断不敢回军救应。即或敢来，分兵御之，亦未尝不可。只要诸将竭力用命，攻破开封，传檄诸郡，全省可得矣。尔等以为何如？”伪神师秦尼道：“此计尚非万

全。胡军门调两镇人马，早晚即到，我若能一朝而下开封，犹可并归德之力，敌三处人马，胜有八九；若屯兵于坚城之下，两镇救军齐至，攻我左右，胡宗宪杀回，阻我归路，开封曹巡抚发人马，攻我之前，是我四面受敌，反为不美。况归德去开封三百余里，一时不能接济。军兵一败，人心动摇，归德亦不能守矣。为今之计，速差精细人探听两路军强弱，领兵主将才勇若何，然后相机而动，可战则战，可守且守；再传谕四面连营，八主将昼夜防备攻击。胡军门既系胆怯之人，两镇定不服他调度，日久又恐朝廷罪责，势必各军其军。某等可选积诸将，败其一路，则三路官兵俱皆瓦解矣。此慎重之策也。”师尚诏道：“神师所见甚明。我只愁朝廷另换军门，则费手耳。”随差人分路打探官兵动静。

再说林岱领了三千人马，桂芳又派了两员守备相帮，于冰充做总兵府幕客，改为武职衣巾打扮，也随在林岱军中。卷旗息鼓，昼夜潜行，到了永城地界。镇守永城主将，系师尚诏之堂弟师尚义，又有族兄师德，还有几个贼将军：一叫邹炎，一叫余铸，一叫王之民，俱皆勇敢善战。而邹炎更是超众，其武勇与师尚诏一般。诸贼将家口寄顿永城，全仗此人保守。这日探子飞报入城，言：“有三四千官兵，打着怀庆总兵旗号，离此不过数里。”师尚义听了，随即点起贼众，同邹炎大开城门迎敌。少刻，见一枝人马飞奔前来。门旗开处，一将当先。但见：

虎头燕颌，猿臂熊腰。腕悬竹节钢鞭，鞭打处，千军溃散；手提豹尾画戟，戟到处，万夫辟易。声似震雷，有斩将搴旗之势；眸如掣电，擅投石超乘之能。身披烂银甲胄，坐跨蹄雪乌骓。成都称为宦家子，中州号作冠军侯。

师尚义将人马摆开，出阵大喝道：“来将何名？”林岱也不答话，提戟就刺。尚义即忙架隔。只三合，尚义败走，邹炎大叫曰：“初次交锋，安可失了锐气！”倒提大刀，飞马来迎。林岱见贼将身躯长大，相貌凶恶，知是一员勇将，提戟刺去。两将鏖战

有四十余合，林岱不归本阵，拨马往北而去。邹炎赶来。林岱翻身一箭，正中邹炎左臂，倒下马来。尚义率兵救起了邹炎，林岱杀回。城内余铸，领出二千贼兵助战，这边两个守备，亦率众相杀。林岱一枝戟、一条鞭，马到之处，无不披靡。尚义见林岱凶猛，领兵败入城去。林岱也不攻打，听于冰吩咐，於十里以外安营。师尚义等入城，邹炎咬牙切齿，誓报一箭之仇。余铸道：“怀庆领兵主将，甚是勇猛难敌，看来不如智取。今他已战胜，晚间必不准备。依我主见，止留五百人守城，其余人马尽数带领，我同元帅於二鼓时劫营，每人以白布包头，以便夜战相识，杀他个片甲无存，与邹将军雪恨。”邹炎大喜道：“此计最妙。我臂上也算不得重伤，大家同去为是。”尚义依了余铸的议论，请师德同王之民守城，约定二鼓后起身。

且说于冰向林岱道：“此时天色渐晚，可吩咐将士，不必卸甲，速刻饱食，听候将令。”少刻，逐电暗报。于冰笑道：“不出吾之所料也。”随向林岱耳边说了几句。起更时候，请两守备各带人马五百，在营盘两傍埋伏。贼众劫了空营，必要急回，二位可放起号炮，速领人马追杀。两守备遵令去了。于冰同林岱领二千人马，暗暗的埋伏在永城五里之外，又着军士以白布包头，临期自有将令。二鼓以后，师尚义等领贼众五千人，至林岱营前呐喊杀人。见是空营，喝令众贼速退。号炮一响，两守备带兵杀来。于冰听得号炮震响，知贼众入营，吩咐二千军士假装贼众败回之样，到城下乱叫乱喊开门。师德同众贼，见城外人马俱头包白布，知是自己的人，约料败了回来，连忙开放城门。林岱帅军杀入，止有五百强壮贼众，余俱是老弱家属。顷刻杀斩殆尽。于冰道：“贼众劫了空营，少刻便回，诚恐二守备兵少，林兄可领一半人马，迎杀上去。我在城中，率众搜拿叛党家属。”

林岱分兵出城，没有半里远，遥见贼众飞奔而来。林岱率众迎杀，后面二守备又至，两下夹攻，贼众只顾得逃命。师尚义走

脱，带贼兵叫门。于冰又放出五六百兵，开门便杀。尚义大惊，招呼余铸道：“巢穴破矣，你我速奔夏邑。”此时邹炎因箭伤痛甚，不能力战，已死在乱军中。林岱同二守备追杀，分一半兵，令二人赶去，自己回永城料理。众贼跑到天明，只见一枝人马从西南来。为首一员老将，带领着许多将佐，喊一声，将众贼围住。众贼俱系筋疲力竭之人，那里当得起生力军剿戮！随后二守备又到，杀死者一千余人。共五千贼众，沿途跑散，并带伤死亡者，又一千余人。其二千余人，都跪下哀呼乞命，情愿投降，杀贼赎罪。桂芳准其投降，活捉了师尚义，斩了余铸，合兵入永城。于冰迎着说道：“令公郎已成大功，各贼家属俱皆拿下，冷某还有恳求，未知肯容纳否？”桂芳道：“我父子俱系老长兄提携，若有吩咐，无不如命。”于冰道：“贼众家属，除师尚诏同族以及亲戚，听候军门巡抚发落外，其余从贼家属妇女，尽行释放；男子未过十六岁，老人已过六十岁者，俱准为民；精壮者未敢轻纵，理合监候，俟事体俾定，任官吏审讯，分别辨理。若有逃脱，再投逆党，拿获立即正法。大人以为何如？”桂芳大笑道：“不但老长兄有此仁慈，即小弟亦何乐于多杀。将来起解他们时，弟还要细细查问，开脱些出去。”于冰作揖道：“如此，更见厚德。”又说了得永城始末，并林岱的武勇。桂芳欣悦不已，吩咐各将弁饱餐休息，着书吏将阵亡军士记名，带伤者养病。次早，留一千五百怀庆兵守城，就着随林岱的两守备镇守，又将他二人着实奖誉了几句。自己同林岱、文炜、于冰带了投降的二千余贼，并本部人马，攻打夏邑，差官与军门巡抚两处报捷。

再说总兵管翼带了本部五千人马，离归德还有三十里，便下令着军士严装传食，又吩咐参将郭翰道：“我领三千人马，先率诸将攻其西北一营，你可远远差人探听：贼营若攻杀不破，你可领兵速来，并力协攻；若贼营已散乱，你可按兵不动，待他别营救兵到来，再领人马来帮助。此养精蓄锐次第收功之法也。”郭

翰领命，管翼带兵疾驰，不数里，早望见八座连营，每营相离各二三里不等。管翼大声向众军将道：“你们看贼营人马虽多，率皆乌合之众，一经交战，势必丧胆，断不可存彼多我少之心。本镇今日不要命了。尔等求功名，叨重赏，就在此刻，可各舍性命，随本镇去来。”众军兵暴雷也似的答应了一声，一个个如流星掣电，飞奔贼营。贼众虽有探细的人，及至传报时，兵已到了营门，发声喊，一涌杀人。众贼见开封人马许久无有动静，他们有何纪律，有何军法？便日夕饮酒食肉，硬夺左近乡村财物东西，以为快乐，那里还作准备？不意此军如风雨骤至，只得勉强迎敌。三两合，俱各弃营望南营奔驰。贼营中传起鼓来，各营俱来救应，反被逃窜败兵踏乱了营盘。管总兵奋力赶杀，贼众见官兵人少，一齐围裹了来。陡听得大炮一声，见一将领兵，和推山倒壁风驰而来，兵势甚猛，乃参将郭翰也。众贼一见，各心上慌乱起来，又见来兵也少，复勉强相杀。正战间，又听得大炮一声，见一军从正西杀来。两员将官在前，兵丁在后，正是罗齐贤、吕于淳接应人马势同山岳般压来。贼众早已心慌，今又见此军蹙至，也不知官兵有多少埋伏，多少接应，谁还肯舍命相杀？便一齐往归德败走，三路官兵随后追赶。离归德城还有三里余，管翼因兵少，亦不敢直逼城下，就在正西安营，遣官睢州报捷，请军门合兵攻城。

且说败兵跑入归德城内，师尚诏问明原由，大怒道：“八营二万余人，连六七千官兵都战不过，还想攻打开封？真是可笑可恨之事。”伪神师秦尼道：“管总兵人马远来，又经战斗，可速遣兵破其营垒，使他不能停留城下方妥。若此兵容其过夜，则明早开封人马，俱集城下矣。”尚诏道：“神师所言，正合吾意。”却待遣将发兵，只见探子报道：“怀庆总兵林桂芳，遣子林岱，攻夺了永城，提兵攻打夏邑去了。”尚诏大惊道：“永城本帅弟兄亲戚并各将妻女俱在内，此一残破，断难瓦全，不可不遣将争取。”

诸将听得失了永城，一个个心胆俱碎，都磨拳擦掌。乱嚷的要去夺城。少刻，又报宁陵已被开封兵攻破，随即又报虞城被河阳总兵遣将攻打，镇将帅众投降，夏邑又被怀庆总兵攻陷，尚诏捶胸大叫道：“数年心血，半月辛勤，一朝尽丧矣。”秦尼道：“胜败兵家常事，元帅不必过忧。不是贫僧夸口，管保已失州县，指日复得。若为永城有元帅并诸将家属在内，贫僧此刻即领一千人马，手到夺回，以安诸将之心。目今止存归德一城，可速传令：着城外诸将拔营入城，且不必与官兵对敌，只教他们预备守城之具，并鸟銃、火炮各项，各门派将分守，准备官兵攻城。主帅亦不必战，待贫僧夺了永城回来，再商妙策。”说罢，急急的领兵去了。尚诏随将城外诸贼调回守城。

且说林桂芳攻拔了夏邑，斩了镇城贼将，留兵守把，领人马往归德进发。攻打虞城的将佐，亦来合兵，又带来沿河守汛，许多投降贼众。忙差官去睢州报捷，请军门同巡抚会剿。胡宗宪连接捷报，正在愧悔之间，曹邦辅来至营中，笑说道：“诸将成功，皆朝廷洪福，大人威德所致。刻下贼众止有归德一城，四面无援，指顾即可尽歼丑类。大人可速起军马，小弟同去收功走遭。”宗宪羞愤道：“此原是大家合谋而行，不意伊等竟能徼幸，到底还是诸将之功居多，起兵攻围的话，尚须缓商。”曹邦辅道：“大人之言差矣。昔汉高论诸将功，以萧何为功人，诸将为功狗，盖以追逐狡兔者，狗也；而发纵指示者，人也。今日诸将之功，皆大人发纵指示之力。朝廷将来论功行赏，大人自应首推，天下安有大元戎披坚执锐，与士卒拼命行间之理！”宗宪听了这几句话，连连点头道：“大人见解，实足开我茅塞。”也不用邦辅催促，随即下令着各营此刻俱起，限本日定到归德城下。

且说于冰正与桂芳行走中间，超尘在耳边暗报道：“适才秦尼领兵一千，夺取永城去了。”于冰想道：“我闻此尼精通法术，二守备如何是他的敌手？”忙向林岱道：“你可带一千人马，同我

速赴永城。”桂芒欲问原委，于冰道：“回来自然明白，大人只管先行一步，去归德城下安营。”说罢，同林岱领兵，走有三十余里，见一队人马在前。林岱大喝道：“叛贼那里走！”秦尼见官兵赶来，用剑向地下一画，顷刻尽成数里长一道深沟，军士惊喊起来。于冰看见，也用剑向沟上一画，即成平地。秦尼见破了他的法，将人马摆开，瞧见官军队里门旗下有一将，身高体壮，貌若灵官，提方天戟，骑乌骓马，威风杀气，冠冕一时。秦尼看见大惊道：“我见师尚诏相貌，以为真正英雄，此人仪表较师尚诏又大方几倍，足征我眼界小，识人未多。”笑问道：“来将何名？”林岱将秦尼一看，但见：

面如满月，头无寸毛。目朗眉疏，微带女娘韵致；神雄气烈，不减男子魁梧。弃锡杖而挂霜锋，权学曼陀之化相；骑白马而诵符咒，非传阿傩之法轮。倩他做群贼师傅，有余有余；算伊为佛门弟子，不足不足。

林岱道：“我乃怀庆总兵之子林岱是也。妖尼何名？”秦尼道：“我师元帅殿下秦神师也。日前攻破永城，就是你么？”林岱道：“是我。”秦尼道：“你气宇超群，将来定有大福，快回去换几个薄命的来！”林岱大笑道：“这妖妇满口胡说！”提戟飞刺，秦尼用剑相还。只两合，秦尼招架不住，急急败走。取一块黄绢儿，向林岱掷来，须臾变为数丈铜墙，将林岱围住。秦尼正欲擒拿，于冰出了阵门，将剑向铜墙一指，口中念念有词。只见剑尖上飞出一缕青烟，烟到处，将铜墙烧为灰烬。秦尼见此法又破，急向对阵一看，瞧见于冰，但见：

儒巾素服，布履丝绦。目聚江山秀气，心藏天地玄机。神同秋水澄清，知系洗髓伐毛之力；面若春霞灿烂，多由胎息辟谷之功。煮汞烧铅，扫尽壶中氤氲；悬壶种药，救彻人世痴顽。真是剑尖指处乾坤暗，丹篆书时神鬼号。

秦尼看罢于冰，大为惊异道：“此蓬岛真仙也，何故在尘世

中烦扰？”随向于冰打稽首道：“先生请了。”于冰亦举手相还。秦尼道：“先生何名？”于冰道：“无名姓。”秦尼道：“岂有人无名姓之理？不肯说也罢了。适才先生破吾两法，足见通玄。我还有一小法请教。”于冰道：“只管尽力施为。”秦尼用剑书符望空一指，少刻狂风骤起，飞来房大一石，向于冰打来。于冰微笑，从离地吸气一口，用力向大石一吹，此石化为细粉，飘飘拂拂，与雪花相似，顷刻消灭。两阵军兵，俱无心战斗，一个个眉欢眼笑，看二人斗法。秦尼又用一分身法，将顶门一拍，出十数道黑气。黑气凝结，现为十几个秦尼，各仗剑来战于冰。于冰将两手齐开，向众秦尼一照。霹雳一声，十几个秦尼化为乌有。秦尼向怀中取出五寸长一草龙，往地下一丢，立变为三丈余长一条青龙。秦尼下马，腾身跨上，向于冰道：“我要到一地方去公干，亦无暇与你作戏。”用手在龙头上一拍，那龙便张牙舞爪，四足顿起风云，将秦尼架在空中，往正东去了。于冰大笑道：“妖尼计穷，必去永城作祟。”向林岱道：“你可领人马回营，着实吩咐诸军，有人敢露我斗法一字者，定行斩首！”说着，从马上一跃，只见烟云缭绕，亦飞向正东而去。两阵军士，看得目乱神痴。林岱催马，向众贼大喝道：“尔等还是要生要死？”众贼皆倒戈弃甲，跪在地下说道：“小的们皆朝廷良民，误为妖人引诱，今愿投降，永无异志。”林岱道：“你等既愿投降，我何乐于多杀？可随我回营听令。”众贼齐声答应：“愿听将军指挥。”

林岱将两路人马带回。桂芳已在归德城下安营，林岱入见，与桂芳诉说于冰与秦尼斗法，并于冰吩咐，不准传扬的话。桂芳与文炜听了，不由的瞠目咋舌，竟不知于冰为何如人。随晓谕众军，有人传言斗法一字者，立行斩首示众。正是：

云车风马时来去，人世军营暂度春。

今日阵前传道术，方知老子本犹龙。

第三十二回 易军门邦辅颁新令 败管翼贼妇大交兵

词曰：

颁新令，大军营，刁斗静无声。轻裘缓带立功名，胸藏
十万兵。

排五花，列七星，龙韬虎略精。遣将发军次第行，指顾
庆升平。

右调《阮郎归》

且说于冰驾云赶上了秦尼，秦尼回头向于冰道：“薄伐出境，两贤岂相厄哉？”于冰道：“我代天斩除妖逆，亦不得不然。”秦尼道：“先生亦不可小视我。”随骑草龙，过了永城，到砺山地界。于冰云路本快，因要看他的作用，随缓缓的赶来，见他落在一空地上，用剑画一方城，站在正中，仗剑在四方指点。于冰待他作用停当，方才下来。秦尼道：“先生既有神通，敢到我画的城内走走否？”于冰笑道：“如入无人之境耳。”提剑走将入去。秦尼将剑诀一煞，陡然间天昏地暗，雷雨交作，斗大的冰块，如雨点般打下。于冰早已遁出了方城，剑上飞一道神符，大喝道：“雷部司速降！”顷刻，庞、钊、苟、毕四天君，协同着雷公、电母、风伯、雨师，听候法旨。于冰道：“今有妖尼拘来无数邪神，在此地肆虐，烦众圣即速赶逐。”众神领命施威，迅雷大电，满空乱飞。秦尼请来的众邪神，俱各四散逃匿，依然日朗天清。于冰道：“妖尼还有何法？”秦尼稽首道：“弟子佩服矣。必定要求大名。”于冰道：“吾火龙真人弟子冷于冰是也。”秦尼道：“我游

行四海久矣，道法神奇无有出先生右者，吾欲拜先生为师，未知肯容纳否？”于冰道：“吾师门下，无一女弟子，我何敢擅为收留？你若能改邪归正，速斩师尚诏夫妇投降，吾即收你为弟子。”秦尼道：“先生既然戒律精严，我亦何敢过为强求？师尚诏是我教诱他起手，今又杀他，实不忍做此不义之事。先生若肯放我回归德，我劝师尚诏投降，或远遁异域，成先生大功，何如？”于冰道：“他如不降，该怎么？”秦尼道：“不降，便是不识时势之人，我安肯与他同败？即不辞而去矣。”于冰道：“你所言亦近理，我也不逼迫你。你若失信，拿你如反掌之易耳，去罢！”秦尼打一稽首，骑草龙回归德去了。于冰亦借遁回营。

再说秦尼入了归德城，见师尚诏，详言与于冰斗法原委。师尚诏同诸贼听了，无不惊惧。秦尼道：“今官军气势甚大，量归德一城，亦难抗拒王师。我等所凭恃的是法术，今官军营中，又有高出我等百倍之人，不如收拾府库金银，领家属众将，杀出城去，贫僧与妙法夫人前后照应，可保无虞。星夜奔到江南，由范公堤架船入海，在外国另寻一番事业，亦可以称王称帝，传及子孙，何必在中国图谋？就是贫僧月前，着元师亲族并各将妻小尽住永城，也是虑有今日，为走江南留一条便路。不意永城先被官军打破，反将家属全失。此冥渺中有天意，非人力所能防及。元师宜趁早回头，贫僧的话都是审时度势之语。倘若归德一破，玉石俱焚，彼时虽追悔，亦无及矣。”师尚诏听了，低头无语。秦尼又着人将妙法夫人请来商议。蒋金花道：“吾师偶尔失利，便就惧怕至此。吾视退开封人马，真同折枝之易，谁肯将数年血汗勤劳，坏於一日！”秦尼复苦口陈说利害，金花不从。秦尼道：“你既执意不从，容俟缓图。”说罢，自回寓所，少刻人来报道：“秦神师不知去向。”师尚诏听得，如失左右臂，不禁举止慌错。命从贼满城查访，并无踪迹。

再说于冰回到了营中，桂芳等迎接人去叩谢，倍加钦服。坐

间叙说秦尼去劝师尚诏投降的话，不知尚诏听他不听。正言间，探子报道：“军门、巡抚二大人领兵同来，已在归德城西十里之外遣将预行安营，不过数里，两位大人就到，随即管总兵差人知会迎接。”桂芳吩咐快备鞍马。于冰道：“朱兄、林兄，亦该随去交令。”桂芳道：“自然该去走走。”三人出营，会齐了管翼，又带领了此番得胜将官，同到军门营中相见，曹邦辅也在中军。诸将上帐，参见报功毕，胡宗宪道：“尔等不至於败北，皆是朝廷洪福，我与曹大人用人之幸。”曹邦辅道：“二位镇台大人身先士卒，竭力疆场，真令弟辈钦仰不已。朱文炜筹画得宜，林世兄勇冠三军，郭翰、罗齐贤、吕于淳随管大人建立奇功，破贼连营八座。平寇之功，管大人同文炜、林世兄实为第一。”胡宗宪道：“曹大人过於奖誉，歼除些小毛贼，偶尔侥幸得胜，算什么军功？今后只要随我打破归德，方算得奇功万古。”二总兵道：“敢不听大人指示，报效国家！”宗宪吩咐排会军筵席，与曹大人洗尘。不多时，军中奏起乐来，安放桌椅。巡抚与军门上坐，二总兵左右坐，副参等官下坐，余俱两傍站立。曹邦辅道：“林世兄、朱秀才出奇用力，非在官者比，我与胡大人该与他贺功酬劳才是。”吩咐另设一席，在副参之下。“本院还要借胡大人的酒，到先敬他二人三杯。”宗宪道：“大人要赏饭，可着他二人到中军帐外另坐罢了。无禄人安可与仕宦同席？”曹邦辅大笑道：“大人能量他二人将来，不能做到军门巡抚么？”胡宗宪瞑目摇头，也大笑道：“只怕还未能。也罢了，既曹大人开了口，就着他两个在副参以下坐坐罢。”文炜、林岱先向军门、巡抚叩谢，次向二总兵叩谢，再次向副参打躬，又向两傍诸文武官谢罪，然后就坐。

军中行酒，鼓乐正浓，只见中军官慌来禀道：“圣上差提骑数十人到曹大人营中去了。”众官皆大惊失色，邦辅亦大惊异，心下道：“怎么提骑到来拿我？”飞忙的别了众官回营，二总兵也要辞去探问。胡宗宪大笑道：“二镇将亦太世故了，圣主严明，

凡我輩大臣贤否，无刻不在胸意间。曹大人诸处俱好，也还有点才情，惟骄之一字未除，所以有此一跌。他是封疆大吏，师尚诏在本省谋为多年，他所司何事？纵容反叛四字，实罪有攸归，即本院亦有失查微嫌，将来圣上问及时，我少不得与他方便一两句，尔等俱各安坐饮酒，无庸代为愁烦。”又吩咐左右：“拿大杯来。今日有一不醉者，本院亦不依。”众官各就坐，中军又奏起乐来。少刻，巡捕官禀道：“曹大人来了。”众官各猜疑道：“既有提骑，为何轻易放回？”胡宗宪率领众官接出去，只见曹邦辅向胡宗宪道：“大人快将军门印请来！”宗宪慌无所措，只得将军门印付与。曹邦辅接了，递与跟随官，旋即往正面一站，向宗宪旨：“有圣旨，跪听宣读！”胡宗宪朝上跪了，曹邦辅取出旨意，朗念道：“胡宗宪身膺军门重寄，不思尽忠报国，自师尚诏叛据归德，宗宪事事畏缩，无异妇人，致逆贼杀官夺城，皆其所致。今差提骑锁拿入都，朕面审一切，其军门印务，着巡抚曹邦辅兼理，率总兵林桂芳、管翼督师速擒巨寇，剿灭从贼，早慰朕望，钦此。”宣读毕，闪过提骑五六人，将胡宗宪脱去官带，就要上锁。邦辅道：“俟入都后再上锁罢。”提骑道：“此系奉旨钦犯，我等何敢徇私？”说罢，上了大锁，勒令交代军门事务。宗宪泪流满面，向邦辅、桂芳等道：“三位大人俱在此，我有何畏缩不前处？”邦辅道：“此不过圣上急欲收功，借大人鼓励将帅，想蜀日越雪，不久自招白也。”提骑等立即押入后营，这是要剥索他银钱之意。邦辅又淡淡的开解了几句，随他们去了。一面排香案，谢恩拜印；一面吩咐幕客，写本回奏接印任事日期。众官俱各叩贺。缘胡宗宪按兵睢州，两总兵写书字达知邦辅，邦辅就将两镇书字，并目下贼人情形，同奏书在一处进呈御览。明帝大怒，还要拿他的家属。亏了严嵩开解，有“俟宗宪到京，审明玩寇误国实情，再行重治其罪”，因此才止拿了他一人。

再说邦辅拜印后，升帐坐下，诸官又复行参谒。邦辅道：

“大寇未灭，非饮酒奏乐时也。”吩咐将筵席收去，向桂芳道：“镇台领本部人马并投降贼众，我再拨与你人马二千，攻打归德东面；管镇台领本部人马，我拨与你人马四千，攻打归德南面；林公子武勇超群，可当一面之才，今权授为先锋之职，领本部院六千人马、偏将二十员，攻打北面。若参游等官有不受节制，不肯尽力，敢于玩忽者，只管按军法从事。”林岱叩谢。又向众官道：“西面本部院攻打，朱秀才大有谋画，可充本院参谋之职。自今日始，你就在我营中居住。”文炜叩谢。又唤过罗齐贤、吕于淳道：“与你二人一千兵，可分为两班，每到夜晚，在归德四面巡查，不得放走反叛一人。”又令参将郭翰道：“与你三千人马，不拘归德那一门外，只拣地势高处扎营；於营内再筑一台，差兵轮流眺望，见贼兵出那一门，你即带兵策应。一边遣人报知本部院，不得遗误。”又将此番克敌攻城有功兵将，汇一名册，详细注明大小功绩，以便将来陆续升题选用。又着幕客做了十数道榜文，命诸将射入城去，内言：“开门接应官兵者上赏，杀贼携首级投降者中赏，私自逾城投降并报贼情、审实非奸细者下赏；有人擒拿或斩首师尚诏夫妻投献者，其功最大，另行保题，不在三赏之内。若军民人等仍敢从贼为乱，拒敌官军，城破之日查出，或被人首告，定行夷灭三族。”又发火牌，星夜催办粮草，飭令各官解交军前，违限日时者，按例从重参处治罪。诸将见邦辅调度井井有条，各互相戒谕道：“新军门与旧军门，天地悬绝，宜事事小心，毋犯军令方好。”

且说师尚诏自秦尼去后，心绪如焚，今又于四门接得曹军门榜文，恐兵民有内变之心，越加愁烦，向蒋金花道：“如今军门又是曹邦辅了，若胡宗宪不在军中，则掣肘伊等者无人，你我事不可问矣。”夫妻正私议间，忽听得城外军声大振，火炮连天。探子禀报：“胡军门已拿解入都，新军门曹邦辅，分遣诸将四面攻城。”尚诏急传令各门贼将用心防守，又问道：“那一门兵最

多？”探子道：“军门在西门，西门人马最多。”尚诏道：“我自据归德以来，从未临阵，既西门兵多，我就出西门，试一试官军强弱。”随即披挂，带三千贼军，放开西门，冲杀出去。官兵和波开浪裂一般，纷纷倒退。曹邦辅听得师尚诏亲出西门，连忙带领众将御敌，看见师尚诏在前，四员贼将，随后赶杀官兵。但见：

头戴银兜鍪，顶上撮五色彩线一缕；身披金罩甲，腰间拴八宝玉带一条。两眼圆若铜铃，仿佛半红半碧；满面须如刚爪，依稀非赤非黄。身似金刚略小，头比柳头还肥。手中大砍刀，舞动时风驰雨骤；坐下卷毛马，跑出去电掣云飞。向日潜逃涉县，今朝名播河南。

曹军门看罢，尚诏马已到面前。邦辅道：“你是师尚诏么？”尚诏道：“你有何说？”邦辅道：“你本市井小人，理合务农安分，何得招聚逆党，攻夺城池，杀害军民官吏，做此九族俱灭之事？”尚诏道：“皆因汝等贪官污吏逼迫使然。”曹军门大怒，回顾诸将道：“谁与我杀此逆贼？”言未尽，中军副总兵张浣催马提枪，与尚诏战不三合，被斩马下。左哨守备。谢梦鲤、董昌两将齐出，战不五六合，谢梦鲤左肋中刀；董昌恰待要跑，被尚诏赶上，脑后一刀，砍落马傍。曹军门道：“尚诏非一二将可敌，众将便一齐出马。”贼营四将看见，亦各上前厮杀。曹军门见尚诏凶勇异常，众将陆续落马，忙传令箭，调北门主将林岱快来。大战不过一两刻，军门标下官将到损亡了八九员，诸将败将下来。尚诏正要挥兵赶杀，只见一将匹马提戟，飞刺面门。尚诏举刀相迎，败下去的诸将又各勒马观看。两人鏖战征尘有八十余合，贼妻蒋金花见尚诏临阵时久，吩咐鸣金。尚诏听得锣声乱响，只当城内有故，向林岱道：“日已沉西，明日再与你战。”林岱道：“我亦不逼你，且饶你去罢。”两下各自收军。曹军门大赞林岱道：“先锋真神勇也！若再迟来一步，吾大军被贼冲动矣。”重加赏劳，使归镇地。林、管二总兵虽知西门交战，因无将令，不敢私动人

马。只得亲到军门处请安。邦辅急令速归汛地。

次日，蒋金花向尚诏道：“闻南营系河阳总兵管翼扎营，我今日去报连破八营之仇。”尚诏道：“官军内有一林岱，甚是去得，你须小心他一二。日前吾爱将邹炎，即死于此人之手。”金花也不回答，领三千人马，杀出南门。管翼带将佐出营观看，但见：

头盘鬚髻，上罩飞凤金盔；耳带云环，斜嵌攀龙珠坠。身穿玲珑柳叶之甲，足踏凌波莲瓣之靴。两道蛾眉，湾如新月；一双杏眼，朗若悬珠。年纪三旬，也算半老归女；容颜娇嫩，还像二八佳人。腕携两口日月钢刀，腰系一壶风雷大箭。

管翼看罢，向诸将道：“此必贼妻蒋金花也，谁要拿住他，不愁不加官进级。”猛听得前军队内都司单元瑚大喊道：“小将擒他！”催马轮斧便砍。金花隔过了斧，问道：“来将何人？”单元瑚道：“你不用问你总爷的名姓，少刻拿住你，总爷定要收你做房中人，你叫我的日子在后哩。”金花大怒，匹马交锋。大战数合，金花便走。元瑚赶去，金花回手一飞捶，打落马下。众将见元瑚落马，一涌杀出，将元瑚救起。金花暗诵咒语，顷刻狂风四起，卷土扬尘，飞沙走石，向官军乱打。管翼立脚不住，顾不得队伍错乱，领兵向东南上败走。金花率贼众赶杀。

曹军门听得南门交兵，急发令箭三枝，着东北两路主将，各遣一将，带兵一千，窥看动静。若官军胜，协力攻城，使他不暇救应；官兵败，火速救援。自己也遣一将，领兵去策应。师尚诏在城头看见三门各有人马，向东南飞奔，忙令贼将八员，领兵五千，接蒋金花回城。众贼出了南门，一个个打着呼哨，望官军赶去。蒋金花正在追杀管翼之际，瞧见三路官军前后杀来，急忙带兵回头交战。管翼见有救兵到来，亦招呼败兵回身相杀。蒋金花腹背受敌，正要再施法力，见正南一枝人马蜂拥而至，却原来是自己人马接应。金花大喜，正斗间，猛听着东北上喊声如雷，当

金不換

先一将，率兵而至，乃参将郭翰也。他在高处扎营，看得明白，亦领兵来策应。六七路军兵搅在了一处大战，但见：

愁云滚滚，旌旗闪天地无光；杀气腾腾，鞞鼓震山河失色。弓弦响处，几多归雁坠长空；鞭影挥时，无数野猿啼古木。将军疲困，隐闻喘息之声；战马歪斜，无暇嘶跃之力。真是盔落头飞争日月，血流腹破定龙蛇。

两军混战多时，金花恐官军再添人马，又怕尚诏亲来接应，城内无人守护，不敢恋战，招呼众贼回城。各路官军随后赶来。金花向腰间解下一缕红绳，往追兵路上一撒，顷刻变为千尺余长一条红蟒，拦截道路。金花带兵缓缓入城，官军见了，个个惊疑。少刻化为五尺长短红绳一条，众将官方各回营垒。正是：

法无邪正，灵验为奇。

个中生克，个中人知。

第三十三回

斩金花于冰归泰岳 杀大雄殷氏出贼巢

词曰：

雾隐南山豹，神龙归去遥。阿奴惆怅泪偷抛。肯将就，好全消。

贼夫逃至聊欢笑，顿将喉断头梟。怀金两人，同逝军营，且报功劳。

右调《河渌神》

且说于冰自法败秦尼之后，就在桂芳营中居住。桂芳敬之如神明师祖，又叮嘱随行兵丁，不许谈及斗法一字，宣传者立斩。所以军门同管翼两下，俱不知于冰名姓。这日二鬼又来报说秦尼劝师尚诏归海不从，即刻隐遁的话。于冰深羨其知机，将秦尼远避的话，向桂芳说知。于冰又写了秘书一封，着桂芳差心腹家丁到军门营中，暗交与段诚，付文炜拆览。到点灯时候，军门忽传各门主将，并参守以上官员，俱到营中议事。桂芳、管翼、林岱各率所属，去西营听候。邦辅升帐，各官参见。邦辅道：“师尚诏不过一勇之夫，无足介意。伊妻蒋金花，深通邪术，尔诸将有何良策，各出所见以对。”诸将道：“逆贼叛乱，小将等不惜身命报国，至言邪法，实是无策可破。”曹邦辅道：“本院到有一法，可以擒拿金花。只要诸将用力，上下一心，则大功成矣。”众将道：“愿闻神策。”邦辅道：“尚诏孤守一城，已是釜中之鱼，其贼众不即解散者，恃有蒋金花邪法也。今后师尚诏出城，林先锋率将御敌。贼将出城，诸将对敌。蒋金花出城，本部院率将对

敌。若师尚诏同蒋金花一齐出城，尔诸将须要协力，必须将他夫妻隔为两处。此后交战之时，要互相策应，不必分别营头。俟拿住蒋金花时，然后并力攻城，群贼自然心乱。此时攻城，徒损士卒无益。然各营不可不虚张声势，佯作攻城之状，使群贼坐卧不安。到二鼓以后，偏要鸣鼓放炮，着群贼竟夜支应不暇。”又唤过罗齐贤、吕于淳道：“你二人闲时仍照前令，绕城游行，以防叛贼逃遁。此后令你二人随行军士，每人各带竹筒一个，长三四尺不拘；竹筒下面打透一孔，内用竹棍抽提，棍头用棉絮包紧，即俗名水枪是也。竹筒内装猪狗血、大蒜汁、妇人精水等项秽物，打探的蒋金花交战时，可率兵用竹筒喷去，只有一两点到他身上，则邪法尽属无用。吾闻岛洞列仙，奉行天心正法者，尚要回避此物，况蒋金花耶？他邪法既不能使展，量一妇人凶勇，断不及师尚诏，少有武艺者，即可擒拿。未知诸公以为可否？”众将齐声道：“大人妙算，总在情理之内，邪不胜正，从古皆然，某等俱各小心遵依，共奏肤功。”说罢，令众将速归汛地。此即于冰与文炜书中之调度也。文炜得此书后，打算着将来功名俱在曹邦辅手内，乐得暗中献策，使邦辅居名。

再说蒋金花回到城中，尚诏迎着慰劳。金花道：“如今粮草尚可支持，军士也还用命，只是外无救援，强敌困守，日久必生变乱。依我的主见，明早元帅领六千兵，带二将出东门交战。他南北二营必要接应，再着心腹将在城头观望。待他南北二营出兵后，其军势已分。元帅可预伏胆用之将八员，各带兵五百，直冲其西北二营，使他措手不及，城池着我父亲同二子把守。我领兵五千，直冲西营，使曹军门照顾不来。胜则罢了，不胜我再作法。此谓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使官兵四面迎敌。一营丧败，则三营俱星散矣。成败之机，在此一举，元帅以为何如？”尚诏道：“此计固妙，只是岳丈年纪过老，二子又太小，俱无威力服人。今诸将士虽说用命，是见你我尚未一败，伊等犹欲攀龙附凤，做

开国元勋。今你我俱督兵临阵，城内至亲骨肉无人。日前曹军门又有许多告示射入城内，设或有人开门投降，放入官兵，你我即无家可归矣。依我的主见，今后你我须互相战守，方为万全。”金花道：“既如此，我明早带万人出阵，攻曹军门西营，元帅遣四将带兵一万，劫东门林总兵营寨。两军若胜，分头攻南北二营，元帅再遣兵，四面接应。这可使得么？”尚诏道：“此计大妙。”定於明早举行。

次早，蒋金花率众出城，声势甚锐。军门遣将御敌，诸将战未数合，曹军门带人马先退，诸将皆望西南而走。金花挥动贼众赶杀。约有八九里，军门又遣将回战。金花大怒，当先交锋。正战间，从北来了一枝人马，约有四五百马军，一半步军。贼将看见，分兵来战。那些人马从刺斜里跑去，直奔金花阵前，一个个举水筒抽提，向金花身上喷去，弄得浑身上下青红蓝绿，无所不有。金花恼极，挥兵赶杀，那一枝人马便飞跑去了。正赶间，猛听得背后大炮一声，来了一将，旗上写着“先锋林。”几个大字，带领着三千人马，从背后杀来，勇不可当。贼将分南北乱奔。曹军门率大众从面前杀回，金花腹背受敌，慌忙拔剑作法，不意一法不应，心上甚是着急。欲带兵回城，后面又有林岱，前面又有曹军门人马，又听得一将大喊道：“军门大人适才有令，说贼妇量无妖法，尔等只要拿他一个，就是大功，余贼便走脱几个也使得。”话方毕，众将各奋勇上前喊一声，将金花围了数层。贼众万人，死命逃奔，止存二三千人马，舍命保守金花。曹军门吩咐擂鼓，众兵将各要立功，杀的贼军无门可入。此时蒋金花力软筋疲，满心只望尚诏救应，被军门右哨下一马兵丁熙趁空一枪，刺於马下。众军将大喊道：“贼妇落马矣！”曹邦辅听得贼妇落马，忙传令道：“吩咐前军拿活的来！”不意金花已被众军马踏得稀烂，贼众俱跪倒求降。邦辅着记了丁熙名字，差人向三路营中晓谕报捷。正在招降纳叛之际，探子报说：“贼众在东门劫营，与

林总兵大战好半晌了。”曹邦辅传令：着林岱速去领兵救应。邦辅又遣参将李麟领兵接应去讫。

再说师尚诏在城头眺望，见金花得胜，向西追赶官兵，忙遣四将领兵一万去东门劫营。众贼听得蒋金花已胜，杀出东门，个个贾勇而前，排山倒海的向林桂芳杀来。桂芳听得东门外喊声大振，慌率诸将御敌。众贼已拔开了鹿角，撞入营门。桂芳只得率众拒挡，未免心慌。忽见北面转出一枝人马，是管总兵的旗号，鼓噪蜂拥，砍杀贼众而来。众贼趁林桂芳无备，以为操必胜之权，正在拚命相持间，今见救兵凶勇，料着不能成事，齐向原路且战且走。南面林岱又转来截杀，众贼慌惧之至。尚诏在城上看得明白，忙遣将带兵接应，救诸贼入城。于冰听得蒋金花已死，贼营无用法之人，急传回超尘，止留逐电，吩咐道：“你可等候归德平后，打听林岱、朱文炜受何官职，到山东泰山报我知道。”说罢，也不与桂芳等告别，驾遁光回泰山去了。

且说师尚诏救回众贼，西门败残贼众有逃回者，言妙法夫人阵亡。尚诏听了，捶胸大哭道：“我本良民，在涉县山中得银三十余万两，做一富家翁，子孙享无穷之福，误听秦尼怂恿，使我一败涂地。今秃贼远扬，爱妻受戮，二子尚在孩提，兄弟陷于永城，弄的王不成王，霸不成霸，虽生之年，犹死之日也。”说到这里，就欲拔剑自刎。众贼劝解道：“昔汉高屡败，而犹有天下，今城中粮草可支一年，军士尚三万余人，背城一战，尚在胜负未定。再不然，一心固守，视隙用兵，亦是长策。元帅若如此悲啼，岂不摇惑众人心志？”尚诏听众贼开慰，又只得勉强料理军务。

再说桂芳收了人马，重整残破营垒，到后帐正要和于冰说知蒋金花阵亡之事，不意遍寻无踪。桂芳大怒，要斩伺候于冰的军士。军士们痛哭道：“冷老爷听得说蒋金花身死，止说了一句‘吾之事毕矣’，吩咐小的们帐外听候。小的们数人，并未敢离一

步。转刻看时，就不见了。小的们正要报知，还求大人原情。”桂芳想了想：“冷先生来去，原不可令人窥测。他知贼营中邪术之人已无，师尚诏我等可以力取。既是此意，也该和我父子执手一别，少留一点朋情，竟这样不辞而去，殊觉歉然。”喝退了军士，心上甚是依恋，忽见中军禀道：“军门大人，差官相请！”桂芳随即到西营，见诸将俱在，曹邦辅满面笑容说道：“师尚诏未平，原非我等杯酌之日，然贼妻伏诛，真是国家快事，不可不贺。”少刻，大陈酒席，众将次第就坐，各叙说前后争战的话。管翼又说起蒋金花飞砂走石，打的众军头破骨折，真是亘未有的奇异事。军门同众官俱大笑。桂芳道：“这些小术，何足为奇！日前秦尼姑斗法，方算的大观。”林岱、文炜各以目相示。桂芳自知失言。曹邦辅大惊道：“我到把这秦尼姑忘了。此尼精通法术，系蒋金花之师，怎么从不见他出来？方才林镇台言及，本院又添一大心病矣。”忙问斗法之事如何，桂芳已经说出，难以挽回，遂将朱文炜被恶兄嫂百般谋害，致令流落异乡，将文炜帮助林岱的话隐过不说，止言文炜素与林岱是结义弟兄，后遇冷于冰资助盘费，始得寻林岱至荆州；又详细说朱文魁夫妻吞谋财产，引盗被劫的事。众官听了，也有笑骂文魁的，也有替文炜叹息的。

后又说到于冰如何安顿文炜妻子，亲到怀庆相告，如何被林某父子相留，众官无不叹为高人义士。又将隐藏在军中，与秦尼姑如何斗法，如何驾云雾追赶秦尼，秦尼劝师尚诏不从远遁，若不是此人，贼众还不知猖狂到甚么田地！众官俱各惊奇道异，称羨不已。曹邦辅听罢，连忙站起道：“此本朝周颠、冷谦之流，乃真仙也。既有此大贤，总他不愿着人知道，林镇台也该密向本院说声。”吩咐左右：“将酒席从新收拾整洁，待本院亲去东营，请冷先生来，大家再饮。”桂芳慌忙告禀道：“冷先生已用神术遁去矣。适才总兵正为此事，要重处军士。”林岱、文炜听了，各

大惊失色。邦辅道：“此话果真么？”林芳道：“总兵焉敢在大人前欺罔一字？”又将于冰适才走法，备细一说。邦辅道：“总去也只在左近，可遣官率精骑八面赶寻。”林岱禀道：“此人日行数千里，日前秦尼斗法，不过骑草龙逃去，此人即於马上一跃，飞身太虚，此林岱目睹者。既已遁去，如何肯回？军将等该从何地赶起？”邦辅抚膺长叹道：“此非是本部院无缘见真仙，皆林镇台壅蔽之过也。”又问朱文炜原由，文炜照桂芳所言，又委曲陈说一遍。邦辅咨嗟良久，向众官道：“此神仙中之义士也，未得一见，殊可恨耳。”

不言众官饮酒叙谈，且说朱文魁自与殷氏会面之后，总在后院厨房内做刷锅洗碗烧火之事，少不如法，便受众人叱喝。遇性暴贼人，还要脚踢拳打。即或与殷氏偶尔相遇，两人各自回避，恐招祸患。师尚诏据了归德，催各贼将家属同入永城，乔大雄因永城去归德远，又钟爱殷氏，恐怕不能随时取乐，将别的女人尽行打发入永城，单留殷氏在富安庄，又拨了本村两个妇女服伺。后来师尚诏遣心腹贼将于各乡堡党羽内，拣选丁壮，止留老弱男子在家，其余尽着赴归德助战。贼将要着朱文魁去当军，殷氏有的是银子，行了贿赂，将他留下。自大雄赴归德后，殷氏又用银钱衣物买嘱服伺的两个妇人，又重赏厨房中做饭菜等人，一路买通，每晚与文魁同宿，重续夫妻旧好，日夜商量逃走之法。又听得传说，师尚诏屡败，所得四县全失，各路俱有官兵把守，恐被盘问住，到了不得。殷氏素日极有权术，到此时也没法了。文魁也恋着殷氏，不忍分离。

一日，日西时分，殷氏正在院中闲立，见乔大雄狼狈而来。殷氏接入房中，乔大雄道：“此刻这命才是我的了。”殷氏道：“这是何说？怎么连帽儿也不戴？”乔大雄道：“还顾的戴帽儿哩！今早我随妙法夫人出阵，与官军对敌，原是大家要藉仗他的法术取胜。谁想他并不施展法术，惟凭实力战斗，被人家一枪触下马

去。我见势头大坏，舍命往外冲杀。喜得那些官军都以妙法夫人为重，我使偷出重围，将盔甲马匹弃在了路上。因心上结计着你，与你来相商：如今秦神师也走了，妙法夫人也死了，师元帅死困在归德了，不久必被官军擒拿，还跟随他做什么？我想家中有的是银子和珠宝，我与你可假扮村乡夫妇，逃奔江南，或山东山西，还可以富足下半世。你看好不好？”殷氏听罢，半晌不言。大雄怒说道：“你想是不愿意么？”殷氏笑道：“我为什么不愿意？你忙甚的？且歇息几天，我与你同行。”大雄道：“十分迟了，归德一破，被同事人拉扯出来，就不好了。”殷氏道：“师元帅也是个英雄男子，归德城现有多少人马，就这样容易破？总破也得一个月。我定在后日与你同行，我也好收拾一二。”大雄道：“就是后日罢，也不过是耽延一日多工夫。”殷氏着妇人们预备酒饭。少刻，秉起烛来，大雄净了面，更换了衣服。到定更时，酒肉齐至。殷氏与他斟上酒，开慰道：“你要放宽心胸，师元帅即或事败，你又不是他的亲戚族党，那些官儿们也想不到你一人身上。你吃几杯罢，也着不得个惊怕。”又吩咐两个妇女道：“你们都去安歇了罢，杯盘等物，我自收拾。把酒再拿两大壶来，我今日也吃几杯。”须臾，将酒又取到，殷氏着暖在火盆内，又嘱咐两妇人去安歇，并说：“与厨下，也都睡了罢，一物俱不用了。”

二妇人去后，殷氏将门儿闭了，与大雄并肩叠股而坐，放出许多的狐媚艳态，说的话都是牵肠挂肚，快刀儿割不断的恩情。让大雄拿大杯连饮，弄得乔大雄神魂飘荡，两个就在酒席旁云雨起来。殷氏淫声艳语，百般的嚼念，比素常加出十倍风情。两人事毕，又复大饮。殷氏以小杯拼大杯，有时口对口儿送饮，有时坐在大雄怀中劝吃。直至二更时分，大雄满口流涎，软瘫在一边。殷氏开了房门，亲自到各处巡查了一遍。见人都安歇，悄悄的到厨房内，将文魁叫出来，说与他如此这般行事。文魁听了带了大钢刀一把，随殷氏走来，先偷向门内一看。灯光之下见大雄

鼻息如雷，仰面着在炕上睡觉。殷氏将文魁拉入来，教他动手。文魁拿着刀，走至大雄身旁，两手只是乱抖，向殷氏道：“我，我不。”殷氏着急道：“错过此时，你我还有出头的日子么？怎么把我不的话都说出来？”文魁道：“我怕，怕他醒了。”殷氏唾了文魁一口，夺过刀来，试了试，觉得沉重费力。猛想起柜头边有解手刀一把，取下来一看，锋利无比。忙将大衣服脱去，止穿小袄一件，挽起了袄袖，跪在大雄头起，双手抱住刀柄，对正大雄的咽喉，用力往下一刺，鲜血直溅的殷氏满脸。半身俱是。大雄吼了一声，带着刀子从炕上一迸，跌在了地下。文魁叫了声“呵呀”，也倒在地下。

殷氏在炕上往下一看，见大雄喉内喘息不止，两条腿还一上一下的乱伸不已。再看文魁，也在地下倒着要往起扒。殷氏连忙跳下炕来，将文魁扶挡，着他动手，再加几刀。文魁起来坐倒者四五次，殷氏见他无用，自己又将那把大刀拿起，在大雄头脸上劈了十几下，见不动转了，方才住手，将刀往地下一丢，斜倒在炕上歇气。文魁方才扒起来，看了看大雄，早已死了，满地都是血迹。文魁用手指点着殷氏道：“你果然算把辣手，也该收拾起来，我们好走路，被他们知道，都活不成。”殷氏道：“我再歇歇着，此时浑身到苏软起来。”原来殷氏非深恨乔大雄，下此毒手，只因屡听传闻，师尚诏连失四县，并连营八座。他是个有才胆的妇人，便想到师尚诏大事无成，将来必受乔大雄之累，已早萌杀害之心。假如师尚诏屡胜，开疆展土，他又要想做新朝元勋之夫人，以乔大雄为真骨肉，朱文魁又安足动其挂念耶？今又知秦尼已去，蒋金花阵亡，其志决矣，许在三天内同去江南等处，恐一时下手不得。不意大雄一入门，就被他灌醉，厨下叫文魁时，已说明主见，同带了大雄首级到虞城，或夏邑报功。他还要想得意的富贵，或者启奏了朝廷，大小与文魁个官儿，一则对文魁好看，二则遮盖他的丑行，三则免逆党牵连之祸：也是有一番深谋

远虑，并不是冒昧做出来的。

再说殷氏歇了一会，将钥匙递与文魁道：“正面柜内还有四千多两银子，你取去罢。”文魁将柜子开放，见银子俱未包封，都乱堆在里面，心上反不快活起来，站在柜边思索。殷氏知道他的意思，说道：“我们还要走路，量力带上几百罢。”自己也下地来，用那把大刀将乔大雄的头锯下，盛在个毡包内，然后洗了手脸，换了衣服，身边贴肉处带了两大包珍珠。朱文魁将银子满身携带，已没处安放了，还呆呆的相端那柜子。殷氏道：“我已收拾停妥，快走罢，此时已交五更了！”文魁走了两三步，觉得着实累坠，定要教殷氏分带。殷氏道：“我还要抱人头，能带多少？”说了好一会，带了一百多两，方才吹灭了烛，悄悄的走至后院，开了门，两人放胆行走。外面院落虽多，都不关闭，是防有变乱，大家好逃走的意思。夫妻走了好几层院子，也有听见脚步响隔着窗问的，文魁总以乔总管连夜去归德为辞。两人出了富安庄，文魁便叫少歇。殷氏道：“这是甚么地方？我们做的是甚么事？才走了几步儿，就要歇息么？”文魁道：“我身上沉重，如何不歇？”殷氏道：“你弃了些罢！”文魁道：“弃了如何使得？我不如埋子些，将来好再取。”说罢，又将银子埋了几百，方才向夏邑走去。正是：

妻被贼淫家被劫，今宵何幸皆归结？

莫嫌那话本钱贴，旧物犹存不必说。

第三十四回 囚军营手足重完聚 试降书将帅各成功

词曰：

非越非吴因何恼，无端将面花打老。献首求荣，原图富贵，先自被他刑拷。脉脉愁思心如搅，门说道同胞来了。细问离踪，几多惊愧，深喜天垂报。

右调《明月棹孤舟》

且说林桂芳自军门宴罢之后，奉曹邦辅将令，着诸将并力攻城。一连攻了两昼夜，反伤了许多士卒。皆缘贼众知道罪在不赦，因此拼命固守。这日在营中看着军士修理云梯轰车之类，只见中军官禀道：“有本镇属下守备宋体仁今镇守夏邑县，遣兵解到夫妇二人。言在夏邑路西十八里内，被巡逻军士拿住，审明男叫朱文魁，女殷氏，俱虞城县人。为贼将乔大雄拿住，在富安庄两月余，今趁便杀了乔大雄，携首级到夏邑报功。并言富安庄实系贼众停留之地，请兵剿除。文魁身边还带有许多银两，未查数目，外有该守备详文一角呈览，并请示下。”林桂芳心内疑惑道：“这人的名字，不是朱相公的哥哥么？”随即到中军帐坐下，看了来文，吩咐左右带人来。少刻，将男妇二人带入，跪在下面。桂芳问道：“你叫朱文魁么？”文魁道：“是。”又问道：“殷氏是你妻子么？”文魁道：“是。”又问道：“有个朱文炜是府学秀才，住在虞城县柏叶村，你可认得么？”文魁随口应道：“这是小人的兄弟。”桂芳道：“他妻子姜氏可在家么？”文魁心下大惊道：“怎么他知的这般详细？”忙禀道：“小人兄弟文炜已同妻子姜氏，四川

探亲去了，如今尚未回来。”桂芳笑道：“我把你这千刀万剐的狗囊，我也有遇着你的日子，你做的事体，本镇备细都知，我也没功夫与你这骡子馐的较论！”吩咐左右，先打五十个嘴巴。众兵喊了一声，打的文魁鼻口流血，顷刻青肿起来。又着将殷氏也打五十个嘴巴，众兵又喊了一声，打的殷氏哀声不止，将左腮两个牙也打吊了。打完，桂芳问解来的兵丁道：“他的银两在何处？”兵丁们禀道：“小的们彼时搜拣出来，在本官面前呈验，本官仍交还他，如今都在他身上带着。”桂芳道：“取上来我看。”左右向文魁身边取出，放在一旁。桂芳问殷氏道：“你身边有多少？”殷氏道：“并无一分。”桂芳向左右道：“搜！”殷氏听见要搜他，连忙从身边取出来道：“止有这一百多银子。”桂芳道：“你怎么说一分没有？我知道你这小淫妇子，狡猾的了不得，朱文魁儿硬是你教调坏了。”吩咐再打二十个嘴巴。殷氏痛哭救饶。桂芳道：“我分明没有夹棍，若有，我定将你两个丧良鬼一人夹一夹棍才好。”又吩咐左右打了十个，桂芳着书办与了批文，打发押解兵丁回去，又兑了银子数目，共四百四十余两，交付中军官收存，文魁同殷氏除埋了外，还共带银六百余两，被夏邑上下兵丁刮刷了二百多两，所以只有此数。桂芳复问文魁道：“你杀的贼头在那里？”文魁将毡包递与军士。军士打开，桂芳看了，问文魁杀的原委，并富安庄内举动。文魁都据实禀说。桂芳道：“你两个真是廉耻丧尽，还有脸来报功？本镇今日只不往反叛内问你，还是看你兄弟的情分。”吩咐锁禁在后营。朱文魁与殷氏摸不着头脑，到像与林总兵有大仇的一般，这样处置。殷氏哭的如醉如痴，同往后营去了。

桂芳着人去北营将林岱请来，详言朱文魁夫妇报功，并各打了六七十个嘴巴，监禁后营话，“心上快活不过，因此叫你来商议。还是当反叛的处死，还是解赴军门，若教朱相公知道，那孩子又要讨人情。”林岱道：“父亲这件事做的过甚了！受害者是朱

义弟，我们不过是异姓知己，究竟是外人。他弟兄虽是仇敌，到底是同胞骨肉。况朱文魁妻被贼淫，家被贼劫，报应已极，我们该可怜他才是。况他又是杀贼投首，父亲如此用刑，知者说是为文魁弟兄家务事；不知者岂不生疑？且阻将来杀贼报功之路。就是朱义弟闻知，也未免心上不歉仄。又将他的银两拘收，越发动人议论了。”林桂芳听了，有些后悔起来，勉强笑道：“我不管他是谁的哥嫂，像这样人不打，更打何人！”林岱道：“朱义弟事，军门大人前已尽知，莫若将此事启知，看曹大人如何发落。文魁既说富安庄是反叛巢穴，这事岂可隐昧不言？父亲还该亲到辕门一行为是。”桂芳道：“我收他的银子，本意是与朱相公使用。你方才的话也有道理，我此刻就见军门。”又吩咐中军道：“朱文魁，我儿子与他讨了情分，可将他夫妻的锁开了，那四百多银子你当面交与他，说与他知道。”说罢，父子一同出营。

林岱回汛，桂芳到军门处禀见。曹邦辅请入相会，桂芳将朱文魁杀贼报功，并自己处置的话，详细启知。邦辅大笑道：“打的爽快！若教朱参谋知道，虽本院亦不好动刑矣。”桂芳道：“文魁言富安庄实群贼家属潜聚之所，理合遣兵操除。”邦辅道：“这使不得。本省像这样庄村，竟不知有多少，只可付之不见不闻。嗣后若有人出首，非师尚诏至亲骨肉，一概不准，只可暗中记名，俟平师尚诏后，自然要细加查拿。此刻一拿，内外皆变，非弭乱之道也。”又着人请朱参谋来。少刻，文炜拜见。邦辅就将桂芳所言说了一番。文炜听知哥嫂从贼巢遁归，又听知桂芳重加责处，心上甚是惻然，回禀道：“生员祖父功德凉薄，因此萧墙祸起，变生同胞，家门之丑，不一而足。今夫妻于万死一生中，匍匐於义父林总镇营内，情甚可怜。生员欲给假片时，亲去看视，未知可否？”说罢，泪眼盈眶，不胜凄楚。桂芳见此光景，觉得没趣起来。邦辅道：“令兄备极顽劣，你还如此体恤，足征孝友。本部院安有不着你看望之理？就是林镇台薄责几下，亦是

人心公愤使然。你慎勿介怀。”文炜道：“生员义父素性爽直，就是生员祖父在世，亦必大伸家法。义父代生员祖父行法，乃尊长分内事，何为不可。”说罢，同桂芳辞出，到了东营。文炜参拜桂芳，桂芳又自己说了几句性情过暴的话，方着他到后营。

文炜走将入去，见他哥嫂脸上青红蓝绿，与开了染匠铺的一般。上前抱住了文魁，放声大哭。文魁看见是他兄弟文炜，置身无地，也放声大哭，殷氏也在傍边大哭，三个人哭下一堆。哭了半晌，文魁跪下道：“愚兄原是人中畜类，你看父母分上恕我罢！”文炜亦连忙跪下叩头道：“哥哥休如此说。此皆是我弟兄们时命不通，故有此分离之事。”又起来向殷氏下拜。殷氏幸亏脸上盖了许多嘴巴，不然也就羞成火炭了，连忙还礼不迭，一句话也不敢说，三人方才坐下。文魁就要诉说自己的原委，文炜道：“哥哥嫂嫂的患难，兄弟知之至详且切。到是兄弟的事，哥哥必不知道，待兄弟详细陈说。”遂从四川遇冷于冰起，说到姜氏同段诚家女人寄居在冷于冰家。文魁夫妻听了，又愧又喜，一齐合掌道：“但愿我夫妻做万世小人，只愿你夫妻重相聚首，多生些桂子兰孙，与祖父增点光辉。我夫妻亦可少减罪过。”文炜又说目今与军门曹大人做参谋，文魁大喜道：“此皆吾弟存心仁厚，故上天赏以意外遭逢。若我夫妻际遇，真令人不堪回想。”文炜又道：“林大人是热肠君子，哥嫂切勿介意。兄弟在军营中办事，不得时时相见，我送哥嫂到林义兄营中住几天。待平贼之后，自可朝夕相聚。家中断去不得，兵荒马乱，恐再蹈意外之虞。”

随向桂芳的家丁道：“你们与我叫段诚来。”不想段诚在帐外已久，听得叫他，答应了一声，走入来，也不与文魁夫妻问候叩头，白白的站在一边。到是文魁道：“段诚，我脸上甚见不得你。”段诚和没听见的一般。文炜吩咐道：“你到北营先锋林爷外，就说是我的胞兄嫂今日暂去后营内住几天，一切饮食，照拂一二，改日面谢。”段诚去了。文魁道：“愚兄在贼巢中带来银四

百余两，固是不洁之物，老弟可收用了罢。”文炜道：“兄弟在军营，正缺使费，此银来得甚好。”急忙收下。殷氏向怀中也掏出那两包珠子来，打开向文炜道：“此是我的两包臭物，不知二叔肯赐光否？”文炜道：“此珠大而白润，甚好，但军中用他不着，嫂嫂留着罢。”殷氏羞的哭了。文炜恐伤兄意，改口道：“我不是不收嫂嫂的，实因军营用他不着。既承眷爱。我将来与弟妇用罢。”即忙揣在怀中，殷氏方才止住泪痕。不多时，林岱的家丁着人抬两乘轿子来接。文炜将银两并珠子俱交与段诚，又到桂芳前禀明，方同文魁、殷氏出营，自己也回西营去了。

且说师尚诏被困孤城，心若芒刺，欲临阵，又怕失机，越发人心动摇，坐守又非常计，逐日家长吁短叹，深恨秦尼。一日，正捧杯痛饮，贼众又拾得告示几张，言逆犯止师尚诏一家，其余皆系误为引诱，今后凡失身贼中，能逾城投降者，准做良民，将来阖家免坐；接应官兵入城者，准做四品武官；生擒师尚诏投降者封侯，斩首者次之；若仍固结党羽，抗拒王师，城破之日，男女尽屠等语。师尚诏看了，倍加心惊，行走坐卧，总着心腹数人围绕。此夜缒城投降官军者数十人。尚诏严责守贼将，这夜逾城投降者更多。三鼓后，火炮之声震的城内屋瓦皆动。尚诏亲自上城，率众守御。天明官军始退，午时又来攻打，申时又退。

尚诏见内外援绝，人心日变，大会群贼，为战守之策。贼众议论纷纷，究无定见。尚诏道：“吾以孤城，焉能抗河南全省人马？耽延日久，诚恐天下兵集，欲走亦无路矣。日前秦尼劝我由永城趋碭山等路，奔江南范公堤入海，另行事业，我彼时未曾依允。今时势危急，限尔等两日内各收拾应带之物，分别前后，开路者何人，保护家口者何人，都要拣选精锐，方为万全。”贼众道：“余事都易处，惟粮草最难。依小将等意见，莫若随地劫掠，亦可足用，定在后日三鼓起行。还有一计，先驱老弱者率百姓劫西南北三面营寨，牵住官军，使他不暇追赶。老弱等众以及百

姓，有不从者立斩，然后元帅同我等并力出东门。既出城后，仍须元帅断后，庶官军不敢穷追，再分遣诸将连路设伏。若能就便攻破永城，救元帅暨诸将家口，更是妙事。”尚诏道：“尔等所议亦妥。只是属下诸人，贤愚不等，设或泄漏，使曹邦辅知道，反受掣肘。从此刻为始，除原旧守城将士外，每城上一面，各添巡逻将士十员，日夜轮流走动，杜绝奸谋。有人拿获投降人一名，赏银一百两。”尚诏号令已毕，诸贼将各去准备。内中老弱贼众听了，心下甚是不平，一个个三五合伙，在背间议论：“怎么强壮者都随他逃走，老弱的就该同百姓去劫西南北三营，替他们挨刀？我们要大家设个法子，教他少壮者先死。”内中有几个道：“他如今四面添了巡逻，日夜稽查，投降的话，断断不能。若开门接应官兵，我们又无力量，只有个待官兵攻城时，佯为救应，将他们的密谋详详细细写几封书，拴在箭上，射将下去。到那日定要分拨我们去偷劫官军营寨，只管听他的驱使，分出西南北三门。出去时，一遇官军，就跪倒求降。难道官军连投降的也乱杀不成？”众人道：“此说大通，各要留意，彼此互传，弄的百姓们也都知道，人人痛恨。”

到晚间，官军攻城，各拾得许多书字，向四门主将投递。众将不要而同，齐到军门营中计议。曹邦辅道：“此书字是贼人穷极计生，设法诱敌，亦未可知；或竟是实情，亦不敢定，我们勿论虚实，总要预备。诸将有何奇谋，可速说来，共成大功。”只见参谋朱文炜献策道：“贼众固真假未定，此事最易裁处。书写内言明日三更，师尚诏出东门逃走，西南北三门，遣老弱者劫营。就依他的书字，明日日落时，四门加力攻打，坚他速走之心，一更时分，便退兵不攻。大人同林、管二镇台。吩咐各营，俱严装饱食，率兵等候。若认真劫营，便与他相杀；若实在投降，请二位镇台入城安抚。东门少拨人马，留一条走路，让他逃去，亦不必阻挡。着北门林先锋带人马先去永城要路三十里内埋

伏。此刻即用羽檄行文江南文武，备兵截杀，以防漏网之贼。师尚诏出东门逃走，则归德无主，贼众投降属真，大人可留将镇守，亲率诸将追杀；若贼众过期不劫营，或出城仍行对敌，则师尚诏不逃走可知。即速遣人将林先锋唤回，镇守北营。”话甫毕，众将齐道：“朱参谋此计周详审慎，极其稳妥，就照此施行。”曹军门道：“还有一说，如贼众假借投降，引诱我兵入城。林、管二台岂不误遭毒手？依本院主见，贼众投降时，可先遣勇将，分三门入城安抚，二镇台随后入城，以备不虞。此慎重之道也。尚诏既去，本部院率兵追杀，与林先锋合击。城中安抚后，余军赶来会剿，擒拿逃散余党，方为万全。”诸将道：“大人神算无遗，尚诏成擒必矣。”众将议定，各回营去了。

到了次日酉时，官兵四面攻城，尚诏亲自支应。待到三更，先遣贼将逼押老弱贼众同百姓开西南北三门，出城劫官军营寨；自己带贼众还有两万余人，保护家属同行杀出东门，止存了八九千人。不想少壮贼中半是老弱贼众子侄亲戚，见尚诏逃走，早料他凶多吉少，皆趁便回城，赶赴西南北三门，随众投降。林、管二总兵遣将安抚镇守，一面各带兵追赶下来。尚诏走了七八里，先是曹军门人马赶到，两军互有杀伤。尚诏率众且战且走。少刻，林管二总兵又带兵围裹上来，贼众力战，死亡十分之四，家口并所有俱为官军所得。沿途投降者又去了一二千人。尚诏走至天明，方杀出重围。四顾跟随众贼，仅存三千多人。再看地界，才离归德不过十七八里。心下大为惊惶，传令众贼：“有马者随行，无马者不必勉强，各寻一条生路去罢，也算你们辅佐我一场。”说罢，含着泪，挥着手，打马如飞的向东南奔驰。众贼有不忍割舍者，犹舍命相随。未四五里，只听得前面一声炮响，人马雁翅般摆开，当头一将，正是林岱。贼众看见，喊一声，跑去了一半。尚诏此时人困马疲，交手后，急欲脱身，又被林岱一杖戟搅住，支应不暇。又听得背后喊声大震，心内一着慌，未免刀

法疏漏。林岱趁空一戟，刺中肩甲，倒下马来。军士一齐上前拿住，诸将分头赶杀贼众。少刻，军门二总兵大队俱至。林岱迎上去报功，邦辅大喜，奖誉道：“将军之勇，今古罕俦。吾遣君埋伏此地，知非将军不能了此巨孽也。本院报捷时，必首先保题。”随传令诸将，各分兵四路追杀余众，并押解尚诏并他子女亲属回归德。正是：

登坛秉钺元戎事，斩将擒王大将才。

露布传闻天子悦，三军齐唱凯歌回。